武俠世界

血洞房（雙鷹神捕故事之四）西門丁・著

武林大豪歐陽長壽的兒媳在洞房花燭之夜，被人殺死，接着他亦離奇斃命。

這件事掀起歐陽莊及司馬莊的一場惡鬥。疑兇在走投無路之下，卒聘沈鷹出馬。沈鷹憑一枚金釵把秘密逐漸揭開……



$3.50

1129

編者話

看過了一一式六期的「雙鷹會江南」，定當不會忘記「雙鷹」管一見及沈鷹，他們不愧獨具慧眼，微察秋毫的一代名捕，二人分據江北、江南，破案萬千，名震江湖。今期，我們巨型小說又選刊了該故事之四：「血洞房」，是篇也是敘述沈鷹在一件棘手案子中渾身解數，把一件離奇兇殺案破獲，然而，過程中之複雜曲折，諒你怎樣忖測也難預料，他僅憑一枚金釵就抽絲剝繭般把眞情揭露了，欲窺全豹，請閱本文。

**　　**　　**

「無名鎭」作者慕容美君，由於家事困擾，續稿未到，情非得已，暫停一期。他並託編者向讀者致萬分歉意。我們保証一俟來稿即到，定當如期刊出，敬希見諒。

**　　**　　**

龍乘風的「黑大亨」和石中火之中篇「小鎭風雲」今期一併刊出，兩大巨著都有別創風格的題材，獨特的構思，這是本刊爲新春期內特別貢獻給讀者，希望滿意。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彈劍江湖故事集：「人在武陵溪」。由滄海客執筆，敬請留意。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112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魅影一閃

血淹洞房

鷹神捕故事之四

血洞房

西門丁・文
盧令・圖

（一）

「劈劈拍拍，劈劈拍拍！」

鮮紅色的鞭炮剛點燃，鑼鼓樂器同時响起，鼓樂聲跟歡笑聲立即滙成一道歡樂的洪流。

鞭炮的烟霧中露出一張張喜氣洋洋，笑逐顏開的臉。

歐陽莊大廳裏及廳外的庭院裏都是人，都是臉露笑容的人，其中笑聲最大最响的就是此間的主人，「一掌震中原」歐陽長壽。

歐陽長壽人如其名，今年已七十歲了，仍然壯健如强壯的中年人，除了一綹略露灰白色的長鬚之外，你絕看不出，他已是個七十歲的老人。

歐陽長壽的開懷大笑，並不是因爲今日是他的七十大壽，今日，原來是他新翁之喜。

他兒子歐陽鵬跟清音庵慈心師太的女徒，艷名四播的「肖燕子」巢小燕的大喜之日！

× × ×

歐陽長壽的妻子趙四娘早年亦名動江湖，她娘家是河北有數的武林世家。

提起「鐵掌金刀」趙容國，江湖上幾沒人不識，沒人不尊敬他。

現在趙四娘穿着大紅禮服就在大廳裏，周旋在賓客中。

若說歐陽長壽生得年輕，趙四娘更加年輕，起碼還有一份徐娘的風韻。

事實上她年紀也絕不大，才四十出頭而已。

歐陽長壽做父親那年，剛好五十歲，當時趙四娘才十九歲哩，可是沒有人覺得兩人的年齡相差懸殊。

五十歲的歐陽長壽，仍能傾倒不少年輕的女人，甚至還能擊倒不少年輕有爲的强大的情敵。

當年，追逐在趙四娘石榴裙下的青年，沒有二十個，也有一打。

可是，歐陽長壽一出現，趙四娘便被他成熟的魅力，瀟洒的擧止，武林的地位以及比任何年輕人都要細心的體貼，吸引過去。

三個月便嫁給了歐陽長壽，一年之後，便產下了歐陽鵬。她跟歐陽長壽結合之後，洛陽的歐陽莊，河北的趙家聲威都比以前更盛！

因此，即使歐陽長壽的年紀比他的老岳丈還大了七歲，也沒有對這段婚姻感到有絲毫的不妥，相反，還成了武林的一段佳話。

今日，不單只歐陽長壽老懷開暢，連趙四娘亦感到無限的驕傲。

黃河上下，甚至長江南北不少成名的英雄都作了歐陽家的賓客。

甚至連少林寺亦派了二個百字輩的弟子到歐陽莊來作賀客，武當的掌敎師弟青虛道長，也率領了幾個成了名的弟子作座上賓。

（二）

「良辰已到，新郎新娘交拜天地！」

歐陽鵬及巢小燕拜了天地之後，又向歐陽長壽及趙四娘拜了三拜。

衆人對這對璧人都讚不絕口，從歐陽鵬的挺拔身材以及俊朗的臉龐，便能猜得出他老子當日的風采！

巢小燕的師父，慈心師太沒有到場，賓客們都有點詫異。

不但只賓客愕然，連歐陽長壽在兒子及媳婦向他跪拜時，細心的賓客也能發覺他面上現出一絲驚訝及顫動。

新人交拜完畢，跟着酒席便擺開。

歐陽長壽及趙四娘都是喜氣洋洋，滿面春風，領着一對新人逐席敬酒。

「五虎斷魂刀」彭公志是有名的雷公聲。「歐陽兄昔日擊敗無數對手，娶得嫂子；今日鵬賢侄也是如此，眞是虎父無犬子呀！」

他嗓門大，幾乎在場的賀客都聽見，刹時爆出一場笑聲。

歐陽長壽看了兒子一眼，笑道：「彭老弟眞會說笑，老哥哥老啦，還提這個，怕要笑掉朋友的大牙！」

「孔雀堂」的堂主五彩孔雀紫翠雀掋嘴笑道：「歐陽莊主那裏算老，要是把那綹鬍子剃掉，別人還以爲你跟賢侄是親兄弟哩！」紫翠雀雖然口沒遮攔，不過行爲倒也端正，白道上的人也都當她是朋友，因此，這句話說來雖有點肉麻，衆人倒也不覺得太難聽。

她又對趙四娘道：「小妹說話一向口沒遮攔，實話實說，四姐別生氣，其實，四姐更加駐顏有術，像小妹這模樣就不行了，等下還得請四姐傳授點駐顏秘訣！」

趙四娘也笑道：「你倒會說話，姐姐只比你大一兩年，却像老了十年八年似的，這些話應由我來說！」

衆人都是一陣哄笑！

歐陽長壽又說了些場面話，這才偕一對新人歸座。

這頓喜酒，眞個是賓主盡歡，一直吃至二更才散席。

歐陽莊主在洛陽城沼，佔地數十畝，房舍櫛比鱗次，所有賀客都被主人留下過夜。

酒席剛散去，一些賓客忙着又鬧洞房，青虛道長及少林的百侶，百德兩位大師自然不方便去。

歐陽長壽便在內廳擺了三席酒，一葷一素，招呼一方之雄的賓客。

在座上陪同的還有歐陽家的總管詹天宏。

中州大俠崔一山跟歐陽長壽最爲熟絡

，他敬了歐陽長壽一杯之後，便道：「長壽兄今日是新翁的大好日子，你自去忙吧，咱這些老傢伙都已有幾十年的交情，用不着招呼！」

青虛道長接口道：「崔施主說得有理，歐陽施主還是去招呼外面那些賓客。」

歐陽長壽沉吟了一會，道：「咱是數十年的朋友了，平日甚少相聚，難得今日濟濟一堂，自當跟各位兄弟談個痛快！」回頭對詹天宏道：「天宏，你替我到各處看看！」

詹天宏告罪一聲，推席離開。

三更的梆子聲傳過後，賓主仍毫無倦意，相談甚歡，看情形，只怕談到天亮也不會終止。

（三）

洞房裏，龍鳳蠟炬火花不斷跳躍，使得本來是一片殷紅的佈置，更加鮮紅奪目，是以歡躍的場面更加活潑。

一干青年人把新房塞得水洩不通，他們出了一道又一道的難題，故意刁難一對新人。

歐陽鵬跟巢小燕又開心又羞澀又心急，恨不得他們早點離開，好喝合巹酒，共赴巫山。

幸好喜娘來替他倆解圍，衆人才起身告辭。

一個青年突然道：「歐陽兄，咱離開時可得新娘子相送！」

另一個接口道：「對對，新郎牽着新娘送，否則咱就坐到天亮！」

歐陽鵬伸手握住巢小燕的玉掌，巢小燕連忙把手縮回去。

剛才那個青年哈哈笑道：「歐陽兄，俗語說春宵一刻值千金呀，你可得想個法子，叫嫂子讓你牽着送送咱們呀！」

衆人哄笑，你一言我一語地慫恿着。

歐陽鵬大着胆子在巢小燕耳際說了一陣話，巢小燕才讓他牽着手。

衆人又是一陣哄笑，這才滿意地離開了。

就在歐陽鵬及巢小燕送客出門之時，後窗突然打開，跳入了一個幪面黑衣人。

幪面人迅速藏入床底下，歐陽鵬及巢小燕這才回過身來。

喜娘捧着合巹酒入來，說了些口采又討了利錢才掩上房門出去。

歐陽鵬一顆心怦怦亂跳，伸手挑開巢小燕臉上的紅罩巾。

燭光下，巢小燕嬌艷欲滴，低下頭不敢正視歐陽鵬。

「娘子，此時無人不用害羞，待爲夫敬娘子一杯！」

巢小燕「噗嗤」一聲笑了出來，拿起面前的酒杯跟歐陽鵬碰了一下，仰頭要把酒喝下。

歐陽鵬笑道：「娘子且慢，待爲夫說了話才喝未遲！」

「這時候你還有什麼好話說？」巢小燕臉上升起一團紅暈，雙眼落在酒杯上。

「這杯酒是爲夫敬娘子，希望娘子明年便替我養個胖小子！」

巢小燕臉色更紅，輕啐一聲：「早知你沒正經話兒，油嘴滑腔的，叫我怎能把終生托付你！」

歐陽鵬笑嘻嘻道：「此乃最正經的話兒，你難道不想早日抱孫？」他又飄她一眼，「要想抱孫，自然得早日抱子！」

巢小燕像發了燒般，側着身子不敢看他。

「嘻嘻，其實是我爹爹想早日抱孫，唉，你也知道，我爹爹年紀實在也不少了，自然抱孫心切，你就體諒體諒他老人家吧！」

巢小燕「嗤」地笑了出來。「別拿爹爹做擋前牌！」

歐陽鵬一把摟着她的腰。「其實我望這個日子，已快把眼珠子都望穿了！」

巢小燕幽幽地嘆了一口氣，把臉慢慢抬起。

「燕妹，你眞美！」歐陽鵬不禁瞧痴了，「當日你初來我家時，詹總管說你跟我長得眞像，他還以爲你是我妹妹呢，你說好笑不好笑？」

「我是不是有點像你？」

「你也有這種感覺？」歐陽鵬道：「好像有一點兒，大概天下間俊男跟美女都有點相像吧！」

巢小燕輕輕擂了他一下。「鵬哥！你臉皮眞厚！」

歐陽鵬忍不住在她額上香了一下，雙手一用勁把她抱了起來。「剛才柯兄說得不錯，春宵一刻值千金，我說了這許多話，大概已浪費了好幾萬兩了！」

巢小燕剛褪下的紅潮又再湧起，她嘴角噙笑，輕輕閉上雙眼。

歐陽鵬把她放在床上，自己連忙脫靴登床。

巢小燕心中又驚又喜，雙眼忍不住睜開一道縫隙，目光瞥及後窗，嬌羞地道：「窗子，那……還未關上。」

歐陽鵬連忙關好窗子，急不及待地跳上床，跟着綉着鴛鴦的紅緞床帳便放了下來！

× × ×

床板輕響，一道粗重的呼吸聲混着細細的嬌喘聲立即響起。

巢小燕香汗淋漓，雙臂環着歐陽鵬的後腰，嬌喘着道：「鵬哥，你歇歇……」

話音未落，「篤」一聲响，床底下透上一把利劍，自巢小燕後背穿入，再由歐陽鵬後背透出！

劍尖一閃之下，跟着抽回，刹那一股鮮血立即噴出，跟着一直湧了出來。

巢小燕輕啊了一聲，便沒了聲音。

歐陽鵬悶哼了一聲，一切動作便突然停止了。

喜娘剛在門口，聽了聲音，立即滿心高興走向趙四娘報喜：「大事已成！」

喜娘脚步聲剛離開，床底下立即竄起一條黑影。

黑影揭起了帳幔看了一眼，用抛在地上的衣服抹去劍上的血珠，然後，一屈圍在腰上，劍尖抵在鐔眼上，便成了一條絕妙的腰帶，一切妥當這才在後窗翻出去。

× × ×

歐陽府裏仍然喜氣洋洋，上至歐陽長壽及趙四娘，下至丫環家僕，無不爲少爺的大喜而高興。

幾個自作多情的丫環却因失望而躱在被子裏暗暗飲泣。

內宅外院的歡笑聲仍不時傳來。

洞房裏，龍鳳寶燭燒得正歡，床上突然流下一道血水，鮮紅的血水在地上不斷擴大，使得洞房顯得更加殷紅奪目。

一陣夜風自後窗吹來，燭光突然熄滅，房裏漆黑如墨。

皎潔的月光，照亮了歐陽莊的毎一個角落，却照不進洞房。

驚變

（一）

七月的陽光，一早便照到廳堂，早餐亦早已準備妥當，雖然排場沒有昨夜之盛，但依然十分嚇人。

歐陽長壽一夜沒睡，仍然精神奕奕，一臉喜氣。

一切都準備好了，就是不見新郎偕新娘出來請安敬茶。賓客們儘管宿酒未消，有點頭痛，但也都滿面歡容，今早還能成爲歐陽莊的座上客，只此一點已令他們感到自豪了。

歐陽長壽忍不住輕咳一聲，對夫人趙四娘說了幾句話，趙四娘立即叫喜娘去催促兒子跟媳婦。

歐陽長壽連忙說道：「小兒無知，失了禮儀，讓各位久候，老朽十分過意不去；等一會他出來，老朽一定要他向各位陪罪！」

衆人忙道：「不敢，天色還早！」

年青的賓客却紛紛抿咀發出會心的微笑。

昨夜那個鬧洞房的柯姓青年，輕聲對同伴道：「想不到，歐陽兄眞的拚上了命呀！」

他同伴嘻嘻一笑。「誰叫新娘子像朶花似的，莫非歐陽兄不但也晚練，明早還來一課晨操哩！」

隔了一會，喜娘還未回來，歐陽長壽笑容一斂，轉首道：「天宏，你去看看，無論如何限他倆一盞茶之內便趕出來！剛成了家便目無尊長！」

趙四娘輕推了他一下，輕聲道：「小聲點，也不怕人聽見笑話！」

× × ×

詹天宏回來的時候，臉色又靑又白，舌頭結巴說不出話來。

歐陽長壽勃然大怒，喝道：「那個小畜生了……」

「老爺，少爺，少爺跟少夫人……」

歐隱長壽臉色一緩，看了趙四娘一眼，目光帶着絲笑意，口中罵道：「眞不是東西！喜娘呢？」

詹天宏好像患了口吃：「她……她倒在門口……」

紫翠雀吃吃笑道：「想不到她更不是東西！」

彭公志哈哈笑道：「賢侄是怕你心急要抱孫啊！哈，你看怎樣，老弟，昨夜不是說了，虎父沒犬子嘛！」

一干賓客聞聲大笑。

趙四娘的臉登時紅得像個柿子。

歐陽長壽陪着笑，道：「這孩子是心急一點，不過，也確是過了份，等下還是要罰！」他自己風流成性，兒子這般德性反而對了胃口，深覺孺子可敎。

詹天宏雙脚一跺，急道：「不是那回事，是，是……」

歐陽長壽臉色一沉，又問道「那是什麼事？天宏，你今日怎樣說話總是吞吞吐吐的！」

詹天宏低頭在歐陽長壽耳邊輕語了一陣。

歐陽長壽一聽，臉色一變，手足亂顫，半晌推開桌子，輕喝道：「四娘，快跟我進去看看！」拉着夫人的衣袖向內宅跨去！

衆人都是一愕，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彭公志道：「老長壽怎地走得這般匆忙，莫非新娘子抵受不住麼？」

柯姓青年接口道：「敢情是，前輩不是說虎父無犬子麼！」

彭公志哈哈大笑，衆人也是一陣哄堂大笑。

青虛道長，百侶及百德大師輕聲喧了一聲佛號。

菜已涼了，糕點亦都涼了。不但歐陽鵬及巢小燕尚未出廳，連歐陽長壽及趙四娘兩夫婦亦不再露面。

此刻，廳上的賓客都詫異起來，不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半晌，總管詹天宏才自內堂出來。「諸位佳賓，莊主吩咐他有點事不方便出來，請各位先用膳。一會，莊主自會出來跟各位見面！」

彭公志大聲道：「詹總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對不起，在下也不清楚！各位不要客氣，快請用膳，敝上好出來相見！」

崔一山跟彭公志互望了一眼，心中大是納悶。

用了膳，只見內堂走出了一大羣家丁，不但撤去酒席，連堂上的紅幔及斗大的雙喜字也解了下來。

衆人更是面面相覷，但都隱隱覺得有點不妙。

紅幔解下，換上白帳，跟着擺上香爐靈位，詹天宏點燃了兩支大白燭。

紫翠雀眼尖看到靈牌上的㢘頭小字，脫口驚呼道：「是歐陽莊主的公子及媳婦兒！」

廳裏立即嗡地响起一片驚呼聲及低語聲。

正在惶恐驚詫中，歐陽長壽及趙四娘自內宅出來了。

大紅吉服換上了白色的素服，短短的時間，歐陽長壽好似蒼老了十年般。此刻，要是還有人說他長得年輕，只怕會笑掉旁人的門牙。

趙四娘跟他也無異樣，只是多了一點不同，她雙眼浮腫，腮邊還有淚跡。

大廳裏儘管站了千多二千個人，可是却靜得落針可聞，似乎這些人在那一刹那連呼吸都已停住。

歐陽長壽雙眼望着橫樑，臉上肌肉不斷抽搐，領下的長鬚無風自動，雙脚抖個不停。

良久，趙容國輕咳一聲，柔聲道：「長壽，鵬兒到底是怎回事？」

一聲尖銳的呼聲，發自趙四娘之口，接着是一陣令人心酸的泣語：「爹，你，你外孫死得好慘！」

大廳裏的賀客儘管都已猜到一些，可

是這件事出諸趙四娘之口，到底份量不一樣，剎那都是心頭一沉，有幾個忍不住發出了幾聲驚呼。

尖呼之後，又是一種令人窒息的寂靜。趙容國身子抖個不停，歐陽長壽也像篩米般搖搖晃晃，好似隨時都會倒下似的。

彭公志不敢吭一聲，百侶、百德連宣佛號，接着低低地唸起往生咒，聲音越來越大，聽在趙容國耳中似乎響起一陣悶雷，震得他心頭狂跳難止。

紫翠雀悄悄地把鮮紅色的披風解了下來。

歐陽長壽突然暴喝一聲：「是誰跟我歐陽某有仇的，即管衝着我來，爲什麼要殘殺無辜！」

趙容國陡地一轉身，目光在衆人臉上掃過，衆人只覺得他目光冰寒似水，鋒利如刀。

「是誰下手的，給我站出來！」趙容國一發威，像頭發怒的雄獅，鬚髮俱張。

詹天宏急聲道：「蘇鞏志，譚興家，莫佩華你們三個立即帶人守住各處莊門，無論是正門，偏門還是角門都關上，沒有命令不能放過一人離開！這任務由褚領班負責！」

衆人臉色都是一變，青虛道長合什宣了聲：「無量壽佛！」

歐陽長壽强振精神，壓下翻騰的思緒，澀聲道：「歐陽某晚年得子，又在行將就木之際痛失愛子佳媳，在此大喜之日適逢此變，洞房成鬼域，喜事變喪事，歐陽某此際之心情各位可想而知，得罪了，請各位在舍下小住幾天，不便之處，深感歉疚！待查出兇手之後，歐陽某當再設宴謝罪！」

廳裏賓客立即低聲耳語起來，掀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

彭公志振吭道：「歐陽兄是說得有理，在場之人都是江湖上的好漢子，若是自問沒有殺死賢侄的自可安心住了下來！」他刀法高超，地位崇高又秉霹靂般的性子，衆人都不敢頂撞他。

彭公志顧盼四周一下。「若是殺了人的，有種的且站出來，不要連累旁人，若是殺得有道理的，彭某絕不護短！」

賓客聽了心中暗暗讚好，可是半晌仍沒人站出來，大廳裏羣豪你看我我看你，沒人做聲。

歐陽長壽臉上變色，一陣青一陣白。趙四娘頭髮蓬散，臉上一時悲一時怒，她快要瘋了。

一個年輕的賓客道：「莊主，要是在座有人有急事急着離開，但兇手又未查出，請問他可否離開？」

歐陽長壽臉色一沉，厲聲答道：「不行！」

那青年仍然不亢不卑地道：「莊主，在下相信在座的人無人不尊敬莊主，因此才不遠千里到此祝賀。不過，像在下家內老爹本已抱恙在床，在下恨不得……」

「說什麼都不行！」

那青年的話顯然搏得不少人的同情，立即有人接腔道：「莊主，你老年失子固然悲痛，說句失德的話，假如那小哥的老父臨死之前亦未能見到自己的兒子一臉，試問這又是多大的罪過！」

歐陽長壽臉色一變再變，全然失去往日的風度。「這些事老夫不理！總之找不出兇手，你們都別想離開！」

「要是兇手不是賓客，而是偷偷潛了入來，又再偷偷潛了出去，咱們豈非就要在此過了一生？」

歐陽長壽愕了一下，但仍然固執地道：「歐陽莊是紙糊的麼？任人來去自如！告訴你們，昨夜本莊依然照例派出護院巡邏各地，外人豈能輕易而來？而你們都持有歐陽某的請帖，即使不是歐陽莊的親友也絕非對頭．難道歐陽某會把對頭請來？所以要各位留下協助調查！」

那人也異常固執，沉聲道：「莊主說得不錯，到此的人絕非莊主的對頭，但莊主總也不能强人所難！」

「歐陽某要是一意孤行呢？」

「你自信能對付得了這許多各地的英雄？」

歐陽長壽聽了又再一楞，趙容國接口道：「河北趙家無論如何都跟歐陽莊共進退！」

一時之間，廳上的氣氛便顯得又尷尬又緊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詹天宏突然插腔道：「莊主，請帖是由卑職負責派發的，所有來賓都在上面簽了名，卑職手裏有一本嘉賓留名，不如待屬下取來點名，看看有沒有溜掉的！」

彭公志忙道：「詹總管此計甚妙！」

紫翠雀接口道：「對，要是有人溜掉，那一定必是兇手！若非作賊心虛他怎會偷偷溜掉？」

趙容國輕舒了一口氣，望歐陽長壽打了個眼色，趙家跟歐陽家勢力再大也難以跟座上的各路英雄對抗。

歐陽長壽怔怔地道：「天宏，快去取來。」

× × ×

所有的來賓都站在庭院裏，待詹天宏喊了名才進入廳裏。

近午，已有小半的賓客移到大廳裏，烈日下人人頭上冒汗，不過，此刻大家總算能體諒歐陽長壽的心情，秩序很好，一切異常安靜。

總管詹天宏繼續喊道：「柯去邪柯大俠！」

「有，大俠不敢當！」却是昨夜鬧洞房的那個柯姓青年。

「司馬城！」詹天宏再喊一聲：「司馬城！」

沒有應聲，詹天宏再喊了兩遍，仍沒反應，便在册上作了個記號。

子時過後，所有的賓客都點過名了，只差少了一個司馬城。

歐陽長壽急聲道：「誰人知道他的底細！」

有個中年漢子立即答應：「他是中州司馬千鈞的兒子嘛！」

歐陽長壽道：「老夫不是指這個，我要是連這個也不知道，歐陽家還能在江湖立足？老夫是想問一下，有人知道他跟小兒或者小媳婦是否有仇怨！」一頓，「咦，我好像記得沒有請他，是請他爹，『百步神拳』司馬千鈞的，天宏！」

詹天宏急應道：「老司馬病重，所以叫小司馬替他來。」

「嗯，崔兄弟你號稱『中州大俠』，跟司馬千鈞是老朋友了，對他兒子當亦清楚……」

崔一山沉吟了一會，才道：「還算熟悉。」

「那麼他跟犬子……」

崔一山嘆了口氣，沉聲道：「這孩子很有孝心，聰明能幹，又能用功，文才武功都很不錯，說句得罪說話，他武功絕不在鵬侄之下！」

歐陽長壽臉色有點難看，崔一山却沒有看他，輕咳了一聲，喟然道：「去年小弟曾說他也追求過小燕侄媳，不過，這都已成過去了！」

他聲音雖小，但場上落針可聞，人人都聽見，心頭都是一跳。

歐陽長壽突然一陣大笑，笑聲不止，聲如裂帛，震得樑上的灰塵簌簌飛下。

歐陽長壽足足笑了一盞茶的時間才停止。「剛才歐陽某多有得罪，如今事情已經清楚，請各位到偏廳用膳，膳後若有人要離開，老夫絕不阻攔。」

衆人扔下幾句門面話，舉步入偏廳，有人却在替司馬城暗暗担憂。

崔一山咀唇一掀，欲言又止，低着頭跟在人羣之後。

× × ×

這頓飯大家都吃得毫無味道，飯後都出莊準備喪禮。

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不測之禍福。

昨日的賀客，今日都成了吊客，人生之變幻以此爲甚。

歐陽家的僕人衆多，只一個下午已把壽木壽衣等準備好了，跟着是替死者沐浴更衣，最後才把這一雙同命鴛鴦葬入棺材裏。

歐陽長壽及趙容國怔怔地望着仵夫工作。趙四娘撫屍大慟淚水似瀑布般瀉下。

廳裏昨日的賀客，今日的吊客都覺得心頭如鉛一般沉重。到此爲止，各人才隱隱約約知道，歐陽鵬及巢小燕是讓一柄劍殺死的，就死在床上。

半晌，趙四娘突然道：「咦，怎地小燕頭上那枝金釵不見了？你們怎地沒把它插上？」

仵夫道：「稟夫人，小的根本不見有根什麼金釵。嗯，是什麼式樣的？」

「好像是一頭展翅欲飛的鳳凰，眼睛嵌着兩顆翡翠玉。」

歐陽長壽打了冷顫把目光抬起。

仵工忙答道：「沒見過，眞的沒見過，小的們胆子再大也不敢妄動一物。」

「諒你也不敢。」趙四娘輕推了歐陽長壽一把，「長壽，你記得嗎，昨日小燕的頭插了根這種金釵。」

歐陽長壽默默點頭，身子無風自動。

「長壽，會不會是讓兇手取走的？」趙四娘覺得這裏頭可能是一件極大的秘密及綫索。

歐陽長壽神態惘然。

趙四娘嘆了一口氣，知他心裏難過，轉頭對詹天宏道：「詹總管，請你派人到清音庵把慈心師太找來，她也眞是的，自己唯一的徒弟出閣之日也不來一下，可憐小燕她沒爹沒娘……」哭聲再起。

歐陽長壽輕輕拍了她一下，趙四娘覺得手涼如冰，不禁伏在他肩上抽泣起來。

吊唁的親友陸續到來，歐陽長壽及趙四娘才起身默然答禮。

太陽西沉，天色漸暗。

衆僕點燃起無數的白燭。同樣是蠟燭，昨夜的燭令人覺得和暖喜慶，今日却充滿冰涼凄清。

歐陽長壽及趙四娘晚飯也沒吃，趙容國亦勸之無效。

昨日來的許多賓客都已散去，不過，崔一山，彭公志、紫翠雀、青虛道長、百侶、百德大師這些人及其門下弟子，仍然留在歐陽莊過夜。

起更了，靈堂內清慘慘，冷冰冰，歐陽長壽坐在棺邊一動也不動，臉上呆如木偶，看不出他心裏想些什麼。

也許什麼也沒想，白頭人送黑頭人乃人間一大慘事，歐陽長壽還能想些什麼？

趙四娘看了丈夫一眼，吃了一驚，短短一天，歐陽長壽的雙頰便深深陷了入去，雙眼沒有往昔的絲毫神采，像木頭般插在棺邊。

趙四娘不覺又垂下淚來，這個丈夫一日之間已使她幾乎認不出來，往昔無論發生了什麼驚天動地，天崩地裂的大事，他都未皺過一下眉頭，現在……

趙四娘心痛地道：「長壽，你昨夜沒睡，去躺一會吧。」

歐陽長壽默默搖頭，看來好像要坐到天明。

趙四娘目光又再模糊起來！

× × ×

二更的梆子聲傳來，歐陽莊裏靜得像一潭死水，連犬吠聲也沒有。

靈堂上，趙容國嘆道：「長壽，四娘睡吧，有事明早再商量。」

「爹，你先睡吧，女兒還不睏。」

趙容國雖然生了四個女兒，可是最疼愛這么女，他無限憐惜地道：「聽爹的話，去睡吧，明早還得去找司馬老頭算帳呢，那老頭可非庸手，沒精神那能應付。」

趙四娘精神倏地一振，此刻若是有什麼能鼓舞她的話，只有報仇這件事，她拉一拉歐陽長壽的衣袖，低聲道：「長壽去歇一會吧，爹說得有理！」

歐陽長壽聲音沙啞地道：「你們先睡吧，我再坐一回就會去書房歇一下，你放心，我還挺得住。」

「賢婿不要過度傷心，也許小鵬天生是個短命相，現在傷心也沒益處！」趙容國先走離靈堂。

趙四娘看了丈夫一眼，也掩面急步入內堂。

歐陽長壽眼光沒有離開過巢小燕的棺材，棺蓋尚未釘，燭光下巢小燕臉白如紙，雙眼閉下，櫻咀微張，咀角似乎尚帶着兩分春意。

歐陽長壽的身體又再顫動起來，他一雙眼睛注視苗小燕的屍體多過注視自己的兒子，似乎對媳婦有一種特殊的感情。

他只有一個兒子，只有一根苗，這根苗現在斷了，若說他不傷心不婉惜，那只有呆子才會這樣想。

三更的梆子聲傳來。

歐陽長壽長長吐了一口氣，緩緩站了起來，他的書房就設在大廳後面，而靈堂

就設在大廳裏。

書房的燈則亮起不久，詹天宏自外匆匆趕來，他用手在門上扣了兩下。

「誰？什麼事？」

「莊主是我，天宏。」

「門沒閂，推進來吧。」

詹天宏推開門閃身而入，黑暗中牆角之後一對閃光的眸子眨也不眨地注視着。

一忽，只聽歐陽長壽道：「天宏，你也辛苦了，你歇下吧，明天開始將會更辛苦，司馬老頭絕非庸手，唔，你去通知護院一下，要他們小心點，提防司馬老頭趁黑摸入來。」

「是，屬下這就去，」詹天宏推開門出來，又把門帶上，這才轉身出去。

黑暗中那雙閃亮的眸子也跟着隱去。

× × ×

隔了半柱香，書房的燈光才熄滅，院子裏一片黑暗，一朵烏雲飛來，把玉兔裹起，天地間更形黑暗。

（二）

旭日自霧中跳出，已有不少城外的親友聞訊趕來歐陽莊，準備吊唁。

趙四娘略梳洗一下，裹着素服步出靈堂。紫翠雀看了她一眼，心頭一酸忙把目光移開。

趙四娘對各人茫然地點點頭，對丫頭道：「春花，你看看老爺起了床沒有？」

一個二十出頭，長得頗為標緻的丫頭應聲而去。

家丁立即換上新的白燭，堂上擺了不少吊客送來的禮物，都是些黑白素布。

一忽兒，只見春花氣急敗壞地跑來：

「不好了，不好了，夫人不好了……」

趙四娘臉色一沉，低叱道：「春花，你幾時學得這般沒有禮儀，大呼小嚷着什麼？」

春花淚水在眼眶裏亂轉，泣道：「老爺，老爺他倒在書房地上，沒有了……」

趙四娘腦內嗡地响了一聲，堪堪沒有暈倒。趙容國眼明手快伸手扶住女兒，急聲道：「詹總管，快去看看！」

詹天宏臉色一變，連應也沒有應一聲便衝了出去。

當他出來時，衆人只看他的臉色便知道了答案，歐陽長壽一定也已遭了不幸。

趙四娘尖呼一聲，再也支持不住，眼前一黑，撲倒在她爹懷裏。

饒得趙容國一生英雄，此刻也沒了主意，一運氣，一股內力由他掌心湧出，源源輸入趙四娘體內。

一忽，趙四娘才醒了過來，喊了道：「苦也，爹爹……」淚如雨下。

羣豪的心情也如鉛石般沉重，紫翠雀也禁不住淌了兩行熱淚。

趙容國強自鎮定一下心神，叫道：「春花快扶住夫人！」

春花不敢怠慢扶着趙四娘坐下。

趙容國對青虛道長及彭公志等道：「各位請跟老朽入去看看！」

× × ×

書房裏後窗打開，兩張椅子翻倒，歐陽長壽曲着腰倒斃地上，身上無傷無痕。

趙容國把歐陽長壽的屍體翻開，伸手在鼻端一探，沒有一絲呼吸，心頭一酸，禁不住滴下兩滴老淚。

彭公志道：「青虛老道，你說歐陽兄是被什麼所傷？」

青虛道長十七歲便下山闖盪江湖，以心思慎密見稱同道。今年已六十多歲，論見識及江湖經驗，以在場來說數他第一。其他人武功雖然未必不如他，不過都是一門之主，成名後反而少在江湖上走動，至於百侶及百德大師，畢生只下過七次嵩山。

青虛道長看了一會，道：「似是讓人點了『乳突穴』，你們瞧！」

歐陽長壽的上衣已被解開，衆人一看「乳突穴」下果然有個淡淡的指印。

這是人身的三十六個死穴，中了一指還能有命？

「青虛老道，看得出是用那種武功麼？」彭公志再急問一句。

青虛道長搖搖頭，道：「只能證明兇手使的內功心法是正宗的，絕非那些旁門左道的毒掌毒指！」

彭公志垂頭嘆道：「這豈不是等於沒說！」

「恕貧道無能，不過，放眼武林，能夠在不驚動旁人的情況之下，一指點倒歐陽施主，只怕絕不超過十個人！」

崔一山道：「那十個人？」

青虛直起身，道：「除了敝派掌教，少林掌門及碩果僅存的三大長老，這五人之外，餘下的峨嵋『七絕師太』，崑崙掌門『一劍震九州』梅九山梅施主，關外的『雪山老魔』郝堅，苗疆的『化外異人』以及曾經把武林鬧得滿城風雨的『唯我尊』之外，貧道實在想不出還有誰人能有此功力，起碼在座之人沒一個有此能力。」

崔一山道：「但上述十人都是多年不涉足江湖了，這似乎沒有可能！」

「這個貧道便不知道了！」

趙容國嘆息道：「這些事等下再研究吧！咱先出去告訴大家一聲，免得他們心急！」衆人魚貫而出。

火併

（一）

歐陽長壽及其兒子媳婦的死訊，震動了江北武林。

人們為此而傳說紛紛，傳說中，還說司馬千鈞及他兒子司馬城是兇手。

司馬千鈞跟歐陽長壽的感情不是很好，但一則沒有仇恨，而且司馬千鈞為人十分正派，他兒子也薄有俠名，聽者都有點不信。可是，說者却言之鑿鑿，生似是親眼目睹似的，於是聽者也就相信了，於是整個江北都在注視事態的發展。

司馬家勢力雖然也不小，可是跟歐陽家及趙家相比都要遜上一籌，何况是歐陽家及趙家聯合行動。

司馬千鈞的好友都在替他担心。

可是司馬千鈞却躺在病榻上。

司馬家的情況知道的人很少，司馬千鈞心中有什麼想法，沒有人知道。不過，江湖上的朋友都知道，司馬千鈞是個硬漢，是他做的，他絕不會含糊，不是他做的，他也只會說一句：「司馬某沒做過這件事！」而絕不會因對方勢大而後退。

江湖上知道的只是司馬千鈞絕不會逃

跑或者躲藏起來，他不會如此，他的兒子也不會。

雖是初秋氣爽的日子，江北却戰雲密佈。

這一戰，只怕就是驚天動地的一戰，江湖上多的是好事的人，他們紛紛自各地趕向洛陽及中州一帶，生怕錯失了這多年難得一見的大戰。

（二）

歐陽長壽的屍體尚未下葬，河北趙家的好手便已在歐陽莊齊集了，不但有趙容國的七個徒弟，還有四個女兒三個女婿。

歐陽莊的人手沒有趙家那麼多，但莊上好手如雲，這干人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把他們放開，就像出閘的猛虎，放到江湖上便是一股不能忽視的勢力。

即使是江湖上的大門派，面對這兩家聯合起來的勢力，也不敢輕易言勝，何况是小小的一個司馬莊。

歐陽莊裏，上下都是信心十足，更可怕的這些人都是鬪志旺盛，氣勢迫人。

世間上還有什麼比心懷悲憤，志切報仇的力量還大？

歐陽長壽下葬的第四日，兩路人馬便在歐陽莊裏誓師出發了。

這人羣裏有彭公志，紫翠雀，「風雲刀」古逸飄、「斷魂槍」麥浩，崔一山等人，一路上，彭公志跟麥浩等人有說有笑，只有崔一山一人鬱鬱不歡，他心頭像他的名字一樣，彷彿納了一座山在懷裏。

× × ×

司馬千鈞的莊院座落在鄭州城東。大軍自西城門進入，跟着浩浩蕩蕩向東進。

「中州大俠」崔一山經過自己家門也沒有停下。他一路上都走在最後面，自從到中州地界他便慢慢加快迅速越在前頭。

此刻，他就走在最前方，像是一軍之帥。

司馬莊比起歐陽莊顯然不如，不過，莊裏最少也住了百多人，但此刻却靜得有點出奇。

秋老虎把酷熱發揮得淋漓盡致，子時剛過的陽光更似要把人間一切都灼死般。

大軍一到鄭州，守待在鄭州的各地英雄好漢便紛紛加入行列，形成了一道長長的人流。

人流滾滾湧向司馬莊。崔一山的脚步漸緩，似有千斤重般，額上的汗像小河般直淌。

終于到了。人流中人人心頭俱是一緊，他們都知道，司馬千鈞自這件案子一發生，擧家大小，上至他本人，下至婢僕都沒離開過大門一步，甚至沒有人見到司馬莊的僕人上街購買糧草。

就好像是躺在家裏等死一般。

趙容國順理成章是這羣人的兩家統帥，他朝詹天宏點點頭示意，詹天宏立即排衆而出。

「洛陽歐陽家遺屬登門討罪，請司馬千鈞出門領罪！」他用內力發出去，聲音大而不尖，遠遠傳了出去。

莊門呀地一聲打開，一個年青的家僕走了出來，大聲道：「敝上抱恙在床已近年，他說江湖上的傳言根本是一項嚴重的錯誤！敝上從去年秋起從未離開此莊一步，試問怎會到洛陽去殺人？」

趙容國厲聲道：「誰知道他是不是裝病！」

年青人臉上青筋倏地浮起，半晌才漸漸平復。「敝上是否是眞病，可有城中『賽扁鵲』盧三帖作證！」

盧三帖不但是著名的大國手，而且也算得是半個江湖人，他武功固然好，重要的是醫德好，不少武林中人上門求藥都不會落空，聲譽甚佳。

趙容國道：「說不得他在病情較好時偷偷跑出去，到洛陽殺了人才再回來。」

年青人臉色一變，帶着兩分怒意道：「莊主的武林地位非同一般，說話却強詞奪理，豈不令我這個後生小輩失望！」

趙容國老臉一紅，沉聲道：「小子，趙某今日不是來與你鬪口的，快叫大人出來！」

「一句話，關于歐陽莊主及其令郎之死，本莊上下咸感惋惜！但這件事絕非司馬莊主所為！」

詹天宏突然插口道：「司馬千鈞抱病在床，你說盧前輩可以作證，咱暫且信你，但，司馬城可沒病吧！他因何不辭而別，這豈非作賊心虛！」

年青人怒道：「要是多幾個不辭而別的，貴莊都要把他殺死麼？我只知道歐陽長壽雖是武林前輩，可是絕非皇帝老兒，難道不辭而別之罪，竟要連誅九族麼！」

詹天宏不禁一怔，接着勃然怒道：「好，算你口利，現在你家主人為何不出來相見，難道這是貴莊待客之道！你看，這處的人，歐陽莊及趙莊的人還佔不到四分之一！」

年青人仍然不亢不卑地道：「敝莊一向是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敝上說貴二莊主人是無理取鬧，急昏了頭，這種人不宜相見！其他的人都是些扶強鋤弱，跑龍套，瞧熱鬧，以看別人相爭為滿足的人！」他冷笑了兩聲，才接道：「敝上說，這種人更不值得他扶拐出來相見，話就這麼多了，勸各位回去吧！」說着倏地閃入莊門裏，門砰一聲關了上來。

詹天宏一躍而前，伸手抓了個空！

場內之人都給那青年說得面有愧容，趙容國更是下不了台，他一怒，牛脾氣一發，再也毫無顧忌，回頭對大女婿任長樂道：「長樂，替我把門打開！」

任長樂三十多歲，他招呼了幾個手下，一起上前把司馬莊莊門擊破。

門板跌落地上，發出一聲巨响！

趙容國喝道：「上！不能讓司馬家有個漏網之魚！」

崔一山急道：「趙莊主，所謂罪有禍首，如今最好是找尋司馬千鈞跟他當面說個明白，不可濫殺無辜！」

趙容國看了他一眼，轉頭喝道：「先把四周圍住，不要讓人離開就可！」

「多謝莊主仁心！」

趙容國苦笑道：「崔大俠莫先謝，老朽雖不想濫殺無辜，但奈何司馬匹夫不出來相見，到時勿怪老朽心狠手辣！」說着他倆已入了庭院。

院中很多花草已呈乾枯，顯然已有一段時間沒人灌溉。

趙容國脫口道：「莫非老匹夫棄家逃了！」

聲音剛落，突地裏面傳來一道沙啞的聲音：「趙容國莫在門縫裏瞧人，司馬千鈞豈是怕事之人！」說罷只見內堂巍顫顫走出一個白髮白鬚的老人，旁邊一個五十多歲的婦女扶着他。

崔一山踏前一步，澀聲道：「司馬兄，你，你的病不要緊吧！」

任誰都看得出司馬千鈞的確身有沉疴，尤其是崔一山更加清楚，以前的司馬千鈞像頭獅子般雄壯，眞的有力拔千鈞之勢，今日却活像風中殘燭。

司馬千鈞冷冷地道：「暫時還未能要你司馬老兄的命！」

「司馬兄回去休息吧！」

司馬千鈞仰天哈哈大笑，笑聲剛起便被咳聲蓋下去。司馬千鈞咳得死去活來，在場的人都生怕他會咳斷了腸子，他妻子連忙捏拳在他背後輕擂。

「可惜有人不讓我休息！」咳聲總算停了，司馬千鈞才能把話繼續說下去。

趙容國乾咳一聲，道：「司馬千鈞，你我神交數十年，彼此都知對方的性格，趙某若非認爲令郎有絕大的懷疑，豈會勞師動衆！」

司馬千鈞一陣冷笑。「歐陽莊主的武功，司馬某心儀已久，有心想與他一較高下，可惜都因沒有把握，終于毫無機會，犬子不學無術，那兩式三脚貓的功夫，又豈能入歐陽莊主的法眼？把兇手懷疑到犬子頭上，三歲小孩也難相信！」

趙容國亦冷冷地道：「諒他即使是自出娘胎便開始練武。也難及小婿一半！」一頓，聲音轉厲，「趙某今日來乃是向他問殺外孫及外孫媳之罪！」

「笑話！犬子可有殺害令外孫之理由麼？」

「有！他追求舍外孫媳不遂，便起了歹意，半夜藏在洞房裏，抽冷子給了他們一劍！」

「可惜，犬子從來不用劍！」

「平日不用劍，殺人之時用劍，那便沒有嫌疑了麼？今天他何在，快請把他交出來，否則休怪老夫無禮！」

司馬千鈞又咳了一陣，淡淡地說道：「此刻，莊主已是無禮，司馬某可有怕着？我兒是個正人君子，豈能與一批瘋子相見！」

「呸！」趙容國大怒，喝道：「老匹夫替子掩飾，又乘開口咬人，趙某若空手回去，豈非白活！」

司馬千鈞又是一陣大笑。「司馬千鈞的命在此，有本事的你來取！」

趙容國朗聲道：「趙某念你有病在身，五十招內若不能取勝，便自歸去，這件事趙某也不再插手！」

「趙匹夫，你莫狂！司馬某雖然有病在身，諒你還未有本事勝得我！」

崔一山急道：「趙莊主及司馬兄兩位請聽崔某一言，歐陽公子之死，無疑司馬公子有嫌疑，可是並沒有眞憑實據，可否再調查一下，待調查司馬公子的確是兇手再來計較未遲！」

司馬千鈞妻子韓雪香聞言接口道：「崔大俠之言最是有理，趙家恃勢凌人，一派胡言，試問他們有什麼人證物證，證明我兒是殺人兇手！」

趙容國道：「理由至淺，因妒殺人，尚有何懷疑之處！要是什麼都要有人證，這天下豈非成了兇手的世界！」

「要是不講證據，這世間豈不成了枉死城！」

「你若自認令郎非兇手，爲何不敢叫他出來當面對證！」

韓雪香不禁語塞。趙容國哈哈大笑！

「司馬某不讓犬子與你等相見，理由剛才老夫已說過。趙容國，崔大俠之言你聽還是不聽！」

「不聽！」趙容國對崔一山道：「崔兄弟高風亮節，趙某一向欽佩，可是今日這事却絕無轉圜之地，除非司馬千鈞把司馬城交出來！」

司馬千鈞怒道：「閑言休說，老夫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絕不改變！今日若你好言相求，老夫尚能考慮，如今集衆上門挑衅，司馬某若答應你，豈不讓人笑我司馬千鈞是縮頭烏龜。」

「既然如此，趙某便成全你！」

司馬千鈞推開了妻子，左手柱拐而立。韓雪香淚花亂轉，低聲說道：「千鈞，你……」

「不必多言，壞我名頭！」

韓雪香深知他的脾氣，一旦決定下來雷劈也不改動，嘆了一口氣，站開幾步。

趙四娘及時越衆而出：「賊人，你也莫閑看，還我兒命來！」拔出一對柳葉刀，作勢撲上去。

韓雪香怒道：「潑婦惡意中傷，瘋狗也不如！」取出一對短劍護在胸前。

空氣立即凝結，羣豪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三）

「呔！」趙容國首先發難。他外號「鐵掌金刀」此刻當着羣豪之面，面對一個病危的老人實在沒有勇氣揮出成名兵器，不過，他只憑一雙鐵掌便有把握在五十招內放倒司馬千鈞。

聲音一出，司馬千鈞也隨着喝了聲，右手捏拳朝趙容國擊來的掌風打了出來。

剎那，兩股强勁無匹的罡氣在半空中相接，發出一聲悶响，趙容國鬢髮衣袂飄飛，身子如標槍般挺立，司馬千鈞身子搖晃不定，如風中擺柳。

趙容國信心更盛，迅速發了一掌，這一掌他用了九成眞力，司馬千鈞拚起全身之力也抵擋不住，蹬蹬蹬，連退三步，五內翻騰，氣血浮沉，喉頭一甜，一口鮮血湧了上來。

司馬千鈞硬生生把血吞了下去，不讓趙容國看出他之難以再戰！

趙四娘跟韓雪香又是一番景象，兩把刀兩把劍，翻翻滾滾，忽進忽退，打個平手，沒有人看她倆，在場之人都把目光投向趙容國及司馬千鈞。

兩掌過後，趙容國便欺前，左掌斜切司馬千鈞左臂，左掌運勁飛拍胸口。

司馬千鈞不能退，不能避，他既沒有退，亦沒有避。左拳緊握，畢直一拳直搗趙容國的胸，走勢兇猛，絕無反顧。

這是兩敗俱傷的打法，所謂一夫拚死，萬夫莫擋！趙容國怒哼一聲飄身閃開。他勝劵在握，豈肯跟司馬千鈞同歸於盡。

一退之後，立進，右掌依然猛擊司馬千鈞胸口，左手護胸。

司馬千鈞面色一變，右拳畢直擊出，倏地向斜上方一拐，改打趙容國太陽穴。

趙容國右掌去勢不變，左手向上一架，就在此時，司馬千鈞的拐杖突然離地飛起，「嗤」一聲，帶着一陣勁風疾點對方「璇璣穴」。

他雖然起手較慢，但拐杖長手臂短，幾乎與趙容國的手掌同時到達對方胸膛。

趙容國吃了一驚，猛吸一口氣，再度退下。

一退之後又進，這次他却不再猛攻，採取游鬥，司馬千鈞立即應付維艱起來，額頭上豆大的汗珠簌簌流下。

趙容國發了三十招，他發了三十拳，每一拳都沒有變化，都是擊在趙容國之必救之處。

韓雪香記掛丈夫的安危，不時回頭觀望，心神不集中，趙四娘的刀光立盛，步步進擊，佔了上風。

再過十招司馬千鈞已岌岌可危，趙容國猛哼一聲，左掌猛印司馬千鈞胸膛，右手抓向他的拐杖。

司馬千鈞强提一口眞氣，運起殘力仍然畢直往趙容國胸口擊去。

他剛動手，猛覺眼前一花，趙容國已偏身讓開，左手腕一轉去勢不變。

司馬千鈞急忙轉身，可是他到底行動沒有趙容國之快，爲着彌補不足，拐杖斜點對方脅下！

趙容國伸出左脚，右手跟着斜削，把拐杖架開，同時左脚發力一勾，司馬千鈞立足不穩，一陣搖幌，肩頭被趙容國的左掌擊中，身子立即被拋開！

場內驚呼聲立起，崔一山急道：「趙莊主手下留情！」

司馬千鈞身體一着地，立即噴出一大口鮮血，即使未能立即斃命，也絕沒再戰的能力了。

他怪叫一聲，運起殘存的一絲內力，一拳搗在自己的腦門上，腦漿立即迸出。

場內羣豪又再一聲驚呼，司馬千鈞性格之烈，果然名不虛傳，臨死也不願受辱。驚呼聲一起，韓雪香不覺轉頭看了一眼，手上不由一慢，趙四娘的刀立即砍在她左肩上，這一刀力大無比，韓雪香連肩帶臂跌落塵埃。

她似乎沒有絲毫疼痛的感覺，亦忘了對方另一刀已將近臨身。

一聲大呼發自韓雪香之口，她飛身撲向倒斃地上的司馬千鈞。「千鈞，你等等我！」

趙四娘一怔，竟然忘了攔截。

韓雪香坐在司馬千鈞屍體之旁，臉上沒有淚跡，沒有痛苦，只有悲憤。衆人尚未定過神來之時，韓雪香右手短劍已插入心窩裏！

× × ×

陽光越來越紅，紅得像血一樣。

地上像一張由血染成的地毯，西邊天際夕陽亦像掛了一幅血紅色的掛毡。

趙容國跟司馬千鈞之戰，並沒有羣豪事先預期般的精采，相反却有了股落寞之感。

司馬千鈞的話以及他的行動，使羣豪生了羞愧之心，韓雪香一死他們便急急離開。

崔一山心頭沉重，嘆息道：「趙莊主，你仇已報了，司馬兄夫婦的屍體可否交由在下安葬？」

趙容國望着紛紛離開的羣豪，緩緩點點頭。

崔一山立即抱起司馬千鈞兩夫婦的屍體離開。

他一離開古逸飄亦隨着離開，再下去的便是紫翠雀，彭公志等人。

剎那之間，走得乾乾淨淨，只剩趙家及歐陽莊的人。

趙容國絲毫沒有勝利的喜悅，心頭沉重，不知此事到底做對了，還是做錯了！

伍長樂冷冷地道：「熱鬧看完，這批人也就走開了！」

趙四娘道：「走掉更好，免得碍手碍脚！」

趙容國緩步回莊，回頭道：「你們進去仔細地搜查一下，看看那小子有否藏在裏面！」一頓，厲聲道：「但，千萬不要難爲那些下人，以免落人話柄！」

伍長樂急應一聲，率衆入內。

× × ×

內宅空無一人，附近的人又沒有發現莊內有人離開，說明莊內必有一條地道通向外面，可是，偏又找不到地道入口。

趙容國心情異常複雜，跟來時完全不同，他低聲喝了聲走，轉身離開。

就在他們離開之後不久，司馬莊內突然冒起了一陣濃烟，跟着整座莊院便被火舌吞噬。

可惜，他們沒有人回頭看到這一個情景。

這場火燒了一日一夜才停止，那時，趙容國已離中州百多里路了。

洗脫嫌疑

（一）

大火熄滅之後，氣溫依然很高，焦味更是難聞。

大火一起，附近的人便看也不看它一眼，世人本就是如此。

所幸，附近並沒有房舍，也不怕牽連了別家。

次日一早，下了一場大雨。雨水大得令人睜不開眼睛，即使睜得開眼睛，又有何用？

五尺之外的景物完全被一片灰濛濛之色掩住。

鄭州城好像停止了他的一切活動，變得像一座死城，鄭州城的居民也都躲在家裏睡大覺。

雨水落在地上，把灰燼衝掉。原日司馬莊當中的一個地方瓦礫突然拱起，跟着地上探出了一張瘦削，滿帶悲憤哀絕的年輕人的臉龐來。

半晌，才見他慢慢地在瓦礫中爬了出來。

他剛站直了身，雙頰便濕了，分不出是淚水還是雨水。只一眨眼的時間，他全身都已濕透！

看他抿咀揚眉的神態，跟司馬千鈞有幾分相像。

灰濛濛的天色看不出時辰，不過憑經驗還能知道，現在還是白天。

他便是司馬千鈞的獨子司馬城。

大概冰涼的雨水，使他頭腦逐漸冷靜了下來，他環顧了一下周圍，又躲在一堆瓦礫之後。

× × ×

入夜，一個青年悄悄爬上崔一山家的牆頭，他剛跌了下去，裏面立即響起一聲低喝聲：「誰？」

「找崔大俠的！」

（二）

當江湖在風傳歐陽長壽、歐陽鵬及巢小燕是司馬父子所殺的時候，司馬千鈞便散盡家產，把家人遣散，他們從一條通往外面的地道，陸續離開，因此，即使是鄭州城的人也不知道。

司馬千鈞要獨力把這件災難揹上身，當趙容國在門口叫罵時，他便叫司馬城躲起來。

他雖然絕不會護短，但司馬家只有根苗，而且，他深信愛子是無辜的，把他交出來，無疑是斷了愛子之命。

司馬城那裏肯聽老父的話，他堅持要出去見趙容國，讓老父逃過此刦。甚至他母親韓雪香，跪在地上求他，他也不爲所動。

司馬千鈞夫婦看看這個兒子，眞的又憐又愛，禁不住流下幾滴英雄淚。

最後沒辦法只好點了司馬城的痲穴，然後韓雪香把他扔入地道裏。

地道是在花園內的一棵大槐樹之下。說它是大槐樹絕對不會錯，三個大人展臂合抱都還差尺多長才能合攏。

樹幹離地二丈處被截斷，樹幹中間被挖通，剛好能容一人通過。槐樹生命力很强，並沒有因此而枯死，反而長了不少橫枝，繼續生長，枝葉茂盛，遠看就像一把巨大的碧綠色的傘子，若非仔細，根本看不出，這樹幹的上半截巳被人鋸斷。

是故，伍長樂、趙四娘等人找不到地道的入口。

樹幹之下，入地之處有塊二寸厚的鐵板，韓雪香不但把鐵板蓋上，而且還上了鎖。

她是不願兒子在不明不白的情況之下出來送死。地道的出口離司馬莊只有五里，即使十二個時辰過後，司馬城醒來，再從出口繞回來，時間上巳來不及。

十二個時辰就是一日一夜，天大的事也巳「解決」。

而巨變過後，人便會漸漸冷靜下來，也就會有了轉機。

事情果然如司馬夫婦所料般。

× × ×

大火燒毀了一切，也燒熔了地道鐵板上的鐵鎖。

司馬城醒來時，大火雖然巳經熄滅，可是地道上的氣溫仍然異常之高，出口的那塊鐵板更是紅得令人生怕。

司馬城看到那塊鐵板，便知道了一切，兩行熱淚立即奪眶而出。

他默默坐在那裏，沒有飢餓，沒有乾渴，也沒有痛苦——痛苦早巳痲木。直至鐵板上的殷紅之色漸漸變成暗紅色，跟着氣溫突然下降。

他有點奇怪，氣溫降得實在太快，伸手一摸鐵板，入手冰涼，他一使勁把它推開，第一眼看到的便是雨水，跟着是瓦礫廢墟……

× × ×

崔一山靜靜聽了司馬城的轉述，臉上一直帶着微笑。「賢侄，當日你因何不辭而別？」

司馬城苦笑道：「崔叔叔，當日一則老父抱恙在床，二則眼看心愛的人跟別人洞房，這味道是好受的麼，所以……」

他頓了一頓才繼續道：「要不是先父要小侄代他去，小侄才不去哩！他歐陽父子自命風流，不可一世，小侄本就看不過眼！」

崔一山嘆息道：「難怪別人懷疑你是兇手，看來賢侄以前跟歐陽鵬的感情也絕不會融洽！」

「也不算怎樣不融洽，見面便點個頭走開，我看不慣他左擁右抱，又帶了一大羣家丁睥睨一切的模樣：但，他之死，絕不是小侄下手的！」

崔一山道：「老朽跟令尊令堂相識數十年，可以說是看着你長大的，別人懷疑你，叔叔難道不了解你，不相信你？」

司馬城略感安慰，可是崔一山提及父母親，他眼眶一紅，悲聲說道：「可惜小侄不肖，害得我爹娘橫死，連屍骨也找不到……」

崔一山輕輕一笑，道：「賢侄不必悲傷，令尊及令堂的屍體叔叔巳把他們悄悄葬了，待事過情遷之後，賢侄再補辦喪禮，以安令父母之魂！」

司馬城雙脚一屈道：「叔叔大恩大義，小侄至死難忘！」

崔一山把他扶上來，笑道：「現在你先吃點東西，你在這裏等等，叔叔出去吩咐他們一聲！」

崔一山不但止吩咐下人替司馬城煮點心，重要的是嚴令下人不得把司馬城的訊息傳了出去。

× × ×

次日一早，崔一山便到客房找司馬城。「賢侄有何打算？」

司馬城道：「父母之死本來不共戴天之仇，不過，小侄現在却想先把兇手尋出來，洗脫嫌疑，然後才好到趙家問罪！」

「賢侄打算如何把兇手尋出來？」

司馬城嘆了一口氣，道：「小侄還沒有主意，叔叔有以教我？」

「沈鷹這人你聽過沒有？」

司馬城道：「江北總捕頭『神眼禿鷹』之沈鷹？」

崔一山頷首。「沈老鷹跟叔叔很熟，我想托他替你查這件案子！」

司馬城道：「沈前輩固然神通廣大，但他的收費也是頗驚人的，小侄現在身無分文……」

「這個賢侄倒不必担心，叔叔替你說一說，諒他雖然提起辦案六親不認，只認銀子，但瞧在我這張老臉上也不敢收得太多！最多老朽把田園賣掉！」

司馬城急道：「不可，叔叔如此，小侄將終生難安，這件事還是讓小侄自己去摸索吧！」

「錢銀身外物，清譽最要緊，賢侄不

必耿耿於懷！」

「叔叔一生行俠仗義，散了不少家財，小侄任叔叔怎樣說，也不答應！」他牛脾氣一起，說得斬釘截鐵，頗有父風。

崔一山嘆了一口氣，默默沉思。

過了半晌，崔一山才道：「有了，假如賢侄洗脫了嫌疑，那無疑說明趙家跟歐陽家是屈死令尊，咱便叫沈老鷹找他兩家收費！」

司馬城道：「這便使得！」

可是，沈鷹帶了手下去了江南辦案，崔一山找他不獲，甚至連江北發生這件大事沈鷹也尚未聽聞。

（三）

趙容國率領大軍回到歐陽莊，他心事並未放下，司馬千鈞夫婦死後，他頭腦才逐漸冷靜下來。

這一冷靜，他才發覺了不少破綻及疑點。

第一點，無論是司馬千鈞還是司馬城都沒有能力殺死歐陽長壽，即使他兩父子加起來也不能够，甚至要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摸入歐陽長壽的書房也辦不到。

第二點，司馬城雖然可以在暗處刺殺了歐陽鵬及巢小燕，但他有能力在毫無所覺的情況下逃離歐陽莊嗎？

這一個，趙容國的答案是有可能。

第三點是司馬城若要殺人，豈會在「嘉賓題名」花册上工工整整的把自己的姓名寫下，他殺了人如果暫時不離開，豈不是更沒有人懷疑麼？

這一點，趙容國沒有答案，他心情更亂，過了幾天便決定回河北老家，臨行時他叫她女兒派人去找沈鷹調查歐陽長壽的死因及殺人兇手。

趙容國的第一個疑點，趙四娘也有同感，在毫無頭緒之下，只得叫了詹天宏派人去把沈鷹請來。

詹天宏派去的人找不到沈鷹，因爲沈鷹還在江南。

但，趙容國的大女婿在回皖南的半途中，却碰着了沈鷹的得力助手公孫艮，于是他告訴了公孫艮，歐陽家要聘他調查歐陽長壽的死因。

這是塊肥肉，公孫艮立即派人去江南通知沈鷹。

公孫艮派出的手下在江畔便碰着了沈鷹，他剛從江南辦了案回來。

沈鷹聽了手下報告，便叫蕭穆到皖北協助公孫艮破一件案，自己便帶着顧思南及雲飛烟飛赴洛陽。

× × ×

沈鷹回江北的消息，崔一山還未知道，司馬城却不能再等下去，他略爲易容一下，留下一張字條，便離開崔家。

天地茫茫，司馬城心頭惘然，不知何去何從，雙脚無意識的移動，却又下意識地走去洛陽城。

他不知道要用什麼辦法去調查，但心中認爲兇案既然發生在洛陽，到洛陽可能會有所發現。

半路上他買了一套農家常穿的粗布衣裳換上，才發覺自己囊中巳所餘無幾，最多只能維持自己十天八天的生活，他走得很慢，故意在熱日下曝晒，到了洛陽時巳成了「黑炭頭」。

次日，他開始在城內找工作，人家都當他由鄉下入城找尋生活的青年。

終于在一家飯館找到一份店小二的工作，他認爲很滿意，起碼飯館的食客很雜，可能會打探到一些消息。

工作雖然吃力，却難不倒司馬城，掌櫃讚不絕口，說他又勤快又懂禮，身體又强壯。幾天後便派他在二樓嘉賓廳侍候。

二樓的地方不大，但出入的都是豪客，所以掌櫃派了三個伙計專職負責。

他的急速昇職，沒有使其他伙計眼紅，因爲他是憑本事爭來的。樓上那個老夥記，老張對他更加喜愛，要不是時間還短，他巳經把女兒許配給他了。

這天來了七八個錦衣漢子，肥瘦高矮，美醜凶善都有。這夥人一到，便包下了整個二樓，他們出手豪闊，掌櫃自然叫司馬城等人刻意侍候。

可是，爲首一個自稱姓易的却道：「大爺們自會招呼，無事不要派人上去，還有，捧菜上去時，先揚聲！」

「是是！」掌櫃迭聲答應。

樓上用雕漆屛風間成一間小房間，裏面放了張八仙桌，老張擺好了食具便下來。「這些人不好惹，目光兇巴巴的！」老張輕聲地道。

這八個人一到，司馬城便巳看出他們人人都有一身功夫，其中那個姓易內力更加深厚。又見他們神秘兮兮，有心跟他們接觸，便獨力把這項工作挑上。

掌櫃對他深具信心，也有心讓他去一試。

第一道菜捧上去了，姓霍的道：「小二哥，沒事了，你下去吧！」

司馬城應了一聲轉身下樓。

第二及第三道菜也是如此。第四道菜是魚翅羹，司馬城替他們每人舀了一碗便離開。

當他走到梯口時，突然倒竄在一條柱子之後，屛息靜聽。

只聽那姓易的聲音：「五號前天傳了消息出來，他們巳請到沈禿鷹，這老小子神通廣大，不能不防，所以一號特別叫我把你們找來，暫時忍耐一下，不要輕擧妄動！」

一個沙啞的聲音道：「這件事神不知鬼不覺，沈禿鷹能查得出來？」

「小心駛得萬年船，這句話不會有錯的！」

「人巳死了，將來洛陽便是咱的天地，頭兒說得不錯，忍着點總是對的！」另一個尖細的聲音接口道。

司馬城聽得心頭大震，隱隱覺得他們所說與歐陽莊的血案有關，他不覺探出身來，把頭盡量伸向屛風。

這一動，衣袂不覺發出一聲輕輕響聲，裏面的談話立即停止。

司馬城十分警覺，立即自柱子游上横樑，跟着借着柱子及承塵的掩護，悄悄自後樓梯下樓。

他剛離開，只聽那姓易的叫道：「掌櫃，下一道菜快送上來！」

掌櫃忙叫道：「土成，快去廚房把菜端上去！」

司馬城是用了化名，他把城字拆成土成兩字，這個名果然有幾分鄉下人的土味

感覺。

後樓梯之下，便是厨房，司馬城捧了一大盅瑤柱燉鴿湯出來，應聲道：「這就去！」

他竭力裝成沒事般的模樣把湯放在桌上，又替他們舀湯。

那姓易的中年漢子，突然道：「小二哥，你叫什麼名字？」

司馬城心頭一驚，裝成受寵若驚的樣子。「賤名土成！」

「你衣袖怎地會有灰塵？」他指一指司馬城的衣袖道。

司馬城一震。「剛才在厨房牆壁沾上的！」

「是麼？」姓易臉無表情，「咱聽說這飯館不止菜好，而且是全城最清潔的一家！怎會這樣？」

司馬城有點無措，半晌才道：「湯裏可是乾淨的！」

「停下，你這樣不會把灰塵弄落湯裏麼？把衣袖捋高才舀！」

「是是，大爺教訓得對！」司馬城立即把衣袖捋高，他自覺沒有異樣，姓易的目中突然露出異彩，雙眼緊盯在司馬城，一截黑一截白的手臂上。

這之後，司馬城再也聽不到他們的談話。

× × ×

那姓易的臨行時對掌櫃道：「剛才捧菜那個小二，是新來的？」

「是是，他是鄉下人，侍候得不週，大爺莫怪！」

「鄉下來的？」姓易的目光再一閃，「哦，他很勤快，這塊銀子賞給他，嗯，不許你扣尅，要如數給他，聽到沒有！」目一瞪，露出兩道精光。

掌櫃看得心頭一懍。

司馬城拿着那一錠銀子，心頭一片迷惘。

（四）

黃昏，沈鷹已到了洛陽，這些日子，他沒停過一刻，有點累，決定休息一夜，明早才去歐陽莊。

洛陽是個大地方，沈鷹自然也在此地設下「行宮」，而且還是他在江北最大及設備最好的一個。

儘管他已近年沒有到過洛陽，但家裏一切依然打掃得異常乾淨。

吃了晚飯之後，他便倚在躺椅上休息。在路上，他已把歐陽莊的血案的案情，打探清楚，此刻，他一邊抽着旱烟，一邊把這件案子由頭到尾再想了一遍。

青年人的精力比較旺盛，顧思南已久沒到洛陽了，尤其是雲飛烟還是頭一遭到這座古城。

吃了飯，顧思南看見沈鷹躺在椅上，他也坐在一旁，怔怔發呆。

雲飛烟踩了一下小脚，拉一拉他衣袖。「小南，你我去走走嘛！」

顧思南看了沈鷹一眼，又看看雲飛烟，終于站了起來。

× × ×

飯館是不做夜市的，因此，戌時過後，掌櫃便吩咐司馬城把門關上。

其他的夥計大都是本地人，他們收拾了一下，也紛紛離開，掌櫃亦上樓休息。

司馬城關好前門，又去把後門上門，剛門好，門板上突然响了兩聲輕輕的敲門聲。

「誰？」司馬城問了一句。

「是土成哥麼？快開門，崔大俠來找你！」

司馬城心頭一動，不無懷疑地道：「你是誰？」

「我是高賓客棧的小二，快點，要是遲去老闆便又要尅扣我的薪餉了！」

「你等等，我告訴掌櫃一聲就來！」

他告訴掌櫃說有個親戚進城找他，他要出去一趟，掌櫃叫他早點回來，便翻了個身，就着燈看他的傳奇小說去了。

那人走得很快，低聲道：「土成哥，你新來不久吧！我帶你走小路，快點！」

司馬城眞的怕他會讓老闆尅扣薪餉，忙道：「麻煩小二哥了！」

「不要緊，我也是爲了自己好！賞錢眞的不少哩！」

司馬城心頭好笑，他當了十多天飯館小二，自然知道這些規矩。

說着已走入了一條小巷。小二突然回頭道：「你知道，我能拿多少賞錢麼？」

司馬城笑道：「小弟新入行，不很清楚！」

「式拾兩銀子，也許還不止！」

司馬城一愕，心想崔一山現時境況也非很好，出手豈會這般濶綽，心頭剛動疑，只見前面一字排開，站着四個黑衣大漢。

小二快步穿過人牆，黑衣大漢却把司馬城攔住了。

司馬城大吃一驚，此刻才知道中了圈套，急聲道：「你們是誰？」

一個圓臉的大漢道：「我們是誰無關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知道你是司馬城！」

「是又怎樣？」

「跟我們到莊裏見夫人！」

「你們是歐陽莊的？」

「小子放光棍點，你是要吃敬酒還是吃罰酒？」

司馬城一邊思索脫身之計，一邊道：「敬酒是什麼？罰酒又是怎個吃法？」

「吃敬酒吧，雙手受縛跟咱們回莊，吃罰酒嘛……」

司馬城趁他說話分神之際，飛蹬一脚，左手在牆上一按，衝天而起。

不料，他快那個小二更快，他似乎已料到司馬城會有此一着，先他一步躍起，鋼刀由上向他頭頂劈落！

司馬城大怒，擰腰轉身，左足凌空在牆上一踢，身子倒翻開去！

他落下時，仍在小巷中，那些大漢都操起武器向他擊去，一把劍，一把刀，二條短棍，連小二的鋼刀總共五件。

司馬城飛身急退，同時右拳擊出，他內力未致登峯，不如他爹爹一發拳，拳風可及二丈之遠，可是這一拳的氣勢及勁力仍然使得急退而上的大漢去勢窒了一窒！

司馬城趁勢再退，出了小巷他的危險便會相對較小，起碼在小巷內，地小人多，對方都有武器，給前後一堵，就算他有三頭六臂，也非死不可。

離小巷不過一丈左右，司馬城心頭暗喜，不料，頭頂勁風吹過，小二凌空自他頭上越過。

他恨極了他，右拳一揚怒擊他小腹，這一拳他用了八成眞力，勢疾如星火。

小二右手鋼刀一擺，護在小腹之上，司馬城那一拳剛好擊在刀背上，一股奇力自刀上傳入小二體內，身子凌空激飛！

可是這小二年紀雖不大，功力却頗深，半空折腰沉勁，畢直落了下來，剛好堵在小巷出口。

司馬城大急，急發一拳，這一拳明明是擊向對方的面門，臨至身時一沉，改打小腹。

小二的刀法十分嚴密沉穩，手腕稍沉，刀尖護小腹之前，跟着白光一現，鋼刀上下飛舞，在身前佈下一層刀光，他只守不攻，司馬城連發五招都未能突破刀網。

第六拳剛揚起，背後便响起一片刀刄劈空之聲，他立即矮身收拳，左拳看也不看地後揮，偷襲他的就是那個圓臉的大漢，他一刀劈空之後，司馬城的左拳已擊在他大腿之上，禁不住踉蹌後退一步。

司馬城迅速長身而起，小二的鋼刀即時向他心口扎來，司馬城一偏身，刀尖在臂彎處讓過，右脚一掃，迫退一個持劍的大漢。

同時，左掌擊在牆上，身子竄起雙脚飛踢小二面門，小二手腕一揚，刀刄撩向他雙腿。

不料，司馬城這一招乃是虛招，左脚尖點在右脚面上，身子立即倒飛，手肘一沉，撞在一個持棍大漢的小腹之上，那人立癱了下去。

說時遲那時快，持劍的跟持刀的雙雙撲上，一個刺他左肩，一個砍他後腦。

小巷狹窄，他兩人並肩出手，已無餘地，司馬城不能閃避，只好伏身向前一滾，小二的鋼刀適時飛劈而下，司馬城上身欠起，左掌拍開刀脊，右拳搗出，這一招使得險極，也使得很絕。小二胸口中了一拳，踉蹌後退，禁不住發出一聲尖呼。

聲音又尖又銳，在靜夜中，遠遠傳出去。

小二雖然被擊退，可是仍然守在巷口，不讓司馬城有任何機會逃脫。

司馬城剛直起身子，本來癱倒在地上的持棍大漢，短棍突然擊在司馬城後腿之上。

這一棍又快又沉，「啪」地一聲，痛入心脾，腰骨差點沒斷，司馬城的淚水立即沁出。

這一棍雖然沒有打斷司馬城的腿骨，可是仍使他站立不穩，他倒下時右拳隨即趁勢搗出，擊在持棍漢子的臉上，拳頭立即把鼻骨擊碎，那大漢禁不住發出一聲尖銳的慘叫聲。

小二的鋼刀再度劈下，長劍亦已刺到，司馬城行動不便，猛地抓着那大漢護在身前，剎那，鋼刀及長劍都刺在他身上，大漢再度嚎叫一聲，便斷了氣。

司馬城雖然有了一件「護身符」，仍然未能脫困，現在他是只守不能攻，坐在地上，舉着屍體遮擋，所謂久守必有一失，不久，左肩的一片肉便被小二的鋼刀劈飛，鮮血染紅他的一身青色短衫。

再一忽，長劍也在他大腿上劃了一道深深的血槽，司馬城漸漸覺得手上的屍體越來越重，揮舞間逐漸不能得心應手，一疏忽，右臂又中了一棍，這一棍使他幾乎舉不起手來。

危險越來越危急，甚至連司馬城也認爲自己的努力只是拖延死亡的時間而已。

× × ×

大街上燈光漸闌珊，行人漸稀。

顧思南最後帶了雲飛烟到歐陽莊附近走了一趟，便道：「咱們回去吧，免得頭兒有事找不到咱。」

雲飛烟幽幽地道：「隨你吧，反正跟你一塊也像當了啞巴似的，沒點趣味。」

顧思南半晌才道：「我，我不知你喜歡聽些什麼樣的話！」

「說說笑，聊聊天，風花雪月一番不可以麼？」

「頭兒說，那都是些無聊的事，無聊的事做了不如不做。嗯，你愛聽麼？待我想想……」

雲飛烟嘆道：「你眞像根木頭，雖然變不出花樣，可是却沒有碧綠色的樹葉，粉紅的花朵的好看！」

「飛……我說，我說……從前有個老頭，他整天在山裏砍木頭，有一天，一個神仙用仙拐指指他的光頭……」

雲飛烟「嗤嗤」一笑，顧思南大爲高興，正想再說下去，雲飛烟却止住他，道：「算了吧，誰喜歡聽你說那些老掉了牙的陳年故事，老是什麼頭什麼頭的！」說罷又是一笑。

顧思南心頭發苦，呆呆的一直跟在她後面。

雲飛烟知道他會是個好丈夫，但絕不是一個好伴侶。

她不知道自己在什麼時候對他產生了好感，也不知道找個好丈夫好，還是找個好伴侶好。

妳的丈夫雖然可以托付終生，可是却得用最大的努力及忍耐力去堅持下去，直至有一個死了，才能「大功告成」。

好的伴侶，雖然未必能託付終生，甚至極可能讓對方拋棄，但在那段相聚的日子裏，却充滿甜蜜、快樂，無憂無愁，心靈交融，令人留下甜蜜的回憶。

就像天上的流星那樣，既光亮而又短暫。

「到底是那一種好？」雲飛烟心頭一片惘然。

顧思南輕聲叫道：「小飛，你想些什麼？」他一直叫她小飛，因爲她像一頭白色的鴿子，隨時都會飛走。

雲飛烟突然升起一絲歉意，正想開口，靜夜中忽然傳來一聲尖叫聲。

聲音充滿痛苦與驚恐，雲飛烟與顧思南都是心頭一緊，兩人對望一眼，正想辨別聲音的方向，恰好此時，又一聲慘呼聲傳來，這下聲音比前一次更大更清楚。

顧思南跟雲飛烟即辨出聲音的方向。

顧思南不假思索地向黑暗中射去，對付女孩子他雖然遲鈍，但這方面的反應却是極快。

那聲音，使他不能閒視，誰敢在他眼皮下行兇？

烏金刀已握在手，他的勁力也已佈滿了全身。再一聲慘聲傳出，聲尖而短，落在他耳上，便知道這是人類在垂死前最後發出的聲音。

他心頭一沉，去勢更疾，雲飛烟雖然起脚較慢，但離他身後不過五尺。

× × ×

小巷裏，司馬城的氣力已將使盡，他的下唇已被自己的牙齒咬出血來，渾身上下都被鮮血濕透，大量血液的流失，使他的體力消耗極快，手上的屍體更像有千斤重般。

小二及他的三個同伴，不發一言，輪流上前砍殺。若非小巷狹窄，四個人不能同時出手，三個司馬城也已死絕。

氣力一滴滴消失，司馬城只覺唇乾舌燥，一顆頭重得像石頭般，雙手也漸發起顫來，尖聲叫道：「我沒殺死歐陽鵬！」

正想拚盡全身拋開屍體，驀地聽到一個沉實的聲音喝道：「住手。」

司馬城精神一振，把屍體遮在前胸，抵住刺來的長劍，可是這一劍刺得很深劍尖透過同伴的屍體，刺在司馬城小腹上。

緊接一聲暴喝，一陣兵器相觸聲響。

黑衣大漢怒道：「誰敢管歐陽家的事！」

「江北總捕頭沈鷹能管！」顧思南擋開一棍，身子一側讓雲飛烟的劍自後刺上，劍尖挑斷對方腕脈，短棍「篤篤」跌在地上。

「江北總捕頭沈鷹，你終於來了……」司馬城喃喃地道，精神一鬆，眼前黑暗，昏迷了過去。

金釵的秘密

(一)

沈鷹細細地聽了趙四娘及詹天宏的敍述，雙眼瞇起，吐了一口烟，淡淡地道：

「夫人，你認爲司馬千鈞或者司馬城能殺得了歐陽莊主？」

趙四娘半晌才道：「司馬城殺死犬子已沒疑問，他再殺死拙夫有何奇怪？」

沈鷹雙眼一睜。「誰說司馬城殺死令郎及令媳，誰人看到？只因爲司馬城不辭而別，便懷疑他？荒唐！」

詹天宏道：「但司馬城曾經苦追少夫人不遂，他……」

「也荒唐！」

趙四娘說道：「未亡人把神捕請來乃是欲把拙夫的死因找出來，不是查犬子之事。」

沈鷹雙眼一張，又再瞇起。「昨夜夫人派人追殺司馬城？」

趙四娘愕然道：「什麼？司馬城來了洛陽？詹總管你也不知？」

沈鷹截口道：「老夫問你的話，還未答。」

趙四娘道：「沒有這回事，敝莊根本不知司馬城潛入了洛陽。」

「希望夫人說實話，這是個關鍵，因爲假使貴莊沒有追殺司馬城，那證明追殺的人是另外的一夥，這其中可能隱伏了不少秘密！」

詹天宏脫口道：「什麼秘密，即使有機密與故莊主及少爺之死又有何關連。」

趙四娘接口道：「對，神捕還是快點行動，早點把殺拙夫的兇手找出來。」

沈鷹站了起來，沉聲道：「聽我說，司馬城據悉沒有什麼仇家，即使有也大可明挑，何必拿出歐陽莊的招牌？因此，如果貴莊眞的沒有派人追殺司馬城的話，老夫認爲有人在作移花接木之計，嫁禍于貴莊。」

「敝莊的而且確不知道司馬城的踪跡，何能派人追殺之？」趙四娘接道：「他們這樣做有什麼目的。」

「目的老夫還未知道，不過也可以先妄測一下，可能有人要挑起貴莊跟司馬家的仇恨，從而引起兩家的火併，以達到他們的目的。」沈鷹沉聲道。

詹天宏立即問一句：「假如神捕不幸言中，但現時敝莊主及少爺已亡，司馬千鈞夫婦也過世，他們的目的也已經達到。他們又何必再去殺一個後生小輩的司馬城呢？」

「因爲司馬城若果不死，這個陰謀便有被揭發的一天，而這樣對他們可能大大不利，所以便要斬草除根，以絕後患。」

詹天宏道：「但願事實正如神捕所推測的一般。」

趙四娘接口道：「神捕打算怎樣去調查？」

沈鷹傲然道：「老夫自有老夫的辦法，不過，先說清楚，老夫若是替夫人把殺死歐陽莊主的兇手查出，夫人願付多少酬金？」

「隨神捕開口。」

「好，老夫先把數目約略說一下，最低五萬兩，最多十萬兩，視情況而定！」

趙四娘訝道：「未亡人從未聽說過神捕的收費如此昂貴！」

「歐陽莊富甲一方，此乃小數目耳，而且，假如兇手是一個集團，可就更棘手，老夫得花多少人力物力，也說不定要犧牲不少下屬，這數目怎能算貴？」

「好吧，便依你。」

「還有，如果老夫調查的結果，證明令郎令媳是死於他人之手，這酬勞又要另算。」

趙四娘道：「如果大人能够查出另有眞相，敝莊上下無不感激，神捕要求多少酬勞都沒關係。」

沈鷹微微一笑。「好，老夫不會亂開價，現在請夫人跟總管帶我到出事現場視察一下。」

「大人。」趙四娘急不及待把沈鷹引到廳後的書房。

房裏的擺設已恢復了一切，詹天宏憑記憶重新把椅子推倒，然後指着地上道：「敝莊主當日便是倒臥此處。」

這是房子的中央，椅子雖然倒下，但並不很凌亂，歐陽長壽就像在猝然不防的情況下被人點中死穴而亡。

「地上沒有血跡？」沈鷹略思一下，問了一句。

趙四娘跟詹天宏同時道：「沒有。」

沈鷹指一指牆上的一把長劍：「這是歐陽莊主的兵器？」

「是。」趙四娘立即應道。

「詹總管你趕到現場時，這口劍仍掛在牆上？」

詹天宏答得很謹愼。「那時沒有細心看，不過，因爲不見地上有劍，敝莊主亦是兩手空空，諒必這口劍沒有動過。」

沈鷹不覺沉思起來，他走近窗口，推開窗戶，窗外是個花園，奇花異草，假山

亭閣，小橋流水，都經過刻意的佈置。

詹天宏又說道：「當時，窗戶是打開的！」

沈鷹「哦」了一聲，目光自花園掃過，花園頗大，遠處有一堵圍牆。

「圍牆之外是什麼地方？」

趙四娘答道：「是廚房以及下人的宿舍。」

「宿舍之外，又是什麼地方？」

「大人，宿舍之外是一堵圍牆，圍牆外便不是敝莊的範圍了！」詹天宏立即應他。

沈鷹喃喃地道：「這樣說，兇手殺了人便從此逃出去……唔，廚房在半夜沒人，也少人注意，他跑到那裏不虞被人發現，然後又……」

詹天宏接口說道：「稟夫人，那夜在下曾下令護院緊守各處出口，因爲前廳發生了少爺被殺之事之後，在下再也不敢疏忽！」

「哦？」沈鷹不禁沉吟了起來，「那麼，令公子大喜之夜，莊內的防備便很鬆麼？」

詹天宏低下頭，澀聲道：「那是少爺的大喜日子，兄弟們都與高彩烈，防備自然較鬆，再說，本莊雄據洛陽數十年，有誰敢輕持虎鬚，所以……」

沈鷹忽然截口道：「貴莊在發生血案之前，有否再新招請僕人？」

「沒有，本莊已六年沒有招請家僕下人了！」

「令公子大喜之日，聞說筵開百多席，廚房亦够人手麼？」

這次是趙四娘回答：「那是把附近的數十名有名的廚師請來作臨時工的，他們在大讌之前三天上工，但每天日落之後便離開，每次離開，都有人監視！」

沈鷹在椅上坐了下來，覺得沒有話再問，便道：「請夫人再帶老夫到令郎的新房處看看。」

× × ×

「新房之內的一切設置，井井有條，絲毫不亂，少爺跟少奶奶赤身睡在床上，身上被刺了個透明窟窿，床板破裂了一個洞，兇手顯然是藏在床底下，到了最有利的時機才猝然出手！」

詹天宏口中的最有利的時機，沈鷹及趙四娘自然知道那是個什麼時候。

沈鷹問道：「看得出是什麼武器傷的麼？」

詹天宏低聲道：「在下不敢冒瀆細看。」當時歐陽鵬及巢小燕都是赤身露體，詹天宏自然不能細看。

趙四娘說道：「傷口很狹，是被劍所殺，而且那把劍却比平常的劍還要窄上幾分！」

沈鷹道：「老夫明日會帶同幾個助手再來勘察！」

趙四娘道：「大人幾時來，敝莊都無限歡迎！」

× × ×

司馬城剛睜開眼，沈鷹已回來了。他在被顧思南扶來之後，換過藥說了幾句話便一直昏昏沉沉睡到此時才醒來。

沈鷹道：「你在這裏休息一下，待傷好了才說。」

「多謝大人救命之恩，更望大人替在下洗脫嫌疑，以免蒙上不白之寃！」

「老夫跟崔一山是多年的老友，跟令尊有數面之緣，你放心靜養，過兩天老夫有話問你。」

(二)

次日一早，沈鷹帶着顧思南及雲飛烟再到歐陽莊。

這次他不要任何人帶路，自個兒帶人去書房，並且把門關了起來。

他首先道：「武林中能殺歐陽長壽的人，寥寥可數。因此，我始終對他的死有很大的懷疑。能殺歐陽長壽不外二種情況，一則，兇手武功絕高，在歐陽長壽毫無防備之下把他殺死！二則，兇手跟歐陽長壽很熟，熟悉得歐陽長壽對他沒有絲毫防備，兇手才會一擊即中。但以後者的可能性較大！」

雲飛烟心中有疑，道：「叔叔既然懷疑殺人兇手是歐陽長壽的人，咱還來此處查什麼？」

「因爲還有一個可疑之處！」沈鷹突然把那兩張椅子推倒，椅子是梨木所造，沉重而又結實，倒地之聲甚響。

「這聲音如此響亮，在半夜裏怎麼不會驚醒莊裏的護衞？反而要在次日的早上才被丫環發覺？」

雲飛烟與顧思南也都覺得事情十分可疑，睜大眼望着沈鷹。

沈鷹低聲道：「這也只有兩種情況，一是椅子根本不是被推倒，而是有人在事後擺弄的！二是兇手是歐陽長壽的熟人，他殺人之後怕東窗事發，故意弄亂了現場，轉移視綫！」

顧思南脫口問道：「頭兒，你看那一個可能性較大？」

「第一個可能性較大。因爲，那夜莊裏的防備非常嚴密，兇手要是外人就算得手，也絕難在毫不爲人所覺的情況下離開！因此，我懷疑這人要不是莊內的人，便是到此的賀客！」

雲飛烟喃喃地道：「誰跟歐陽莊主有仇？」

顧思南道：「知道了就好了！」

雲飛烟白了他一眼，嗔道：「難道你知道麼？」

「我有個懷疑，」顧思南自顧地道：「兇手殺人的目的如果是欲歐陽莊跟司馬莊火併的話，殺死司馬鵬已經足够，那麼他冒絕險殺死歐陽長壽的目的到底是爲什麼？」

沈鷹拍掌道：「小顧果然有進步，老夫還以爲你是塊木頭呢！」一頓又道：「老夫帶你們來此，正是爲了這個原因，咱們在這裏仔細查查，看看有什麼蛛絲馬跡沒有！飛烟負責樑上，小顧負責地板，牆壁的，老夫負責！」

其實顧思南並非木頭，他是屬于大器晚成的人，每一件事都是漸漸發展，到了某個階段，自會有突破性的進展。

他聽了沈鷹的話，心內歡喜，立即俯在地上敲打檢查起來。

過了半晌，雲飛烟在一根樑上發現了一根金釵，這金釵雕着一隻展翅欲飛的鳳凰，手工精細，栩栩如生，眼睛上，嵌着二塊碧綠的翡翠玉，顯得異常珍貴。

這樣的一枝金釵爲何會被人插在樑上呢？

雲飛烟滿腹狐疑，忖量不出，便飛身下樑。抬頭一望，金釵的位置，很難發覺。她把金釵遞給沈鷹。「叔叔，這枝金釵在樑上發現，喏，插在那個位置！」

沈鷹看一看金釵，也是滿腹疑團。沉吟了一會才道：「飛烟，你去把趙夫人請來此處談話，不要驚動別人！」

× × ×

趙四娘看了金釵一眼，便道：「此乃小媳之物！」

「但怎會跑到樑上去？」

趙四娘無限驚異地道：「這是在樑上發現的？那天下殮時，未亡人便發現小媳平時最愛戴的金釵不見了，却遍找不獲。是誰把它放在樑上？」

沈鷹問道：「令媳不用你家送去的金器？」

「不，小媳說，她自小便是孤兒，是慈心師太在路上檢來的，檢來時，襁褓之中便放了這枝金釵，大概是她母親留下的信物，所以她一直插着它！」

「原來如此，這事可眞奇怪！」雲飛烟脫口而言。

沈鷹沉吟了一陣，道：「這根金釵，老夫暫且取去，日後才交回夫人，那個喜娘呢？她是第一個到達現場的人！」

「自從那件事之後，喜娘便嚇着了病，聽說回鄉下去了！」

「那個喚春花的丫環還在麼？請夫人叫她來一下！」

「未亡人這就把她叫來！」

× × ×

春花站在沈鷹面前，有點驚恐！

沈鷹叫趙四娘回避，然後柔聲地道：「老夫只問你幾句話，希望你的話是眞實的！」

「是……」春花襝衽了一禮。

「你來到這裏時，看見了什麼？」

「婢子看見老爺倒在地上，婢子很驚，叫了兩聲，不見老爺回答，心想不妙，便忙跑了出去通知夫人了！」

「當時，這兩張椅子是不是倒在地上的？」

春花想了一想，才道：「是，是倒在地上。」

沈鷹接問了一句：「那窗子也是打開的？」

春花又點點頭。

「你所說的，可是句句屬實？」

「婢子所說句句都是眞的！」

沈鷹又再柔聲道：「好了，你可以離開，以後如果想起了什麼，可以直接找老夫，老夫一定替你守秘密！」

「是，婢子知道！」

「飛烟，把地址告訴她！」

（三）

一根金釵使沈鷹徹夜難眠。

次日一早，便發出了信鴿把幾個得力助手召來洛陽。

他不召集公孫良及蕭穆，決定讓顧思南在這件案子裏担當重要的助手，讓他逐漸有獨當一面的能力。

喝了盅「回魂酒」之後，沈鷹精神稍振，他把金釵交給雲風烟，叫她到清音庵去找慈心師太。

雲飛烟接過金釵，便跨馬出城。清音庵離洛陽不過兩百里之遙，快馬之下，幾日便到了。

清音庵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四周圍種植了不少青竹。竹葉在秋風中沙沙作响，好似陣陣的波濤聲，聽了令人有明鏡倏地一清，憂愁盡去之感。

雲飛烟拍了一陣門，庵門才打開，此刻正是庵內尼姑做功課的時光，沒有其他香客。門一開，只聽見陣陣的唸經聲，夾着木魚及銅磬的聲音傳了出來，莊重肅穆而又聖潔。

開門的是一個中年師太。「施主可是來上香的！現在庵內正在做例課，請進來稍坐片刻！」

雲飛烟忙道：「師傅，弟子是來找慈心師太的！」

那尼姑有點驚訝，道：「敝主持出外雲遊經已兩載，施主找她何事？」

「啊？慈心師太離庵兩載啦！」雲飛烟大覺失望。

「施主遠來，請入庵喝杯香茶！」

「請問師傅法號如何稱呼？」

尼姑合什道：「貧尼賤號素心，是主持的大弟子，暫時代師主持本庵。」

「失敬失敬，如此師傅跟巢小燕當然很熟了！」說着便跨進了庵。

素心獻了香茶之後，道：「施主可是來問舍師妹的事？」

「正是，請問小燕是不是孤兒？」

「是，貧尼曾聽師父提過。貧尼入門時，師妹才三四歲哩！」

「江湖上人云，慈心師太只有一個女弟子，究竟有多少個？」

「師父法力深廣，渡化無數世人脫離苦海，她老人家的弟子自然不會少。不過，師妹因爲沒有佛緣，所以只跟師父學武防身，庵內的人都是無拳無勇，與世無爭的出家人。因此，一般人便都以爲師妹是師父的唯一弟子了！」

「原來如此。」雲飛烟摸出金釵，道：「師傅可否認出這是令師妹之物？」

「正是，此金釵日夕插在師妹髮上。唉，想不到，師妹年紀輕輕便……師父她老人家果然說得不錯！」

雲飛烟不禁大爲驚愕，急問道：「令師如何說？」

「家師說師妹應該早婚，如果超過二十歲才結婚，會有殺身之禍，果然，不幸被言中，師妹今年正好二十一歲！」

雲飛烟覺得很玄，她不很相信，但也沒有駁她。「請問師傅知道令師妹的生身父母否？」

「這個連家師好像也不很清楚。」

雲飛烟再也問不出什麼來，便辭別離開。

× × ×

這天，沈鷹吃了晚飯，正在小廳裏尋思，門房突然來報告，有個女子求見，沈鷹大訝，忙吩咐他把她帶入來。

來人原來是歐陽家的丫環——春花。

沈鷹心頭大喜，忙請她坐下。

「大人，今日婢子特地向主母請了一天假，出城探親，如今提前來告訴大人一件事。」

「什麼事，請說！」

「老爺被殺那晚，婢子見詹總管曾經去書房找老爺，後來老爺便熄了燈……」

沈鷹奇怪地道：「當時你怎會看到的？聽說你是專職服侍趙夫人的，還有，詹總管有發現你麼？」

春花怔怔地問道：「大人，這也要緊麼？」

「當然，」沈鷹臉色驀地一沉：「不說清楚，老夫怎知你是不是故意誣害詹總管的！」

春花一驚，結巴巴地道：「婢子沒有誣害天宏……」

「什麼？」沈鷹是何等人，聽她叫得這般親暱，厲聲道：「快從實招來，你跟詹總管是什麼關係！」

「我……沒有……」春花連忙跪下，磕頭道：「大人，婢子若果說了出來，請大人在主母面前代爲遮瞞一下。」

沈鷹道：「你且說來聽聽，如果不是大問題，老夫便答應你的要求。」

「天……詹總管跟婢子已姘上了一年多了……那夜，主母心痛少爺之死，心情不好，一早便把婢子們遣散，婢子也樂得能早點休息，便去找天宏，半路上見他匆匆地走入了老爺書房。

「不久，天宏又出來，老爺叫他傳令護院小心巡視。他便急步去了，後來我找上天宏，他却說沒空，但不一會他又去找桃花了！所以，婢子越想越氣，才把眞相告訴大人，他這人很涼薄，沒情沒義，當初說在少爺成親後便娶婢子的，現在却又跟桃花打得火熱。」

沈鷹道：「你老爺知道麼？」

「稟大人，老爺自己也是風流胚子，一大把年紀，還經常對婢子們毛手毛腳的，他一向都說風流不下流是人生樂事，他才不理這些呢。」

沈鷹不覺沉思起來，依此看，詹天宏絕不會因風流的事而被歐陽長壽斥責，也不致因此而動殺機。想了一會，又問道：「詹總管到歐陽莊有多久？」

「七八年了！」春花道：「聽說是老爺有一次在路上認識的，看他潦倒才請他來當總管！」

「他怎樣跟你老爺認識？」

「婢子聽一個護院大哥說，那次老爺碰到一羣强盜，天宏他出手帮老爺把强盜趕跑的！他剛來莊內時，只是一名護院的領班，後來前任總管死後，老爺才把他提升的！」

沈鷹起身道：「你先回去，有事老夫會再找你，還有，我這裏的地址不可告訴別人！」

× × ×

春花剛離開，顧思南已把歐陽長壽的爲人查了出來。

歐陽長壽雖然風流，但爲人還正義，他在洛陽享有頗高的聲譽，在他名頭震懾下，洛陽城的治安出名的好，雖然有賭有娼，但賭得光棍，當娼也都是自願，不願當娼的歐陽長壽也經常助她們贖身脫籍。比對之下，歐陽長壽的一些小缺點，根本算不了什麼。

沈鷹靜靜聽了顧思南的報告之後，腦海翻騰，思緒活躍。

「小顧，由現在開始你要注視詹天宏的行動，有什麼奇怪之事，立即報告來，一直到郎四到後才離開！」

「是，屬下就去！」

顧思南剛出門，便碰到急趕回來的雲飛烟，他心頭一喜，道：「問到什麼。」

雲飛烟落索地道：「白走一趟，慈心師太兩年前雲遊四海，至今未回。」

「快進去吧，頭兒等急了。」

× × ×

翌日，午時，郞四及葛根生已聯袂趕來，郎四立即替代了顧思南的工作，顧思南便回到「家」裏。

（四）

司馬城已痊癒了，傷口也都合了口，也在此時，崔一山求沈鷹代查歐陽鵬血案眞相，爲司馬城洗脫嫌疑的信才轉輾傳到沈鷹手上。

沈鷹決定問一問司馬城。

「你那夜因何會不辭而別？」

「小侄本想在宴會之後向歐陽莊主請辭的，不過他很忙，一直陪着彭大俠及崔叔叔等人，小侄回到住所，同房有個賀客問小弟有何感想，大概小弟年前追求巢小燕的事他也有所聞！」

沈鷹截口問道：「巢小燕爲何棄爾改投歐陽鵬的懷抱？」

司馬城嘆息一口苦笑道：「這種事很難說，事實上小侄自己也不很清楚，只知她自從認識了歐陽鵬之後，便逐漸與小侄疏遠，大概她認爲歐陽鵬比小侄好吧。」

沈鷹又問一句：「你們眞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分手的？」

「是。」司馬城道：「小侄雖不肖，但也不自妄想，心想她既然見異思遷，我又何必再去討她歡心，所以也沒再找她，加上當時家父傷患復發，早年中了塞外飛魔的三毒掌餘毒未清，到了晚年氣力衰退才逐漸發作，病發時全身無力，痛得如鋼針刺骨，我爹爹那般好漢也挺不住！」

他頓了一頓復道：「小侄在此情況之下，自得盡子之孝，侍候湯藥於榻前，所以便跟小燕斷絕了來往。」

沈鷹道：「說下去！」

「那個賀客問起小侄有何感想，小侄自然十分難堪，而且又有不少人熱諷冷嘲，小侄忍不住便漏夜離開。」

「你在什麼地方離開的？」

司馬城臉上一紅。「逾牆出去。」

「那些青年你可有認識的麼？」

司馬城搖搖頭。

「你那夜遭人圍殺，老夫問過歐陽莊，他們說並不知道你來洛陽，亦否認派人去追殺你。」

「但他們明明自稱是歐陽莊的人，還要把小侄縛去見他們夫人。」

沈鷹嘆道：「世界上很多事都不像表面那般簡單，這件案子也可能如此，說不定還是異常繁複的，老夫且問你一句，歐陽長壽之死跟歐陽鵬之死，這兩者有沒有關連，是不是同一個人所爲？」

司馬城脫口道：「當然是啦。」

「老夫却認爲未必，因爲殺人的目的似乎有矛盾，殺歐陽鵬是爲了促發歐陽莊跟司馬莊火併，但殺歐陽長壽又是爲了什麼？」

顧思南在旁突然接口道：「或者殺歐陽鵬只是爲了擾亂歐陽長壽的心神，像歐陽長壽這種人，在正常的情況下，豈是輕易殺得了？」

沈鷹心頭一動，目光露出讚許之色：「如果如此，兩者的殺人動機便能脗合了！但殺死他們父子的目的又是什麼？」

司馬城突然想起那天八個大漢在飯館內的談話，他立即把話轉述了出來。

沈鷹目光大盛。「果然不出老夫所料，這些人大概是一個什麼秘密組織，聽他們的語氣，可能是志在洛陽這塊肥肉，看來是個黑道的組織，歐陽長壽的存在，使他們無從發展，所以只得把他殺掉！」

他突然對雲飛烟道：「飛烟明日去衙門一下，問一問本地有些什麼帮會，小顧這根金釵可能是此案的一個關鍵，希望你能在十天之內把這關鍵找出來。」

司馬城却向雲飛烟討了些易容藥物，他悄悄的出走，打算回鄭州看看崔一山。

奇峯突出

（一）

事情的發展頗令沈鷹担憂。

衙門說本地絕無什麼帮派組織的設立。顧思南每天對着那根金釵，看不出也想不出絲毫的特別。

沈鷹幾乎忍不住要把蕭穆召來，在他心目中蕭穆的份量要比顧思南重得多。

不過，他終於打消這主意，決意再等待幾天才決定下一步怎樣走。

破案有時根本不能單憑主觀努力便能達到目的，往往需要時間，因爲時間一長，兇手便會不自覺地露出破綻。

現在沈鷹就在等待兇手露出破綻。

辰時剛過，洛陽知州派人下了張請帖，請沈鷹去赴一個宴會。

這宴會是爲洛陽判官的榮休而設的，這個沈通判的官雖小，但跟沈鷹是同宗，又有點交情，沈鷹不好推却便單身赴會。

× × ×

沈鷹剛離開一頓飯時間，郎四便派人來通知，說詹天宏已辭離歐陽莊的總管之職，如今已離開歐陽莊正要出城。

顧思南拋下金釵，一邊取兵器，一邊派人通知沈鷹，便跟飛烟急急趕去。

他倆不知詹天宏自何方出城，於是顧思南向東城門趕去，而雲飛烟却望西城門而去。

出了東門城不及半里，顧思南便聽見一座小樹林中傳出郎四的呼喝聲以及兵器的碰撞聲。

他一急，展開身法穿林而入，果然郎四正與詹天宏撲鬥，詹天宏的劍使得又快又密，郎四一把鋼刀上下飛舞苦苦支撐。

顧思南拔刀而起，喝道：「郎兄不必驚慌，待小弟來收拾他。」

詹天宏吃了一驚，急刺一劍，回身便走。

顧思南却已把他攔住。「詹總管走得何太匆匆，做賊心虛乎！」

「胡說，詹某做了啥歹事要心虛。」

「如此請詹總管跟在下回去一趟，如何？敝上正想見見你。」

「放屁！詹某爲何要跟你回去，詹某又沒犯法，沈神鷹憑什麼找我？」

顧思南撫刀道：「看來在下只好以此把詹總管暫時留在洛陽了？」

「好狂！憑你這小子，也能留得下詹爺？」

「試試便知道在下到底是不是狂？」

刀一挽，沉聲道：「得罪了！」向對方胸口劈了一刀，這一刀雖然有點狂，却使得堂堂正正，頗有大將之風。

詹天宏脚踩七星，偏身讓過，手腕一抖，劍尖斜刺顧思南的喉頭。

顧思南脚步不移，回刀一擋，跟着一翻腕，刀刃沿着劍脊向詹天宏的手臂上削去。

這一刀變快迅速奇詭，兼且毫無先兆，詹天宏吃了一驚，再不敢小視他。

他長劍打了個圈，反絞顧思南小臂，顧思南讚了聲好，手一揮，再踏上一步，烏金刀曳起一溜光芒疾劈詹天宏胸膛，一式未老，新招又生，刀尖忽地在詹天宏臉上一幌，跟着斜刺他左肩。

詹天宏大吃一驚，飛身急退三步，劍一圈封住刀勢，一招「大漠孤烟直」疾點顧思南胸口。

顧思南不耐久戰，突然躍起，一刀挾風凌空劈下，氣勢嚇人，如猛虎下山！

詹天宏橫劍一架，「噹」一聲巨响，手腕一痲，長劍幾乎脫手，不過詹天宏也絕非庸手，這只是他料敵不足而已。他壓下翻騰的氣血，長劍由另一個方向自下向上一撩，劃向顧思南小腹。

這一招異常毒辣，顧思南人在半空，兼且長刀已回架不及，形勢登時互易。

好個顧思南，臨急不亂，右脚突然下沉，踢在劍脊上，長劍登時飛開，他自己亦勢盡跌落地上。

詹天宏殺紅了眼，未待顧思南立足稍定，迅即撲前，一口劍眨眼之間便刺了十七劍。

顧思南沉着應戰，詹天宏十七劍一過，顧思南立即趁他舊招已老新招未生之時一刀自他劍縫中突破，刀尖疾刺他面門。

詹天宏沉腰縮肩讓過，顧思南手腕一沉，改刺爲砍，刀刃對着他的頭顱斬下。

這一招變生肘腋，詹天宏魂飛魄散，伏地滾開，跟着彈起，拔足而逃。

此刻，他已沒了鬥志，只希望能逃過顧思南的追擊。

顧思南急喝道：「郎兄快截住他！」自己亦隨即追上前去。

郎四的外號叫「飛鷂」，別的功夫雖還未到家，但輕功却頗有造詣，他自斜方兜截詹天宏。

詹天宏見顧思南窮追不捨，突然心生一計，隨手扳住一棵樹的橫枝，待得顧思南追貼，他倏地放手，橫枝像離弦之箭向顧思南面前掃去。

顧思南大怒，刀一揮，樹枝立斷，可是詹天宏又把距離拉開。

郎四因爲兜了一個圈圍上去，路途自然稍長，因此也未能及時把詹天宏截住。

他俯身拾起幾塊石頭，把手一揚，喝道：「看鏢！」三塊小石立即望詹天宏後腦及後背飛去。

詹天宏一側身，身法去勢仍然不停，眼看距離越來越遠，顧思南大急，他腦際

靈光一閃，學着詹天宏左手扳住一條橫枝，一拉一放，身子便像流矢般射出。

這方法頗爲有效，詹天宏在郎四石頭的不停襲擊下，去勢畢竟有些影响，顧思南三拉三放之下，經已追貼，再來一次，顧思南御刀刺擊詹天宏後心，他實在怕在這種情況殺死了詹天宏，正想出口提醒對方，詹天宏已有所覺，身子斜身躲避。

顧思南猛吸一口氣，身子在空中一個盤旋，烏金刀橫掃，詹天宏忙不迭再退，一退之後才大吃一驚，背後已貼上樹幹。

顧思南脚尖在地上一點，燕子三抄水，手一揚，刀勢更盛，離詹天宏尚有三四尺之遠，殺氣經已盈身。

詹天宏背貼樹幹淩霄衝起，他快，顧思南也不慢，御刀飛起急追！

詹天宏心頭大急，眞氣不禁一濁，身子下沉，脚尖點向一條橫枝。

顧思南刀一揮，「喀嗤」一聲，把橫枝劈斷，身子跟着斜飛。

詹天宏足下踏空，下勢更疾，半空黑影一閃，詹天宏眼一花，却被埋伏在旁的郎四，凌空一脚踢飛。

這一脚異常沉重，詹天宏禁不住發了一聲驚呼，長劍也脫手飛落。

他着地時異常狼狽，站立不穩跌倒地上，顧思南的刀刃立即對着他的脖子。

「對不起，請詹總管跟在下回洛陽一趟！」

（二）

詹天宏的事大出沈鷹的意料，但聽了這個消息後便急着回去看看，可是心頭一動，却又改變了主意。

沈鷹回到窩裏時，已是戌時，顧思南立即解了詹天宏的啞穴及上肢痲穴。

詹天宏脫口道：「你憑什麼把詹某抓來這裏？」

沈鷹雙眼一睜，目光鋒利如刃瞪在他面上，足足有半盞茶時光，詹天宏心神逐漸慌亂，低聲道：「你們有證據麼？」

沈鷹坐在椅上，手一伸，郎四立即把旱烟點上，又替他敲打火石，點燃烟絲。

沈鷹一口氣抽了二鍋，如刀般鋒利的目光透過烟霧射出。

「你們沒有證據怎能隨便抓人？」詹天宏喃喃地道。

沈鷹冷冷地說道：「他們沒有告訴你麼？」

「告訴我什麼？」詹天宏說完又沉重地點點頭。

「老夫只是叫他們請你來坐坐，是請不是抓，要是抓的話，你能這樣舒服？」

「詹某此刻雙脚還被點了痲穴，這還叫舒服？」

「這是因爲你作賊心虛，不老實，所以只好出此下策！」

詹天宏沒吭聲。半晌又翻翻覆覆地道：「你們有什麼證據？」

沈鷹驀地厲聲喝道：「快說，你爲什麼要殺死歐陽長壽！」

詹天宏突然語氣平靜地道：「誰說詹某殺死莊主？莊主的武功，詹某不及他一半，殺得了他麼？」

「也說不得！」沈鷹臉色一沉，「他當你是心腹沒有防備，所以被你所乘。」

「笑話！」詹天宏冷冷地道：「既然莊主當我是心腹，詹某又有什麼理由殺他？難道詹某殺死他便能當上歐陽莊的莊主麼？」

「你殺死他不一定想當歐陽莊的莊主，而是爲一個帮會而殺他，殺死了歐陽長壽，洛陽便是那帮會的天下了！」

「詹某在洛陽整整七年，却未聽過洛陽有什麼帮會！你既然說得這麼肯定，請問那帮會是什麼名堂，又有些什麼人？」

沈鷹不禁語塞。

事實上他這些話只是恫嚇之詞，希望能誤打誤中，因爲他覺得詹天宏在這個時候突然辭離歐陽莊的總管職位，實在令人思疑。

可是，沈鷹爲什麼不說詹天宏殺死歐陽鵬？那是因爲詹天宏那晚他一直陪在歐陽長壽的身邊，他自然無法分身跑去內宅殺人。

半晌，沈鷹才道：「你爲什麼要辭離總管之職？」

「詹某在歐陽莊已有七年，若非瞧在莊主知遇之恩早已離去，現在莊主既然死了，而詹某身邊也有了點錢，自然想離開了！」

「打算去那裏？」

詹天宏怒道：「詹某想去那裏也要沈大人批准？詹某是想回鄉掃墓，因爲再半個月後便是重陽了，怎樣？沈大人，批准麼？」

沈鷹突然道：「大人此刻喝醉了，過兩天才再批審！你先去睡一覺吧。」

顧思南及郎四立即把他架走。

× × ×

詹天宏住了三天，不但探不出什麼來，而且，詹天宏的態度反而越來越自然，語氣也越來越硬，毫無破綻可尋。

沈鷹不禁有點氣餒，他心想再過三天，假如沒有頭緒便把詹天宏放了。

（三）

司馬城這趟扮成一個遊歷求知的書生，騎着一匹小馬，慢慢踱去鄭州，靠着雲飛烟的神妙易容藥，到了鄭州也沒引起任何人的思疑。

入了城已是掌燈時分，司馬城在一家小飯館吃了晚飯，又把馬匹寄養在一家客棧，這才舉步去崔家。

崔家座落在鬧市，司馬城來過不下十數次，他像識途老馬，幾乎閉着眼睛也能找到。

這裏附近平日燈火輝煌，人來人往，今日却顯得異常暗淡，不斷傳來陣陣的狗吠聲，司馬城突然有了種感覺，好似走在郊野上。

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雙眼，環視一下周圍，身子立即藉着柱子及遮擋物的掩護向崔家奔去。

崔家大門緊閉，門外沒有門房，園牆裏一片寂靜，司馬城突然生了一種不祥之感。

他迅速解下外衣，露出一身藏青色的勁服，一個箭步竄前，左掌在牆上輕輕一按，身子立即翻過牆頭。雙脚點地幾乎無聲，司馬城迅即藏身于一棵大樹之後，雙目炯炯在黑暗中注視。

夜風吹來，花樹婆娑，枝葉沙沙亂响，司馬城的一顆心不斷往下沉，他已能肯

定，崔家在近日一定發生了一件大變故，熱血登時沸騰，顧不得自身的安危，穿過庭院向內堂竄去。

他左足剛踏上石階，猛覺後脅生風，他早已全神戒備，立時偏身一閃，同時右腿飛蹬，他反應不能謂不快，可是偷襲之人比他更快。

白光一閃，那人長劍一圈，飛切他的大腿！

司馬城右脚連忙一沉一收，左拳搗出，那人面龐剛在簷下，星光照不到他的面，司馬城急喝道：「誰敢在此行兇！」

那人不答話，長劍一指，劍尖直刺司馬城拳頭，這一劍來得頗快，司馬城大吃一驚，立刻沉腕，食中兩指豎起，反彈劍脊。

不料那人的劍法十分玄妙，劍尖一抖，改了個方向，斜刺司馬城面門，他劍長，司馬城不虞及此，登時陷于絕境。

驀地他大喝一聲：「賊子，我跟你拚了！」右拳運起百步神拳心法，泛起一團拳影，拳風自拳影穿出，直擊那人胸膛。

那人若不收劍固然可以把司馬城刺殺，但亦要被司馬城的拳風撞傷。

司馬城刹那覺得臉上生涼，閉起雙眼，心道：「吾命休矣！」

那人突地跳開，咦了一聲：「你是誰，怎地能使百步神拳！」

司馬城雙眼一睜，怒道：「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我就是司馬城，賊子，你是誰？」

「啊！原來是城賢侄，幾乎大水冲倒龍王廟！」

司馬城也認出他的聲音：「你是崔叔叔！」

崔一山苦笑道：「正是老朽！」

「叔叔，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賢侄且進來，此事一言難盡！」

司馬城心頭一寒，急聲問道：「嬸嬸呢？」

崔一山默然，良久才悲嘯一聲，嘯聲充滿無限的蒼涼，悲切。

× × ×

崔家的變故，是發生在三日之前。

那天半夜突然湧入了無數黑衣幪面人，他們見人便殺，絕不留情，崔一山剛好到他一個堂兄弟處飲宴，聽報趕來後，已是滿家屍體，不忍卒睹。

崔一山草草安葬了家人，便一直躲在暗處，他深知兇手其實是衝着他而來的，家人的遇難只是因他一人而已。

昨夜果然又來了二三十個黑衣幪面人，崔一山經過無數大風浪，眼看來人個個一身本領，生怕寡不敵衆，便隱伏不出。

那羣黑衣幪面人亦找不到他。

崔一山仍不心息，照樣伏在暗處，只要敵人落單，他便撲出格殺，以洩心頭之恨。

今夜果然只有一人入來，不料來人却是司馬城。

× × ×

司馬城聽了崔一山的話後，急問道：「崔叔叔知道賊子是何方神聖麼？」

崔一山搖搖頭。「只聽那夥人叫爲首的那個高瘦漢子爲四號！」

「四號？」司馬城脫口叫了一聲，心頭一動，想起在洛陽飯館聽到那個姓易的不也是以號數稱呼他的同伴？

「小侄倒知道了一點，咱們立即趕回去洛陽，也許沈前輩能知道！」

（四）

房裏，一燈如豆。

顧思南的雙眼沒有一刻離開過那枝鳳凰金釵。

這幾天，只要他一閉上雙眼，腦中便出現鳳凰金釵的影子。

「金釵有什麼異樣？有什麼特別？」他心中不停地推敲。

除了手工比較精細，鳳凰比別的較大一點之外，可說完全沒有異樣。

可是這兩點根本不能算是異常，有錢人的金器，自然較大，也要求精緻，這倒也平常。

明天就是第十天，沈鷹給他的限期便到了，要是他不能在此有所突破，將來重要的任務將永遠沒有他的份兒。

此刻，他又想起沈鷹的話：「巢小燕這枝金釵會跑到歐陽長壽書房裏的樑上，證明這其中一定有個秘密，這亦是此案的關鍵，能勘破這個關鍵，這案子便破了大半！」

沈鷹又說了另一句話：「這枝金釵一定是歐陽長壽放在樑上的，如果是殺歐陽長壽的兇手放的，那一定會放在當眼之處，否則便是在殺了人之後把金釵毀掉！」

× × ×

房內有點悶氣，顧思南推開窗子，一陣涼風吹了入來，精神不禁一振。

窗外沙沙地下着雨。燈光下，雨水像千萬條銀絲，跟顧思南腦中的思緒交織在一起。

涼風撲面，思潮起伏，顧思南突然作了個決定。

他把燈光剔亮，然後用把小刀把鳳眼上的翡翠玉挑開，一挑之下，不動，再挑，仍然不動。

顧思南是沈鷹手下的開鎖及木工機關大師，刀尖沒能挑開翡翠玉使他心頭一動，用手指輕輕旋動那兩塊小玉，一旋之下立動，五轉之後，翡翠玉便掉下，露出一個蠅頭般的小字。

顧思南就燈下一望，是個陽字。

他再旋動左邊那塊小玉，下面却是個歐字。

顧思南心頭大震，這兩個字合起來便是歐陽，歐陽沒有其他含意，只能有一個解釋，這是一個複姓！

打造金釵的人，要不是一個複姓歐陽的人，便是某人以此送給一個複姓歐陽的人，這人是不是歐陽長壽？

假如是歐陽長壽的話，這枝金釵又怎會變成巢小燕母親的信物？難道她娘親跟歐陽家有什麼瓜葛？

既然是巢小燕的心愛之物又怎會無端端跑到歐陽長壽的書房之中？

顧思南的情緒激盪，雙手不禁輕微地顫抖上來。他不敢稍歇，生怕思路會被打斷。

這根金釵是不是歐陽長壽送給巢小燕的娘親？如果是，歐陽鵬跟巢小燕，豈非是……

顧思南不敢再想下去，腦際靈光一閃



顧思南聞聲躍身到林中，只見郎四與詹天宏鬥在一起。

，心中想着口中不禁喊了出來：「正是如此，正是如此！」

這枝金釵根本是歐陽長壽從巢小燕的髮上取去的，當時趙四娘看到兒媳猝然而死，早已六魂無主，淚如泉湧，歐陽長壽的舉動，她根本看不到。事後想起，還以爲是件工順手牽羊取去的！

歐陽長壽爲什麼會取出這根金釵！

那是因爲這枝金釵，他覺得十分熟悉，熟悉到令他忍不住要取去看個究竟！

正想進一步思索下去，沈鷹及雲飛烟已聞聲趕來。

雲飛烟急不及待地道：「什麼事大驚小怪的！」

「頭兒你看！」顧思南指着鳳眼，「這裏有字！」

沈鷹接過來一看，脫口道：「歐陽？這是怎麼回事！」

顧思南忙把自己所想說了一遍，沈鷹緩緩點頭，目光落在鳳咀上，神光倏地一現，訝道：「這張鳳咀本來好像是合攏的，現在怎樣會張開！」

顧思南一望果然鳳咀是張開，還露出一根細細的舌頭。他一直在注視鳳眼上的字，忽略了其他部份，根本沒有發覺這個變化。

他又從沈鷹手上接過金釵，重新把鳳眼上的翡翠玉嵌上，當他旋上最後一個圈時，鳳咀又閉上了。

雲飛烟脫口道：「咦，這手工做得眞巧妙！」

沈鷹喃喃道：「鳳咀張開有何作用？這其中又有沒有其他的秘密？」

顧思南連忙再把翡翠玉旋下，鳳咀又再度張開，他用指頭輕輕把咀裏的那根舌頭拉動，一拉之下，舌頭立即離開鳳咀。

舌根之後是一條細細的金絲，金絲上縛着一塊小小的絲布，絲布乍眼看去好像是灰色的，其實是雪白色的，只是上面被人用墨汁寫滿了蠅頭細字。

三個人的心都狂亂起來，知道即將有更進一步的突破，連沈鷹的手也微微顫抖起來。他張開絲布，就燈讀了起來：

「此女之父乃歐陽長壽，余不幸失身產下此女，恐人知道便把她置之郊野，希望有過路的善人抱她回去撫養。

「余雖然失身於長壽，不過絕不怪他，可恨父母貪戀富貴權慾，一心要把余嫁與左侍郎之公子，婚期已近，無法把此女嬰交與歐陽郎，至感遺憾，異日若有人勘破此釵秘密，請持此釵交與洛陽歐陽長壽，並求他善待余女兒。」

遺書至此爲止，下面沒有署名。

書上的女嬰顯然就是今日的巢小燕。

雲飛烟看得臉色青白，驚道：「如此，歐陽鵬跟巢小燕豈非兄妹？他們却已經洞房……」

沈鷹同樣心頭大震，此乃人間一大悲劇，父親之風流，惹來兄妹亂倫！

大概這也是風流的報應！

雲飛烟突然道：「你們男人都不是好東西，你看，這不是活報應！」說罷飄了顧思南一眼。顧思南正好轉臉過來，她粉臉不禁倏地一紅。

房子裏的氣氛陡地沉重起來，悄沒聲息。

良久，沈鷹才長長地吐了一口氣，道：「歐陽長壽不是被人殺死的，他是自殺的！因爲受不住良心的譴責而自殺的！」

頓了一頓，接道：「盡管歐陽鵬及巢小燕都已死了，但他們死前經已洞過房，七十多歲的歐陽長壽，能經過此番連續的沉重打擊？他不敢把眞相告訴別人，所以，臨自殺前，自己佈下現場有經過打鬥的跡象——放倒椅子，造成凌亂的感覺！」

「可惜，他依然露出不少破綻，他一生都生活在安樂之中，一切享樂好似天生而來。根本用不着他去花心思使謀略便能得到一切，所以他雖然想出製造假象的方法，却顯得十分幼稚！」

顧思南問道：「那麼他爲什麼又留下金釵，讓人知道眞相？」

「他把金釵放在樑上不當眼之處，以爲別人在發現這根金釵之時，離他死去之

時巳很久，那時候即使有人能拆穿金釵裏的秘密，也巳無關重要——很可能那時趙四娘巳死了，甚至連歐陽莊亦巳垮了！」

雲飛烟噓了一口氣，道：「想不到此案內情如此複雜！」

顧思南却心頭一鬆，道：「此案終於勘破了！」

沈鷹把金釵恢復原狀，道：「明早我去歐陽莊，把眞相告訴趙四娘，你們把詹天宏放了，向他陪幾句罪！現在你們去休息吧！」

顧思南突然覺得疲乏及睡神同時襲上身來，和衣躺下。

窗外的雨突然停了。

秋天的雨水本就不多。

神秘賀客

（一）

詹天宏剛離開，沈鷹亦動身去歐陽莊，臨行時他對葛根生打了個眼色。

× × ×

趙四娘靜靜地聽了沈鷹的分析，花容失色，這個結果實在大出意料也使人心神震盪。良久趙四娘仍然張開口不能置信。

沈鷹把鳳凰金釵腹內的密書取了出來。「夫人看後便知道老夫所言不虛！」

這是歐陽長壽生前的書房，房內只沈鷹及趙四娘兩人。

趙四娘看了那封密書，身子不停地顫抖，喃喃地道：「眞是報應，眞是報應，可憐却無端害死我兒一命！」

沈鷹道：「夫人巳再無疑問？」

趙四娘茫然地點點頭。

「這一件案子，老夫便收取四萬兩銀子。」

「未亡人自當照付，請大人稍候片刻，待未亡人去取銀票。」

「且慢，」沈鷹攔着她，「老夫還有一句話要問問夫人。」

趙四娘愕然道：「大人還有什麼話要說？」

「令郎及令媳的案子，至此夫人還認為兇手是司馬城？」

「若非他還會有誰？」

沈鷹臉色凝重。「老夫此刻只知道司馬城不是兇手，尚不知兇手到底是誰！」

趙四娘道：「你要未亡人把案子交給你？」

「是。」沈鷹道：「難道夫人不想把眞兇尋出來？殺錯了司馬城，令郎難道便能安息？」

趙四娘身子突然無風自動，半晌，結巴地道：「但……咱巳殺了司馬千鈞夫婦，未亡人巳決定不再找司馬城了，唉，長壽死後，我也心淡了，常言道：寃家宜解不宜結。而且……」

「而且夫人怕眞相揭發出來後，假如司馬城不是兇手，他不會跟歐陽家及趙家罷休？」

趙四娘默然，良久才長嘆一聲。

「此乃另一件事，司馬城報不報仇是一回事，把殺令郎的眞兇尋出又是另一回事！」

趙四娘突然道：「要是司馬城要報仇也只好由得他了！他一個人有多大能耐！敢跟歐陽家及趙家過不去！」

「夫人，老夫巳經表明，這是另一回事！」

「好，就依你，事成才算酬金。」趙四娘道：「但假如兇手是司馬城，敝莊可不願付任何酬金！而大人又如何處置？」

沈鷹微微一笑，陽光自窗外投入，照在他禿了髮的頭上，閃閃發亮。「老夫將親手把他縛住，送來貴莊。」

趙四娘拉了一張椅子坐下。「大人如何調查？」

「老夫想再到令郎及令媳遇害的房間去看看！」

趙四娘眼圈一紅。「讓未亡人帶路，大人請！」

× × ×

新房的佈置，一如當日，鮮紅奪目。

沈鷹冷靜地細細看了一遍，然後道：「夫人，令郎大喜之日，老夫雖然未能到場，但可以想像得到，場面一定異常熱鬧，到賀的嘉賓亦一定甚衆。請問，賓客中有否面生的或者較扎眼的人！」

趙四娘苦笑道：「賀客幾達兩千人，未亡人豈能一一留意及之？」

「這倒有點棘手。」沈鷹沉吟道：「所有賓客全是貴莊的親朋？老夫的意思是其中有沒有是瞧在夫人外家的份上才下帖的？」

「沒有，」趙四娘答得很快。「外子對家父雖然仍執子婿之禮，不過對外他一向不喜如此，生怕外人以為他是為借重趙家的勢力與未亡人結合的！」

頓了一頓，她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對了，莊裏還留有一冊嘉賓題名錄，大人請稍坐，待未亡人把它取過來，讓大人研究。」

沈鷹大喜，忙道，「這倒不失是個綫索！」

× × ×

大廳內，一張八仙桌上坐滿了八個人，除了沈鷹及趙四娘之外，其餘六人五個是歐陽家的族長，另一人是護院的領班姓褚。

兩千個嘉賓的名字，一個個被劃掉，最後只剩下七個名字沒人認識。這七個人不單只非歐陽莊的親友，甚至在江湖上亦名不經傳。

沈鷹對那護院領班道：「褚領班，嘉賓題名之時，你由始至終都在場？」

褚領班道：「是。在下自始至終都與四叔及七哥在場！」他口中的四叔是歐陽長壽的堂弟歐陽長全，七哥是歐陽長壽的堂侄歐陽鶴。

歐陽長全接口道：「不錯，老朽當時與褚領班及七侄子都在場，這是家三哥吩咐的！」

「哦，」沈鷹精神一振，「如此說來，你們應該記得這七個人的模樣！」

歐陽長全苦笑道：「當時人這麼多，實在記不清，再說老朽老矣，記性不好，也許七侄子及褚領班能記得！」

沈鷹目光自他倆臉上掃過，褚領班及歐陽鶴都搖頭表示沒有印象。

沈鷹沉吟道：「會不會是歐陽鵬的朋友，你們不認識，嗯，也許是巢小燕的朋友！」

歐陽鶴搖頭道：「五哥的朋友晚輩全都認識，而五嫂的好朋友晚輩也都見過，何況她認識的朋友根本很少。」

趙四娘接口道：「拙夫就是因為這點才派他招呼小兒的朋友，五叔負責招呼歐陽家的親戚！至於褚領班則負責招呼江湖上的朋友！」

沈鷹脫口道：「如此說來，這七個人豈非不請自來，或者是混了入來的！」

褚領班道：「絕無可能是混入來的，因為門口都有護院看守，所有賓客都要憑柬入莊。」

「這豈不奇怪？」

歐陽長全突然道：「咦，老朽聽說發帖是由詹總管負責的，這些人莫非是詹總管的朋友？」

趙四娘恍然大悟，道：「想必如此！可惜詹總管前幾天巳經辭職離開，否則事情倒簡單得多！」

沈鷹吸了口氣，問道：「請問詹總管有否介紹朋友來此當護衛？」

褚領班說道：「有，前後共有十三個，不過巳有四個在詹總管離職之前辭職去了！」

沈鷹目光一亮：「請褚領班叫他們過來一下！」

褚領班應聲而去。

× × ×

那九個護衛一字排開在沈鷹面前，沈鷹神眼在他們面上掃過。「這幾個名字你們認識麼？」他把那册嘉賓錄拿到他們面前。

那九個護衛臉無表情，一齊搖頭。

沈鷹沉聲道：「你們跟詹總管可是朋友？」

那幾個護衛又齊點頭。

「這豈不奇怪，你們九個人既是詹天宏的朋友，竟沒有人認識這七個人之任何一個！」

一個年約五十的護衛道：「咱跟詹總管根本不很熟悉，即使我們九個人也是來此後才認識的！」

「那你們是如何認識詹天宏的？」

「在江湖偶爾認識的！」

沈鷹雙目緊瞪在他臉上。「另外那四個辭職的護衛你可熟悉？」

「咱在此都巳三四年自然熟悉。」

沈鷹臉色一變。「怎個熟悉法？」

「這……這……總之平日都是有說有笑！」

褚領班突然插口道：「他跟那四個護衛都熟悉，平日吃喝睡覺都常在一起。」

「他們去了那裏！」沈鷹厲聲道：「快說！」

「在下只知道其中一個叫胡勝的是住在本城東巷，大概他會回家吧。」那個護衛無奈的答道。

沈鷹再問了一句：「其他的都不知道嗎？」

「咱幹刀頭舐血生涯的，平日雖然有肉同吃，有酒共喝，但其他的事都互相很少過問。」

沈鷹不禁頷首，道：「沒事了，你把胡勝的地址留下，便可去休息。」

那九個護衛退下之後，沈鷹輕輕對趙四娘及褚領班說了一番話，然後才帶起那冊嘉賓錄辭別。

臨行時，他又問道：「褚領班，你來歐陽莊多久了？」

褚領班望一望趙四娘，低聲道：「比詹總管早一年。」

「哦，」沈鷹訝道：「既然如此，歐陽莊主為何會提升詹總管而不提升你？」

褚領班道：「在下武功低微，辦事又不力，豈能與詹總管相比？」

沈鷹道：「褚領班過謙，如果老夫這雙眼睛沒看錯的話，你的武功應比詹天宏還高，而且，你也很能幹！」

「這個，在下不敢置評，也許詹總管的運氣較好，莊主對他青眼有加。」

「褚領班今年貴庚？」

「四十三。」

「系出何門何派？」

「稟大人，家師乃嶗山神劍。」

「哦！原來是郝前輩的高足，失敬！失敬！」

「可惜在下無福，只跟家師學劍六年，家師便巳仙逝！」

「哦，聽說令師沒有收徒。」

「是，他老人家在晚年才收了在下為徒，可惜在下學不到一成功夫，嶗山一門仍要湮沒。」

「老夫年輕時曾與令師有數面之緣，他曾指出過老夫掌法的一些破綻，可惜後來俗務纏身，未能親上嶗山拜領教益，誠感遺憾！」

（二）

崔一山及司馬城騎馬自鄭州馳往洛陽，司馬城因為臉上易了容，不怕人識破身份，崔一山怕對他不利，故意策馬在前行，以免敵人在半路設伏，兩人都要同陷包圍。

看看天色，離洛陽城只不過十數里，看來趕至城內還來得及吃午飯。

崔一山雙腿一挾，催馬前進，前頭塵土飛揚，突然馳來一匹黑馬。

那匹黑馬離崔一山十丈，突然竄入路旁的樹林，崔一山也沒留意。此刻他心情又亂又急，恨不得趕到洛陽，請沈鷹替他查出兇手，以報滅門之仇。

蹄聲得得，似乎自己家小的慘呼聲，崔一山忍不住滴下幾滴熱淚。

崔一山的馬奔馳了十多丈，那匹黑馬又再自林中竄出，馬上馱着一個青衣漢子，他回頭望一望崔一山，冷不防馬兒一顚，幾乎把他摔下。

却原來司馬城幾乎跟他碰着，雙馬擦肩而過，司馬城在馬背上一回頭，依稀認得他是歐陽莊的總管詹天宏。他不敢吭聲，伏在馬背上急馳。

到了沈鷹的窩裏，沈鷹剛好自歐陽莊回來，一鍋烟還未燒盡，烟霧彌漫中見到崔一山，喜道：「一山，你來得正好，飛烟剛好今日親自下厨弄菜，咱倆哥弟好好喝一杯！」

崔一山苦笑一聲，此刻即使是山珍海味，他亦無心享用。

沈鷹回頭對顧思南道：「小顧你去看看飛烟，菜弄好了沒有。」

司馬城插口道：「崔叔叔一家大小前數天讓一羣幪面賊……」

崔一山澀聲道：「小弟來此正想求你

替小子查一查。」

「你們有話慢慢說，但無論如何，飯也得吃。小顧快去！」

× × ×

飯雖擺了上來，衆人都吃得很慢，崔一山更是只喝酒，不吃菜。「老鷹，這些滅絕人性的禽獸，連婦孺也不放過，崔某若不把他碎屍萬段，豈敢再厚顏偷生！」

沈鷹沉聲道：「任他們行事如何周密，也有破綻漏出！只要有破綻，老夫便有辦法把他們掏出來，你放心吧，先吃飯再說！」

崔一山重重的放下筷子，道：「小弟豈還有心情吃飯！」

雲飛烟笑道：「崔叔叔你這樣豈不是跟自己的肚皮過不去，便是硬把便宜讓給兇手，你不吃飯，餓壞了還有氣力殺敵？你看司馬小俠，人家還不是家破人亡，他反能沉得住氣！」

崔一山老臉一紅，訕訕一笑，才再度提起筷子。

沈鷹看了司馬城一眼，用詢問的語氣問道：「司馬侄，假如老夫能證實殺歐陽鵬及巢小燕另有其人，你會怎樣？」

司馬城咬一咬牙，道：「小侄自己知道不是兇手，但我又能奈歐陽家及趙家何？」目光突然露出一片茫然：「前輩你說小侄該怎辦？」

沈鷹嘆息道：「這件事只能由你自己解決！」

× × ×

崔一山心情剛漸漸開朗，忽見葛根生匆匆入來。

沈鷹沉聲問道：「找到詹天宏的落腳處？」

葛根生嚅嚅地道：「屬下無能！讓他逃脫了！」

沈鷹怒道：「枉你跟老夫這許多年，連一個大人也讓他在眼皮下溜掉！」

「他跑去百勝賭坊，屬下跟着進去，却找不到他，後來屬下找他們的老闆，那羅老闆怎樣也不讓屬下搜查，可是屬下明明看見詹天宏進去的！」

沈鷹冷冷地道：「後來呢？」

「後來屬下拿出你的招牌來，他才讓屬下到裏面各處查看，但……」

「不見了？」沈鷹怒道：「誰叫你亮出我的招牌！」

葛根生低下頭，半晌才道：「屬下又在城裏兜了一圈，找不到他，所以才先回來報告，屬下認爲詹天宏一定是自賭坊的後門溜走的，因爲那度門沒有門上。」

司馬城突然想起路上碰到那個青衣漢子，問道：「請問詹天宏是穿什麼顏色的衣服？」

葛根生一喜道：「司馬小哥看過他？咳，他是穿青色衣袴的！」

「對，我在路上碰到他！」司馬城把剛才的情形說了一遍。

葛根生道：「頭兒，那人九成就是詹天宏！」

崔一山赧然道：「老朽急着趕路沒有留意到！」

沈鷹沉吟了一下，目光一亮，道：「飛烟，你替葛根生及郎四易容，你們吃了飯立即趕去鄭州，一有消息便放出信鴿，假如找不到他便一直留在那裏，等待我的指示！」

頓了一頓回頭對顧思南道：「立即施放信鴿，把陶松及彭七召來，還有，我怕這裏的人手不够，叫他們帶十個人來！」

崔一山急問道：「老鷹你懷疑他……」

沈鷹截口道：「現時一切爲時尚早，天機不可洩露，來，乾一杯！」

（三）

午時剛過，顧思南扮成一個尋常的武夫模樣到東巷找尋那個名喚胡勝的歐陽莊的護衞。那是一間舊屋，舊得幾乎快倒塌。顧思南敲了好一會兒門，那度破爛的木板門才張開一縫。

還未見到人，便先聽見聲音了：「是那個短命來找那賭鬼！」

顧思南嚇了一跳，門跟着打開了，走出一個三十左右的婦女，粗眉大眼，塌鼻大嘴。她看了顧思南一眼，又蓬地一聲把門關上，大聲道：「早知道不是好東西，整天來找那賭鬼去耍骰子，弄得老娘天天喝米湯！」

顧思南心生一計，揚聲道：「大嫂請開門，你胡大哥轉運，他贏了三錠銀子，叫我先送一錠來給你買酒菜，他今晚要跟你好好喝一頓！」

「什麼？那賭鬼今天這般好運！」大咀少婦忙不迭把門打開，顧思南立即用手撐住木板，跨步入去，「大嫂，小弟白跑了一趟腿，你也沒請我喝碗熱茶！」

胡勝妻子眉開眼笑，忙道：「茶倒還有，酒就早讓那賭鬼喝光啦，你過來吧，我斟給你！」

屋裏只一個房子，一間小廳，廳的角落堆放了一些柴草雜物，地方很齷齪。

顧思南道：「聽說胡大哥不在歐陽莊做護院不知有何高就，却不携帶小弟！」

婦人笑道：「你沒許我吧，那死鬼豈會轉運！贏了三錠銀子？」

顧思南從懷中取了一錠銀子給她，道：「大嫂你可知道胡大哥有何新職？」

那婦人看見白花花的銀子，登時口沫橫飛地道：「聽那死鬼前夜在床上說，好日子就快到了，叫我安心等待三五個月，我問他到底什麼好日子，他說你丈夫就快發達啦，往後管吃管住絕對沒問題！」

顧思南裝出懊喪地道：「他媽的，老胡眞不是東西，有這樣好出路也不携帶我一下！」

「嘻嘻，許是他賭昏了頭，你放心，你是他的好兄弟，等下他回來我替你說項，哎，你貴姓？」

「我姓詹，往日是他的同僚，也是在歐陽莊討飯吃的。對啦，到底是什麼好出路，大嫂還沒告訴我！」

「我也不很清楚，聽說他當了一個什麼堂的小頭目，拿到手的薪餉起碼比在歐陽莊的多幾倍，而且風光！」

顧思南心頭一動，臉上裝出羨慕的神色，道：「果然有出息，却不知咱幹不幹得上，大嫂你好歹替小弟打探一下，那是個什麼堂，好讓小弟也去碰碰運氣！」

「一定，一定，大嫂看你也是挺犀利的！」

顧思南又取了一塊碎銀來，塞在胡勝妻子手裏。「一點小意思請大嫂收下。」

「這是什麼意思，你大嫂還能要你錢麼？」却捨不得推開。

顧思南急道：「大嫂但請收下，小弟是有條件的，等下胡大哥回來，大嫂千萬不要提起小弟求你的事，也不可提到賭錢的事，總之，你就請他多喝幾杯，待喝了八九分光景才透他口風，小弟明早再來拜候大嫂，事成小弟再送一錠銀子給你。」

婦人訝道：「這豈不奇怪，你們既然是好兄弟，你怕什麼讓他知道？大嫂做人一向乾淨，附近隣居都知道你大嫂是個三貞九烈的節女，你不必怕別人會閑言閑語！」原來她是表錯了情。

顧思南又好氣又好笑，却連看也不敢看她，道：「小弟另有用意，我是怪胡大哥做人沒情義，不如大嫂你好，待小弟再次跟胡大哥同事，好讓他反省一下！」

「對對，這死鬼眞沒情義，想你大嫂當初像花朵似的嫁給他，他窮得沒顆谷子，害得大姐現在面有菜色，瘦骨如柴，他却嫌跟我上床沒味兒，眞沒良心！幸好你大嫂還勤洗滌，那才不致又醜又臭，連你都不敢來坐一下！」

顧思南拚命忍住笑，眼眶也禁不住矇上一層水光。「所以小弟才故意如此做，胡大哥也眞是的，放着家內的如花嬌妻却在外頭顚三顚四，小弟下次一定要罵他一頓！」

婦人大喜道：「小兄弟你倒有良心！」大手在胸膛上拍了一下，「這回事包在你大嫂身上！」

× × ×

顧思南把跟胡勝妻子的說話轉述了一次，衆人聽了哈哈大笑。司馬城笑道：「想不到胡勝的老婆還是個妙人！」

雲飛烟却輕聲對顧思南道：「你跟我沒三句話可說，還以爲你是根木頭，想不到對人家的老婆却能油腔滑嘴！」

顧思南一張面登時漲紅，窘道：「我……我那裏會什麼油腔滑咀！」

「還說不是，人家的老婆都讓你哄得滿心歡喜！」

沈鷹忙替他解圍。「小顧，待會你還得再去他附近守着，胡勝若回來，要看清楚他的臉部的特徵，這人很重要，不能讓他溜掉！」

顧思南恭聲道：「是，屬下省得！」

沈鷹又道：「還有，去時要再易容，扮成另外一個樣子！」

× × ×

顧思南一直伏在胡勝家附近，由黃昏到深夜，仍不見有人入那間破屋，屋內不斷傳來胡勝妻子的咕嘀聲，聽聲音便知道胡勝還未回家。

夜深，秋風緊，天氣漸冷，人們一早便上床睡覺。四周靜悄悄的，只聞風聲。

顧思南又焦又急，又渴又寒却不敢離開一步。

月漸淡，星漸稀，天際漸漸露出一綫白光，可是胡勝仍沒回家。

顧思南揉揉雙眼，伸展一下筋骨，決意再等下去。這條綫索若是斷了，就得再等敵人在無意中露出破綻，那可要曠延不少時日。

天微亮，小巷內一度度的門先後打開，婦女都把儲藏了一夜的馬桶拿到門外，等待收糞的農夫入城挑走。

一時之間，巷裏臭氣薰天，顧思南伏在屋瓦上，更加難受，他拚命用手掩住口鼻，生怕熬不住會嗆咳起來，驚動了下面的人。

奇怪，今日入城收糞的農夫，好像是忘記了他們的職責似的，天大亮還不見人影。

最不耐煩的就是胡勝的老婆，嚷個不停。「這些缺德鬼，今天好像不來啦，莫非都發了財，可恨現在天氣涼，肚皮特別不爭氣……」

隣舍一個婦女笑道：「胡嫂子你若忍不住大可把它提進去，用畢再拿出來，最多小妹叫他們等等你！」

那女人笑得打跌。「誰叫你昨夜喝得這許多！」

「昨早忘了拿出來，偏生那賭鬼又說要回家，咱等了一夜，灌了一肚子茶提精神，所以……」

正說着只見一個農夫跌跌撞撞跑了過來，急聲道：「胡大嫂不好啦，胡大哥他，他……」

「他怎樣啦！」胡勝妻子急道：「許是那賭鬼輸光去上吊了！」

「不是上吊，是……」那挑糞的農夫喘着氣道：「他被人殺死啦，屍體就在東城外，咱們因爲發現了他的屍體，忙着報官才來遲了！」

胡勝妻子尖叫一聲：「這賭鬼眞的這麼短命！天呀，你叫我往後的日子怎樣過！」聲音一落，便坐在地上呼天搶地的大哭起來。

她隣居忙安慰她：「嫂子莫哭，也許是這些粗人看錯人，哎呀，你褲襠怎地濕了……」

顧思南立即在屋頂上竄起，顧不得別人側目，展開輕功向城東撲去！

神秘組織

（一）

胡勝一死，綫索便又斷了，沈鷹不禁頭痛起來。

顧思南道：「頭兒，胡勝可能是讓他們組織殺死的！」

沈鷹煩燥地道：「難道老夫看不出？這是棄車保帥的手法！你立即派人注視那家百勝賭坊，詹天宏在那裏失踪，證明這賭坊來路也不正！小心點，這是唯一的綫索了，千萬不可打草驚蛇！」

「屬下省得。我自個在對面監視，另外派兩個裝扮賭客混去裏面！」

沈鷹頷首，把烟桿插在腰裏。「我再去歐陽莊一趟！」

× × ×

歐陽長壽書房裏只有沈鷹、趙四娘及褚領班三人。

沈鷹先把胡勝之死告訴了他們，然後道：「褚領班，那幾個護衞在這兒表現如何？」

褚領班道：「很規矩，一切如常，以前下班有時會出去嫖喝一番，這兩天却沒離開過一步！」

「哦？那麼對方倒是神通廣大，能够

早我們一步把錢索切斷！」沈鷹又覺頭痛起來來

這個對手比以前任何一人都要厲害，以前他對付的大都是一個人，最多也只是一小撮人！現在面對的却是一個龐大的組織。

不過，沈鷹仍然有堅毅的信心，把對方掏出來，問題只是時間長短而已。

他堅信一個原則，只要自己能够堅忍，對方一定會忍不住，再做一些使他們露出破綻的行動，尤其是一個懷有不軌的目的的組織！

× × ×

五天過去，仍然毫無動靜，冒充賭客的手下來報告，百勝賭坊的一切都很規矩，找不到他們絲毫的馬脚。

那時候容許開賭，但不能使詐，否則便可把他們繩之于法。

沈鷹又抽起烟來，一陣風吹了入來，吹散了烟霧，也使衆人猛地醒起一件事，寒天已至。

冬天，灰濛濛的天氣，看了令人心頭煩悶。

還好，過了幾天郎四及葛根生放出的信鴿便到了沈鷹手裏。

（二）

郎四及葛根生一路上不敢稍停，次日晚已到了鄭州城外，此刻城門早已關閉，兩人放棄了坐騎，攀牆入城。

夜風甚急，把街道上的沙塵吹起。鄭州有兩件出名的東西，一是沙多，二是風大。

郎四及葛根生帶着一身風沙到一家客棧拍門。這是鄭州城最大的客棧名爲高陞。小二打開門，揉揉眼睛，未等他倆開口便道：「房間早已滿了，到別家看看吧！」說罷，「蓬」地一聲把門關上。

郎四及葛根生無奈只得到斜對面一家較小的客棧投宿。

一宿無話，次日一早他倆到樓下大堂吃早點。

兩人對望，都不知如何入手，假如詹天宏不在鄭州，豈非白跑一趟？何況詹天宏即使在鄭州，假如他躲在暗處又如何能得知？

兩人在城中走了一天，舉凡妓院賭坊，茶樓食肆等公共地方都走遍，累得筋疲力盡，仍一無所獲，只得回客棧休息。

儘管疲乏，兩人都睡不着，四隻眼睛怔怔地望着牆角動心思。

良久，葛根生才一拍大腿，道：「咱明早去找周捕頭，叫他帮忙一下！」

「也只好如此，周捕頭在鄭州已有數年，人面熟，綫路廣，也許他有辦法！」

× × ×

周捕頭也沒辦法，他在聽了葛根生把詹天宏追失的經過後，低聲道：「小弟聽說城內新開了一家賭場，這賭坊只接受大客戶，還得有人介紹，不知跟洛陽那家百勝賭坊有關係否？若是有關係，詹天宏可能就藏在裏面！」

郎四道：「現在也只好死馬當活馬醫，請周捕頭帶路，咱這就去看看！」

周捕頭道：「且慢，小弟也不很了解情況，要想進去還得先找門路，不過這倒難不倒小弟，你倆放心，今晚便有好消息通知二位大哥！」

葛根生道：「不知這家賭坊是什麼來路？」

「主持賭坊的是一個姓戚的胖子，不過聽說他後面還有人。這姓戚的倒是本城一個名人，有一點勢力與家財，跟衙門內也有點交情。雖然小弟可以帶你們去，可是這樣就很容易露出馬脚！」

次日，周捕頭帶了一個富家子弟模樣的青年到郎四客棧房間。

「這是本城有名的彭二公子，城內可供玩樂的地方他最熟！」周捕頭替他們介紹。「這兩位是愚兄的遠親，這個姓許，這個姓施。」

三人都口不對心地說道：「久仰！久仰！」

周捕頭哈哈笑道：「愚兄這兩位遠親久慕本城之名，特地來觀光遊玩一番，偏生愚兄衙門內的事又忙，二公子便代愚兄充當嚮導幾天！」

彭二公子道：「小弟正愁獨自一人不痛快，如今有施兄及許兄相陪，那是再好不過之事！」

郎四忙道：「二公子說得太謙，小弟粗俗，只怕敗了你的雅興！」

「施兄言重！不知兩位想玩些什麼玩意？」

周捕頭朝郎四打了個眼色，忙道：「你們慢慢商量，愚兄却要趕回衙門！」

郎四忙道：「表哥你慢走，小弟不送了！」

葛根生却道：「二公子，咱一向賭癮頗大，以往在家裏不方便，如今來此，彷似脫籠之鳥，正想賭個痛快！」

彭二公子哈哈笑道：「如此兩位跟小弟倒頗相像，人云人不風流枉少年，小弟却認爲人不賭博枉少年！」說罷又是哈哈大笑。

郎四脫口道：「可是咱哥兒倆却不喜與那些凡夫俗子，販夫走卒混在一起，二公子可知那家賭坊最清靜？」

彭二沉吟道：「是有一個，不單地方清靜，而且，出入的都是達官貴人，可是，可是這個……」

「二公子有話但說無妨！」

「不是小弟看輕兩位哥哥，只是那裏有個規定，進門的起碼要帶五千兩銀子才讓進去。」彭二道：「小弟剛才怕兩位哥哥客旅不便沒帶巨欵出來，所以……」

莫根生忙道：「每個人都必如此？」

「正是。」彭二無奈地道：「即使小弟去了不下五六次，也要如此，進門先看銀票！」

郎四道：「二公子說得倒不錯，咱這次眞的沒帶這許多，不過我爹爹上次來此做生意，賺了一大筆，臨走時放下兩萬兩銀子在表哥處，待小弟去向表哥取得，好歹也得去見識見識，請二公子稍候！」

彭二大喜：「如此甚妙，小弟也得回家取銀兩，等下咱依然在此聚頭！」

（三）

郎四跑到衙門找着了周捕頭，立即要他張羅一萬兩至二萬兩的銀子，周捕頭在城內果然有辦法，不一會便取了一張六千兩及一張七千兩的通匯錢莊的銀票回來！

那家賭坊在一座小莊院之內，從外面

看，絲毫看不出點蛛絲馬跡，難怪郎四及葛根生找了一天也找不到。

莊院門口掛了塊萬勝莊的牌匾，門口站了兩個身穿家丁服式的漢子，這兩個漢子身材雖不魁梧，但雙目神光閃動，分明是個練家子。

彭二帶着郎四及葛根生找到莊前，替他倆吹了一番，又把銀票拿了出來，那兩個家丁便推開大門讓他們進去。

入門是個花園，雖不大但頗精緻，花園之後是一座小樓，兩層高，朱欄雕棟，美侖美奐。

一個小廝帶他們進去，賭坊就設在樓下大堂，樓外經已美侖美奐，但跟廳堂內一比，好似星光比之皓月。

連郎四及葛根生這種老練的捕快，踩在波斯地氈上，也禁不住有異樣的感覺，就像進了皇宮。

堂內擺放了三張大八仙桌，四周放着梨木高背椅及茶几。

小廝把他們引到椅上坐下，立即有丫環捧上茶。剛揭開茶盅蓋子，未曾品嚐已經芬芳撲鼻，茶盅也是建安的精品。

葛根生要竭力忍耐才不致使茶杯的手發顫，但喝了一口之後，心神情緒立即安定了下來，不但茶葉是上等的，連烹茶的工夫也是一流的。

有這等設備及服務，難怪主人訂下非有五千兩賭本的人不能進來。

彭二道：「小弟是無所不賭，不知兩位哥哥喜歡賭什麼？骰子？牌九？還是其他？」

郎四想了一下，說道：「還是玩牌九吧！」

「好，今日小弟就陪陪兩位哥哥！」

賭局立即排開，賭坊的荷官做莊，葛根生坐偏門，郎四坐天門，彭二坐尾門。

「請貴客下注！」

郎四朝葛根生打了個眼色，他下了五百兩，葛根生下了三百兩，彭二也是下五百兩。

莊家熟練地叠好牌，抓起骰子一搖，却是七點，郎四拿頭副。

他迅速把兩隻牌子面對面合起，然後慢慢抽動其中一隻，只見了一角，他便認出是一張天牌，好像伙，這牌子好配。可是手腕一翻，後面却是一張紅十，登時氣一洩，天牌配紅十，兩點！

「開呀！」莊家吆喝一聲，把兩隻牌一手翻開，一張雜八，一張梅六，四點！把郎四的牌吃掉！

可是這一手莊家也很背，殺一賠二，也輸了三百兩。

葛根生這趟把贏來的三百兩加了上去，郎四却只下了三百兩，彭二依然下五百兩。

莊家打骰，四點，彭二取頭副，郎四取尾副，他把牌子拉開一點，露出一朶黑梅，再拉下，只一點鮮紅色的圓點，是梅花六！後面那張先露出一點，他一顆心登時緊張起來，最好是拿一對梅六：再次一點就是三點及兩點，要是拿了張四點或是七點便凶多吉少了。

是梅六，剛好一對，郎四鬆了一口氣，心中却怨自己下得太少，這副牌已是十拿九穩，他輕輕鬆鬆地把牌子翻了出來。

莊家「吱」地叫一聲，他拿了副天牌搭七點，是天九！這一手莊家是賺了，殺了葛根生跟彭二的注碼，却賠了個小的！

再玩下去，彭二沒有什麼起落，郎四却凡下大注便要輸，下小注便經常贏，葛根生也是輸多贏少！

十手之後，郎四只剩一千兩了，他把一千兩全部押上，拿了一副梅對，他幾乎肯定自己已贏了，手指輕輕地在桌上敲起來。

「開！」莊家吆喝一聲。

郎四手一翻把牌子攤開：「梅對，有贏無輸！」

葛根生手一翻喝道：「九點！」

彭二笑嘻嘻地把牌攤開，「至尊！莊家通賠！」

莊家喝了一聲：「未必，看我的！」一攤開却是一對天牌！

彭二一人贏了，郎四輸光七千兩，葛根生也輸了二千多兩。

莊家道：「對不起，剛好把你吃掉！」伸手來取郎四的銀子。

郎四右手突然一翻把他的手按住，冷聲道：「且慢，這副牌有鬼！否則豈會這般巧！」

莊家道：「你胡說什麼，這副牌有什麼鬼？輸了却賴！」

郎四長身而起，左手伸向牌子，喝道：「讓我逐張檢查一下，要是沒使詐，咱自沒話好說！」

葛根生接道：「對對，好幾手牌都輸得太寃太巧，你若沒有使詐，何須怕人檢查！」

莊家喝道：「若人人像你們如此，咱還能開館子！」

郎四猛喝一聲，把桌子推開，和身向莊家撲去！

莊家大喝一聲：「這裏豈是你撒野的地方？」五指如鈎向郎四抓去，郎四身子一偏，去勢未竭，右拳朝莊家胸膛擊去！

那莊家吃了一驚，料不到郎四貌不驚人，臂力却如此之强，忙退後幾步！

賭坊裏的護衛立即蜂湧而上。

彭二大驚，叫道：「別打別打，快叫戚老板出來！」

葛根生也裝作慌驚，不斷護在郎四身前，那些人對葛根生却不好下手，郎四却抽冷子打倒幾個護衛。

彭二暗暗叫苦，大聲叫道：「別打別打，都是自己人……」

一個瘦削的漢子從內堂跑了出來，冷冷地道：「誰跟他是自己人，今日讓他知道點厲害，否則，讓他去胡說，咱還能立足麼！」

分開護衛，喝道：「退下，讓蘇爺領教領教他的拳脚！」大概他身份頗高，衆人立即退下。

郎四輕輕推開葛根生，冷冷地道：「咱走南闖北還未遇到這種蠻事，做賊的竟然反咬一口！」

姓蘇的瘦漢，冷聲道：「閑話休說，看掌！」身子一斜，右掌側擊郎四脅下。

郎四身子一旋，右手自對方肘下穿過，反擊對方胸口。這招變得快極妙極，萬勝賭坊的護衛都不禁心頭一沉。

不料，瘦漢那一抓竟是虛招，手腕一

翻疾快如矢地插向郎四雙眼，這一招反客為主，因為距離短，後發先至，郎四大吃一驚，連忙轉身，右掌去勢仍然不變。

瘦漢手腕靈活無比，一沉勁，反抓為拳，由上向下猛擊郎四的天靈蓋，這一招若讓他得手，十個郎四也得一命嗚呼！

郎四足底一偏一蹬，身子斜竄而出！瘦漢似料到他這一擧，幾乎不假思索如影隨形撲上去！

葛根生心頭一凜，正想出手，只見郎四雙手在地上一撐，頭下脚上，迎着瘦漢蹬他面門！

瘦漢去勢過速，收身不及，猛喝一聲，拔身而起，一躍丈七，左手在天花板一按，身子如錘子般射下！

郎四一閃，曲腰一彈，站直了身。「好身手，可惜用作為非作歹！」

瘦漢道：「且讓你再逞逞口舌之利，反正今日你是絕無可能生離此地！」

郎四大怒：「未必！少爺若有不測，也得先找你來墊背！」拳法一變，以快打慢。

瘦漢的爪法頗為純熟，見招拆勢，絲毫不讓。葛根生對郎四的能耐自然十分清楚，此刻郎四看似佔了上風，實則瘦漢尚未展盡全力，只怕他一反擊，郎四便得落敗！

他眼光一掃，突然聽到帳後屏風走出一個漢子來，登時心頭狂跳，暗呼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這漢子正是詹天宏。

詹天宏看一看場上一會，臉色一變，登時轉入屏風之後，猛地乾咳兩聲，瘦漢一手格開郎四，跟着立即展開反攻，十招過後，郎四已落了下風，頻頻後退。

葛根生走到彭二身邊，輕聲道：「二公子，施兄是周捕頭的表弟，要是有什麼三長兩短，咱可不好交代呀！」

彭二拈花惹草，吃喝嫖賭雖然精通，但幾時見過這種場面？早已手足無措，一個勁地顫抖，聽了葛根生的話更是心內發毛，顫聲叫道：「停……停，住手……快叫戚老闆出來……咱有話說！」

一個護衞喝道：「二公子你別吭，這不關你的事！」

彭二急道：「不行，他，他，施兄是周捕頭的表弟，周捕頭把他交給小弟，要是有什麼閃失……咱可担當不了！」

一忽，屛風後轉出一個肉球，說他是肉球絕對沒有誇張，他頸跟肩，肩跟胸，胸跟腰，腰跟腿全然沒有分別。一雙如黃豆大小的眼珠子一轉，道：「這人眞的是周捕頭的表弟？」

彭二鬆了一口氣，忙道：「戚老闆，快叫他們停手，他眞的是周捕頭的表弟，小弟……」

戚胖子臉色一變，倏地哈哈大笑，道：「眞是大水衝倒龍王廟，蘇領班，快停手！」

瘦漢子立即住手跳開，葛根生也忙向郎四打眼色，郎四也站着不動。

戚胖子親熱地拍拍郎四的肩頭：「施公子，不必介懷，剛才大家誤會，嘻嘻，所謂不打不相識，今後大家都是好朋友好兄弟！」伸出右手表示友誼。

郎四冷哼一聲，望也不望他一眼。

戚胖子忙陪笑道：「施公子，你倆輸多少，咱退還給你，這樑子便自此揭開如何？」

郎四才道：「這才差不多。」伸手跟他握了一下。

× × ×

詹天宏在鄭州萬勝莊的消息便傳到了洛陽沈鷹處。

第三天，郎四的信鴿再次帶了詹天宏不斷在鄭州活動的消息飛到洛陽。

與此同時，洛陽的百勝賭坊突然歇業了。

沈鷹鬆了一口氣，隱隱覺得事情就快解決。

可是，詹天宏是不是殺歐陽鵬及巢小燕的兇手？

沈鷹心頭一片茫然，到此他還只是懷疑，這種懷疑只是一種預感，一種數十年來與罪犯打混得來的預感。

使他懷疑詹天宏的只是他的行動閃縮，假如他沒有涉及殺人，他為何要撇掉葛根生？

還有，那七個神秘的賀客是詹天宏請來的，已沒疑問，他們之中是不是有人曾經潛入內堂殺了歐陽鵬？假如事情果如所料，詹天宏便脫不了關係。

胡勝突然被殺，會不會他便是兇手？卻被詹天宏被人把這條綫索切斷！

只怕未必是他，詹天宏絕非這個神秘組織的首領，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名頭目而已。

胡勝身份被洩漏之後，即日晚上便被殺死，證明歐陽莊內仍有詹天宏的人。這內奸是不是就是那九個護衞？

但是，褚領班卻說那九個護衞沒有人離開莊門一步，那麼是誰把消息傳遞出去呢？

沈鷹腦海翻騰，心中疑團難釋，他決定再到歐陽莊一趟。

（四）

趙四娘聽了沈鷹的分析之後，沉毅地道：「無論如何詹天宏總是最值得懷疑，既然知道他在鄭州，咱們便去一趟鄭州把他擒來審問！」

沈鷹苦笑道：「咱有證據麼？老夫是何等身份，豈會跟一般人那樣胡鬧！」

趙四娘臉上一紅，訕訕一笑。

褚領班卻道：「要不然咱出手，你老人家押陣，待找到證據才出面擒他！」

「胡鬧！」沈鷹沉聲道：「不許你們這樣！褚領班，老夫懷疑莊裏還有內奸，你得仔細查一查，還有，那九個護衞還在麼！」

「還在莊內。」褚領班道，「不過，他們都能避嫌，這些日來全然不離莊門一步，也不與其他同僚交談！在下已經派了幾個心腹日夕監視他們了。」

沈鷹道：「想不到這件案子竟然至此尚未有頭緒！」說罷長長嘆了一口氣，拂袖而去。

中伏

（一）

顧思南穿上夜行衣，潛入歐陽莊。他已來過幾次，環境早已了然於胸，躍過圍

牆，立即伏在一棵大樹上。

寒風急吹，樹葉聲音如濤，歐陽莊的護院竟沒有人發覺，頭頂上伏着一個人。

顧思南撥開樹枝，悄悄望過去遠處，小樓紗窗掩不住室內的燈光，顧思南知道那是趙四娘的住所，大概因為心痛愛子之死，而澈夜難眠。

顧思南趁着一陣風吹來，自樹上竄起，躍至屋簷上，跟着閃入內院，藏在另一棵樹上，一抬頭，小樓的燈光已熄滅。

遠處隱隱傳來三更的梆子聲。

小樓後面突然响起一陣兵刃之聲，顧思南心頭一凜，正想提氣趕去，突見小樓上閃出一條黑影，黑暗中看不到那人面龐，只見他身形一閃，便消失在黑暗中。

顧思南急竄上前，卻找不到黑影的落脚處，他想了一下，朝打鬥之處馳去。

黑暗中亮起無數火把，顧思南不便露身，藏在一條柱子之後，暗中注視。

打鬥很快結束，快得連褚領班趕來時，一個幪面漢子已被捉住，一個護院扯下那人的幪面巾，驚呼一聲：「原來是梁老大，你幹什麼？」

梁老大便是詹天宏介紹入來的九個護院其中一個。

褚領班冷冷地道：「他要去殺害趙夫人，卻讓我躲在暗處，用瓦片打他，哼！好小子，咱早就懷疑你心懷不軌了。」

護院立即哄動起來，有的甚至破口大罵，褚領班道：「別動他，明早把他交給沈神捕，現在請各位返回自己的崗位，小心戒備。」

話音剛落，只見趙四娘頭髮蓬鬆地趕來：「發生了什麼事？」

「夫人沒事了，剛才梁老大提刀潛向你住所，讓屬下發現把他打退！」

趙四娘怒道：「大胆！還不跪下。」

梁老大巍然而立，毫沒畏懼之色。

趙四娘更怒，叫道：「以奴犯主，當該何罪，你不怕死，難怪老娘便不敢殺你，拿刀來！」

褚點班忙道：「夫人且莫動怒，咱明日把他交給沈神捕審問，豈不較美，說不定是詹天宏叫他幹的。」

趙四娘頷首：「我倒忘記了，先把他押下。」

人羣漸散，火把亦被弄熄，大地依然一片黑暗，寒風吹得更急，遠處傳來四更的梆子聲。

（二）

沈鷹坐在案後，兩旁分立顧思南及雲飛烟，梁老大被押上，跪在案前地上。

沈鷹眉頭一揚，厲聲道：「你為何要殺你主母趙夫人？」

梁老大身子如篩米般顫動，道：「大人，小人若是把內情說出，可否饒小人一命。」

沈鷹臉色一沉，道：「老夫不喜犯人跟我討價還價。」

「那小的甘願被殺。」

沈鷹目光一亮，霍地站了起來，一忽，又坐了下去，語氣不變地道：「老夫有二十四種酷刑，任你是鐵打的漢子，到時也受不住，快說，免得活受罪！」

梁老大抬起頭，道：「這內情異常重要，小的若不說，大人可是一大損失，再說小的雖然欲刺趙夫人，卻沒有成功，大不了坐牢，也用不着要死。」

沈鷹吐了一口氣：「好，你說來聽聽，如果有價值的話，老夫事後便只把你輕判！」

梁老大精神一振，道：「稟大人，這是詹總管命令小的做的！」

「胡說。」沈鷹拍案喝道：「詹天宏離開歐陽莊已有不少時日了，他怎樣命令你？」

「稟大人，就是詹總管離職前吩咐下來的，他本來限定小的在十天之內便得動手，只因褚領班看得緊，下不得手，所以，推延到今日。」

「詹天宏既然已離開歐陽莊，你也不必再聽他的指揮，你何故還要動手！」

「大人且聽小人細說，詹總管是金玉堂的頭子，小的是他手下，也是金玉堂的成員，假如不聽他的命令，遲早也逃不過堂規的處罰。」

「金玉堂是個什麼組織？」

「詹堂主說的那是個跟江湖上的帮會一樣的組織，只是一般帮會都喜出名揚萬，咱金玉堂最大的興趣仍是錢，詹堂主看中洛陽及鄭州兩城，因為這兩座城市沒人敢覬覦，假如掌握了這兩座城的賭場及淫業，金錢便會滾滾而來的。」

沈鷹心頭一動，道：「所以他要殺死歐陽鵬，毀滅歐陽莊，便以為可以在洛陽城內呼風喚雨，但為什麼不直接把歐陽長壽幹掉？」

「歐陽鵬及巢小燕是詹堂主派胡勝幹掉的，他說歐陽長壽武功太厲害，要下手除他絕不容易，除非他在心神大亂之下才有機可乘，想不到咱還未動手，他卻自己自殺了。」

「利用歐陽莊及趙家的力量消滅司馬莊也是你們金玉堂的目的之一？」

「是，崔一山一家大小也是本堂殺死的，可惜走漏了正點兒。」

「你們之間如何傳遞消息？」沈鷹再問一句。

「胡勝這人堂主早就想把他除掉以絕後患，小人當日被迫說出他的地址，之後便把莊裏靠圍牆的一棵樹，在午飯時搖動一下，外面的人便知道。」

沈鷹暗道：「好狡猾的小子，難怪連老夫也給瞞過。」口中問道：「還有誰是金玉堂的人？」

「小的不知道，不敢亂說。」

「老夫懷疑詹天宏不是金玉堂的眞正首領，你不要把罪名都推到他身上。」

梁老大詫異地道：「不會吧，詹堂主自承自己是負責人。」

「你說的可是眞的？」沈鷹臉色倏的一沉，厲聲道：「要是讓老夫查出，你所說的有片言隻語不確實，老夫可絕不會饒你。」

梁老大抬起頭，道：「小的所說句句眞實，如有虛言，甘受大人處罰，只是小的把實情告訴了大人，詹堂主知道之後絕對不會放過小人，請求大人保護小人的性命。」

沈鷹道：「你暫時住在老夫這裏？」眉頭一揚，突然道：「還是到歐陽莊那裏穩當點。」

「但，褚領班只怕不會放過小人。」

「老夫自會替你說項，小顧，帶他去歐陽莊！」

× × ×

事情好像已眞相大明，只要梁老大肯證明詹天宏是幕後主持人，那麼只要把詹天宏抓回來，這案子也就破了。

沈鷹吐了一口氣，抽出烟桿，裝起烟絲來，雲飛烟立即替他點着了烟。「叔叔，咱們幾時去鄭州把詹天宏擒下？」

沈鷹長長抽了一口烟，又緩緩吐了出來，低聲道：「我看事情沒有那麼簡單，詹天宏絕不是金玉堂的首腦人物，充其量只是一個傀儡，或是出面的高級人員而已，他已明知咱們懷疑他，但爲什麼還會在鄭州公開露面！」

雲飛烟脫口道：「這莫非是個陰謀？放下金餌等咱們上鈎？」

沈鷹點點頭：「看來正是如此，這說明鄭州那裏已經設下了一個陷阱在等咱們去踩。」

「咱們怎辦？」雲飛烟語氣帶有幾分焦急。

沈鷹徐徐吸烟，待烟盡，他把烟灰敲掉．才在雲飛烟耳邊說了幾句話！

雲飛烟忙道：「姪女這就去。」

「且慢，先易了容才去。」

× × ×

黃昏．雲飛烟回來，她在沈鷹耳邊說了一陣話，沈鷹臉色一變，立即披衣再度去歐陽莊。

（三）

到了歐敵莊，褚領班正在安排護院巡邏戒備的工作，他抬頭看見沈鷹，脫口道：前輩有事找我？」

「沒什麼要緊事，你忙你的，褚領班，老夫想跟梁老大再談談，請問他關在那裏？」

「在柴房裏，待在下帶你去。」

「不必，老夫問問別人便知道，咱回頭見。」

「如此，在下便偷懶一次。」

× × ×

歐陽莊的柴房，比別人的廳堂還大，裏面堆滿柴草，樑上垂下三盞油燈，麻石作牆，沒有窗戶，倒像間監牢。

沈鷹推門入去，入目都是柴草，不見梁老大，他藝高人胆大，繞過草堆走入去，只見梁老大躺在一堆乾草上正在睡覺。

沈鷹推一推他，梁老大睜開眼，微一驚，連忙爬上來：「大人找小人有事？」

沈鷹臉色驀地一沉，道：「老夫已派人查出胡勝平日是使棍，但歐陽鵬却是死在劍下，而你却剛好是使劍的，這該如何解釋？」

梁老大一嚇．忙不迭道：「小的沒有殺人，胡勝是帶劍潛入內宅的，小的親眼看見。」

沈鷹厲聲道：「你這些話騙騙別人還可以，怎能逃得過老夫這雙眼睛，快說實話，詹天宏絕不會派個武功低微而又不慣使長劍的人去行刺歐陽鵬，因爲一擊不中之後，陰謀便得敗露，若果老夫這雙眼睛不花，你倒是個理想的人選，冷靜，機詐，武功又不錯，你再隱瞞眞相，老夫便不再客氣。」

梁老大突然大喝一聲，從草堆中摸出一把砍柴刀向沈鷹砍去，沈鷹冷不防他竟藏有兵器，吃了一驚，急退一步，梁老大如瘋子般急劈，一口氣使了十七刀，劈向沈鷹的要害，一氣呵成，使得純熟無比。

沈鷹目光一亮，抽出烟桿把他的柴刀蕩開，手腕一翻，快如流星地把烟桿轉了個方向，烟咀斜刺梁老大的「帶脈穴」！

梁老大一偏身，砍柴刀再度揮去，沈鷹烟桿一橫改點爲掃，梁老大大意料不到，身子斜飛，竟然瀟洒之至，一飛二丈，躍在一堆乾草堆上。

沈鷹冷冷地道：「以此身手，豈是一些護院能望其項背的，說不定詹天宏還是你的手下，老夫却幾乎看走了眼。」

梁老大冷哼道：「老子告訴你，你仍然看走了眼，詹天宏的確是老子的上司，只因他入門比老子早得多了！」

「你是誰，歐陽鵬到底是不是你所殺的！」

「你眞天眞，老子說了還能活麼？」

沈鷹大怒，冷笑道：「你不說，難道也能活？老夫就不信邪，今日就要把你斃了！」飛身而起，人未至烟桿的銅製烟咀如毒蛇吐信般刺去。

梁老大一蹬，躍過另一堆草堆上，沈鷹身子倒飛窮追不捨，梁老大又一躍而上，左手拉着一根繫着油燈的鐵鍊，一盪，又飛至另一堆乾柴上。

油燈登時倒翻，燈內之火油洒了一地，幸而，火已滅了！沈鷹大怒，一時也奈不了他何。

三盞油燈都已倒翻，室內一片黑暗，沈鷹心頭一沉，對方熟悉地形，要拿他可得費一番心思，如出屋吩咐褚領班派人來圍捕，臉上又不好看。

正在尋思間，猛地聽見頭上一片聲响，沈鷹瘋鷹般撲起，左掌挾着內勁擊出，右手烟桿猛揮。

黑暗中看不見東西，只覺得掌風擊着了一條什麼東西，見風即飛，烟桿却擊了個空！

一連三次都是如此，沈鷹突然生了種危險之預兆，不知對方弄什麼玄虛，突地聽見梁老大道：「大名鼎鼎的神眼禿鷹又能奈我何？」

沈鷹怒哼了一聲，對方聲音未落，立即如豹子般撲去，猛聽一陣乾草被推動的「嘶嘶」聲，跟着一支火摺子拋着在草堆上，刹那之間立即「蓬」一聲燃燒起來。

烈火燒着燈油，附近的乾草幾乎同時着火，饒得沈鷹避得快，身上衣褲亦燃了起來。

這一驚非同小可，沈鷹急速倒竄，人在地上一滾，把衣褲的火星壓熄，跟着直身而起，舉目一看，幾乎魂飛天外，十數堆乾草都已燃燒起來，熊熊的烈火似乎要把一切吞噬！

沈鷹顧不得再找梁老大，竄向門邊，伸手拉門，一拉之下竟然沒有拉動，門被人鎖上了，刹那沈鷹一顆心登時沉下，他用肩頭一撞，門板堅實，居然沒有撞破，這一驚更加厲害，總算他飽經風浪，臨危不亂，抬頭一望屋頂，叫聲苦也，屋頂高逾三丈，能破屋而出也困難。

樑上的三根繫燈的細鐵鏈，剛才都被

自己的掌風擊飛纏在樑上，奇怪梁老大去了那裏？

心念剛一動，只見一個火人持着柴刀自烈焰中奔出來，向沈鷹撲去，沈鷹不敢讓他沾上，慌忙讓開，梁老大伸手去推門，沒能推動，他怪叫一聲，在地上連連打滾，叫道：「大人快替小的把火撲熄！」

沈鷹怒道：「你是作法自斃，老夫還會救你！」

此刻不但草堆的火越來越大，烈焰高達近丈，室內的空氣也幾乎消失，烟霧漫瀰，呼吸困難，梁老大體沒完膚，可是他臨死却叫道：「快來，我，我有話說……有秘密……」聲音漸漸低微。

沈鷹心頭一動，此刻雖然急于逃生，可是多年來養成的習慣，使他一聽到秘密二個字，便立即走近梁老大，急道：「什麼秘密快說……」

「胡勝沒有殺死歐陽鵬……詹天宏也不是堂主……」

「少說廢話，到底誰是兇手，誰是堂主！」

「是，是金……金羿……他便是……」聲音突然止住，沈鷹俯身一探他的鼻息，搖頭罵道：「該死！」猛地覺得一陣熱浪撲面，背上一陣灼熱，火舌已捲到，他後衣被火星沾上立即燃燒起來！

目光一落，連忙撬開梁老大的手，握起柴刀，使勁地向牆壁射去，篤地一聲，柴刀沒入牆上三寸，離地七丈，沈鷹幾在同時竄起，足尖在柴刀上一點，身子上升得更急，猛喝一聲左掌擊穿屋頂，破瓦而出！

× × ×

歐陽莊大廳裏，坐着趙四娘，褚領班及沈鷹，沈鷹異常狼狽，衣服殘缺不全，頷下的一綹小山羊鬍子也已燒光。

「褚領班，柴房的門怎麼會被人鎖上的？」

褚領班苦笑道：「在下還沒時間檢查，剛才他們都忙于救火！」

沈鷹道：「你這領班是如何當的！手下的人你都不清楚！」

褚領班低下頭，趙四娘道：「這件事未亡人也有責任！」

「柴房的門爲何會包上鐵？還有，那屋子爲何建得那麼高？」

趙四娘道：「那本來就是用來囚禁一些犯了家規的人！」

「原來如此，希望你們查一查是誰把門鎖上的！」

褚領班忙道：「在下立即進行！」

沈鷹道：「梁老大供出詹天宏是幕後主持人，老夫一兩天之內便去鄭州把他緝拿歸案，回來時，希望你們也能把那人查出來！」

褚領班道：「詹天宏才是主兇，起碼他也是個熟悉內情的人，只要把他捉住，一切問題便能解決，在下忝爲歐陽莊護院的領班，捉拿詹天宏的事，自然得出一份力，否則怎過意得去！」

「不必，老夫的人手已足够！」

趙四娘道：「還是讓褚領班去，假如兇手眞的是詹天宏，咱誤殺了司馬千鈞，這個……要是歐陽莊不出點力，本莊上下豈能心安！」

沈鷹想了一會，終于點點頭。

真兇

（一）

沈鷹的人手裏包括司馬城及崔一山，歐陽莊只派出褚領班及三個護院。他們分成幾批出發，在鄭州高陞客棧集合。

沈鷹跟雲飛烟一路，到了鄭州，一入城便碰見褚領班，他倏的走近沈鷹身邊道：「高陞客棧人很雜，不好住！」說罷便走開，好像大家是不相認識的。

沈鷹迅速地道：「那就在西城門歇息一下！」說罷返身走向西城門。

褚領班帶着三個護院在附近蹓躂。黃昏，人手都已齊集。

郎四急走過來，道：「點子尙在萬勝莊，葛根生伏在那裏繼續監視！」

沈鷹敲掉烟灰，道：「走！」

一行人便浩浩蕩蕩向萬勝莊出發！

葛根生遠遠迎了上來，沈鷹問道：「有沒有動靜？」

「都在裏面！」

沈鷹眉頭一皺。「這可奇怪，咱的行踪他們不可能沒有警覺，郎四跟葛根生去過莊內，環境較熟，你兩個帶着小顧先進去看看，以免中伏！」

顧思南道：「屬下領命！」拔出佩刀，一揮手要帶郎四及葛根生入莊，司馬城及時攔住。「沈前輩，小侄一家血仇，歸根到底都是此獠引起的，小侄請令先打頭陣！」

沈鷹略一沉思，點頭道：「可要小心。小顧你得照顧他一二！」

× × ×

四人攀牆而入，莊內一片寧靜，彷彿沒有人存在。

顧思南看一看周圍，拾起一塊石頭使勁向一個窗口砸去，窗櫺盡碎，顧思南揮舞烏金刀護着頭面，人如一道飛虹般自窗口射入！

一入窗，一陣簌簌聲傳來，無數箭矢及飛蝗石向他射來，顧思南刀急揮，好像佈下一道道綿密的刀網，可是暗器依然不絕地飛來，顧思南登時一凉，生怕長時間後必有一失，正想退出另思別計，只見郎四也舞刀入來，把他的退路阻住！

顧思南急喊道：「不要入來，裏面有危險！」回頭對郎四道：「你先出去，我且擋他一陣，快！」

郎四慌忙自窗口躍出，分神之際，小腿一麻，中了一塊飛蝗石，幸無大碍！

郎四剛退，顧思南舉頭環視一下，也跟着退出。他雙脚剛點在窗外的地上，身子又立即竄入，快得像一支脫弦之箭！

室內的暗器手見對方退出去，却停了手，顧思南就是利用這一眨即縱的機會凌空撲向一個弓箭手，人在半空，脚在牆上一蹬，身子去勢更疾，刀一揮砍倒一人，再一擰腰，一個翻身捉住一個大漢，把他擋在身前。這幾個動作都在一眨眼間完成。此刻，金玉堂的人才驀地清醒，可是已經遲了一步。弓箭暗器在手，却不敢發出去，恐怕傷了自己兄弟！

突然一個聲音傳來：「射！」語氣充滿陰森。

金玉堂帮衆一怔之下，手中的暗器紛紛出手，顧思南拿那個大漢作擋箭牌，幾聲慘呼後，那人便自氣絕。

冬日夜長晝短，此刻經巳黑齊，顧思南一雙夜目燗燗，把各處發暗器的帮衆的位置記熟，謀定而動。

他身處二樓的一排欄杆之後，下面便是當日郎四及葛根生賭牌九之地。

背後一排廂房，一間連着一間，不知對方的主腦藏在那裏，他決定把那些弓箭手先解決掉，免了後顧之憂。他輕輕把屍體斜倚在欄杆上，那屍體仍然屹立着，黑暗中仍不斷有暗器投拋過來。

顧思南看得眞切，待暗器稍疏，倏地竄前，一個大漢的暗器尚未出手，他巳一刀把他劈飛，屍體跌落大堂，慘叫聲才傳來！

顧思南閃在一根柱子之後，再度等待機會。

那個陰森的聲音又再傳來：「小心那小子！」

呼聲剛落，慘呼聲突然此起彼落，原來郎四帶着葛根生及司馬城自外面爬上，伏在暗中一起發難，眨眼間，解決了三個金玉堂的帮衆。

顧思南立即藉對方尚在錯愕間再度竄前，刀尖刺在一個大漢的後心，低聲道：「放下手中暗器！」他一開聲，破空聲登時又再响起，顧思南刀一送，結果了他的性命，那些暗器射在大漢身上。

「亮燈！」陰森的聲音突然間轉爲盛怒。

剎那，燈光亮起，雙方都能看到對方的面目。廂房裏走出一個肉球來，正是萬勝賭坊的戚胖子。「歡迎各位光臨！各位是來賭錢還是來賭命？」

顧思南說道：「賭錢跟賭命有什麼分別？」

「無論是賭錢或者賭命，本堂都同樣歡迎！」戚胖子閃着豆大的眼珠子，皮笑肉不笑地道：「不過，賭命却危險啊！你當萬勝莊是紙紮的麼？」

司馬城怒道：「你們無辜害了我父母之命，難道咱還會跟你客氣？」

戚胖子冷冷地說道：「你便是司馬城嗎？看來你是想來賭命了。好，我就成全你！」

司馬城急道：「詹天宏呢？」

「憑你還不配跟詹堂主動手！蘇香主把他打發掉！」

蘇香主便是當日與郎四對打的那個護衞領班。

郎四持刀急喝道：「司馬老弟且待我跟他先見個眞章！」手臂一掄，鋼刀快疾無比地向對方劈去！

蘇香主夷然不懼冷冷地道：「手下敗將，尚敢言勇！」分開雙手，施展空手入白刃的功夫跟郎四纏鬥起來。

郎四的功夫都在一把鋼刀之上，上次空手格鬥不如蘇香主，此時鋼刀在手，形勢立即互易，蘇香主不敵敗退！

司馬城看了一眼，身子一展，向戚胖子撲去，道：「你也別閒着！」右拳畢直搗出，這一拳使得極快，戚胖子好似閃避不開，轉身以背接了司馬城一拳！

「蓬」地一聲巨响，戚胖子笑嘻嘻地轉過身來，彷似沒事般。

司馬城吃了一驚，拳法一變，立即攻向對方的頭部。戚胖子看似是笨，但行動起來却極快，一雙大手像把扇般，拍向司馬城胸腹！

司馬城勝在步法靈活，進退頗快，戚胖子也沒有佔上便宜。

顧思南一回首，一間廂房的門倏地打開，走出兩個人來。

（二）

沈鷹見郎四及顧思南等人，入莊巳近半個時辰，仍不見出來，不禁有點焦急。雲飛烟伏地聽了一會，道：「叔叔，裏面正在打門！」

沈鷹面色一霽，道：「進去！」

衆人翻牆而入，小樓內燈火輝煌，不斷傳來打門的聲音，陶松一脚踢開大門，衆人一湧而入。

褚領班帶着三個護院首先發難，向金玉堂的帮衆殺去！沈鷹一回頭，大門不知何時巳被關住，跟着唰地一聲，一道鐵閘飛下，把門封住。

沈鷹夷然不懼，道：「殺！」

× × ×

那兩個人一個穿着一套金色的戰甲，一個穿着一件翠綠色的勁服，却是一個女的。

顧思南心頭一凜，沉聲道：「你們是誰？」

「枉你被稱爲沈禿鷹的手下大將，連昔日在江湖上的『金劍玉女』也未聽過麼？」那個綠衣女人啓動朱唇，聲如出谷黃鶯。

顧思南吃了一驚，脫口道：「什麼『金劍玉女』在下倒未見過，不過當年臭名昭彰的『金魔玉妖』之名却時有聞及！」

玉妖洗玉玲大怒，嬌叱一聲道：「你是找死！」雙手一揚，兩把小刀倏地射出，顧思南慌忙偏身讓過，只見一把小刀在他胸膛不足三寸之處飛過。

小刀一閃，又回到洗玉玲手中，却原來那兩把小刀柄上各繫着一條白色透明的細綫，另一頭纏在洗玉玲手腕的一道皮套上。洗玉玲見顧思南閃得狼狽，不禁得意地道：「小子知道厲害了麼！」

金魔抽出一把金色的長劍，大聲道：「讓本座也給他一點顏色瞧瞧！」手腕一抖，泛起幾朵金色的劍花，刺向顧思南的面門！

顧思南烏金刀急揮，護在面門，金魔金羿手腕一沉，劍尖下刺，點向顧思南的乳突穴。顧思南沉臂下切，刀劍相交，一陣氣血翻騰，上身不禁搖幌幾下才定住，喝呼一聲：「果然厲害！」

走廊上地方狹窄，金羿長劍展開，劍重力猛，顧思南連連後退。激戰中，金羿直刺，勢如流矢，顧思南烏金刀一擋，身子藉勢飛起，向樓下飛落！

玉妖洗玉玲，雙手連揚，小刀急射顧思南背心，顧思南人在半空擰腰硬生生翻開三尺，洗玉玲手腕一揚，那條細綫彷彿是硬物，推着小刀追着顧思南射去！

顧思南眞氣一濁，再也無力閃避，眼看即將濺血，雲飛烟適時提劍飛身一擋。

小刀被她的長劍擋開，激飛五尺。洗玉玲輕笑一聲，手臂一掄，小刀兜了個圈

刺反雲飛烟前胸！

雲飛烟右手用劍擋開一刀，左手向小綫上抓去！一抓入手，用力一扯！洗玉玲沉腰運勁一拉，雲飛烟怪叫一聲，身子倒飛出去，洗玉玲哈哈大笑。

雲飛烟一看手掌，掌心被那小綫「鋸」開一道血槽，痛入心脾！

沈鷹抽出烟桿，冷冷地道：「這是天山的雪蠶絲所製，堅韌異常！」說時滿滿地裝了一鍋烟絲，一敲火石，點着了烟，霍地噴出一口濃烟，冷冷地道：「你兩個妖男女，還龜縮在上面等什麼？」

金羿怒哼一聲，劍一幌正想躍下，洗玉玲一把扯住他手臂，嬌聲道：「沈老爺子既然勞師動衆自洛陽來此，豈會空手入寶山！對不起，你如有興趣便自上來！」

此刻，大堂上的爪牙都巳被殺死，衆人站在沈鷹身後仰首觀望。

雲飛烟道：「你們手下巳死光，憑你們兩人難道還想倖免？」

洗玉玲哈哈大笑，笑得花枝亂顫！

詹天宏突然出現在欄杆前，笑道：「上次在歐陽莊燒你不死，我就不信你這次能逃得開！」

沈鷹未待他說完，身子立即如大鳥般撲起。洗玉玲輕叱一聲雙手連揚，兩把小刀即如毒蛇出洞向沈鷹頭部及肩膊噬去！

沈鷹早巳把此點計算到，身子剛凌空時便巳作好準備。洗玉玲小刀剛出手，他便凌空斜飛，貼在欄杆的一條柱子之後。

洗玉玲反應亦快，手腕一翻，小刀像長了眼睛似的急追在沈鷹身後，「篤」一聲一把小刀插在欄干上另一把射向沈鷹！

沈鷹霍地使了個鳳點頭，讓過刀子，右手烟桿立即出手，他烟鍋點不到洗玉玲，却點向刀後那根綫上，身子同時撲上去，左掌拍在刀柄上，刀子立即沒柄入木。

洗玉玲一急慌忙拉動，却拉不動，心頭大急，右手一翻，另一把刀子斜飛沈鷹，沈鷹目光如炬，左手曲指一彈把刀子彈開三尺！

說時遲，那時快，烟鍋上的火巳點燃了天山雪蠶絲，嘶嘶作响，接着便斷了！

沈鷹哈哈大笑，烟桿回旋又纏住另一把小刀的雪蠶絲！他知道這種雪蠶絲即使是利刀寶劍亦截不斷，只怕火攻，果然一擊奏效！

金羿見洗玉玲另一把小刀又被沈鷹纏上，大吼一聲，揮劍衝上前！

顧思南猛喝一聲在樓下斜飛而上，刀尖刺向金羿後背，猛聽詹天宏怒哼一聲，伸出長劍擋開，跟着手腕一沉，劍光下削顧思南小腹！顧思南顧不得再傷金羿，急忙沉刀擋架，兩人便糾纏起來。

褚領班身子剛欲動，雲飛烟比他更快，御劍升空刺向洗玉玲胸膛！

沈鷹烟桿被小刀纏住，一時燒又燒不斷，解又解不開，剎那金羿的一口金劍經巳刺到，他急中生智，左掌一揚，喝道：「看鏢！」

金羿急忙斜竄一步，一退之下發覺上當，不禁心頭大怒，金劍一擺去勢更速！

沈鷹左掌一揚之後，用力一扯，洗玉玲冷不防被他拉前一步，沈鷹跟着一放，身子向前標上一步，迎向金羿刺來之劍！

衆人都是一愕，忍不住輕呼一聲，金羿也不例外地一怔，手上一慢，沈鷹的右脚踢前他的手腕！

洗玉玲身子向前一撲後，立即沉腰使勁，右手使力一拉，恰在此時，沈鷹巳把雪蠶絲鬆開，身子不禁連連後退，雲飛烟的劍適時抵上她前胸！

好個洗玉玲不愧是個成名多年的人物，身子一歪，貼着長劍竄前避開！

金羿及時沉腕反刺沈鷹大腿，沈鷹身子一旋避開，跟着烟桿敲開金劍，點向金羿胸前的玉堂穴！

金羿劍尖撞開烟鍋，橫劍斜削沈鷹小腹，沈鷹不退反進，右手回手，烟咀剛好敲開金劍。

金羿喝道：「好！看老子這一招！」劍法一變，突然大開大殺起來，沈鷹沉着應付，見招拆招，絕不後退，他深知他若一退將失去先機，況且烟桿上尙纏着洗玉玲的雪蠶絲，一個不好只怕連命也賠上！

兩人中間還隔着顧思南及詹天宏這一對，金羿剛轉身對付沈鷹，詹天宏便立即纏上顧思南。這兩人以快打快，眨眼間巳互拆了五六十招，顧思南越戰越勇，刀法展開把詹天宏漸漸迫向金羿的身後。

洗玉玲只用左手應付雲飛烟的長劍，自然十分狼狽，好幾次遇險，都憑她豐富的經驗化險爲夷。她眼角瞥及沈鷹，突然心生一計，運勁於右臂上，倏地一個翻飛，在雲飛烟頭上越過！

此刻金羿之劍正好刺向沈鷹，沈鷹忙舉起烟桿擋架，不料洗玉玲一動，立即把他帶動，身子便迎向金羿。金羿大喜，劍尖稍移自烟桿下穿過，直刺沈鷹心窩！

換作別人只怕非脫手放開烟桿不可，可是沈鷹到底是個經過無數風浪的人，手臂用勁，止住標前之勢，一沉腕，烟鍋仍然斜撞在金劍上，可是金羿這一劍眞個是力蘊千鈞，沈鷹只把他撞斜半尺，劍尖仍然刺在沈鷹的脅下！

金羿心頭狂喜，正想用勁把劍盡量刺進去，恰在此時，洗玉玲又再次使勁扯着雪蠶絲，沈鷹適時鬆開手指，烟桿便像脫弦之箭般飛去，飛向金羿的面門！

這一下變生肘腋，金羿意不及此，被擊個正着，身子不由一退，劍尖也就離開了沈鷹的身子。

沈鷹却像頭出柙的猛虎，左拳即時擊在金羿的小腹上，金羿不由再一退，背後却撞及一人，他連忙沉腰使勁，紮住脚步，詹天宏却被他撞飛！

詹天宏身子剛被他撞飛，顧思南的烏金刀便刺到，刀尖剛好刺在金羿背上！

連生意外使得金羿不由一怔，長劍尚未揮出，沈鷹巳再一脚踢在他腹上，剎那烏金刀立即進入他體內五寸，他猛喝一聲，長劍霍地後揮，劈向顧思南頸際，這一下更出顧思南意料之外，來不及抽刀，立即鬆手飛退！

金羿也即刻轉身持劍追趕，背後那把刀仍然插在他身上，他却全然沒覺！手臂一掄，作孤注一擲，長劍如飛虹射向顧思南。顧思南大吃一驚，他武功本就不及他，此時手無寸鐵，更加不敢招架，飛身向樓下投去！左脚碰及欄干，收腿不及，金劍立即刺在他腿上，鮮血登時迸裂！

沈鷹也沒閑着，他見金羿後背插着顧

思南的刀，飛身而起，一腳蹬在刀柄上，刀子立即透體而出，鮮血像小河般湧出！

洗玉玲右手一拉，慢慢收回小刀，可是雲飛烟却絕不放鬆，一口長劍使得潑水難入，又嚴又密緊緊裹着洗玉玲的全身！

恰在此時，金羿的那聲暴喝傳來，她不由一窒，眼角瞥及顧思南身陷險境，芳心大亂，手上登時一慢，洗玉玲便收回小刀，刀柄之下還纏着沈鷹的那根烟桿，她心頭立喜，難以形喻，正愁小刀宜遠不宜近攻，有了那根烟桿正好利用！

手掌一搭上烟桿，倏地敲開雲飛烟的長劍，跟着點向她胸膛，雲飛烟像失魂落魄地急退，身子撞及欄干，更是搖幌不斷，洗玉玲猛喝一聲，左掌挾起小天星掌力，望雲飛烟擊去！雲飛烟大吃一驚，上身探出欄干外．跟着一個倒翻躍下！

與此同時，褚領班持刀飛身上樓，而金羿剛被烏金刀透體而出，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慘呼聲，洗玉玲不由一怔，回頭一望，登時魂飛天外，急道：「快來……」

褚領班刀一揮把她攔腰劈斷。「這一刀够不够快！」身子不停竄入一間廂房！

金羿及洗玉玲之死，顧思南及雲飛烟的敗退都在一瞬間發生，衆人頭腦尙未清醒，郎四及司馬城亦把對方放倒！良久，衆人一顆怦怦亂跳的心才漸漸恢復常態！

半响褚領班自廂房推着詹天宏出來，他手指一落點在詹天宏厤穴上，詹天宏立即軟倒！褚領班面有愁容地道：「窗子都被鐵閘封住，咱要出去可得大費周章！」

沈鷹笑道：「上次老夫自屋頂脫困，這次大可再用一次！」

褚領班一躍而上，雙掌擊在屋頂上，只聽「啪」地一聲，褚領班身子畢直落下，屋頂却夷然沒損！「屋頂裝了鐵板！」

衆人心頭俱是一沉。

沈鷹道：「所有的人集中在大堂，不要單獨行動，避免觸動機關！小顧，看你的了！」

「這種機關倒還難不到我！」顧思南頗爲自信。

話雖如此，待弄開鐵閘，衆人魚貫出莊時，天色經已大亮！

（三）

洛陽沈鷹窩裏，沈鷹坐着，兩旁分立着顧思南及雲飛烟等人。

沈鷹原本以爲要費一番工夫，不料詹天宏却一口氣供了出來。

「殺歐陽鵬的是敝堂總堂主金羿，我揑了個假名，用請帖讓他混進歐陽莊！」

沈鷹道：「且慢，聽說你當時陪在歐陽長壽左右，你怎能帶金羿入內宅？」

「歐陽長壽派我出去招呼其他客人時，我便把他帶入內宅！當時他穿上梁老大的服式，冒充莊內的護院，所以沒有人懷疑！」

沈鷹接問道：「他事後又如何混出歐陽莊？」

詹天宏道：「在下在莊內也有幾個心腹，叫他們連夜把他送出去。」

沈鷹緩緩點頭：「那麼你們事後又爲何要殺胡勝？」

「胡勝本就該死！」詹天宏道：「他貪酒好杯，又欠了一大筆賭債，這種人最容易露出馬脚，也最容易被人利用，本堂早就想把他處決，梁老大自然知道實情，所以故意透露給你們知道！」

沈鷹心頭一動，沉聲道：「上次老夫在歐陽莊內被人困在柴房裏，這也是你們的計劃及佈置？」

「是。」詹天宏低下頭，不敢與沈鷹的凌厲目光接觸。「你還未來歐陽莊，我們已經料到此一着，因此，事先跟梁老大商量好縱火的程序，你一進入柴房，我們的人便把門鎖上！」

雲飛烟脫口道：「如此說來，歐陽莊之內倒有不少你們的人？」

「是，在下經過七年的經營，費了無數心血，自然有點成績。」

沈鷹却道：「梁老大放火豈不是作法自斃？即使能燒死了老夫，他自己豈非也會被燒死？」

「是，他知道得太多，而且一直跟我暗中爭奪功勞，我當然不再對他客氣！那柴房另有一道小鐵門可以通到外面，我却暗中叫人把門關上！」

沈鷹怒道：「胡說，你一直在鄭州怎會到洛陽暗中佈置一切？」

詹天宏又再低下頭，沉吟了一會才道：「大人聽後不要發脾氣。在鄭州出現的那個人根本不是我，只是我的替身，而我一早又潛回洛陽。」

「何時潛回來的！」

「當我由郎四跟敝堂的蘇香主動手的招式中認出他的身份後，便知巳經暴露了身份，所以，只好回洛陽作亡羊補牢！」

顧思南怒道：「怎樣個補法？」

「先下手爲强！」詹天宏輕輕地道。

沈鷹冷哼一聲，道：「歐陽莊內還有你多少手下？」

「在下不能說，一則，我希望他們能够重新做人，他們大都是在我威迫利誘之下才加入本堂的，未必是自願。二則，本堂既巳崩潰，他們也沒有能力再作惡！」

沈鷹道：「說了這麼多，你還沒有說到貴堂成立的宗旨！」

「敝堂是希望控制洛陽及鄭州這兩塊肥肉，因爲這座大城，一向在歐陽莊，司馬莊及崔大俠的控制之下，一般帮會不敢沾手，所以咱們便得先把這幾處勢力剷除！因爲，賭坊及妓院的利潤十分可觀！」

沈鷹再問一句：「老夫聽說貴堂還有個姓易的，他是誰？」

「他只是本堂的一個聯絡員而已，地位跟我差不多。」

「爲何不見他？」

「他去招集舊友加盟！」

「還有，那個率衆到崔一山家行兇的四號是誰？」

「他便是敝堂的蘇香主！」

「憑他敢捋崔一山的虎鬚！」

「不是，」詹天宏接答：「當日敝堂的總堂主金羿及副總堂主洗玉玲都混在其中。」

「好，老夫把你交與歐陽莊，至於歐陽莊如何處置你，老夫不便過問！小顧，押他去歐陽莊！」

司馬城站在一旁，滿面悲痛，身子無風自動，崔一山也是老淚縱橫。

沈鷹望了他們一眼道：「一山之仇可說經已報了，至於司馬侄子的事，這可有

點棘手，過幾天老夫再替你安排一下！」

（四）

過了三天，歐陽莊派人到沈鷹窩內請沈鷹去取酬金。沈鷹插了烟桿欣然赴約。

到了歐陽莊，褚領班道：「夫人在內宅等你，在下帶路，請！」

這房間就是歐陽鵬的洞房，裏面巳經重新作了佈置，趙四娘坐在床上，見到沈鷹只略略點頭，澀聲道：「多謝大人把眞相查出，敝莊上下感激不盡，這個數目雖不大，却也是敝莊的一點心意！」說罷遞給沈鷹一張銀票。

沈鷹走前兩步，接了過來一看，脫口呼道：「二十萬両銀子！」

聲音剛落，猛覺背後生痛，身子也向前標上兩步，他心知有異，連忙回身，只見褚領班手持利劍一臉陰森地望着沈鷹。

沈鷹後背靠在牆上，緩緩抽出烟桿。

褚領班輕聲道：「算你反應快，未能一劍使你畢命！」

沈鷹冷笑道：「你先別高興，看看劍上是否有血？」右手一掄，烟鍋敲在趙四娘的環跳穴上，趙四娘立即一躍而起，破口大罵褚領班。

褚領班一看手上軟劍，潔白晶亮，那裏有血跡，他不禁驚呼：「你沒受傷？」

沈鷹冷笑道：「這也是拜你所賜，那天老夫背部被火灼傷，臨去鄭州時怕火傷影响了身手，因此在火傷藥上貼上一塊犀牛皮，剛才你那劍剛好刺在犀牛皮上。」

褚領班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轉身向房口飛去。

沈鷹急喝道：「小顧攔住他！」烟桿向他背心點去。

褚領班想不到後有追兵更兼前無去路，凌空打了個跟斗向沈鷹頭上越過，飛落房內。

沈鷹一轉身攔在門口，道：「你又錯了一着，顧思南還未到。」

褚領班臉上一陣青一陣白，突然向趙四娘撲去，趙四娘一閃沒能閃開，讓他攔腰抱住。

沈鷹冷冷地道：「你們兩人夜夜春宵，現在還想白日當老夫之臉宣淫麼？」

趙四娘臉紅如火燒，輕輕掙脫褚領班，又在床上摸出一對柳葉刀。

褚領班道：「不必怕，只要咱們殺了他，誰能知道！」

沈鷹道：「未必能如你所願，夫人，何必一錯再錯？」

趙四娘幽幽地一嘆道：「今次都是讓你害了我！」狠狠地盯了褚領班一眼。

褚領班道：「現在才說這種話，不嫌太遲了麼？」說罷持劍刺向沈鷹。

沈鷹烟桿一敲一吐，褚領班回身一側，橫劈沈鷹腰際，沈鷹烟桿一架，只守不攻。

褚領班急道：「四娘，你還等什麼？今後的日子全在此一戰！」

沈鷹接腔道：「夫人，若果老夫沒有看錯，褚領班根本瞞住你幹了很多傷天害理的事，他對你絕沒感情。」

趙四娘臉上一紅，嗚咽起來：「我……我還能指望什麼？」

聲音剛停下，顧思南及雲飛烟巳出現在門口，沈鷹心頭一寬，急喝道：「夫人請讓開。」聲如霹靂，趙四娘不由依他的話讓在一邊。

沈鷹雙眼緊緊盯在褚領班身上。「你莫以爲跟詹天宏串通好一切便能瞞得住老夫，其實老夫在鄭州時便巳懷疑你了。」

褚領班一怔，脫口道：「我那處地方露出破綻？」

沈鷹道：「第一，你用刀不用劍。」

褚領班截口道：「這也是破綻？我不是先告訴你只跟嶗山神劍學了五年劍法，不用劍用刀有什麼稀奇？我既然未能窺到嶗山劍法的精髓，改學其他刀法，可是順理成章之事。」

「問題是你的刀法跟你的內功以及其他功夫全然不配；一個學武之人假如他的內力及拳脚比刀法還好，他爲何不索性棄刀用拳？」

褚領班嘆了一口氣，道：「這倒是我的疏忽，第二點呢？」

「洗玉玲被你一刀截腰而死，不太容易麼？雖說當時金羿剛死她心神不定，但那一刀她絕對可以避得開，她之所以避不開，只有一個解釋她對你完全沒有防備，除非你跟她是同路人，否則豈會如此？」

褚領班冷冷地道：「既然有第二點必有第三點。」

「第三點是洗玉玲臨死前說的那句話，這句話是叫你快設法挽回敗局，而你却沒把握做到，所以索性把她殺掉滅口。然後你衝入房中對詹天宏說有辦法替他脫險，所以詹天宏毫無抵抗被你推了出來。」

褚領班臉色再變，心頭發寒，他想不到自己認爲天衣無縫的計劃，其實却破綻百出，豈能不心頭震盪。

沈鷹越說越快。「老夫故意把詹天宏交給你保管，問題就是要讓你再表演一下，所以詹天宏的口供幾乎沒有破綻。」

「既然沒有破綻，你又怎能尋到其中之破綻？豈不矛盾？」

「老夫的手下人人都有一對雪亮的眼睛，分得出一人的面孔是不是經過易容，還是本來的面目，詹天宏明明在鄭州，他却詐稱鄭州那人是他的化身。既然他的話有假，證明在洛陽指揮的另有其人，老夫再細細推敲一下那個幕後人便是你，而且，金羿及洗玉玲武功雖然不錯，却非一門一帮之主的人材，他倆駕馭不了你。」

褚領班哈哈笑道：「承你看得起，本座今日雖敗却也猶榮，只是你又猜不猜到本座到底是何人？」

「若老夫沒有猜錯的話，你便是『鬼劍』易白！老夫一早巳懷疑那個在洛陽酒樓被司馬城發覺的便是你，易白！詹天宏說你的地位跟他差不多，老夫豈能相信，論武功他只及你一半。再說，當日你雖然易了容，但後來在鄭州還是讓司馬城認出你的聲音。」

「好，沈神捕果然名不虛傳，不過，你又是如何窺破本座跟趙四娘的姦情？」

「那是梁老大裝作行刺趙夫人的那夜，顧思南剛好潛入此地，他發現一個黑影在樓上趙夫人居室內走了出來，却看不清他面目，後來老夫一推敲便知那人便是你。」沈鷹帶着幾分豪氣地道：「你想利用梁老大向老夫提供假消息，以及設計殺掉老夫，可惜却損不到老夫一根毫毛。」

易白臉色越來越白。

沈鷹冷笑一聲。「老夫不但知道你與趙夫人的姦情，而且還能揣測到你引誘趙夫人的動機。」

易白冷哼了一聲，道：「大爺就不信你眞的是神仙。」

沈鷹臉色凝重地道：「你起初以爲挖動了歐陽莊的根基便可以爲所欲爲，可是後來你發現老夫插手這件案子，而且越查越緊，所以你便退而求其次，希望萬一金玉堂崩潰，也能控制了歐陽莊，那時也無疑是掌握了洛陽城，因此，老夫斷定你與趙夫人通姦，爲時並不久，一定是在老夫插手這案子之後的事。」

易白長嘆一聲，用指彈一彈劍。「難怪本座會敗在你手中，你心思果然十分愼密，非常人能及，可是你還知道什麼？」

「歐陽鵬就是你殺的，因爲你劍的寬度與傷口脗合，而且那是把軟劍，把它纏在腰上，沒人知覺，換作是用普通的兵器，莊主獨子大喜之日携帶兵器，未免令人側目。」

易白道：「果然什麼也瞞不住你。」

趙四娘尖聲一聲，顫聲道：「你眞的殺死了鵬兒？」

易白冷哼一聲，看也不看她一眼。

趙四娘像瘋了般嘶叫起來，「天呀！長壽，鵬兒，我……我愧對你們！」柳眉刀回刎在自己頸上，鮮血立即濺紅了雪白的粉頸。房內的人却看也沒看她，生似她本人就是應該死的，根本不值得同情。

半晌，易白喃喃地道：「你既然什麼都知道，我也不想再問下去。」

沈鷹毫無表情地道：「趙夫人尚能知恥，如今也該輪到你了。」

「我有個心願未了，就是臨死前欲跟你決一死戰，你能助我完成此心願否？」

沈鷹喟然道：「這叫做不到黃河心不死，無妨，你有本事即管施展過來，老夫絕不令你失望。」

易白臉色突然凝重起來，劍尖斜指着沈鷹的顏面。沈鷹道：「今日能一睹嶗山神劍郝前輩傳下的劍法，何幸之有。」

易白趁他說話分神之際，手腕一抖，洒下五朵劍花，劍尖如毒蛇吐信，指向沈鷹前胸幾個死穴。沈鷹不爲所動，待易白的長劍向前一送時，烟桿才倏然翻上。

易白劍尖一吐之後，立即改了個方向刺向沈鷹的太陽穴，這招使得極快，可是，沈鷹更絕，烟桿不擋，反而飛速地點向易白的璇璣穴，這是連消帶打的高招。

易白的劍勢更疾，全然不顧胸前死穴會被點中，這是兩敗俱傷的打法，沈鷹意不及此，大吃一驚，急忙偏身後退。

「嗤」一聲，肩頭被易白的軟劍劃過，鮮血汩汩而流。易白一劍取得甜頭，劍勢更盛，招招不離沈鷹的要害，沈鷹面對這種悍不畏死的打法，大是頭痛，出手使招之際，頗有縛手縛脚的感覺。

「嘶」地一聲，易白一劍挾着勁風疾刺沈鷹胸膛，沈鷹烟桿在外難以擋架，背後又貼着那張雕着鴛鴦的大床，急切間烟桿疾敲易白手腕，易白一翻腕劍尖飛處改刺沈鷹肩膊，同時左掌挾勁向沈鷹拍去。

沈鷹烟桿斜截軟劍，左手手指直向易白的脈門。劍桿相交之下，軟劍變招迅速，藉力橫劈沈鷹腰際，沈鷹一躍而起，站在床上，易白一劍落空，欺前一步，疾削沈鷹雙足，沈鷹再度躍起，一把扯下蚊帳，蚊帳朝易白頭上罩落，易白軟劍急揮，蚊帳不着力，一時不能劈斷，反而被包住軟劍，沈鷹一桿敲下，易白急退，右手亂揮，劍上的蚊帳隨之飛舞，視綫不免被遮住，沈鷹烟桿急刺，右脚突然蹬在易白的膝頭上，「喀嗤」一聲，骨折身歪，沈鷹烟桿剛好點在他廠穴上。

× × ×

歐陽長全等都已聞訊趕來。他聽了沈鷹的分析，不禁有點奇怪，「既然有詹天宏潛伏於敝莊，他又何必處心積慮蟄伏在此？而且比詹天宏還早一年到敝莊？」

沈鷹道：「恕我說句較難聽的話，金玉堂的樞紐本就是設在貴莊，易白才是金玉堂的眞正主子。詹天宏是他後來發展加入金玉堂的。令三兄一生事事順利，久之難免會有疏忽大意之處，尤其是在晚年，經常外出遊山玩水，無形中是給機會于金玉堂。」

「照你所說，他是藉老朽的三嫂來賺你的了？」

「是，不過，只怕趙四娘當時亦不知道實況，易白以爲叫她送給老夫二十萬兩銀子，老夫便會在驚喜之下失去警覺，嗯，這張銀票本座交回給你，此案，絕對不値這筆酬金。」

歐陽長全道：「要不是神捕明察秋毫，敝莊也不知會弄成怎樣，此筆欵項，老朽還嫌少付了呢，神捕但收無妨，說句托大的話，二十萬兩銀子在敝莊來說，根本不在眼裏。」

「如此本座便恭敬不如從命了。」

突然有個護院跑來報告，說詹天宏不知怎樣被人殺死了。沈鷹忙道：「這必是易白叫人下手滅口的，如今他人已在此，任憑貴莊處置，還有，今後只怕貴莊要好好清洗一下那批護衞了。」

× × ×

司馬城聽了沈鷹的轉述之後，不禁垂下兩行熱淚。

「賢侄打算如何？」沈鷹道：「這件事歐陽莊及趙家莊做得太過孟浪了。」

司馬城突然露出堅毅的神色，道：「小侄打算就此了結算了，歐陽莊也死了不少人，連趙四娘亦已死了，小侄就算要報仇，該找誰報？找趙容國？只怕他知道一切之後，心情也不會好過！如今小侄只怕先父母在天之靈不會原諒小侄這決定！」

沈鷹露出讚許之色。「賢侄此一決定倒符合老夫意思，證明賢侄見解超人一籌，意志及胸襟更非常人能及，令父母在天之靈也必然欣然同意。」

半個月之後，司馬城獨自回鄭州，到了舊居一看，只見添了兩座新墓，墳墓建得非常龐大又有氣勢，墓旁是無數的石仲翁及石獸。司馬城心頭大爲詫異，走前一看，墓碑上刻的正是自己父母的名字，下欵刻着趙容國之幾個小字，碑前赫然放着一條手臂，這手臂顯然才離體不久，似乎尚有一絲餘溫。

司馬城一怔之後，倏地明白，這是趙容國的手臂，他雙眼模糊，熱淚奪眶而出，撲在墓碑上痛哭起來。

（完）

三期完民初技擊鬥智小說

龍乘風・文
盧令・圖

黑大亨（上）

風暴驀地起　殺氣罩全城

兩雄火併

（一）

裘公館大門前，張燈結綵，氣氛熱鬧極了。

這是十二月十七日，也是裘忍東六十歲壽辰的日子。

下午七點零五分，裘公館內已是賓客滿堂。最受人矚目的一位貴賓，也在這時候踏進了裘公館的門檻。

這人是裘忍東的義兄，也是這城市裏最有勢力的一位大亨——倫九頤。

倫九頤在金融界是個風頭人物，在商界是個具有龐大實力的企業家。

在黑道上，雖然他表面上早已洗手不幹違法的生意，但對各帮會仍然具有極大的影响力。陪伴在他身旁的，通常都是程欽、白鵬。

程欽是武林高手，現在雖已五十歲，但身手仍然和壯年一般矯捷，技藝却是更精湛、更老辣了。

他在五年前成爲倫九頤最信任的第二位保鑣，現在才三十三歲。

倫九頤在這兩個忠心耿耿的保鑣保護下，來到了裘公館，祝賀他結拜兄弟裘忍東的六十歲壽辰。

但他剛踏進金碧輝煌的大廳，廳中的燈光突然同時完全熄滅。

場面立刻變得喧嘩、混亂。

就在這一刹那間，每個人都可以在喧嘩、混亂嘈雜的聲音中，聽見了一下清脆得令人心弦震駭的槍响。

「砰！」

一顆子彈已離開了槍膛，鑽進了一個人的胸膛裏。

這人立刻悶哼，倒下。

（二）

七點零九分，燈光重亮。

燈光仍然和剛才一樣，亮如白晝。

但絕大多數人的臉色，都已變得一片雪白。

燈光的熄滅，已給這裏的滿堂賓客帶來了混亂和不安。

但最令人感到可怕的，却還是那一下突如其來的槍聲。

當燈光重亮後，突然有人發出尖銳的叫聲。

叫聲充滿恐懼之意。

只見一個滿身鮮血的人，倒伏在猩紅的地氈上。

這人赫然竟是倫九頤手下的第一號保鑣程欽！

白鵬的臉色發白，倫九頤的神色却是沉肅而憤怒。

這時候，穿着一襲繡金長袍的裘忍東從人叢中匆匆走過來。

「九爺，甚麼事？」他的神色也是和倫九頤一模一樣。

倫九頤冷冷的瞧着裘忍東。

他的目光很冷很冷，簡直可以讓人從

心底裏凍至窒息。

裘忍東臉上的神色，也好像巳有點窒息的感覺。

白鵬吸了口氣，對倫九頤道：「老闆，他……」

倫九頤冷冷道：「不必看了，這顆子彈巳穿過了他的心臟。」

白鵬的臉色巳變了，變得充滿怨毒。

他的目光盯在裘忍東的臉上，忽然說：「我會記着，我們欠你一顆子彈。」

裘忍東臉色驟變：「這是甚麼話？」

倫九頤冷冷一笑：「他的說話，也就是我的說話，我們欠你一顆子彈，但你也同樣欠了我們一條人命！」

這時候，一直緊隨着倫九頤的打手巳經圍了上來，把倫九頤和裘忍東都圍在中央。

但裘忍東的手下也巳在旁虎視眈眈，原本熱鬧喧嘩的大廳登時變成殺氣騰騰。

裘忍東吸了口氣，大聲道：「你若以爲……」

倫九頤沉着臉，把右手一揮，斬釘截鐵的說：「裘老二，不必解釋，今天是你的壽辰，我不動你，但你也休想趁着這個機會動老子一根毛髮！」

說完最後一個字，轉身離開裘公館。

外面忽然傳來一陣雨點聲。

雨點不算太大，但却很冷，簡直可以把人的血液凍結成冰。

白鵬的心巳冰冷，人也似巳凍得完全麻木。

(三)

十二月十八日，晨霧濃白如乳。

白鵬坐在一幢古老石屋的梯角間獨自發楞。

程欽之死，對他來說的確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這幢古屋，高兩層，是程欽花了半生積蓄買下來的。

古屋仍在，人却巳不復存在。

誰能瞭解他此刻的心情？

黑棠瞭解。

黑棠是一個少年的名字。他本姓穆，名棠，由於生來一身皮膚黝黑，人們都叫他黑棠。

黑棠喜歡喝高粱。

他認爲高粱是世間上最好的酒，喝它挺够意思。

程欽也是和他一樣，兩人碰頭，一老一少例必喝個不亦樂乎。

白鵬很少喝酒，但每當他們三人在一起的時候，他也照喝不虞，而其酒量絕不比任何人稍差。

但從現在開始，他們再也不會有這種機會聚在一起。

× × ×

從六點四十五分開始，黑棠就巳在很遠的巷口裏，透過一塊穿了幾個小洞的廢木板，瞧着呆坐在梯間的白鵬。

白鵬雖然還是白鵬，但他的臉孔巳不像是昔日的白鵬。

他像塊木。

甚至比一塊沒有生命的木頭還更要呆木。

黑棠心碎。

白鵬以前絕對不會這樣，有一次把袋裏所有的錢輪得乾乾淨淨，又有一次甚至給人打斷兩根肋骨，他還是很輕鬆，若無其事的。

黑棠沒有走上去。

他不是不敢走上去，也不是不想上前說幾句安慰的說話。

但他知道，現在無論自己向他說甚麼，都是多餘的。

× × ×

街角忽然飛來一隻烏鴉。

烏鴉在叫，叫得很難聽。

烏鴉忽然飛來，在黑棠的頭頂上飛掠過。

黑棠忽然感到有個預兆。

似乎是這隻烏鴉爲他帶來了一種無法解釋的衝動，他突然昂起頭，挺起了胸，去找癩皮狗。

× × ×

這一天清晨，癩皮狗還沒有醒，一直放在他床脚下的斧頭巳不翼而飛。

(四)

八點二十七分，裘忍東坐着一輛黑色的轎車，來到了蓮花閣。

蓮花閣是這地方上氣派最豪華的茶館子。

蓮花閣的老闆，也就是裘忍東。

雖然時候還是很早，但蓮花閣早巳顧客如雲，座無虛設。

至於裘忍東的桌子，當然是早巳預訂下來的。

到蓮花閣喝茶，幾乎巳是裘忍東風雨不改的習慣。

今天也不例外。

但有一件事很特別的，就是他還沒有踏入蓮花閣，一把斧頭巳向他迎面劈了過來。

× × ×

斧頭不算短小，似乎只有身材魁梧的關西大漢才適合使用。

但持斧砍殺過來的人，却並不是個關西大漢，而是一個身材瘦削，皮膚黝黑的「黃毛小子」。

他在蓮花閣外巳等待了很久，這也是他存心要殺裘忍東的一擊。

他衝過來的速度很快，手起斧落，那種氣勢居然也很嚇人。

但可惜的是，裘忍東並不是獨自來到蓮花閣的。

陪同着他的，還有四個身懷絕藝的一流保鏢。

這四個人的反應都同樣敏銳，每個人一出手都可以以一擋十。

這個皮膚黝黑的小伙子雖然是突如其來，但還是衝不破這四個人所組成的保護牆。

對裘忍東來說，這四個人所組成的「牆」，是極其牢固的，任何人要衝破都絕不容易。

何況蓮花閣是裘忍東的地方，一出了事，援手自不會缺乏。

這小伙子揮斧要殺裘忍東，裘忍東雖然驟然看見，却也沒有半點驚惶失措的樣子。

因爲他巳看見，有「鐵蟹鉗」之稱的常勝巳出手。

× × ×

常勝並不高，甚至比這個小伙子還矮一點點。

但他的體形却是結實、魁梧、强壯得就像隻驃悍的犀牛。

尤其是他的一雙手掌，更是寬、厚、有如鋼鐵打造。

他的「鐵蟹鉗」外號，也是因爲這雙手而贏取得來的。

小伙子一斧揮來，他巳經攔在裘忍東的前面，沉身擧手，一手揑向小伙子的右腕。

這一下子出手，絕對不能有半點的差錯，否則他的手就要給斧頭砍了下來。

常勝沒有差錯。

他看得準，出手的方位更準。

但最重要的還是速度。

倘若他出手稍慢，縱然看得準，出手方位沒有錯誤，也同樣於事無補。

但常勝的功夫絕非白練，出手的速度簡直比別人眨眼還快。

「嗨！」

皮膚黝黑的小伙子在吐氣，使勁，想掙脫常勝的五指。

但他使盡了勁力，還是掙不脫。

常勝的五指，簡直比最兇惡的蟹鉗還更厲害。

小伙子的臉色變了。

但他的戰意高昂，雖然掙不脫，仍然睜眉突目，突然一脚向常勝小腹下疾踢過去。

他這一脚很快，而且勁力十足，常勝雖然身子結實，但這一脚還是絕對捱不起的。

可惜小伙子這一脚剛剛踢出一半，常勝的另一隻「鉗」又來了。

「勒……」

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骨折聲，清脆地同時響起。

小伙子的足踝巳被常勝的手揑碎！

血濺蓮花閣

(一)

上午八時三十三分，白鵬躺在一張巳被人拋棄的爛床上。

這張殘破不堪的床，巳不像是床，而是像一堆連野狗却不願意躺在上面的垃圾堆。

它本來就是被遺棄在垃圾堆裏。

垃圾堆的氣味，當然是混濁的，腥臭的。

但白鵬好像一點也不覺得。

看來，他連嗅覺都巳麻木。

× × ×

癩皮狗摸着禿了大半邊的腦袋，從黃坪坊去到芝蘭路，又從芝蘭路找到大三巷，最後才在大叫化的口裏探聽出，白鵬原來在垃圾街中。

垃圾街本來叫香花里，但這裏最著名的却不是香噴噴的鮮花，而是臭氣薰天的垃圾。

所以，香花里這三個字巳很少有人再提起，而以垃圾街代替。

癩皮狗並不是個很乾淨的人。

他每年洗澡的次數，絕不會比他身上的虱子爲多。

縱然他是個如此這般的人物，但他還是很討厭垃圾街這個地方。

若非親眼看見，他實在很難相信，像白鵬這種平時一天洗臉五六次的人，居然會躺在圾垃堆裏。

「白先生，你怎麼躺在這裏？」癩皮狗吃驚地問。

白鵬一笑，連他自己都想不到，這種乾澀的笑容是怎樣擠出來的。

「阿狗，這裏不骯髒，最少比裘忍東的狗窩還乾淨。」

裘忍東是甚麼人，癩皮狗當然也曾聽說過。

裘公館是怎樣的地方，癩皮狗也聽人說過不止一次。

據說裘忍東有潔癖，裘公館裏幾乎是一塵不染，乾淨得不得了的地方。

但白鵬却居然說那是個狗窩。

癩皮狗並不算太笨，但這種說話的意思，他還是有點不懂。

他正想問一問，白鵬却比他更早開口，說道：「你找我有甚麼事？是不是又輸乾了？」

癩皮狗搖頭。

「不，近個把月來，阿狗手風很順，連押給譚老大的那柄斧頭都贖回來了。」

白鵬嘆了口氣，道：「能够不用斧頭，還是不用斧頭的好，這門子拚命的事，你犯不着老是掛在肩上。」

癩皮狗訕訕一笑：「白爺的好意，阿狗是明白的，只是今天早上，阿狗的斧頭又不見了。」

白鵬瞧着他。

「是不是給虱子抬走了？」

「不是虱子。」癩皮狗臉上的神態忽然變得很凝重。「據沈二婆子說，是黑棠今天早上拿走了。」

白鵬又是一笑：「那渾小子……」

說到這裏，目中突然寒芒暴射，整個人從破床上跳了起來。

他一手揪着癩皮狗的衣衫，厲聲道：「他眞的拿走了你的斧頭？」

癩皮狗的臉巳發白。

他連連點頭不迭：「是沈二婆子說的，那婆娘雖然尖酸刻薄，但對阿狗向來都不說半句假話。」

白鵬鬆開了手，臉色也變得和癩皮狗般蒼白。

他突然發足狂奔，往東而去。

癩皮狗怔在那裏，呆住。

直到很久很久之後，他才發覺，這地方的確是腥臭極了。

(二)

蓮花閣外，仍然和平時一樣，行人熙來攘往，彷彿甚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

但白鵬的心却巳沉到了脚底裏去。

從賈四叔的口裏，他巳知道，黑棠巳在不久之前來過這裏，伏擊裘忍東。

賈四叔是個販賣生果的小販，多年以來，一直都獃在蓮花閣門外營生。

當時的情況，他看得很清楚。

他還說：「黑棠巳給裘忍東的保鏢抓回去了。」

至於裘忍東，他仍然在蓮花閣內。

白鵬立刻像旋風似的，衝進蓮花閣。

× × ×

裘忍東有個習慣，就是在早上的時候

吃麵。

蓮花閣的上湯蝦丸麵，脆蟮麵，乾切鹹肉麵，都是龔忍東極其欣賞的。

但今天放在龔忍東桌前，卻不是這些麵，而是「人耳麵」。

× × ×

麵黃如金，人耳卻黑如炭墨。

白鵬看見了這碗麵，也看見了麵上的兩隻人耳。

龔忍東淡淡的對他說道：「我知道你一定會來，所以囑咐劉師傅先把這碗麵煮熟。」

白鵬的臉上沒有半點特別的反應。

一個穿着筆挺西裝的中年人，很小心地把這碗麵端到白鵬的面前，然後笑眯眯地說：「龔老闆知道你一定很喜歡這碗麵的。」

白鵬把碗接過。

碗是燙的，陣陣白氣仍然不斷地從碗裏向上冒升。

這中年人又說：「這是咱們老闆給你的一種賞賜，而龔老闆的賞賜，是除了死人之外，無論是誰都萬萬不能拒絕的。」

白鵬的目光忽然變得像是一把鋒利的刀。

「閣下怎樣稱呼？」

「勞庭。」

「大狠手勞庭？」

「哦！區區賤名，不意兄台竟然會知道。」

「閣下別的事情，在下也許不知道，但兩年前在天津騙財騙色，手段之高明，卻是早已膾炙人口。」

勞庭的臉色立刻變得很不好看。

他冷冷一笑：「別把話題扯遠，這碗麵你是非吃不可的。」

白鵬冷笑，「你以為我不敢吃？」

勞庭冷冷的說：「我只是認為，你不敢不吃。」

白鵬道：「哼！吃又如何？不吃又怎樣？」

勞庭盯着他，態度已毫不友善：「你不吃就得死！」

白鵬冷冷一笑：「我現在還是好好的，怎會不吃這碗麵就得死？」

他的話剛說完，一根漆黑的槍管已指在他的額頭上。

勞庭拔槍。

他拔槍的速度實在太快，快得令人連看都看不清楚。

白鵬居然不動，甚至連眼睫毛都沒有眨動一下。

勞庭獰笑。

「你現在已該知道，昨晚是誰開那一槍了？」

白鵬緘默。

勞庭沉着臉，目光逼視着白鵬：「現在我若要殺你，簡直比雞啄米還容易，只不過你若肯吃下這碗麵，我還可以給你一次活命的機會。」

白鵬考慮了半晌，終於說：「好，我吃。」

「吃」字才出口，他的身子突然向下一沉。

他的身子一動，槍聲也已同時響起。

然而，槍聲雖響，白鵬的人卻沒有倒下去。

勞庭槍法如神，但這一次卻居然還是打空了。

他立刻蜷伏下來，想再放第二槍。

但白鵬已不容許他再有放槍的機會。

「叭！」

整碗熱騰騰的麵，連着湯水一起潑在勞庭的臉上。

勞庭的視綫受阻，喉嚨發出一聲怒吼，但吼聲未已，他的下顎已重重的捱了一拳。

這一拳的力道眞還不輕，勞庭的身子幾乎像是紙鷂般向後飄了開去。

他的手槍再也保不住，落在白鵬的手中。

白鵬冷笑，伸手一搓。

這柄意大利製造的手槍，竟然給他捏成一團，變成廢鐵。

勞庭雖然倒下去，但立刻又有幾個壯漢攔在白鵬的面前。

他們都已亮出了鋒利的殺人武器。

龔忍東突然大喝道：「統統給我退下去！」

壯漢退下，龔忍東緩緩的走到白鵬面前。

「白鵬，你馬上滾！」

白鵬冷笑：「我不殺你，豈能就此離開？」

龔忍東也在冷笑：「你以為眞的可以在這地方上殺我？」

白鵬道：「最少我敢一試。」

龔忍東道：「你很勇敢，但再鬧下去，龔某死活是另一回事，黑棠的小命卻再難保得住。」

白鵬呆住。

龔忍東冷冷的接着說：「回去告訴倫九爺，五大街的地盤他若捨得放手，咱們仍然是一場兄弟，否則休怪老子無情。」

白鵬看着他，說：「這種事不必着急，先把黑棠放掉再說。」

龔忍東的目光有如尖針：「你要我依你的說話去做，現在就得馬上滾。」

白鵬道：「我去，現在馬上就去，但你要到甚麼時候才放人。」

龔忍東道：「你把老子的說話傳到倫九爺的耳朵裏去，就立刻放了黑棠。」

白鵬吸了口氣：「一言為定。」

說完這一句話之後，他就離開了蓮花閣。

× × ×

勞庭捧着已被打得爆裂的下顎，一跛一拐的走到龔忍東身旁。

他現在的神態當然無法神氣起來。

他欲言又止。

但到了最後，他還是忍不住問：「為甚麼咱們不把他留下來。」

龔忍東冷冷一笑：「你可知道白鵬的武功要比程欽還厲害？」

勞庭道：「但在這裏，我們佔了人和地利的便宜。」

龔忍東道：「剛才你若能一槍把他打死，那倒不錯，只可惜手槍已經變成了廢鐵。」

勞庭的臉色更難看。

龔忍東卻拍了拍他的肩膊，緩緩接着說道：「要對付倫九頭，不必急在一時，

待你兩位小師弟來到這裏的時候，何愁大事不成？」

勞庭的臉上立刻發出了光。

「不錯，只要林禮和小高一到，縱然倫九頭手下有八百個白鵬，都會變成草包，窩囊廢！」

龔忍東淡淡一笑：「所以，你現在甚麼也不必顧慮，別忘了三天之後，咱們還有一宗很重要的買賣。」

勞庭掏出一條雪白的絲帕，擦乾了顎下的血跡，說：「這樁事包在我的身上，龔爺儘管放心。」

龔忍東臉上露出了滿意的笑容，喝了一口已涼了的茶，然後離開了蓮花閣。

這時候，天色反而比早上的時候陰沉了不少。

（三）

掛在偏廳牆上和豎立在大廳裏的兩座巨型時鐘，幾乎是在同一時間內，一起敲響了十二下。

倫九頭喜歡這兩個時鐘一起敲響，他認為這樣很夠氣派。

他坐在大廳的一張絲絨沙發上已有半天。

他在等待白鵬回來。

白鵬終於回來了，而且還帶來了龔忍東的幾句說話。

「五大街的地盤！」倫九頭差點連鼻孔都要噴出火來，「這算是甚麼？勒索？敲詐？挑戰？」

白鵬垂手而立，道：「他的確是這樣說。」

倫九頭揮了揮手道：「我相信你，龔忍東本來一直都在打我的主意。」

白鵬道：「九爺，他們是明目張胆的要跟咱們作對。」

倫九頭冷笑：「你以為我怕了那姓龔的？」

白鵬搖頭：「九爺怎會怕了龔忍東？只是……」

倫九頭雙眉一蹙：「你心裏有甚麼說話，不妨直說。」

白鵬道：「據屬下所知，這兩三年以來，龔忍東不斷暗中擴展勢力，秘密網羅了不少亡命之徒。」

倫九頭道：「這個不用你說，他是早有預謀，但我也不是呆子，他能幹的事，我也同樣能幹，而且絕不會比他幹的稍遜半分。」

白鵬目光一閃：「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們是否已佔着優勢，可以把龔忍東打垮？」

倫九頭嘆了口氣。

過了很久之後，他才緩緩的說道：「以目前來說，咱們是佔了下風。」

白鵬一怔。

倫九頭的神色很愼重，說：「龔忍東若不是已經有了很大的把握，也絕不敢在這個時候向我們發難，實在的說一句，若不是程欽，我現在已成為槍下之鬼。」

白鵬的指甲已嵌進掌心裏，眼睛裏也同時露出了殺機。

「龔忍東！」他恨恨的說。

倫九頭看着他，忽然說：「黑棠是個無知少年，但你並不是。」

白鵬垂下臉。

倫九頭道：「黑棠不知死活，孤身一人就去找龔忍東算帳，他若還能活着見你，那倒是奇跡。」

白鵬立刻又昂起了頭，說：「但龔忍東已答應，把黑棠釋放。」

倫九頭「唉」的嘆了一聲。

「別人的說話，你可以相信，但龔忍東是頭老狐狸，而且心黑手辣，他的說話，可是一個字也不能相信的。」

白鵬的臉在發白。

就在這時候，門房倫義安匆匆的走了進來。

倫九頭沉聲道：「甚麼事？」

倫義安說道：「大門外來了一輛黃包車。」

倫九頭道：「這有甚麼奇怪？」

倫義安喘着氣，說道：「拉車的人早已溜了。」

白鵬道：「車上還有沒有人？」

倫義安摸了摸顎下灰白的鬍子，點頭說：「有！有！」

白鵬道：「那是個怎樣的人？」

倫義安喘息着，說道：「那是一個黑小子，最可怕的是，他的耳朵早已給人割掉……」

白鵬只是聽到了第一句說話，立刻就像一頭豹子般向門外竄衝了出去。

× × ×

一輛還算很簇新的黃包車，停在倫府門外。

一個「黑小子」，安詳地斜倚在車子的座墊上。

他當然就是黑棠。

他的耳朵沒有了。除此之外，他的呼吸也沒有了。

白鵬抱起他，猛然發現黑棠的背心上，還插着一把染滿鮮血的小鋼刀！

白鵬在發抖。

「黑棠！黑棠！」他在嘶叫。

天際雲層更密，更厚，雖然還是白晝，但這個都市卻似已變得一片黑暗。

風塵女神

（一）

同日黃昏，天飄大雪。

雖然外面很寒冷，但在艷雲軒的豪華大廳裏，卻是暖烘烘的，就算全身赤裸，也絕不會覺得寒冷。

白鵬進入艷雲軒的時候，穿着一件羊皮短襖。

這件羊皮短襖在街上似乎不足以禦寒，但到了艷雲軒裏還不除下，就卻嫌太燠熱了一點。

現在，白鵬還是穿着那件羊皮短襖，但懷中卻有一個完全赤裸的女人。

她的名字叫春舞。

有人說，無論你在甚麼季節，任何地方遇見了她，她都會讓你有「春意盎然」、「如沐春風」的感受。

在燦爛的燈光下看來，她的軀體不但健康，苗條，而且還散發着一種可以讓世間上的每個正常男人都無法抗拒的野性魅力。

白鵬是個絕對正常的男人，而且今天又喝了不少酒。

艷雲軒是男人要找女人的「好去處」

，而春舞又是這裏最令男人神魂顛倒的女孩子。

她相信，自己必定可以讓白鵬得到滿足。

但她想不到的却是：白鵬忽然把她捧到桌上，放下，然後在她豐滿的胸脯上放下了一叠厚厚的鈔票。

然後，白鵬就帶着一瓶只剩下一小半的酒，冒着大雪離開了艷雲軒。

假如她知道白鵬離開了艷雲軒後，去了甚麼地方，她一定會駡他是個瘋子！

× × ×

大雪中，白鵬帶着那瓶酒，來到了溪草。

溪草是一個只有窮人才會住在這裏的地方，也只有最低賤的女人，才會在這地方上操皮肉生涯。

但在白鵬的眼中，她們並不是「低賤」的人。

他只是覺得她們可憐而已。

（二）

在溪草，只要付出很低微的代價，就可以找一個女人陪伴你渡過整個晚上。

白鵬就在一個叫紫花的女人家中，睡了一覺。

一覺醒來，已是天明。

雪已停，紫花却仍然睡在他的身邊。

在溪草，紫花已算是一個很好看的女人。

但和艷雲軒的春舞相比，却簡直是判若雲泥。

她太瘦削，面有菜色，該豐滿的地方發育不起來，一雙長腿雖然結實，但却蒼白如雪。

但對於付不起高昂價錢的嫖客來說，他們已不能再有甚麼挑剔。

迎送生涯，本來就是人類最原始，最古老的一種職業。

倘若以「職業道德」來說，紫花却是第一流的。

雖然在別人的眼中看來，這種職業是低賤的，甚至是可恥的，但她竟似是很尊重自己這種職業，無論別人在她身上怎樣發洩，她都願意逆來順受。

她簡直已變成了別人脚下的泥土，任由踩踏，摧殘。

可是，昨夜陪伴着她的這個男人，却沒有把她當作「神女」，而是把她當作「女神」。

紫花受寵若驚。

雖然她在泥沼裏打滾了一段不算短淺的日子，但她還是個很懦怯的女人。

她不敢問他，甚至連說話也不敢多說幾句。

直到天亮的時候，這男人叫醒了她。

她才張開眼睛，就已看到了一叠幾乎比自己大腿肉還要厚的鈔票。

「這是我現在唯一能送給妳的東西，雖然它很骯髒，但却能帶妳跳出這個火坑。」這男人用一種低沉而有力的聲音對她說。

紫花瞧着這叠鈔票，如在夢中。

「不！」她忽然搖頭，用力的搖頭，「我不值得這許多錢，就算是爲你幹一輩子，也不值得你付出這筆數目。」

這男人笑了，笑得有點酸。

「傻丫頭，別笑破了我的肚子。」

紫花忽然沉着臉咬着牙說：「你也別想用這種法子來侮辱我，你可以不給錢，但却不能用錢來戲弄我們這些窮家女。」

她本來是個很懦怯的女人，但這時候居然會爲了拒絕這筆錢而「勇敢」起來。

她以爲這男人一定很憤怒。

但他沒有發怒，却露出了一種蒼涼、疲倦的笑容，慢慢的說道：「不錯，小黑棠沒有說錯，紫花姐姐的確是個很好的姐姐。」

紫花呆住了。

「你……你認識小黑棠？」

「是的，」這男人點點頭：「他經常在我面前提起妳，說妳是個很孝順的乖女兒。」

紫花吸了口氣，說：「我只是個風塵女人，根本不值得他提起。」

這男人搖搖頭，沉聲道：「不！妳錯了，風塵女子也是人，譬如說，我也豈不是風塵中人嗎？」

「白鵬！」紫花突然間失聲叫了起來，「你一定就是小黑棠心目中的大英雄白鵬！」

（三）

白鵬又笑了。

他的笑容還是那麼澀苦，就像是一杯還沒有放糖的咖啡。

「不錯，我就是白鵬，但却不是甚麼大英雄白鵬，而是個不中用的混蛋。」

紫花盯着他的眼睛，忽然問：「是不是小黑棠叫你來找我的？」

白鵬立刻點頭。

紫花道：「他爲甚麼不一起來？」

白鵬道：「他走了。」

紫花吃了一驚：「他走了？這話是甚麼意思？」

白鵬淡淡的說道：「他去了南洋。」

紫花的臉一陣發白：「他爲甚麼要去南洋？」

白鵬道：「爲了賺錢。」

紫花道：「他還年輕！」

「這句說話，我也曾對他說過。」

「他怎麼回答？」

「他說：『正因爲我現在還年輕，所以不能不把握着時機，到外面多賺點錢回來。』」

「他眞的這麼說？」

「當然是眞的，」白鵬的聲音忽然變得有點冰冷，「我沒有半點理由要來欺騙妳。」

「不！白先生，你千萬不要誤會……」紫花皺了皺眉，說：「他爲甚麼不辭而別？」

白鵬嘆了口氣：「他說妳是個多愁善感的女人，他說很害怕看見妳傷心欲絕的樣子。」

紫花强顏一笑：「我爲甚麼會傷心欲絕？他只不過是去外邊的地方，多賺點錢回來，而且我知道，他一直都很喜歡教書先生的女兒阿美。」

白鵬莞爾一笑：「雖然他很喜歡莫敎師的女兒莫阿美，但我知道他最尊敬的還是妳。」

紫花吐了口氣：「我有甚麼地方値得他尊敬？」

白鵬道：「那是因爲妳比世間上絕大多數的女人都勇敢。」

「我勇敢？」

「不錯，最少，妳已在殘酷的現實生活中活下來，而且還把老母和四個弟妹都供養得很好。」

「這……這只是做女兒和做姐姐的本份……」

「一個人能盡了自己的本份，而且不惜犧牲一輩子的幸福，那已是很值得任何人尊敬，這當然包括小黑棠和我在內。」

紫花聽到這裏，眼眶內已隱隱閃爍着晶瑩的熱淚。

「很感謝你對我說這些說話。」紫花抽了口氣，說：「但這些錢，你一定要拿回去，請恕我不能收下。」

「爲甚麼不能收下？」

紫花的眼中，忽然又閃爍出另一種充滿堅毅信心的光芒。

「我知道我一定要跳出這座火坑，我也不想一輩子在這裏過着這種豬狗都不如的生活，但直到目前爲止，我仍然相信，我能够自己跳進來，將來也一定能够跳出去，在外面享受新鮮的陽光和空氣，和常人一樣過活。」

她的態度很堅決，一雙久歷風塵的眼睛在這時候散發出最美麗的神采。

白鵬的呼吸似已完全屏息。

他忽然發覺，昨天晚上帶醉而來的時候，當時自己的審美眼光是何等的劣拙。

直到現在，他終於認爲，艷雲軒的春舞姑娘，若和眼前的紫花相比，簡直就變成了一個醜八怪。

紫花彷彿已經眞的成爲他心目中的女神。

人，就是這麼奇妙的動物，因爲人類的感情，也是世間上最神奇，最玄妙的。

× × ×

白鵬沒有勉强紫花。

她的意思，他懂。

他尊敬她，就像小黑棠尊敬她一模一樣。

紫花不是春舞，雖然在俗世的眼光看來，一千個紫花都及不上一個春舞，但在白鵬的心目中，春舞甚至不能和紫花的脚趾相比。

「再見。」

「白先生，再見。」

他們分手的時候，一道晨光已透過窗子，照射在紫花的頭髮上。

白鵬走了。

但紫花相信，他們以後一定還會再度相逢。

惡戰

（一）

白鵬走了。

但他沒有去多遠，就已看見了一張青白的臉，還有一把鋒利的尖刀。

「白鵬，你好混帳！」這個臉色青青白白的人，白鵬認識他，他叫秦見。

秦見也是個在道上混的人，但一直都混得不怎樣好，據說去年還害了一場大病，幾乎死在一間又霉又臭的小旅館裏。

白鵬瞧着他，眼中充滿了厭惡之色。

「滾開！」他叱喝着，脚步不停，仍然向前走了過去。

秦見冷笑：「甚麼女人你都可以玩，可以嫖，就是我老婆你動不得。」

白鵬終於停下來。

「誰是你的老婆？」

「少裝蒜！」秦見啐了一口，「譚花子今天一早就跑來向我說，你昨天晚上整夜都和紫花在一起？」

「紫花？」白鵬的臉色剎那間煞白，「你說紫花是你的老婆？」

秦見冷笑：「我說她是我的老婆就是我的老婆，你憑甚麼資格來懷疑秦大爺的事？」

白鵬倏地怒喝：「住口！」

秦見揚起了眉：「你嫖了我的老婆，還在這裏兇巴巴的，算是甚麼意思？」

白鵬胸膛起伏，怒道：「你絕不會是她的丈夫，你不配！」

秦見大笑。

「我不配？秦大爺是甚麼人？她又是甚麼人？居然會有人說秦大爺不配做婊子的丈夫！」

白鵬厲聲道：「你說紫花是甚麼？」

「婊子！無論是誰只要肯付出吃一碗羊肉湯麵的代價，都可以脫掉她褲子的婊子！」秦見的笑聲更放肆，臉上居然露出了樂不可支的神態。

倘若他眞的是紫花的丈夫，那麼這也可算是人間賤丈夫無疑。

但就在這時候，紫花已跑過來，大聲道：「他不是我的丈夫，他只不過是條野狗，他每次都不肯付錢，還動手要搶！」

秦見的眼睛瞇成一綫，狠狠的盯着紫花，咬牙道：「小母狗，總有一天妳會知道秦大爺的厲害。」

白鵬的眼睛却已露出了殺機：「不必等到『總有一天』，我現在就要你知道我的厲害！」

秦見不等他的說話說完，已經搶先動手了。

他手裏鋒利的刀子，突然用力的刺向白鵬的咽喉。

他一出手，整個人就像一頭惡毒的豺狼。

他在江湖上混，一直相信「刀要快，心要狠。」這句六字眞言。

他知道白鵬並不容易對付，但他現在已再無考慮的餘地。

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自己已拿了別人一百塊大洋的酬勞，而自己要幹的事，就是要激怒白鵬，讓他向自己首先動手！

（二）

白鵬已在發怒。

他也已出手。

秦見知道自己的刀子很快，有時候「對鏡自我表演」，也不由不暗暗佩服自己的身手的確敏捷不凡。

可惜他現在面對的不是鏡子，世間上也絕不會再有另外一個和他一模一樣的秦見。

他現在面對的是白鵬。

白鵬雖然是赤手空拳，但在高手而言，赤手空拳已是一種極具殺傷力的厲害武器。

秦見的刀才刺出，小腹已重重的捱了一拳。

他實在無法想像得到，像白鵬這種身材不算特別魁梧壯大的人，何以會有如此威猛的拳力。

「唷！」

就是這麼一拳，秦見的身子已彎下，吐血。

白鵬伸手，以閃電般的手法奪刀。

秦見還是不服氣，沉身踢出一腳，但這一腳卻已軟弱無力。

白鵬也同時踢出了一腳。

這一腳是踢向秦見的臉上。

但就在這刹那間，一塊拳頭般大小的石子突然飛射過來，不偏不倚正怒射在白鵬的足踝上。

白鵬身手雖然敏捷，但這塊石子他居然是閃避不開。

一聲異响，白鵬的足踝已經被石子所傷。

但他這一腳仍然沒有停下來。

他這一腳仍然踢在秦見的臉龐上。

秦見連慘叫聲都叫不出，人已像皮球般被踢了開去。

白鵬這一腳是在盛怒中踢出的，就算是比碗口還大的木樁，也不難爲之折斷。

秦見的嘴巴也許很硬，但頸骨却似乎太脆弱了一點。

雖然白鵬這一脚並不是踢向他的頸子，但他的脖子居然也被這一脚活生生的震斷。

至於他的臉，更是不用提了，那簡直就像隻給鐵錘搗毀了的西瓜。

× × ×

秦見倒下，永遠也不可能再爬起來。

這個教訓，對於他來說實在是太徹底了。

他臨死的時候，心中也許已在後悔。

他後悔並不是因爲自己「好事多爲」，而是後悔這一百塊大洋實在是不該去賺的。

但這時候才後悔，未免是太遲了。

誰叫他嗜賭？

誰叫他輸得一敗塗地？

倘若他不賺取這一百塊，不久之後，可能也和現在一樣，給人在街頭上活活打死。

（三）

草溪的房子，幾乎每一間都是殘舊不堪的。

雖然已是大白天，但在這地方上，陰陰沉沉的角落却是數之不盡。

白鵬站在最光亮的一條小巷裏。秦見已倒臥在血泊裏，連動都不能再動。

但在東方一個黑暗的角落裏，却又有兩個人走了出來。

接着，南方一間古老房子的屋簷下，也出現了兩個黑衣漢子。

還有西、北兩方，也同時悄悄的出現了幾個臉上木無表情的男人。

白鵬認識其中三人。

這三人當然也同樣認識白鵬。

「好身手！」在東方走出來的兩個男人，其中一個穿着白綢短打，嘴裏啣着一根香煙。

他叫潘打命。

他本來的名字，當然並不叫「打命」，而是叫潘少香。

在這地方上混的人，很少有人沒聽過潘打命的名字。

他喜歡打架，而且往往打出人命，這就是他成名的原因，同時也是他給人叫作「潘打命」的來由。

上一次給他活活打死的，是鐵環黨的大黑熊。

大黑熊重逾二百斤，據說曾經在鄉下裏三拳打死一頭餓狼。

但他碰上了潘打命，就只好算是他倒足了三輩子的霉。

潘打命沒有揍他三拳，只是在他的胸膛上踢了一腳。

這一腳看來也不怎樣兇，大黑熊捱了這一腳之後，還若無其事的瞧着潘打命，裂嘴大笑。

但不到半分鐘，大黑熊的臉色就變了，變得像是一張白紙。

鐵環黨的黨羽看見有點不對，急急扶着大黑熊狼狽而逃。

但到了第二天，大黑熊的死訊已傳遍了這個大都市。

× × ×

潘打命一上來，雙眼就不斷的打量着白鵬。

白鵬冷冷一笑：「我很乾淨，你若想找虱子，不如脫掉自己的衣服找找看。」

潘打命乾笑。

他仍然上上下下的打量着白鵬，過了很久才說：「黃頭老四對我說，你可能神經出了毛病，所以連春舞都不要，却去找個臘鷄般的女人。」

他的笑聲很邪氣，倒和他臉上的表情很襯合！

白鵬冷冷道：「裘老闆的姨太太們，我也曾見過好幾位，她們有些像母豬，有些倒像塗上了半斤硃砂在臉上的猴子。」

潘打命仍然在笑。

「白朋友，你儘管說，反正裘老闆聽不見，我也絕不會爲了這些瘋言瘋語而生氣。」

白鵬把刀子幌了幌。

站在潘打命身旁的青衣漢子，也在幌動着一件武器。

那是堅硬如鐵的石頭。

（四）

刀子，固然是武器。

石頭，在某種人的手裏，也同樣是武器。

刀子能殺人，石頭也同樣能殺人。

白鵬的足踝受傷，也完全是因爲這青衣漢子手裏的石頭！

白鵬以前從來沒有見過這個人，到了這個時候，他忽然猛然省悟起一個人的名字。

「石頭君子常杜！」

青衣漢子淡淡一笑：「不錯，我就是常杜，也是常勝的哥哥。」

白鵬冷笑：「想不到東南二煞，都已雙雙投在裘忍東的門下。」

常杜淡淡道：「這是打虎不離親兄弟，既然裘老闆用得着咱們，咱們哥兒倆也自當甘願爲他老人家效犬馬之勞。」

白鵬冷冷道：「只怕甘願爲他效犬馬之勞的人太多，到最後反而會弄至鷄犬不寧。」

常杜一笑。

「你隨便怎樣說都沒關係，我也絕不會生氣，而且還要送閣下第二份禮物。」

白鵬臉色一寒。

常杜的第一份禮物，是石頭。

常杜的第二份禮物，也是石頭。

現在常杜手裏握着的石頭，形狀長而狹，就像是一根石棒子。

他突然衝前，身子一躍而起。

他的動作很快，一躍起，石頭已向白鵬的眉心上猛擊過去。

白鵬的動作却更快，快得令人無法想像。

他急速的擰腰，一個肘拳欺身撞向常杜的小腹。

常杜的石頭沒有擊中白鵬，反而小腹給重重的撞了一下。

他立刻疼得怪叫起來，彎下了腰。

白鵬不放鬆，另一隻手已揮刀插向他的背脊。

那知常杜突然從他右脇下穿了過去，反手一拳打在他頸後的大血管上。

白鵬一刀刺空，常杜這一拳却已擊中了他。

但白鵬沒有立刻倒下。

原來他以「卸」字訣，把這一拳的力道化解了一大半。

常杜也是個技擊高手，這一拳沒擊倒對方，心知對方並非易與之輩，急忙旋身擺式護架。

但來不及了。

白鵬已像一隻兇猛的兀鷹，從天而降向他飛撲過去。

常杜慘呼，雙眼怒凸。

白鵬棄刀，落下。

但他已無法站穩，單膝跪了下來。

他畢竟已傷了一足，剛才全力拚搏，傷勢又再加深幾分。

常杜固然完了，但白鵬的形勢也是惡劣萬分。

他忽然看見了紫花。

紫花站在不遠處的屋簷下，雖然臉色很蒼白，却沒有驚惶失措的樣子。

她的目光充滿了鼓勵之意。

白鵬看得出，她對自己實在是十分的關切！

爲了義父的血仇，爲了死得奇慘的小黑棠，爲了這既可憐又勇敢的紫花，他絕不能死。

潘打命却在這時候冷冷的對他說：「

練功秘訣之五十三

穿簾功

靈空子

此功亦屬輕身法中之一種，平身橫竄，有如飛燕穿簾之勢，故名。

我人常見江湖賣解者，演習鑽刀門鑽火門等把式，即此功也，在觀者但見彼一閃身即竄過刀門，或火門，似甚容易，殊不知在練習時，其爲難困苦，實較別種功夫爲尤甚者也。

初習竄平台術，此法乃從上向下竄之法，製一平台，四周如方桌，大小高約二丈，練者立其上，並足正立，然後向下一沉，兩手向上一揚，同時向上勇起，脚上一用力，直向前面竄出，兩臂直伸於前，全身各部，宜平直如綫，台之前面數丈處，刨一極大且長之沙潭，潭中鋪沙約厚一尺，沙潭四角，各釘一樁，以粗繩結成之網，繫於樁上，蒙住沙潭，離潭約二尺高，人從平台跳下，可免受傷。

在平台上練有成績之後，改習竄槓，用木爲架，貫以橫木，高約三尺，槓前數尺處，安置沙潭繩網如上，人立槓二三丈處，鼓足勇氣，向前奔去，近槓時兩足猛力點地，全身向前斜竄上去，飛過橫槓，而達對面，竄時身體務須平直，練到能在槓上平掠而過，則易槓板，板闊自一尺半起，至三尺爲止，因槓子所佔平面極小，向易掠過，若三尺闊之木板，則非有相當苦功不可，然後更在木板上，豎一方木框，即如賣技者所用之刀門，練在方洞中平竄，由一框而漸加至六七框，重疊置板上，亦能一掠而過，則技已可觀。

若更於框之四周，插以鋒利小刄，使內廓之周圍減小，僅容一身出入，亦能任意竄掠，則穿簾功告大成矣，以後凡遇可以容身之竅，均可出入無阻，練習此功，至少須五年以上功夫，資質愚魯者，十年八年亦未可知也。

白鵬，這裏就是你葬身之地！」

「上！」

一聲令下，白鵬陷入了衆寡懸殊的生死戰中！

看來，這一次白鵬實在很難再活下去了。

但就在這一瞬間，一條雪白的影子突然無聲無息的來到潘打命身旁。

潘打命警惕性極高，但等到他發覺的時候，他的右臂竟已被人以擒拿手鎖住。

對於潘打命來說，這簡直是絕不可能發生的事。

但這却是事實！

梅三公子

（一）

一把寒光四射的七首，已抵在潘打命的咽喉上。

每個人都已看見，在潘打命的背後，站着了一個身穿雪白長袍的人。

這人戴着一頂闊邊氈帽。

氈帽垂得很低，沒有人能够看見他的臉。

他們都只能看見這人的一隻手。

× × ×

那是一隻看來很單薄的手，就和這個人的身材一樣。

但沒有人敢輕視這一隻手的力量。

在這個都市裏，有幾人能在一擧手間就把潘打命制服？

想到這一點，每個人的心裏都有點不寒而慄的感覺。

這人的聲音很平淡，既不響亮，也不低沉。

他的聲音很穩定，就像是他那握着七首的一隻手。

「潘先生，久違了。」

潘打命的額上已冒出了比黃豆還大的汗珠。

「是梅……梅三公子？……」

「難得！難得！」這人淡淡的說道：「想不到像你這位大忙人，居然還會把在下記住。」

「三公子……」

「別的事情，咱們日後從長計議，只是今天，咳咳……」梅三公子淡淡一笑，道：「在下只想向裘老闆進上一言，得些好意須回手，凡事都要留點餘地，萬不能幹得太絕。」

「是！是！」

梅三公子終於把氈帽向上輕輕一托，露出了本來的眞面目。

他已不算太年輕，但看來却還不够三十歲。

他臉上的表情冷靜而沉着。

他盯着白鵬。

白鵬也盯着他，目中已露出了感激之意。

梅三公子倏地疾聲喝道：「你們還不快滾！」

那些本已包圍着白鵬的漢子，不由面面相覷，一時間留也不是，去也不是。

潘打命也突然吼叫了起來：「滾！你們統統都給我滾出去！」

那些兇神惡煞般的大漢立刻走得一個不剩。

梅三公子淡淡一笑，對潘打命說：「識時務者爲俊傑，在這一方面，閣下可說是當之而無愧。」

潘打命聞言，却是連臉都紅了。

梅三公子又說：「他們既然都已走了，你這條性命，我自可予取予携了罷？」

潘打命的臉色又是刷的一變，變成一片蒼白！

「你怎可出爾反爾！」

「出爾反爾？」梅三公子笑了起來，「甚麼出爾反爾？我剛才只是叫你的手下統統滾出去，可沒有答應過要放你一條活路。」

潘打命怒道：「你竟如此卑鄙！」

梅三公子一笑：「這話倒說對了，我早就聽裘老闆說過，鐵環黨的人，都是卑鄙無恥的。」

潘打命的脖子似已粗了兩寸，嘴裏却氣得連半個字都說不出來。

他突然鼓盡全身氣力，掙扎。

但梅三公子却像是一枚巨鎖，任憑他怎樣瘋狂掙扎，仍然無法擺脫分毫。

梅三公子忽然鬆手。

潘打命踉蹌撲前，正欲拔足狂奔，突覺背心一凉。

那柄鋒利的七首，已和他的心臟貫穿在一起。

潘打命狂吼，轉身，滿臉都是憤怒之色。

「姓梅……的……你好……狠……」

梅三公子却不再理他，拉低了氈帽，白袍衣袂飄飄的揚長而去。

（二）

潘打命這一次的行動，可說是慘敗。

白鵬仍然活着，但他却連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

白鵬在潘打命的背上，拔出了那柄七首。

他以手抹血。

血抹掉，七首依然寒光四射。

白鵬目露深思之色。

紫花在旁，不但沒有嚕嗦，甚至連一句話都沒有說。

她知道，現在並不是自己應該多嘴的時候。

風暴已起，這都市內的殺氣更濃。

× × ×

上午十時零五分，白鵬又回到了倫九頤的身旁。

（三）

倫九頤把白鵬帶到了辦公室中。

以米黃爲主色的辦公室，令人有一種精神煥發的感覺。

倫九頤還沒坐下，就已燃點着兩支呂宋烟。

他把其中一支遞給白鵬。

白鵬啣着它，似是有點心不在焉的樣子。

「我知道，這兩天來，你的心情很惡劣，甚至連程欽出殯，你也避而不到。」

白鵬道：「我不喜歡送殯這種事，將來也不需要別人來爲我送殯。」

倫九頤點點頭：「每個人都該有他獨特的性格，你這些說話，別人可能大不以爲然，但我絕對接受。」

「多謝。」

「你的確要對我說一聲多謝，」倫九頤的聲音忽然變得很嚴肅，「但却不是爲了這件事。」

白鵬怔住，一陣子的沉默下來。

倫九頤吸了口呂宋烟，接道：「你現在該已知道，裘忍東的勢力有多大，雖然潘少香這一次損兵折將，而且還死在溪草裏，但有一點你絕對不能否認，裘忍東隨時還可能捲土重來，而且下一次的攻擊，必定會更加猛烈。」

白鵬吸了口氣，道：「梅三公子的出現，是你的安排？」

「不是安排，是邀請。」倫九頤沉聲道：「梅三公子是鐵環黨裏的第二把交椅人物，除了梅堯湘之外，誰都沒有資格指使他去做任何事。」

白鵬默然。

倫九頤雙眉一蹙，慢慢的接道：「梅家父子近年來雖然蟄伏不動，但這一股勢力，仍然是絕對不容輕視的。」

白鵬道：「倘若我們能得到他們相助，又豈懼於裘忍東？」

倫九頤點點頭。「我也是這麼想，」他把呂宋烟放下，沉默半晌才接着說：「所以今天早上，我特親自地訪梅堯湘。」

白鵬道：「是爲了要支援屬下？」

倫九頤點點頭，道：「這是其中一個原因，而另一半，我是在投石問路。」

白鵬道：「你想藉此聯合鐵環黨，聯手對付裘忍東？」

倫九頤道：「這並非絕無可能的事，據我所知，近年來，梅堯湘對裘忍東驕橫跋扈的作風，也是感到相當的不滿。」

白鵬道：「現在梅三公子願出手對付裘忍東的手下看來咱們聯合之勢已成。」

倫九頤却搖頭說：「這又不盡然，今天梅三公子助你一臂之力完全是爲錢。」

「爲了錢？」

「是爲了錢，」倫九頤凝視着白鵬，慢慢的說：「鐵環黨本來就是靠殺人崛起道上的，梅三公子在十九歲的時候，就已是一個很出色的職業殺手。」

白鵬吸了口氣，喃喃道：「想不到他是個職業殺手。」

倫九頤道：「不但你想不到，黑道上的人，也沒幾個知道他的底蘊。」

語聲甫頓，接道：「當然，他所要的價錢相當高，即使是百萬富豪，也很難連續聘請他不斷的爲自己殺人。」

白鵬道：「有錢能使鬼推磨，這句說話果然不錯。」

倫九頤道：「雖然這一次，我花了不少錢，但爲了你，爲了整個大局着想，這還是很值得的。」

白鵬忽然問：「你早已知道了潘少香會向我下手？」

倫九頤冷冷一笑，道：「潘打命一直都在暗中注意着你，今晨你在溪草，那正是他下手的大好良機。」

白鵬嘆了口氣。

「可惜他沒想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不錯，」倫九頤淡淡的說：「要在這地方上立足，就一定要像黃雀，螳螂與蟬都只不過是黃雀啄下的犧牲品而已。」

白鵬點頭。

「這句說話我一定會記着，永遠的記着。」

倫九頤露出了滿意的微笑：「你一直都是個聰明的人，只要再跟着我三五年，將來一定能出人頭地。」

白鵬沒說話。

倫九頤忽然站直了身子，道：「雖然你直到今天才初次遇上梅三公子，但梅鳳鳳你一定不會陌生。」

「鳳鳳？」

「不錯，是梅鳳鳳，」倫九頤用一種曖昧的語氣對他說：「我知道你在去年就已認識了梅鳳鳳。」

「不是梅鳳鳳，」白鵬搖頭：「我認識的鳳鳳是姓王，而不是姓梅的。」

「梅鳳鳳也就是王鳳鳳。」倫九頤肯定地說。

「怎會這樣的？」

「梅鳳鳳是梅堯湘的小女兒，也是梅堯湘唯一還沒嫁出去的女兒。」

「她長的並不難看，將來一定會嫁出去。」

「梅鳳鳳當然不難看，從小時候開始，她就已是個天生的美人胚子。」

「這是事實。」

「但據我所知，梅鳳鳳可能眞的會嫁不出去。」

「爲甚麼？」

「爲了你。」

聽見這三個字，白鵬差點沒嚇了一跳：「老闆，這是甚麼道理？」

「梅鳳鳳今年二十一歲，到目前爲止，她只愛過一個人，」倫九頤緊盯着白鵬，一字一字的說，「這個人就是你！」

白鵬呆住了，就像個飽得要打噎的呆鴨。

「所以，你若不娶她，她可能一輩子也不嫁人。」倫九頤臉上露出了溫和的笑容，「爲了鳳鳳，爲了你的義父程欽，爲了慘死在裘忍東手下的黑棠，你一定要成爲鐵環堂的駙馬。」

駙馬！直到現在，白鵬才知道，倫九頤對他說了大半天的話，原來是要自己成爲鐵環黨的駙馬！

（未完）



現代技擊偵探推理小說

王龍・文
盧令・圖

襲警（下）

前文提要：上文書至探員劉乾坤深夜開槍擊斃沈小海，為此事劉乾坤被唐探長叫去問話，劉乾坤一口咬定是沈小海襲擊他，為了自衞而開槍的，但唐探長看出口供有不少破綻，決定親自到現場探查一番，經多方的調查證實這件事並不簡單，個中情節十分複雜，耐人尋味……唐探長掌握了有關資料後，又和劉乾坤交談一番，這回劉乾坤的神色顯得緊張萬分，而當唐探長質問他關於他的私家車的擋風玻璃上有一子彈孔時，劉乾坤更是驚惶不已，但他還是矢口否認，並要求這事由律師來回答。

殺人圖滅口　揭發毒梟謀

今晨共有五個人離開金家。第一個是廚子出去購買早餐的食物，二十分鐘便回來。

第二個及第三個離開時是一個女傭帶着金福的大孫子去幼稚園。

第四個是金福本人；第五個也是那個廚子。

我看後問道：「有派人跟踪嗎？」

「有。」梁警目用口水濕一濕被夜風吹乾的咀唇，「女傭經巳回家，金福的孫子在幼稚園之內，金福及那個廚子還未回來。」

我一時之間也無計可施，心中眞想衝入金家看個究竟，可是手上又沒入屋搜查令，我有點沮喪，想了一回，心頭一動，便對梁警目道：「我先回警署，同時請他們派人來換更！」

「多謝唐SIR！」

我拍一拍他的肩膊，便與張強向大埔警署走去。

× × ×

跟我接觸的是大埔的探長高天志，我跟他是老朋友，他見到我便叫人送一杯咖啡來。

我笑着說：「老高，這次上面要我飛象過河，管到你的地頭上來，你不會介意吧！」

他哈哈一笑：「我正想多謝你呢！我老婆這幾天入院待產，我正忐忑不安，幸好有你替我分憂！」

我笑道：「大嫂生孩子你緊張什麼？不過初為人父，也難怪你。」

高天志苦笑道：「不是這個原因。這是因為她上一胎流產，如今醫院叫她提早入院！」

我安慰他說：「不必緊張，大嫂吉人自有天相，而且現在醫術又這麼高明！」

他微笑了一下。「對啦，事情還順利吧？」

這回輪到我苦笑了，「現在船正擱淺，還在等待潮水上漲，才有希望啓航！」

他哈哈一笑。「我讀書沒有你多，不

能像你這樣文縐縐的作比喻！有什麼要我幫忙的嗎？」

他既然這樣說，我便不再客氣。「我想你提供一些金福的資料？」

「哦？」他有點驚奇：「總部對他有懷疑？」

「不是！我懷疑韓詩雅姐弟匿藏在他的家裏。」當下我便把情況向他簡述了一次。

「原來如此。」他想了一下，向我介紹：「金福本來也不很闊，最近幾年開了間出入口公司，聽說賺了不少錢，才開始關心公益，熱心鄉梓，沽名釣譽起來。」

我問了一句：「如何闊法？」

「他出手濶綽，廣結人緣，局裏很多伙計跟他都很熟絡。」

「他做些什麼生意？」

「聽說是土產生意！」

我想了一回，又問道：「他兒子平日表現如何？」

「聽說在他父親公司裏做事，平日很規矩，沒有有錢人子弟的劣跡，人緣也頗不錯！今年大概二十三四歲吧，有兩個兒子。」

「他太太是什麼人？」

「潮州人，姓黃的。她外家好像也有點錢！」

我心頭陡地一動，脫口道：「希望你能替我調查一下，但不要驚動那些平日跟金福熟悉的伙計！」

說罷我便站起身走到電話機旁，我打了個電話給薛唐，向他報告了一切，並要求他在其他區域抽調一些人到大埔作監視金福家的行動之用。

他同意了，我正要收綫，薛唐突然說了一件令人吃驚的事：「MR・TONG！劉乾坤服毒自殺，現正在醫院搶救！」

「什麼？」我有點不能相信，「情況如何？」

「聽說頗為危急！」

「那家醫院？」

「市立！」

「我立即趕去！」我匆匆收綫，連高天志也來不及招呼，便拖着張強出去。

上了汽車我才對張強道：「快點駛去市立醫院！劉乾坤自殺了！」

（八）

我到了醫院立即表明身份，一個醫生告訴我：「情況很壞，九成要失敗！」

「還在手術室？」

醫生點點頭。「還未醒來。」

我一把推開他，「我要見見他！」我像一陣風般衝向手術室！

醫生大聲呼嚷，我還未到手術室，便給人攔住了而我也在這刹那冷靜了下來。

我在手術室外，足足抽了三根香烟，手術室的門才打開，追我的那個醫生立即走上前，在主治醫生耳邊說了一陣子話。

那個主治醫生抬頭望了我一眼，道：「探長，他是不行的了！」

我臉色陡起一變。

「不過，現在他神志有點清醒。」

我立即現出一絲希望，不料他搖頭道：「但這是迴光返照！」

「我可以跟他說幾句話嗎？」

他考慮了一陣，終於點點頭。

張強立即跟我衝入手術室。甫入去，鼻內便聞到一股濃烈的藥味，令人頗不舒服。

劉乾坤躺在床上，雙眼閉着，我走上前，大聲叫道：「劉乾坤！我是唐龍！」

他微微睜開一綫眼縫。

「你為什麼要殺沈小海？」

他身子一動，咀唇掀動，我連忙把耳朵貼近他的咀邊。

「……韓詩雅……不……不……」

他只說到這裏，便頭一歪，又暈了過去。

我心頭一急，正想再問，主治醫生連忙把我倆趕回去！

張強恨恨地道：「他媽的，也不多醒一會兒！」

「先生，他醒來說些什麼？」

我回頭一看，是一個巳坐在長椅很長一段時間的少婦。我反問他：「你是劉乾坤的什麼人？」

「我是他結髮妻子。」她嚅嚅地道。

「原來是劉太太！你先生醒來又暈過去，說不出話來。」

她突然流下兩滴眼淚，又連忙轉過身用紙巾拭掉。看得出她是個沒見過世面，心地純良，作風樸實的鄉下女人。

我心中突然升起了一絲同情：「劉太太，你不必傷心，也許他能好起來的。」

「先生，」她轉回身子，喉頭上下滑動一陣，才說出來：「乾坤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你不知道？」

「我弟弟讀報紙給我聽，我才知道一點……今日也是你們警方通知我，我才趕來的！」

我吐了一口氣，心中實在委決不下該不該告訴她一切，想了一會，我才道：「等下你如果有空，跟我們去一趟警署！」

她點點頭又淌下眼淚，緩緩轉身走回長椅上坐下。

當手術室之門再度打開，主治醫生探頭出來，對我搖搖頭，我便知道劉乾坤巳沒有希望了。

耳畔跟着傳來劉太的尖呼聲。我回頭向張強打了個眼色，便獨自一人離開。

× × ×

劉乾坤之死使輿論上平靜了許多。報上的文章都認為劉乾坤是畏罪自殺的……

劉乾坤死後，外面雖然平靜，警方却沒有鬆過一口氣，甚至更加緊張。

尤其是薛唐警司及我，更加心頭難以平靜，因為，我倆都因為另一個所謂在場證人，韓詩雅還沒有踪影，她甚至連班也沒有上，就好像突然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了般。

我休息了一天，使身心又再度恢復在最佳精神和狀態之下。

當我甫坐到辦公室椅子上時，張強推門入來。「唐SIR BOOS找你。」

我連忙走過去，推開薛唐的房門，他好剛放下電話筒。

「GOOD MORNING SIR！」

「GOOD MORNING！」他抬頭望了我一眼，「請坐下，MR・TONG！」

我連忙挪開他辦公桌前的椅子，跟着坐下。

「MR・TONG！這件CASE尚未解決！你明不明白！」

「是的，我知道！」

他目光精光四射。「韓詩雅爲甚麼不敢出來？她昨天應該到警署報到——她三天便得報到一次！」

我凝神靜聽，不敢插腔。

「有兩個原因，第一，她被人挾持，失去行動自由！第二，她本身參加了謀殺行動，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他點燃了一根香烟，繼續說道：「我的意思是，她可能教唆劉乾坤殺死沈小海，或者叫他拔槍。」

我腦海裏突然翻起，劉乾坤死前對我說的那句話，不覺點點頭。

「現在，我要把她列爲第二疑兇！」

薛唐吐了一口烟，對我說。

我也忍不住抽起烟來，室內立即烟霧瀰漫起來，一團一團，繞梟翻騰。

這件案子雖然已摸到點頭緒，但也像室內的烟霧這樣，使人看不清一切。

「MR・TONG，你對這事有什麼看法呢？」

也在他開腔問我的這剎那，我突然發現了一個疑點：「SIR，假如劉乾坤要殺死沈小海，他爲何不把槍伸出車窗之外發射，而在車內發射！」我越說越大聲，思路也越來越清晰，「把槍伸出窗外發射，豈不是更加乾淨俐落，不必使玻璃上留下彈孔，破綻不是更加少麼？」

薛唐一聽，臉上好像發了亮般，喜道：「MR・TONG，不要停，繼續說下去！」

我站了起來，又接上一根香烟。「假如把槍伸出窗外發射，子彈便能自沈小海身上穿膛而過，這樣破綻也更少了，所以，我同意這是韓詩雅的主意，因爲，假如劉乾坤蓄意謀殺一人，在深思之下，以劉乾坤的知識不會犯這些錯誤。」

我捺熄了烟蒂。「這麼說，韓詩雅可能因爲沈小海拒絕她的感情而對他懷恨在心，剛巧兩架車子因爲不讓路的問題使沈小海跟劉乾坤起了爭執，她便唆使劉乾坤開槍！」

薛唐也捺熄了烟蒂，把口中的餘烟噴掉。「MR・TONG，除了最後那句話，其他的看法，我都有同感！」

他頓了一頓，接說下去：「捕捉韓詩雅的事，仍由你負責！」

我有點爲難地道：「假如韓詩雅姐弟一直藏在金家，可有點棘手！」

「這倒是個問題！」想了三分鐘才接下去：「我不限你時間，你耐心等下去，她總不會一生人都躲在金福家中而不出來，MR・TONG，你不能半途而廢！」

我欲言又止，臨時改腔道：「OK，我會盡力而爲！」說畢我便退了出去。

可是我心中暗下決心，要把這件案子盡早弄個水落石出。

話雖如此，當時我實在無計可施，在莫可奈何之下，我只得再與張强再度去大埔。

這次我直接去找沈小海的父親沈尚孔，我希望能在他那裏，找到韓詩雅要殺死沈小海的眞正原因。

車子吱地一聲停在沈家門口，沈尚孔聞聲自屋內衝了出來。

我一邊下車，一邊跟他打招呼。

這次他的精神似乎比上次好一點。

他一見到我便熱情地跟我握手。「多謝你們努力查辦，劉乾坤才會在沉重的壓力之下自殺！而我也算出了半口氣！」

他們的話使我心頭一動，想起另外一個問題。「沈先生，警方查出了一個敗類，使我們都深感遺憾！」

沈尚孔吐了一口氣，道：「所謂樹大有枯枝，族大有乞兒，唉，只是小海他……幸而我還有一個兒子在美國讀書，否則我要斷子絕孫！」

我深知他的爲人，他年紀雖然不太大，他可能因爲讀得古書多，頗有古風，「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觀念，深深印在他腦海中。

他發了一輪牢騷之後，便請我倆入去他家裏坐。

「你要是來遲一步，我便要去殯儀館了！」

「這豈不是阻延你的時間？」

「不會不會！大殮是在明天！」

我喝了一杯茶，沈尚孔的太太也坐在一旁，她臉上尚有淚痕。

「沈先生，你在你的公司担任什麼職位？」

「咳，我們公司人手少，他什麼都要做。」

我突然醒起他也是做出入口的生意，便問道：「沈先生，你跟金福有生意上的來往麼？」

「絕少。他主要是做泰國的土產生意，而我却是做星馬一帶工業品生意。」

我心頭又是一動，忙問道：「金先生做那一些土產生意？」

「很雜，乾魷魚、豆類，椰子，有時也做些泰國蔬菜及田鷄生意！」

「你怎會知道得這麼清楚？」

沈尚孔冷笑一聲，臉露不屑。「他逢人便吹，大埔差不多有一半人都知道。」

「原來如此。沈先生，令郎早一陣有沒有什麼異常的行動？」

沈尚孔想了一陣，搖搖頭答道：「沒有。」

我再問了一句：「他有沒有出過國？比喻去過泰國？」

「泰國他沒有去過。」沈尚孔答道：「不過新加坡倒有去過兩趟，那是因爲生意上的需要。」

「什麼時候去的？」

「前年跟去年。嗯，他最近出了一趟海，去了好幾天才回來。」

「哦？」我急忙問一句：「他是去捕魚？」

「犬子喜歡活動，尤其是釣魚，更是喜歡，他跟三個朋友乘船出海釣魚！」

我大感興趣。「小海跟誰去，沈先生知道嗎？」

「這個我倒不知道，唐先生你也知道啦，這年頭孩子有孩子的世界，很多事都瞞着我們這些老頭！」

我微微一笑，問道：「沈先生連令郎是租船出海還是他朋友之中有遊艇也不知道嗎？」

他搖搖頭，我不禁有點失望。

我想了一會，覺得只能死馬當活馬醫，便道：「沈先生，你有令郎的朋友的地址嗎？」

「他留下了一本地址簿，我取過來給你！」

當他把地址簿交到我手中之時，他詫異地問道：「唐先生，你問了這許多問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難道還有麻煩？」

我含糊地答他：「這只是例行公事而已！」說罷便起身辭別。

× × ×

我回到九龍總部，打了十七個電話，才找到一個跟沈小海一同出海的青年，他叫施佐治，我表明了來意，便在電話中約他出來見面，末了我又加了一句：「施先生，你能够替我把另外一同出海的兩位朋友一起約出來嗎？」

「我試試看！」他想了一會才答我。

「請準時，我七時在旋轉餐廳頂樓等你們！」

× × ×

我坐在旋轉餐廳坐位上，透過落地玻璃瀏覽附近的景色。

爲了防備一切，我吩咐張强坐在我後面的那張桌旁。冬日晝短夜長，七時，天色經已很黑。

我依約定在西裝襟上別了一朵白色的菊花，情況頗爲異常，引人注目。

我剛點上烟，梯口便出現了三個皮膚黝黑，身體扎實的青年。其中一個，目光在四處一射，便畢直向我走來。

我連忙站了起來：「彼得約你的？」

「不是，是佐治請我來的！」

這自然也是我們事先約定的暗語。我伸手跟他一握：「我便是唐龍，請坐！」

「我是佐治施。」他指他右手那個青年，「這是積奇！」又指向左手那個青年，「他是史提芬！」

「歡迎歡迎！都請坐下！」

他們坐定之後，我又道：「叫東西吃吧！都是青年人不必客氣！」

他們都是一頭長髮，反領羊毛衣，下穿闊脚牛仔褲。打扮新潮，不過舉止頗爲斯文，看得出起碼受過中等教育。

叫了飯之後，我跟他們隨便拉雜談了一些社會上的趣事，娛樂界的新聞及樂壇上的歌星，不談正事。

積奇道：「唐SIR，你完全不像是當差的！」

我一笑反問他：「你認爲當差的是什麼樣子？」

他一笑聳聳肩，其他的人也都笑了起來。

我的目的經已達到，我要給他們一個印象，我不是在盤問他們！

剛想開口，侍者已把四碟飯送了上來。我待大家都吃了三分之一，才開口問道：「小海的事，你們都知道了吧！」

他們臉色立即變得沉肅起來。

「你們在何時跟小海出海的？」

施佐治托一托眼鏡框低聲道：「是十月二十二日出海的，二十八日才回來。」

「租艇出海？」

「不是。我父親有架遊艇，我們是乘遊艇出海的。」

「去釣魚？」

「是。」

「到什麼海域去？」

「南海萬山羣島之北。」

「有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

「沒有。」

「釣了些什麼回來？」

佐站苦笑一下，說道：「這次收獲甚差！」

「以前你們也經常出海垂釣？」

佐治道：「去了好幾趟！」

我心中大感失望，低着頭吃飯，他們也默默地吃飯。

侍者把碟子收了回去，我仍不心息，又勸他們叫飲料喝，希望時間能使他們記起什麼來。

雙方一直沉默着，史提芬不耐煩地轉頭四處觀望。我目光不停地注視着他。他後面有一個遊客用望遠鏡在探看四周的景色。

他突然醒起一件事：「佐治，你記得嗎！那天小海用望遠鏡觀察海面……」

佐治插口說道：「對對，我記起了，他在望遠鏡裏看到一艘漁船在海上打撈東西。」

「漁民打撈東西？不是捕魚？」我訝然而問。

積奇也道：「我的確記得他是說在打撈東西！而且船上有個人他還認得。」

佐治道：「是，當時我還借他的望遠鏡看了一回，我看到那條漁船上，有人用網撈，亦有人用鈎子鈎！」

我急問道：「鈎什麼東西，用什麼鈎子？」

「那是在長竹頭上裝了一個鐵鈎。嗯，鈎什麼東西我却看不出，好像是一包東西，那時候天色已快黑，視野不清……」

「漁船出海不捕魚，而是在撈東西！」這個問題一直盤旋在我腦海中，直至離開旋轉餐廳，我還是想着這個問題！

但當我回到家裏時，我已把這個問題，作了一個大膽的假設。

我剛脫下鞋子，電話便响了起來。

「唐SIR，金福的媳婦抱着兒子離開金家去她娘家！」話筒是飄來了深警目的聲音，他是打去總部，薛唐叫他直接打來我家的。

「哦？」我輕輕應了一聲。

「看來是要去她外家長住，因爲她取走了大包衣物！」他把未完的話說下去。

「其他人呢？」

「其他的人都回家了。但是，金福本人還未回來。」

我漫不經心地問了一句：「他去了那裏？」

「跟踪他的警員說給他撇掉了，現在對於他的行動，我們毫無所知！唐SIR，我正是爲了這件事才特別打電話向你報告的！」

我暗暗吃了一驚，急問道：「什麼時候失去他的下落？」

「是晚飯時間，金福在油麻地一個酒樓吃飯，他去了一趟洗手間，後來便不見了！」

「他會了帳沒有？」

「叫了架便去洗手間了。」

「他自己一個人?」

「是。」

我深深吸了一口氣,對他道:「繼續監視金家的人,有情況便打到總部聯絡,嗯,取一架WALKY TALKY去,隨時聯絡,我今夜會留在總部!」

我收了綫連澡也沒洗,匆匆穿回鞋子,便開門出去,背後老媽子在叨叨嘮嘮,我一句也沒有聽進耳!

(九)

我趕到總部,薛唐以微笑迎着我。「MR.TONG,我知道你會趕回來,你有何看法?」

他一邊說,一邊把我引入他的辦公室內。

我把施佐治在旋轉餐廳的話說了一遍,然後再把我的看法說了出來:「BOSS,我又找出了幾個疑點!第一個:早上我們推測的是韓詩雅可能是敎唆劉乾坤殺人,現在我另有看法!人可能是韓詩雅殺的!」

薛唐又點燃了烟。「她懂得開槍?」

「這個我不知道!」

「那麼你怎能作這個推測?」

我信心並不因此而動搖。「假如劉乾坤要殺沈小海,他絕對不會在車廂裏開槍,我們能想出在車內開槍會留下痕跡,他同樣也會想得到。因此,他即使非在車廂內開槍不可,也會打開氣窗,把槍管伸出氣窗之外發射!」

薛唐點頭示意我繼續說下去。

「我的假設是這樣,當時汽車的窗子根本是開着,因爲兩架車不讓路,車上的人必會對罵或互相爭論。劉乾坤喝了酒,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可能把槍拿出來作示威之用!那時候他可能已把槍上膛,也把食指在扳機之上,而韓詩雅却在這個時候出手,拉壓劉乾坤的食指,於是連帶扣動扳機,槍便响了……」我一口氣說完,跟着也摸出一支烟,銜在口中。

薛唐在房裏踱了兩三圈之後才問我:「韓詩雅爲什麼要這樣做?因愛生恨?」

我把烟點着。「有可能是這樣,不過因愛生恨固然有,但一般還不致于恨到要把對方殺死,是以,我又作了一個大胆的假設。」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後又使勁地把它噴出來。「沈小海當日在海上看到的那條漁船,他們不是在捕魚,而是在撈東西,而那東西却是毒品!碰巧的是他認出船上的一個人,而他又可能也想出那是毒品!」

我喘了一口氣才再說下去:「沈小海回來後,可能在朋友中透露了口風,或者直接去問那個他認識的人,因此那人便起了殺人的動機!而韓詩雅也是他們的人,那人便叫她設法殺死沈小海!又或者韓詩雅知道某人要殺死沈小海,在那種情況之下,爲要邀功,便借劉乾坤的手及槍殺死沈小海!」

「那人會是誰?」薛唐問了一句。

我大胆地道:「可能是金福,更可能是金福的心腹!」

他謹愼地問道:「你怎會懷疑他?」

我又再吸了一口氣。「現在有幾點需要證明的,第一金福有沒有販毒的嫌疑?第二,韓詩雅是不是在金福家裏,這兩點假如都證實了,我的假設便變得很有可能性了。」

「細心推敲,大胆假設!」薛唐道:「MR.TONG,你的推論很值得人欣賞!好,咱們分頭調查,現在開始。」

他故意不把工作方案告訴我,我知道他是要考驗我。我腦子飛快地轉了一下,便抓起電話,我一面轉動電話絞盤,一面拿眼斜視着薛唐。他也是在打電話。

「喂,找誰?」

我忙問道:「請問佐治在家嗎?」

「我就是,你是……」

「我是唐龍,眞不好意思,深夜打擾你。」

「有什麼事嗎?唐探長?」

「我想問你一件事,嗯,你記得在外海碰到的那條船的號碼嗎?」

他想了一會,道:「唐探長,我只記得最後那三個號碼是四七一,噢!還是在大埔才看見的。」

「哦,你們船停在大埔?」

「不是,我把船開到大埔,送小海上岸,當時他指一指附近一條漁船說,就是那條船,待我過去問問他們撈些什麼,我們都叫他不要多管閒事……」

我急問一句:「後來呢?」

「他上岸,我便把船開往香港的避風塘了。」

「謝謝你,我們可能會需要施先生到大埔認一認那條漁船,希望施先生能與警方合作。」

「哦?你是說那條漁船跟小海有什麼關係?」

「現在還說不上,不過,若非萬不得已,我們也不會麻煩你,謝謝你,晚安!」我說罷便放下電話。

薛唐已收了綫,正拿眼望着我,他見我放下電話便道:「MR.TONG,我剛才打電話到毒品調查科,他們說未有發現金福有販毒或者運毒的跡象,但他的親家——他媳婦的父親黃××,却有這個嫌疑,可是却拿不到他的確實證據,幾次突擊搜查也都讓他脫逃。」

我聽了這個資料,心頭之喜不能形喻。「BOSS,以前金福可能沒有運毒,但因爲親家的關係,他現在可能已經下了水!」

薛唐點點頭,道:「說得有道理,咱得防止金福逃離香港!」

「YES SIR!我立即去打電話叫人去機場及……」

「不必!這些事我會做,你立即帶人入去大埔把那條船找來!」

「YES SIR!」我立即捺熄烟蒂站了起來。

「還有,不可以乘警車去,要用私家車!」

× × ×

三架車子,坐着十二個伙計,漏夜撲入大埔。深夜,路上車輛稀疏,車子進入大埔墟才花了三十多分鐘。

車子在墟內沒有停止,仍然急馳……

避風塘上,一片黑暗,放眼望去,都

是一團團的船影。

張強打開手電筒,照在岸邊的一條船上,船上的狗隻立即吠了上來。

我忙叫張強把手電筒射向船牌,這條船的編號最後三個號碼是五八三。

張強又要照射其他船隻,我怕引起狗吠聲,打草驚蛇反而不美,連忙制止他。

此刻五八三船有人醒了,亮着了燈,一個中年漢子走出船頭用客家話問我們:「什麼人?」

「CID!」我把大衣的領子反了上來,以抵禦海風的吹襲,「老闆,我們想乘你的船到外面去,可以嗎?」

「不行,夜深了我們不開船!」

我亮起手電筒,同時取出證件照給他看。「老闆,我們不是要出海,只望你把船開到避風塘口,把船停在那裏,多少費用我們給你!」

費了好一陣唇舌才說動了他,然後我們十二個人都上了船。

那個船主姓盧,他喚起了他的家人把船的機器發動,馬達在靜夜之中格外响亮,狗吠聲四起……

船跟着便徐徐開動,向塘口駛去,海面上,夜風頗大,寒意甚濃。

幾個衣裳較單薄的同僚便縮在船艙裏。我責任在身不敢放鬆一切,站在船頭,望向前面。

越接近塘口,船隻越少,我突然看到前面有團黑影在移動,我立即凝神靜聽,果然除了五八三船上的馬達聲之外,還有一個機器的响動聲音。

我心頭狂跳,連忙把手電筒打亮,可是却照不到,只能隱約見到一艘船向避風塘外開出,我忙叫盧船主打開桅上的燈!

其他同僚聞聲都跑出船頭,桅上的燈一打開,附近海面登時一亮,前面那條船果然是一艘漁船。

我立即向盧船主,認不認得那艘船!

他看了一眼,回答道:「這是老金的船!」

我急忙問道:「他的船編號你可知道嗎?」

「知道!我在這裏已幾十年怎會不知道!」盧船主慢條斯理地道。跟着他便把船號唸了出來,那最後的三個號碼正是四七一。

我心裏又驚又喜,忙道:「請你把船盡速追上去!」

「先生,你剛才只說……」

我截口道:「費用多少警方會付給你,另外,我告訴你,我們懷疑那艘船上面藏有毒品,假如讓他逃掉,你也麻煩!」

他吃了一驚,無奈只得吩咐他兒子把馬達開盡。

避風塘外的風十分强勁,海風吹來,肌膚欲裂,不過因爲有了頭緒,同僚們人人都異常興奮!

前面那艘船發現我們追上去,也把船速提高,距離再也不能接近,我心頭大急,連忙用無綫電對講機跟總部聯絡,並要求代請水警協助。

不一會,無綫電對講機响起,是薛唐的聲音:「MR.TONG!你放心,他們已派了兩艘水警船去大埔海域協助你們,大概已快到了!」

我心頭大喜,叫道:「OK!等一下再向你報佳音!」

我望向海面,四七一號漁船的發動機有特別的設施,馬力奇大,距離越拉越長,我們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

張強叫道:「盧先生,船速開盡了沒有?」

盧船主應道:「已開盡了,沒辦法再提高啦!」

張強急得唉一聲嘆息出口。

一個同僚插腔道:「要是有門吊炮,他媽的!我就弄一枚炮彈給他們嚐嚐!」

距離更遠,四七一那艘漁船在視綫中只有一包烟包大小了……跟着便像火柴盒般大小……

我們的心情此刻都十分沮喪,這是捉到鹿而脫不了角!我毫不心息,仍吩咐盧船主繼續開船。

海風急吹,加上因船速不及對方,令人覺得更加寒冷難耐。

張強突然叫道:「唐SIR,那艘漁船轉彎橫駛!不知是什麼原因!」

我睜眼一望,情況果然如此,忙叫盧船主把船斜駛過去。

由于對方是橫駛,因此我們逐漸接近,奇怪的是對方一直把船駛向岸邊,看來是想棄舟登陸!

再過一陣,我們的船離對方只有三四十碼了,但對方的船已停泊在岸邊的一堆岩石附近。

此刻,才發現原來那兩艘水警輪已自前方急馳而來。四七一漁船在前無去路,後有追兵的情況之下,只得駛向岸邊,準備登陸!

我連忙下令各人準備上岸追趕。我分派兩個探員準備配合水警攀上四七一船搜查,其他的則跟我上岸追捉。

「唐SIR,他們上岸了!」

四七一船上的人果然跳下海,涉水上岸。

我們的船亦迅速向岸邊駛去,我心頭急如熱鍋上的螞蟻,恨不得能脅生雙翼,飛撲過去!

對方的背影已全部在岸邊的岩石後消失,我們的船才停下來,我第一個躍下水去。

海水冰凉,走了幾步,兩腿已有痳木之感。

我一爬上岸邊,略一視看,張強已經走近我的身邊,跟着打開手電筒,向前探照。

我回頭一看,十個人都已齊集岸邊。「兩個人一組,分開搜查!提防對方有武器!」

我帶着張强向前方正中標前,岸邊怪石嶙峋,行動頗慢,亂石陣之後是一堵頗爲險峻的山坡。我們費了頗大的工夫才爬了上去。

山坡上野草及膝,樹石橫佈,我喝道:「小心他們藏在石後!」

五組探員像扇子般散開。在我的面前有一堆大石,我毫不猶疑衝前,張强却叫道:「唐SIR小心!」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石後沒人,因爲這裏太過當眼,對方再蠢也不會選擇此處

作爲藏身之所。

我一直向前急跑，我們這一組便逐漸與其他四組人分開，大約跑了半里，手電筒的射程之內仍不見人跡。

一陣夜風吹過，野草及樹葉沙沙亂响，我連忙示意張强把電筒的光綫熄滅。

跟着急跑幾步，然後猝然停下，再躡手躡足退後幾步。再一陣風吹來，樹葉聲又再响起，我聽到除此之外，尙有一個聲音異乎尋常。

——這是撥草聲！

我肯定必是有人趁風吹而撥開野草窺視。山風靜止，我便巳找出對方的藏身之所，然後打亮電筒，俯身拾起一塊兩個拳頭般大小的石塊，向那個方向拋去！同時身子向前撲下！

當我這樣做時，張强完全不知我因何而爲！

石塊剛落在一叢高草之後，草後立即閃出了兩條黑影！那兩條黑影分向兩邊逃跑！

我追向左手那個，同時喝道：「我是CID！站住！」

與此同時，張强也撲向另一個大漢！

那人毫不理會我的喝令，繼續逃跑！

我拔槍喝道：「再不停就開槍！」

兩人充耳不聞，繼續飛逃！我心頭大怒，心想便與他比比速度！我在學校時是有名的四百米好手，我就不信跑不過你！

我一邊追，一邊把手槍插回腰際，轉動雙腿，越跑越快，距離越來越短！

終於我飛撲上前抓向他的足踝！一抓而中把他拽倒，我心頭大喜，正想騰空一隻手去後袋取手扣！

那個大漢，雖然倒地，左足一撑，蹴向我握住他右脚足踝的手臂！

我猝不及防，中了一記，痛入心脾，五指不由一鬆，那人再一滚長身而立！

我也忍痛翻身爬上來！立足尙未穩，對方飛踢一腿，蹬向我的心窩，我連忙歪步斜退兩步，那人連環腿急蹬，我肩頭中了一記，連退三步！

此人的慓悍大出我意料，急喝道：「不停手就開槍！」

「踢死你奶奶的！」我話音未落，他怒駡了一聲，又一脚踹向我的心窩！

我在慌亂中左手一格，這才醒起左手尙持着一個手電筒，我電筒擊在他的小腿上，沒有令他受多大的痛楚！他另一脚又蹬向我的頭部！

這次我看得眞切，左手一揮盡量貼近我的面門，「喀」一聲，手電筒狠擊在他的足踝骨上，痛得他大叫一聲。

我立時怒吼一聲，右脚飛起怒踢對方心窩，心想現在也該讓老子顯顯顏色了！

可惜褲子被水浸濕，行動大不方便，這一脚並沒有踢得預期的高，但也踢在他左腿之上！

他大吼一聲，揑拳向我擊來，我手中有一支手電筒，無疑多了一件兵器，因此對方即使武功高强，我仍有恃無恐！

他拳頭未至，我的手電筒又擊向他的小臂！「格！撲！」兩聲，我手上驀覺一輕，原來手電筒的頭部因力大而抵受不住，脫體飛出！

儘管如此，他的橋手也硬不過鐵筒，他雪雪呼痛，我隨即把電筒的殘骸向他飛拋過去，同時身子亦向前撲去。

他猛喝一聲，雙拳盡出，分擊我的左右太陽穴。

我立時向地下一滚，左脚踢他下肢，右脚尖踢他的下陰，這是我的平生絕技，不少兇徒都受制於這一招，他亦沒有例外，身子立即蹲了下去，我倏地長身而立，一個左手肘擊在他的背骨上，同時右膝撞在他的尾龍骨上，他立時向前，跌了個狗吃屎！

我猛喝一聲，一個手刀飛劈在他的頸後動脈上，他便昏了過去。

此刻我才鬆了一口氣，徐徐伸手向後袋準備把他扣上手銬，恰在此時，下面傳來一聲清脆的槍聲。

我心頭一驚，放下他向下跑去。

× × ×

一聲槍聲之後，又連續响了三聲，我立即把手槍拔了出來，並且減低跑動的速度。

「砰！」一顆子彈突然在我耳畔呼嘯而過，我吃了一驚，連忙伏在一塊大石之後。

剛才在疏淡的星月之下，周圍的情景還依稀能見，此刻却伸手不見五指，我知道這是黎明前的黑暗，心想待天亮你便跑不掉！

我屏息靜聽，四周除了風聲，草聲之外，死一般寂靜，過了十分鐘，我突然聽見有個脚步聲响起，只走了幾步即停止。

我大吃一驚，因爲對方是向我接近，問題是我不知對方是敵是友，手上又沒有電筒，我不禁暗駡那些手下飯桶！

我想了一會改了一個方向，大聲叫道：「打開電筒！」

「砰！」一聲槍响，這下不用電筒照射我也知道他的身份，而我又沒有露頭出來，那一槍自然只能射在石上。

槍聲响後果然手電筒的光綫都投向場中，我探出半邊頭，喝道：「你巳被包圍，快放下武器。」

那個人大概是廿六七歲青年，身軀魁梧，一臉兇相，一看便知道他絕非好人。

他轉身對着我，我立即又縮在石後，同時喝道：「我叫三聲，如果你還不放下武器，我便下令開槍！一！二——」我略頓了一頓，他立時向側飛奔，躍向一棵樹後！

「三！」我食指一扣，「砰」一聲，那個青年隨即哎唷一聲，向地上伏下。

我心內大喜，標向前去，臨近時，他突然翻過身來，一把槍管指向我。

那時，我心中之驚恐事後想起，也出了一身冷汗！

一種本能的反應，我立即向地上一伏一滚，「砰！」槍聲响後，我突然覺得左肩一痛一熱，跟着一股濕而黏的液體泉湧而出！

同時，我的手槍也怒响了。

同僚急促地跑了過來，手電筒照射之下，那人巳倒在血泊之中，但看情況還未死。

我突然覺得身子一陣虛弱，目光一暼，天際巳經露出了一絲曙光，跟着眼前一黑……

（十）

我睜開雙眼，一個熟悉的臉龐立即映入我的眼簾，是薛唐警司。

我挪動乾燥的咀唇，低低地叫了聲：「BOSS……我……」

「「你受傷了，別說話，這件案子你立了大功！」

他的話使我得到莫大的安慰，跟着我又再昏昏沉沉地睡去……

到我再次有了感覺之時，我覺得身子在不斷地移動。像坐在一架車子上面。

我睜開雙眼一看，四周一片白色，同時鼻中聞到一股濃烈的藥味，我立即知道我巳處身於醫院，而此刻正躺在一張輪床之上。

我看到旁邊多了一條柱子，柱子之上掛着一瓶紅色的液體！血？

我立即知道，我巳手術完畢，醫院正在爲我輸血，跟着我又再度睡去。

我是被一陣泣啜聲驚醒的，我睜眼一看，我母親坐在床邊，掩臉流淚，我心頭好像通了一度暖流，嗚咽地道：「媽，你不要哭，你兒子沒有事！」

聲音沙得連我自己也幾乎認不出，但我媽立即如聽仙樂，放開雙手，叫道：「阿龍，你沒事了嗎？嚇死媽媽了！哎呀，那個賊頭眞是無良，幾乎害得我唐家斷絕香火……」

張强在一旁道：「伯母，你阿龍，正式是生龍活虎，沒有事的！」

我一笑，低聲問道：「阿强，情況怎樣？」

「全部落網了！船上還搜到不少的武器……」

我急問道：「有沒有『料』？」

「料就沒有，不過其中有一個是韓帶金，事情就好辦得多啦，其他的事BOSS都有安排，你放心休息吧！」

「醫生怎麼說？」

「醫生巳替你取出彈頭，他說彈頭被兩塊骨頭挾住，手術比較困難一點而巳，嗯，幸而那槍威力不大，骨頭好似只有小小裂痕！」

我急忙問道：「他有說我何時可以出院？」

張强聳聳肩，媽媽却道：「十劃還沒有一撇，就想出院？我明日煲一些生魚湯給你飲……」

× × ×

我住了十天院，傷口拆了綫後便出院了，陪我出院的是張强，我叫他把車子直接駛去總部。

到了總部，薛唐替我把車門打開。「MR・TONG！祝你身體健康！」

「THANK YOU SIR！」

我來到我熟悉的地方，精神奇佳，「我喜歡這裏！」

他們都知道我話中之意，聞言之後都哈哈大笑起來。

薛唐一手搭在我肩上，半推半拉地把我帶到他的辦公室，跟着又熱情地點了一根香烟給我。

我急不及待地問道：「BOSS，案件發展如何？」

「韓帶金巳經供出槍殺沈小海的某些內幕，比如槍响之後，韓詩雅把紅色的車子交給他，而把他的一架二手車開走。其他的事他却說不清楚，不過他說劉乾坤跟金福的關係是因他姐姐而攀上的，而她姐姐的很多事情他都不知道，看來，案子還有痲煩！」

我徐徐地把烟噴出。「BOSS，金福有沒有消息？」

他臉色倏地沉下。「沒有，好像在香港突然消失了般。」

「會不會從小路逃離香港？」

「不容易，水警部查得很嚴，不過，開槍襲擊你的那個人叫劉麒麟，是金福的保鏢之一。」

我精神陡地一振。「挖不出什麼可貴的口供？」

「他還在醫院，你那一槍幾乎要了他的命。」

「BOSS，情況經巳十分清楚，金福一定有問題！」我加了一句。

他點點頭，捺熄了烟蒂。「這就得看你的手段了，他們現在還押在警署候審，現在只以襲警、拒捕，無牌藏槍及非法藏械之罪提過堂。」

我精神一振。「還在警署就好辦，先把那個船主傳出來，我在雜差房問他！」

「OK！這件案子我本來就有心讓你由頭至尾負責到底，我要提拔一些作風正派、幹勁十足的有爲青年，以淘汰那些沾上惡習的老傢伙！MR・TONG，你好好地幹。」

× × ×

坐在我對面，那個中年漢子便是四七一的船主了，他也便是在那夜跟我惡鬥的那個人。

「你叫金水？」

「是。」

我故意歎氣說道：「你子女不少，今後他們的生活頗成問題，我眞的爲他們担心。」

他臉色陡地一變，不吭一聲。

「襲警罪能坐幾年監！」我故意吊吊他。

他哼了一聲。「大不了五七年，殺死人也不過十餘年而已。」

「可惜你不只是一條罪！還有一條罪還沒有告訴你，下次過堂時控方將多加一條！」

「你們一向如此，罪名多如牛毛。」

我臉色一沉。「可惜這條罪名，絕非牛毛，因爲緝私隊在你的船上取到有毒品末屑，這一條就是運毒罪！」

「你們沒有證……」他臉色大變，「我不認罪！」

我冷笑一聲：「你不認罪，法庭便不能判了麼？你的船上有毒品，你能脫身事外？」

他把頭低下，我又故意歎息道：「那天你們在海上撈毒品，不幸被沈小海在望遠鏡中看見，他年少經驗淺而又一腔熱血，跑去問你，所以你叫韓詩雅用計殺死沈小海，劉乾坤只不過是你們的一個傀儡而已！」

他急促地抬起頭，叫道：「不是我叫的，我沒有做聲，是……」

「我替你說出來吧，是劉麒麟報告給金福知的，然後由金福吩咐韓詩雅伺機利用劉乾坤把沈小海殺死的，嘿嘿，劉麒麟却說他是受僱於你，帮你運毒的，但我却知道他是金福的保鏢，所以……」

「阿SIR，他……他……眞的這樣說？」

我哼了一聲。「是的！他在醫院對我說的！」

他身子一陣顫抖，冷汗簌簌流下，無力地道：「我也不是……我跟他一樣也是受僱……」

× × ×

我又去了一趟醫院，護士見到我都露出詫異之色，不知我爲何出院不及兩個鐘頭便又回來。

我却一直走向地窖的犯人病房……

× × ×

事情已逐漸趨向於明朗，金福果然是個新紮的毒販，我們有了金水及劉麒麟的口供，申請到金福家的搜查令及逮捕令很快便批准了下來。

行動人員由幾個部門合組而成，包括毒品調查科，緝私隊等。

五輛警車浩浩蕩蕩開往金福之家。

我一馬當先，走在前面，張強急跟在我之後，到了門口，他急行幾步，反在我前面，跟着伸手敲門。

門開了一縫，露出半張臉孔，我認得是那個石管家，他一見到我，便又把門關上。

我喝道：「把門撞開！」

立時有兩個同僚蓄勢以肩撞去，一撞之下，分紋不動，看來不但木板厚，而且還上了門，我忙叫停，又使人在警車上抬下一把電鋸！

我們是有備而來的，一道木門豈能阻擋得住！

木屑飛揚之下，大門砰地一聲倒地，大隊人馬立即一湧而入。

上下兩層樓房裏空無一人，我一想，屋裏一定有地窖，於是吩咐仔細檢查！

果然在梯下發現一個入口，我們把蓋子揭開，拔槍指嚇，一陣，果然陸陸續續走出男女老幼十多人來！

我一看，還少了一個人，連忙躍下地窖！

地窖之內光綫雖然不足，我仍然看到一個人伏在牆角……

我的呼叫聲傳了出去之後，張強急忙跳了下來，我急道：「快扶她上來！」

「她是誰？」張強一邊帮我扶抬，一邊問我。

「韓詩雅！她割脈自殺！」

× × ×

韓詩雅並沒有死，這使我們的工作更加順利。

以後的事却是些沉悶的錄口供以及多次的審訊，我便略去了。

總之，沈小海之死的過程根據韓詩雅事後的供稱，證實了我以前的推論。

她的確是以勸告的口吻勸劉乾坤把槍收回來，而她的手却有意地按在劉乾坤的食指之上，使到劉乾坤的槍叫响，而遂了金福的殺人滅口的目的！

在她失踪之後，她仍不斷與劉乾坤聯絡，而金福亦多次警告她，不得供出有關秘密。劉乾坤在多方的壓力之下才走上自殺之途徑。

但韓詩雅的出其不意的借手殺死沈小海，也使金福大感意外，在猝不及防之下，終於破綻百出……

最後一處還有三天才進行，水警輪在一艘漁船上搜出金福，他當時正想偷渡出境！

以後的事當時報紙都有透露，我也不想再贅述。

× × ×

這件案子之後，我的聲譽鵲起，在警界的地位也大大地提高，我也因此而在港督的手上接過一枚獎章。

事後薛唐在我的探長名銜之上，再加了高級兩個字。

而最令我欣喜的，並不是這高級兩個字，而是我在此事後獲得了兩個星期的大假。

在我去東南亞旅行的飛機上，我看上了一位美麗的小姐。

當時我的名字幾乎日日見報，那一陣熱潮也未過去，而在我向她作自我介紹的時候，她臉上的神色，便使我知道我大有希望。

這次旅行是愉快而又甜蜜的，想不到這是一年之後我的旅行結婚的預習……

當我銷假上班時，張強便說我臉有喜色……

至到現在，我有時想起來，還暗暗感激沈小海呢，是他在天之靈，撮合了這段姻緣……

（續完）

血蝙蝠（三）

沈勝衣傳奇故事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雪飛鵬與楚浪一同跟踪他父親雪漫天，一路跟下去，通過一處松林，遠遠看見雪漫天走進一座莊院。於是楚浪交代雪飛鵬在原地暗中監視該莊院動靜，自己則轉回鎮上去向一些江湖老前輩打聽有關該莊院的底細。豈料楚浪走後不久，雪飛鵬被無面以激將法誘進該莊院內，並墮入陷阱中。楚浪走出松林，登上林成的馬車，即命驅車返鎮，他打算去鎮上找蔡盛、徐杰這兩位江湖前輩，希望能打聽到一些實情。馬車在路上飛馳，遙見迎面而來了一位策馬的白衣青年，楚浪略一思索，猜想可能是沈勝衣，旋即下車趨前，問訊之下，果然是沈勝衣……

父子無踪影　摯友費思量

「大哥有時間，那就最好了，」楚浪回頭，向林成那邊呼道：「林大哥，你可以回去的了。」

林成道：「沒有我可以帮忙的了？」

楚浪道：「欠你的一頓酒債，回頭再算。」

林成笑罵：「你小子什麼時候變得這樣認眞。」馬鞭隨落，驅車前行。

楚浪回對沈勝衣道：「沈大哥，我們走。」一面替沈勝衣接過轡繩。

沈勝衣一聲「有勞」，道：「老弟，你要向我打聽的到底是什麼事？」

「有什麼帮會是用一頭怪獸來做標記的？」

「一頭怪獸？怎樣的怪獸？」

楚浪也知道說話不清楚，連忙補充道：「那眞的是一頭怪獸，人首，蛇身，鳥爪……」

沈勝衣忽然截道：「是不是還有一對蝙蝠的翼？」

楚浪叫起來，道：「公子知道有那種怪獸？」

沈勝衣神色凝重，忽問道：「你莫非見過這個標記。」

楚浪道：「不是我，是我的一個朋友，他叫雪飛鵬。」

「雪飛鵬？」沈勝衣皺眉。「沒聽過這個名字，他有多大了？」

「比我小三年，今年十七歲。」

「十七歲？這麼年輕，怎會見到那個標記的？」

「他是從兩個人那兒見到，那兩個人也是怪人，一個無珠，一個甚至無面。」

「無珠……」

「就是雖有眼，却沒有眼珠子，完全是眼白。」

「這有什麼奇怪？他只是一個瞎子而已，是不？」

「這個不大淸楚，他穿着一件黑衣，在黑衣之上就綉着那種怪獸。」

沈勝衣想想，道：「那個無面又如何呢？」

「他的面是空白的，沒有眉毛眼睛鼻子嘴唇。」

「怎會有這樣的人？」

「據說她本來是有的，可是隨便一抹就抹掉了。」

「有多大年紀？我是說那個無珠。」

「鬚髮俱白，很老的了。」

「是一個男人？」沈勝衣接問：「無面呢？」

「無面是一個女人，而也本來很美麗，一擦掉眉毛眼睛，却就令人只覺得恐怖了。」楚浪補充道：「他送了一塊手帕給我那個朋友，上面也就繡着那頭怪獸。」

「送給他幹什麼？」沈勝衣追問。

「轉交給他的父親。」

「是誰？」沈勝衣看來有很大興趣。

「叫雪漫天，武功應該很好——我雖然不知道，但從雪飛鵬那兒看得出。」楚浪心中有一句就說一句，對沈勝衣顯然很信任。

沈勝衣原就是少年人心目中的偶像。

「他們父子在這附近是否很有名？」沈勝衣一再追問。

「完全沒有名。」楚浪道：「雪飛鵬很少離家，他的父親更就是寸步不出家門，若是我沒看錯，他是隱居在那裏的。」

「哦！」沈勝衣道：「那你是怎樣認識雪飛鵬的？」

「我們很小的時候已經認識，那是我到他的家附近玩耍，碰巧他也在，大家又是談得來。」

沈勝衣道：「他住的地方很隱秘？」

「隱秘說不得，遠離市鎮是事實。」

「這附近？」沈勝衣目光一轉。

「距離這裏很遠，我是與飛鵬追踪到這裏來的。」

「追踪雪漫天？」沈勝衣追問。

楚浪應道：「他收到了那方手帕後，次日清早就偷走出來，給飛鵬看見……」

沈勝衣道：「那你又是……」

楚浪道：「我是看見飛鵬追踪着他爹爹，很奇怪，一問知道是這回事，才走在一起的。」

「你們一路上沒有被雪漫天發現？」

「沒有，他看來很多心事，精神有些恍惚。」

「你那個朋友雪飛鵬呢？」

「他現在正在監視着他父親進去的地方，我是走出來，想找人打聽一下，那頭怪物的來歷。」

「那地方是否就在這附近？」

楚浪手指道：「就在那邊的松林之內。」一頓又說道：「那是一座很大的莊院，在松林圍繞之中，實在不容易發覺。」

沈勝衣目光一轉，道：「雪飛鵬在松林中監視？」

「不錯，我已經叫了他不要輕舉妄動的了。」楚浪轉問道：「大哥對於那頭怪獸好像也知道一些？」

「也只是一些。」

「不知道大哥在那兒曾見過？」

「我沒有見過，所以知道，也只是聽人說的。」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正是一頭怪獸，據說只存在魔界，所以出現人間，是爲了替牠的主人有此需要。」

「牠的主人又是什麼人？」

「一個來自魔界的人，據說是諸魔之王，羣邪之首。」

楚浪苦笑。「恕我聽不懂。」

「非獨你不懂，很多人都不懂，這已是很多年之前的事情。」

「多少年？」

「距離現在最少已經有二十年，我聽人說到的時候，還是一個孩子。」

楚浪道：「大哥能否說明白一些？」

「是否有魔界當然沒有人敢肯定，沒見過的東西未必就不存在。」

楚浪道：「這個傳說中的魔界。」

「據說是人爲的，爲首的是一個邪派的高手，來自遙遠的西方，在中土一個秘密的地方設立了他的基地，網羅中原武林的敗類，企圖一統武林，然後裏應外合，併吞我朝。」

楚浪倒抽了一口冷氣，道：「這個人實在不簡單，不知道叫做什麼名字？」

「據說他叫做波旬，他的屬下却都尊稱他天魔。」

「天魔？」楚浪沉默了下來。

「他那個組織就叫做天魔教。」沈勝衣一頓道：「或者簡稱做魔教，傳令的時候，據說就是用一枝綉上那種怪獸的白布旗子。」

楚浪目光大亮。「那就沒有錯了！」轉問：「怎麼現在沒有人提起過？」

沈勝衣道：「這魔教其實應該不存在的了。」

「爲什麼？」楚浪不明白。

「據說天魔教企圖發動陰謀的時候，消息外漏，九大門派聯手夾攻，一戰之下，魔教崩潰。」沈勝衣的目光逐漸遙遠。「跟我說起這件事的那位前輩，在說到那一戰的時候，亦仍然心有餘悸。」一頓又說道：「那一戰的慘烈，可說中原武林前所未有，九大門派共出了接近二千人，生存下來的却不到一百個。」

楚浪聳然動容。

「自此之後，魔教便消聲匿跡。」

楚浪忍不住問道：「那個天魔是否死了？」

「他是被九大門派的掌門迫下了萬丈深淵，在他墮下之前，經已身受重傷，按理必死無救。」

楚浪道：「如果沒有死，也不會等到二十多年後的今日。」

「不錯，二十年實在是一個很長的時間，所以現在我才奇怪。」

楚浪道：「會不會又有人從西方來了？又要像當年的波旬一樣，將中原武林攪個天翻地覆？」

沈勝衣沉吟道：「我們還是不要胡亂猜測，先去一看。」

楚浪道：「不錯，我那個朋友一些江湖經驗也沒有，讓他一個人留在那兒，其實我也不放心。」

「那座莊院距離這裏有多遠？」

「不太遠，只是在松林中身形旋展不開，但半炷香時間已足够。」

「事不宜遲，你上我坐騎，前行引路。」沈勝衣說着一托楚浪身子，將他托上馬鞍。

楚浪也不客氣，策馬奔前，奔向那邊松林進口。

沈勝衣身形同時展開，其快如離弦箭矢，竟然緊追在馬後。

這時候大道上正好沒有行人，楚浪可以放馬奔馳，沈勝衣身形亦可以放盡。

不過片刻，楚浪已來到那條小路的進口，拉住了坐騎，沈勝衣的聲音幾乎同時一旁響起：「就是這兒進去？」

楚浪應聲回頭，沈勝衣就在他坐騎右側，道：「雪漫天就是由這裏進去的。」

他說着方待從馬鞍上跳下，「叮叮」一陣鈴聲突然在上空傳來，白影一閃，一隻鴿子撲落，撲向楚浪面門，急啄楚浪的左眼睛。

楚浪冷不提防，驚呼急閃，沈勝衣身形幾乎同時展開，手一探，已將那隻鴿子抓住。

那隻鴿子急啄沈勝衣的手，却立被沈勝衣的拇指抵住了牠的咽喉。

楚浪脫口道：「這是什麼東西？」

「一隻鴿子。」沈勝衣劍眉輕蹙，眼瞳露出疑惑之色。

那隻鴿子的羽毛整齊清潔，無疑經過修剪，神駿之極，可是那雙鴿眼，却彷彿充滿了邪惡，冷冷的盯住了沈勝衣楚浪二人。

楚浪看在眼內，心頭竟然有些寒意，語聲也變得有些異樣。「大哥，這隻鴿子有些不妥。」

沈勝衣道：「否則也不會突然飛來啄你的眼睛。」

楚浪道：「這必然經過訓練，一個訓練鴿子去啄人眼睛的人，相信也不會是什麼好人。」

「這隻鴿子，看來也不是中原所有，你相信也看出牠的毛色體型與一般看來有異。」

楚浪點頭道：「這好像還是一隻信鴿呢。」

「看來就是了。」

楚浪嘟喃說道：「爲什麼向我們飛過來？」

「這絕非巧合。」沈勝衣面色凝重。

那隻鴿子的左足繫着一個金鈴，右足之上繫着一枝銅管。

沈勝衣伸手將銅管解下，交給楚浪，道：「旋開來看看。」

楚浪將蓋子旋開，從中取出了一個紙卷，抖開，那之上寫着兩行總共八個字。

——少管閒事

——遠離此地

沈勝衣目光一落，道：「這看來是給我們的信。」

楚浪面色忽一變，道：「他們怎會知道，莫不是……」

沈勝衣沉聲道：「你那位朋友只怕已經被發現的了。」

楚浪面色一變再變，沈勝衣接道：「除了那些人相信不會有其他人給我們這封信。」

楚浪望着沈勝衣，方待說什麼，沈勝衣又道：「若說鴿子會認人，從來未見過我，根本不可能，指揮這鴿子的人，方才相信就藏在附近，現在只怕也仍在。」

說着他目光一轉，落在小徑兩旁的松樹上，楚浪的目光亦隨着轉了過去。

松林深密，陽光從枝葉間射下來，眩人眼神，那即使有人就藏在附近松樹之上，亦不容易發現得到。

楚浪一面看，一面道：「大哥，可有發現？」

沈勝衣搖頭，仍抓住那隻鴿子，道：「單就是這一隻鴿子，絕對嚇不倒我們的，是不是？」

楚浪挺胸道：「就是用大鵬鳥來送信，姓楚的也不放在眼內。」

「我們必須先清楚雪飛鵬的生命有沒有危險！」

他接喝一聲：「走！」舉步向前面走去。

楚浪翻身下馬，手牽韁繩，往外走進，右手已按在刀柄上。

沈勝衣回頭一瞥，道：「如何走？」

楚浪道：「直行就成了。」

沈勝衣微一頷首，放開脚步，那隻鴿子不停在他的手中拍翼，却始終飛不脫。

松林中一片寂靜，與楚浪離開時並無多大的分別，楚浪的心中却不知何故已添了一股寒意。

他緊追在沈勝衣身後，步步爲營。

沈勝衣看似若無其事，但亦已在戒備的狀態。

一路走來，他們都並無任何發現，也沒有遇上什麼人。

出了松林，也是一樣。

這已是半炷香的時間之後。

看到了那座奇怪的莊院，沈勝衣也驚訝之極，道：「你說的就是那座莊院？」

楚浪道：「不錯，大哥是否覺得很奇怪？」

「這不是一座普通的莊院，甚至可以說，是一座城堡。」

楚浪道：「那座吊橋本來是放下來的，現在已收起來了。」

「你與雪飛鵬兩人本來又藏在什麼地方？」

「是那邊樹叢！」楚浪舉步走了過去。「他若是現在仍在，應該就出來招呼我們。」

「現在相信已不在了。」

楚浪仍然走過去，那邊樹叢中當然已沒有雪飛鵬的影子，但仍然可以看得出，的確是曾經有人藏在那裏。

他周圍逡巡了一會，正在考慮好不好大聲呼叫，沈勝衣已道：「不用叫了。」

楚浪道：「那……」

沈勝衣截道：「飛鴿傳書，無疑就是表示已知道你們的追踪，雪飛鵬既然不在這裏，只怕已給送進莊院中，叫也是沒有用。」

楚浪道：「而且會打草驚蛇。」

沈勝衣搖頭。「蛇早就已驚着了，也所以我才直出林外。」

他的目光轉向那邊莊院，道：「我們現在是必已經在莊院中的人監視之下。」一頓又說道：「其實一路上我們也許已經在監視之中。」突然一甩手，將那隻鴿子扔了出去。

那隻鴿子未墮落地上，雙翼便已展開，「拍拍」一聲響中，飛上了半空。

金鈴聲亦同時「叮噹」作響，由近而

遠，漸不可聞，而那隻鴿子亦幾不可見，飛投入那座莊院之內。

沈勝衣目送那隻鴿子消失，道：「果然是來自那座莊院。」

楚浪又問道：「那我們該怎樣？」

沈勝衣道：「過去，進去。」

楚浪道：「如何進去？」

沈勝衣道：「我們到莊前看情形再說。」接從楚浪手中取過韁繩，一抖，那匹馬「希聿聿」一聲，踱了開去。

楚浪詫異的道：「馬怎樣了？」

「牠怎不會走遠的。」沈勝衣看來是那麼鎮定。「這裏草如此肥美，也正好讓牠飽餐一頓。」

說着向那邊走去，楚浪只有跟着。

× × ×

「這片草地是人工開出來的。」沈勝衣走到一半，不由歎了一口氣。「要弄出這樣的一片草地，實在不容易。」

楚浪道：「我也是這樣說，而且已存在多年的了。」

沈勝衣點頭。

前行又數十丈，他們終於來到了那條土溝前面，沈勝衣往下一看，一皺眉，道：「這下面可是一個刀阱，幸好水淺，又値日間，否則還不容易發現。」

目光一轉，眉皺更深，道：「土溝對面就是莊院圍牆，筆直如削，全無着足之處，土溝中現在雖然水淺，但遍插利刄，要涉水過去並不容易，即使過去了，若是無絕世的輕功，也越不過那道高牆，這個莊院的防衞，亦不可謂不嚴密的了。」

楚浪漫應道：「可不是，大哥你看該怎樣才好？」

沈勝衣笑笑道：「這個莊院的主人若是歡迎我們進去，我們根本什麼腦筋也不用動，只需叫門就成。」

「若是他們不歡迎？我們難道就呆在這裏？」

「他們不會不歡迎的。」

楚浪奇怪之極，方待追問，沈勝衣已解釋：「這裏本來是一個秘密的地方，他們當然不希望這個秘密洩露出去。」

楚浪道：「大哥是說他們也許會殺人滅口？」

沈勝衣道：「他們的手段也許不致於這樣毒辣，但我們小心一些也是好的。」

楚浪想了一會，道：「這件事我看還是由我處置算了。」

沈勝衣道：「你的意思……是要我退出？」

楚浪道：「這是爲了大哥好，這件事本來就與大哥沒有關係。」

沈勝衣反問：「與你豈非也一樣？」

楚浪道：「飛鵬是我的朋友！」

沈勝衣道：「原來你並沒有將我當做朋友，那就怪不得你會這樣說。」

楚浪惶恐的道：「小弟絕不是這個意思！」

沈勝衣伸手一拍楚浪的肩膀，道：「那就不用說了。」

楚浪感激的伸手握着沈勝衣的手，道：「若是有什麼失閃……」

沈勝衣截道：「江湖人生死本就置於度外，況且生死有命，由不得人。」

楚浪點頭，道：「人家說大哥俠義無雙，今日一見，果然不差。」

沈勝衣搖頭道：「不要太看重別人的說話，做自己認爲該做的就是。」

楚浪道：「不錯，家父亦時常教訓我，一個人應該有自己主意，有所不爲，有所必爲。」

沈勝衣重複道：「有所不爲，有所必爲，這句是老話，要做又談何容易？」

楚浪道：「大哥好大的感觸。」

沈勝衣道：「你在江湖的時間到底還少，再過些時，相信你的感觸絕不會比我少。」

楚浪點頭，沈勝衣目光轉回莊門那邊，道：「我們現在可以叫門一試了。」

語聲甫落，軋軋聲忽起，那道吊橋忽然凌空緩緩落下。

楚浪一聲：「看！」沈勝衣就道：「現在連試也不用試了。」

那道吊橋下得並不快，吊橋下盡的時候，莊院的大門亦已打開，一個人當門而立。

那是一個女人，也就是無面，只不過她現在的臉龐並非完全空白，又已有了眉毛眼睛鼻子嘴唇。

雪飛鵬若是在，必會一眼認出，楚浪沈勝衣却全無印象。

他們却都同意那實在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

楚浪目光一轉却說道：「白衣烏髮，莫非她就是飛鵬說的那個無面的女人。」

沈勝衣道：「她有臉龐。」

楚浪道：「不知道是否一擦就可以擦掉呢。」

沈勝衣沒有回答，向吊橋那邊走去，楚浪亦步亦趨，心情不覺緊張了起來。

沈勝衣只聽楚浪的呼吸便已知道，道：「不要緊張，跟着我。」

楚浪道：「我們就這樣進去？」

沈勝衣笑道：「人家旣然大開中門，就是要歡迎我們進去，我們又豈可以辜負了這番好意。」

楚浪連聲應道：「是極是極。」

一頓又道：「我們若不進去，也豈非教人小覷了。」

沈勝衣道：「正是這個意思。」脚步不停。

那個無面看着他們走過來，一聲也不發，面上似露出三分笑意！

風吹蕭索，洗勝衣衣袂頭巾舞風，每一步都是那距離。

楚浪的心情逐漸鬆弛，緊跟在沈勝衣的身後，目光却盯緊了無面。

走過了吊橋，他們終於來到無面的身前。

無面的笑容，又濃了兩分，道：「兩位——」

沈勝衣一揖，道：「姑娘是……」

無面道：「我是莊院裏的人，看見兩位在莊外徘徊，想知道一下，兩位打的是什麼主意？」

楚浪立即道：「我們是來找人的。」

「找誰？」無面反問。

「我的好朋友，他叫做雪飛鵬，進去了你們這座莊院。」

「我們？」無面忽一笑。「這座莊院只有我一個人。」

楚浪道：「在飛鵬之前，已經有一個人進了去。」

「又是誰？」無面笑着問。

楚浪道：「就是飛鵬的父親，我們看他騎着馬進去的。」

「你們沒有走眼？」無面竟這樣問。

楚浪道：「那有這種事。」

無面轉向沈勝衣。「這位公子也看到了？」

沈勝衣搖頭。「我沒有，但我相信我這個朋友沒有說謊。」

無面道：「換句話，是我說謊了？」

沈勝衣道：「在下可沒有這樣說，尙未請教姑娘，這裏又是什麼地方？」

「這就奇怪了，你們連這裏是什麼地方也不知道，却要來找人？」無面一面說一面發笑，銀鈴一樣的笑聲動人心魄。

沈勝衣淡然應道：「姑娘若是不便說也不要緊。」

「沒有什麼不便的。」無面嬌笑道：「這裏的主人姓鐵，所以這裏就叫做鐵家莊。」

沈勝衣接問道：「那麼姑娘又是這裏的……」

「我是這裏的管家，姓孫，排第九，人家都叫我做孫九娘。」

沈勝衣回道：「在下沈勝衣。」

「俠義無雙，如雷貫耳，久仰！」無面面上掠過一絲詫異之色。

楚浪接道：「我叫楚浪，家父楚萬里，是威遠鏢局的總鏢頭。」

「久仰！」無面的語氣顯著的已有些不同。

楚浪道：「楚浪出道只三年，現在不過是一個無名小卒。」

無面笑笑道：「我久仰的是令尊。」

楚浪臉一紅，轉道：「我們都是雪飛鵬的好朋友，跟踪雪漫天到來。」

無面道：「是麼？」

楚浪道：「雪漫天父子絕無疑問都進了這座莊院。」

無面反問道：「那又怎麼樣？」

楚浪道：「我們要見他們父子一面，要知道他們現在是否安全。」

「這句話我就不明白了。」

楚浪盯着無面，忽問道：「你眞的姓孫，眞的叫做孫九娘。」

「這又是什麼意思？」

「我看你這一身裝束，還以爲你是飛鵬說的那個女人。」

「那個女人？」

「她叫做無面，據說，她眞的沒有面龐。」

「人又怎會沒有面龐？」無面「格格」的笑了起來。

楚浪道：「那是因爲她的眉毛眼睛鼻子隨便可以抹掉。」

無面嬌笑道：「那你不妨試試，能否將我的眉毛眼睛抹下來。」

楚浪眞的想一試，旁邊沈勝衣却將他按住道：「姑娘的眉毛眼睛怎能抹下？」

「也許會的。」無面從袖中抽出了一方綉帕。「可惜我現在又想不出什麼傷心事，要將手帕往臉上擦便自然得多。」

她仍然將手帕擦在臉上，擦得似乎還很用力。

楚浪盯穩了她，一眨也不一眨。

無面的眉毛鼻子並沒有被擦掉，她一面擦一面問：「你們看，我臉上是否少掉了些什麼？」

楚浪回答不出來。

無面終於將手帕放下，又問道：「怎麼不回答我？」

楚浪無奈道：「什麼也沒有。」

「錯了。」無面却這樣回答。

楚浪怔在那裏，沈勝衣忍不住問道：「姑娘的臉上少掉了什麼？」

無面道：「胭脂。」接將手帕一翻，那之上紅紅果然擦着一些胭脂。

楚浪啼笑皆非，沈勝衣勉强笑道：「姑娘這是跟我們開玩笑。」

無面「格格」笑道：「這樣的玩笑好像並不怎樣有趣。」

楚浪悶哼一聲，無面接道：「所以兩位都笑不出來。」

沈勝衣問道：「姑娘却像很開心？」

無面道：「我一個人悶在這座莊院，難得兩位到來，又怎麼不開心？」

「莊院裏就只有姑娘一個人？」

「你若是不相信，我也沒有辦法。」

楚浪截道：「我們有。」

「哦！」無面嬌笑問道：「是怎樣的辦法？」

楚浪道：「姑娘讓我們進去一看，不就什麼也都解決了？」

「這個是好辦法。」無面一頓，道：「兩位進來無妨，却只怕嚇着了兩位。」

「怎會？」楚浪一挺胸膛。

無面道：「這裏實在太靜，兩位進來，難免就會有一種特別的感覺。」

「是什麼感覺？」

「進入墳墓的感覺。」

楚浪一怔，無面却笑了起來，沈勝衣亦笑，道：「我還以爲姑娘怕我們遇上那種怪物。」

「什麼怪物呀？」無面仍然是一臉笑容。

沈勝衣道：「那種人首蛇身，蝙翼鳥爪的怪物。」

無面竟一些反應也沒有，而且嬌笑說道：「恕我孤陋寡聞，從未見過這樣的東西。」

沈勝衣道：「在下也沒有見過，只聽說那種怪物乃來自魔域，來自遙遠的西方，已經有差不多二十年不知所踪。」

無面道：「公子博聞强記，有機會，還要請公子指點一下。」

沈勝衣道：「姑娘客氣。」

無面目光一轉擺手道：「兩位請。」

沈勝衣道：「還要麻煩姑娘引路。」

無面一笑舉步，往莊院內走去，沈勝衣楚浪一齊跟上。

這個莊院的莊門成長方形，兩邊牆壁厚達兩丈。走在當中，令人自然生出一種沉重的感覺。

沈勝衣一面走一面道：「這座莊院看來建築得十分鞏固。」

無面道：「莊院建築在亂世之際，自然要建築得鞏固一點。」

沈勝衣又問：「貴主人相信也不是一個尋常人。」

無面道：「我家主人諱翼，也許公子

會有印象。」

「鐵翼？」沈勝衣沉默了下來。

無面接道：「我家主人已死了二十多年，但未死之前在江湖上有很有名氣。」

沈勝衣赧然道：「那就恕在下孤陋寡聞了。」

無面笑起來。「我們既然都孤陋寡聞，再談下去，也是無味。」

沈勝衣忽然問道：「姑娘對於現在江湖上的情形似乎也並不陌生。」

無面道：「因爲我雖然不是一個江湖人，家父却是。」

沈勝衣道：「未悉令尊……」

「孫雄，原是這裏的護院，主人死後，去了保鏢。」

楚浪插口問道：「那間鏢局？」

「天風。」孫九娘答得很爽快。

「江寧天風？」楚浪追問。

「你也知道有這間鏢局？」

楚浪不答反問：「那令尊現在……」

「已不在了。」無面說來，似有些傷感。

「據知天風鏢局三月前突然被人挑去，大火三日夜不熄，鏢局中人據說無一能倖免。」

「家父就是死在那一役之中。」無面的眼淚看似便要掉下來。

楚浪道：「對於那件事，我們幹保鏢這一行的都大爲震驚，却是一些綫索也沒有。」

無面歎了一口氣。「那我更就無法可施了，是不是？」

說話間，三人已走過莊門，穿過一片廣場，來到一座大堂的前面。

周圍一片靜寂，非獨不見人影，甚至花木叢中，連一隻飛鳥也沒有。

這種寂靜巳接近死亡，楚浪不由就生出了一種進入墳墓之感，無面竟好像看透了他的心情，忽問道：「我可有說錯？」

楚浪苦笑，突然省起一件事，道：「我在松林之外，有一隻飛鴿撲來，那是一隻信鴿。」

「帶給你們什麼訊息？」

「遠離此地，少管閒事。」楚浪盯穩了無面。「這是不是很奇怪？」

無面道：「會不會是你們又開罪了什麼人？」

楚浪道：「那隻飛鴿後來却是飛進這座莊院。」

「我可看不見。」無面目光一轉。「你們也看到的了，這裏連飛鳥也沒有一隻呢。」

楚浪脫口問：「爲什麼？」

無面道：「也許就因爲在這裏一切都沒有生氣，死亡的氣味很濃厚。」

楚浪打了一個寒噤，沈勝衣却道：「也不見得，那邊的兩株芭蕉不是翠綠一片，活潑潑充滿生氣？」

無面笑道：「就正如我一樣，豈非無論怎樣看來也不像是一個死人？」

楚浪道：「你的確不像。」

無面也沒有再說什麼，走上堂前石階，沈勝衣追上兩步，忽又道：「姑娘其實可以不讓我們進來的。」

楚浪道：「那道吊橋不放下來，我們眞還進不了這裏。」

無面笑道：「這裏難得有人走進來，家父一向好客，也許是遺傳，我這個做女兒的也是一樣。」

沈勝衣道：「幸好我們並不是壞人，否則姑娘就痲煩了。」

無面咯咯笑道：「就是壞人又有何要緊，這裏也沒有什麼值錢的。」

沈勝衣道：「這個莊院在壞人來說乃是無價寶。」

無面道：「你若是壞人，看見一座這樣的莊院敢不敢動主意？」

沈勝衣道：「不尋常的地方所住的也必是不尋常的人，那要認眞考慮，但若是够壞，應該會一試。」

無面笑道：「那大概是我的運氣一向還不錯，到現在爲止，還沒有遇上怎樣壞的人，至於兩位，更就與那個壞字完全扯不上關係了。」

沈勝衣道：「所以姑娘完全沒有提防我們。」

無面道：「眞的完全沒有。」

楚浪道：「我們眞的完全不像是壞人麼？」

無面道：「完全不像，所以我才這樣放心將你們迎進來。」一頓轉問道：「不知道兩位要怎樣做？」

沈勝衣四顧一眼，道：「這個莊院地方可不小。」

無面道：「這是事實。」

沈勝衣道：「以我們兩個陌生人來說，若是要走遍這座莊院，只怕要不少時間呢。」

楚浪道：「換句話說，要將兩個人在這裏藏起來，却是簡單得很。」

無面噗哧笑道：「兩位的意思我明白，有件事我也想一問兩位。」

「知無不言。」楚浪不假思索。

兩位之中，不知道是那一位看見那個雪漫天走進來這莊院？」

楚浪道：「是我，這件事我敢發誓，絕無虛言。」

「眞假其實並不重要，問題只是在當時他是被迫抑或自己願意進來？」

楚浪道：「沒有人迫他，是他自己進來的。」

「這就是了。」無面忽然輕歎了一口氣：「吹縐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楚浪怔住，沈勝衣也怔住。

無面接問：「兩位大概不是與那位雪漫天約好了，如果他不出來你們就進來找他？」

楚浪訥訥的道：「雪飛鵬却是與我約好……」

「約好怎樣？是否他說他會進來這裏，叫你必要時進來接應他？」

楚浪回答不出來。

無面隨手一擺。「兩位進來是找人也好，什麼也好，悉隨尊便，只是日落之前，就要請兩位離開了。」

她歎息接道：「若是家父在生，兩位喜歡留在這裏多久就可以多久。」

沈勝衣道：「姑娘的說話，我們很明白。」

無面抱歉的道：「我是一個女人，實在不方便將兩位留下來。」

沈勝衣道：「日落之前，我們一定離

開。」

無面轉顧沈勝衣道：「兩位對這裏既然不熟悉，還是我陪兩位到處走一趟。」

「有勞姑娘。」沈勝衣並沒有推辭。

三人隨即又起步，先後走進了大堂。

× ×

寬敞的大堂，並沒有太多的陳設，四壁粉白，却懸着血紅色的幔幕。

紅白相襯，非常鮮明。

沈勝衣很在意，却看不出堂中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唯一令他奇怪的是這座大堂所用的顏色，是如此的肅殺。

幔幕其紅如鮮血，粉白的牆壁却帶着濃厚的死亡的氣味。

楚浪不喜歡這座大堂的色澤，一點也不喜歡。

他們走過的地方都非常清潔，一塵不染。

沈勝衣走了一程，好像才在意，道：「這裏好像經常都有打掃？」

無面抱怨道：「所以我每天都累得要命。」

沈勝衣道：「要打掃這許多地方，的確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無面又感慨的道：「若不是這樣，日子就沒有這麼好過的了。」

沈勝衣道：「姑娘一個人留在這裏，難道一些也都不覺害怕？」

「你說呢？」無面反問。

沈勝衣尙未答話，楚浪巳應道：「若是我，一天只怕也受不了。」

無面道：「可惜我孤零零一個，除了留在這裏之外，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沈勝衣「嗯」的一聲，他希望從無面的說話中聽到一些綫索，可是始終都毫無發現。

出了大堂，繞着長廊轉了一個彎，方來到了一個池塘的旁邊。

池塘不算小，貯着三尺死水，幾簇殘荷搖曳在風中，之下却一條遊魚也沒有，顯得是那麼蕭索。

楚浪的耐性一向都不錯，走到這裏，再也忍不住，一牽沈勝衣的衣袖，壓低嗓子問道：「大哥，可有什麼發現？」

沈勝衣搖頭，放緩了脚步，無面却沒有理會，只顧往前去。

沈勝衣脚步更緩，應道：「用不着焦急。」

楚浪歎了一口氣，道：「她叫得我們進來，當然巳作好準備，我們無所發現，乃是意料中事。」

沈勝衣笑笑不語。

走過了池塘，來到第二進院落，周圍仍然是那麼靜寂，並無特別不同的地方。

無面只顧前行，也沒有再說什麼，沈勝衣兩人呆呆的跟在她後面，越來就越不是味兒，沈勝衣終於問：「姑娘要引我們到什麼地方？」

無面反問：「你們不是要到處走走？我現在就是引你們到處走走看。」

沈勝衣苦笑一聲。

無面接道：「你們不妨留心看清楚，可有你們說的那兩個人進來的跡象。」

說着又走進一個廳堂。

那個廳堂與方才那個大堂除了大小有異之外，其他好像都並無多大變化。

沈勝衣目光一轉，道：「這兒地方實在很不錯，只是在陳設方面簡單一些。」

無面微喟着道：「本來不是這樣簡單的，這些年來，實在變賣了很多。」

沈勝衣道：「是這個原因？」縱目四顧一眼，又道：「這也不是辦法。」

無面道：「除了這個辦法之外，沒有其他的了。」

沈勝衣總覺無面的說話有些不妥，却又想不出不妥在什麼地方。

他在堂中打了一個轉，忽又道：「姑娘，打擾了你這麼多時候，實在很過意不去。」

楚浪奇怪的望着沈勝衣，奇怪他突然這樣說。

無面却好像什麼也聽不出來，道：「公子怎麼又客氣起來？」

沈勝衣道：「在下覺得這樣找下去，並不是辦法，所以自覺還是到此爲止。」

無面這才停下脚步，道：「我早就說過，沒有人進來，只是公子不相信。」

沈勝衣道：「這座莊院，實在奇怪一些。」

無面道：「公子若是仍有懷疑，不妨繼續，現在距離黃昏，還有一段時間。」

沈勝衣道：「不用了，這其中也許是有些誤會。」

「誤會？」楚浪插口道：「大哥，我可是眞的看見雪漫天走了進來。」

沈勝衣一拍楚浪肩膀，道：「也許弄錯了，我們還是到其他地方一看。」

楚浪也不是傻瓜，巳聽得出沈勝衣另有打算，嘟喃道：「也許眞的弄錯了！」

沈勝衣却對無面道：「當時在下並沒有在場，詳細的情形不太清楚。」

無面道：「這實在怪不得公子。」

她半轉過身子。「公子什麼時候到來，只管打過招呼，這裏歡迎公子出入。」

沈勝衣笑道：「在下會穩記在心。」

無面噗哧笑道：「好像公子這樣多禮的人並不多。」

沈勝衣亦自再一笑，道：「有時我也會很無禮。」

無面道：「可惜這裏沒有婢僕，公子來得也實在太突然，連茶也沒有一杯招呼公子，很過意不去。」

沈勝衣道：「姑娘言重。」一頓接道：「還要勞煩姑娘引領我們離開。」

無面道：「還是公子言重，這邊請。」她隨即舉步往堂外走去。

楚浪急一牽沈勝衣的衣袖，沈勝衣微一頷首，道：「老弟，我們走。」

楚浪實在看不透沈勝衣在打什麼主意，却也沒有反對，緊跟在身旁。

他相信沈勝衣這樣做一定有他的打算，甚至可能巳有發現，所以才急着離開。

無面好像什麼也不在乎，自顧走她的路，頭也不回，向原路走出去。

沈勝衣亦步亦趨，沒有再說什麼，只苦了楚浪，一肚子疑惑，總是想不開。

他們在無面的引領之下，很快又回到莊門那邊。

一切看來都沒有變化。

無面在吊橋旁邊停下脚步，道：「恕不遠送。」

「姑娘請回，」沈勝衣始終是那麼有禮。

無面笑笑，接道：「公子現在大概可以鬆一口氣了。」

沈勝衣惑然道：「在下不明白姑娘的意思。」

「我說過進入這裏莊院就像是進入一座墳墓，公子難道完全沒有這種感覺？」

「有些。」沈勝衣笑應。「能够進入墳墓又活出着出來的人相信並不多。」

「進入墳墓的就算不是死人，也必是距死不遠，既然已進去，當然就不會出來的了。」

「當然，所以我們的運氣看來還不錯。」沈勝衣神態從容。「最低限度，到目前爲止仍然是。」

「一個人的運氣，公子以爲會不會永遠都是那麼好？」

「不以爲。」沈勝衣仍然一臉笑容。

無面鄭重的道：「那麼公子以後就最好小心一些，千萬要保重。」

「我會小心的。」沈勝衣接一揖。「打擾姑娘這麼久，實在很過意不去。」

「公子言重，請——」無面一擺手。

沈勝衣轉向楚浪。「楚老弟，我們走吧。」

楚浪方在猶豫，沈勝衣已伸手搭上他的肩膀，舉步走上那道吊橋。

無面站在原地，目送沈勝衣兩人走過了那道吊橋，才退回莊內。

軋軋聲即時又响起來。

× × ×

沈勝衣應聲回頭，那道吊橋本往上升，楚浪也回過頭去，忽然道：「莊院內一定不止孫九娘一個人。」

沈勝衣道：「你是見她仍站在門旁，那道吊橋却會升起來？」

楚浪道：「總不會自動升起。」

沈勝衣道：「也許有人暗中操縱。」

楚浪道：「要絞起這樣的一道吊橋，我看要不少人力。」

沈勝衣道：「若果我的推測沒有錯，這道吊橋該是由機鈕控制，所用的人力相信不會很多。」

一頓他又道：「甚至有可能，控制機鈕的地方就在這個孫九娘的附近。」

楚浪思索了一會，道：「是了，大哥爲什麼急着離開？」

沈勝衣道：「你方才有沒有發現什麼可疑的地方？」

楚浪道：「沒有，大哥呢？」

「也沒有。」沈勝衣道：「孫九娘絕無疑問是一個很精明的人，她請得我們進去，一定已經作好了安排，我們當然不能够有所發現。」

楚浪不能不點頭。

沈勝衣接道：「還有這個莊院的地方如此廣闊，我們完全陌生，對方就是在跟我們捉迷藏，我們也不會發覺。」

楚浪道：「那大哥的意思是……」

「先離開這裏，入夜之後，看能否進去一探究竟。」

楚浪詫聲道：「如此大哥何以不將那個孫九娘抓起來，問一個清楚明白？」

「到時她若是不說，我們又如何？」

沈勝衣笑笑。「人家一直對我們客客氣氣，我們總不成揍她一頓，我們也不是那種不擇手段的人。」

楚浪苦笑。

沈勝衣道：「所以只有暗中調查。」

楚浪反問：「大哥有把握進去？」

沈勝衣目光一轉，道：「那道土溝還難不倒我，至於會不會被人發覺，却是不能够肯定。」

楚浪道：「莊院那麼大，孫九娘若是一個人，一定不能够四面兼顧。」

「一進去就撞上她，那是我倒楣。」

「大哥的運氣一向不錯。」

「若是遇上別的人，那却好說話。」

「他們若是下殺手，大哥的處境豈非危險得很？」

沈勝衣道：「冒險也要的了。」沉吟了一下，又說道：「以我看，孫九娘也不會就此罷休，我們所知道的雖然少，對他們來說，也許已太多。」

楚浪道：「大哥決定了今晚動身？」

「這也許已經在對方意料之中，但爲了雲飛鵬的安危却刻不容緩。」

「我跟大哥走一趟。」

沈勝衣搖頭。「你留在莊外接應。」

楚浪的臉忽一紅，道：「我險些忘記了自己的輕功實在不好，要大哥帶着，却是連累了大哥。」

沈勝衣笑笑道：「我在你這個年紀，輕功也一樣不好，却是絕不灰心，一直苦練。」

楚浪目露感激之色，道：「多謝大哥教訓。」

沈勝衣轉過話題。「留你在莊外，也事實有些需要，有道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小弟明白。」

「在莊外，也並非完全安全，所以你必須小心。」

「大哥放心。」

說話間，兩人已進入松林，沈勝衣沿着小徑，前行數丈，突然一折，轉入左邊松林中。

「我們走那兒？」楚浪急問。

沈勝衣道：「小徑上只怕有人在監視着我們，轉入這裏，除非他輕功高絕，不動聲息，否則不追來則已，不難被我們發覺。」

他說着脚步加快，一雙耳朵却凝神靜聽。

楚浪看在眼內，不敢聲張，躡足緊跟在沈勝衣的後面。

又走了數十丈，沈勝衣才停下脚步。

楚浪這才問道：「有沒有人在追踪我們？」

沈勝衣搖頭，一反腕，突然抽出腰間的長劍。

劍光一閃，旁邊一株矮松突斷七截，沈勝衣一舒腕，突然又回劍入鞘。

楚浪看得出沈勝衣不過在一試拔劍的速度，一看那枝劍有沒有毛病。

好像沈勝衣這種高手，若非有感覺強敵當前，絕不會多此一舉。

楚浪輕歎。「大哥好快的劍。」

沈勝衣這時才道：「那個孫九娘，是一個高手，眞正的高手。」

楚浪道：「小弟看不出。」（未完）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秦紅·文
盧令·圖

武林一條街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林歌來到大理，在一間客棧投宿，他向店東，店小二等人探聽『武林一條街』的處所，但他們却說沒有這樣一個地方，吃了晚飯，林歌便昏昏沉沉睡着了，他感覺到有一位小婆薩叫他起來，帶他到『武林一條街』去，一個中年夷人要他出賣武學，才帶他去見金糊塗，林歌終於答應了，並見到金糊塗，只見金糊塗大叫，要他立刻離開大理，接着林歌便清醒了，但四周情景依舊，分辨不出是夢境或現實，他決定在附近點蒼山中追查『武林一條街』處所，到了絕峯，林歌忽然被一僧一道一俗圍攻……

追踪入鬼域　發現小婆薩

林歌之所以能夠在武林許許多多的高手中脫穎而出，即在於他善能在搏鬥中抓住稍縱即逝的機會，發出使人不及閃避的攻擊。

他撥倒俗家青年之後，趁勢再一腳踹出，正好踹中俗家青年的鳳尾穴，頓時就將俗家青年踹得氣逆血閉，昏厥過去。

這個動作非常之快，快得連那和尚，道士都沒看清楚，等到他們發現俗家青年昏厥過去時，再想出招攻擊林歌已然太遲，林歌早已一竄到了三丈開外。

又緊接着，但見他一個鷂子翻身落到和尚身後，大喝一聲：「接招！」

和尚不及轉身，立即反手掃出禪杖。

林歌等待的就是這個，他一跳而起，就在和尚的禪杖從他腳下掃過的一剎那，他的雙腳已蓬然重重的踹中和尚的兩邊肩井穴！

和尚悶哼一聲，手上的禪杖叮噹落地，跟着雙膝一曲，無力的跪倒雪地上。

那道士看見林歌身手如此了得，心中大驚，但他可不是貪生怕死之輩，一聲厲叱，長劍連續出擊，攻勢凌厲無比！

林歌見招破招，將他的攻勢一一化解，與他游鬥了數十招後，抓住對方一個疏忽，立刻施出絕招，長劍倒拖，以劍柄擊中對方的軟痲穴。

於是，道士也倒了下去。

林歌將他們三人的兵器丟去一邊，然後舉劍抵上和尚的心口，冷冷說道：「現在該是你們說話的時候了——請問你這位和尚法號如何稱呼？」

和尚雖是四肢癱瘓無力，却還是很倔强，對他怒目而視，沉叱道：「要殺便殺，何必多言！」

林歌冷笑道：「你眞的要死的話，留下你的法號又有何妨？」

和尚含怒不語。

林歌道：「我告訴你們：今天難得逮到你們三人，除非你們眞的不想活，否則你們就得說出『武林一條街』的所在！」

和尚忽然神色一怔道：「哦！你說甚麼？」

林歌道：「我要你們說出『武林一條街』的所在地！」

和尚驚訝道：「你到底是誰？」

林歌道：「昨夜你們已派一個小婆薩帶我夢遊『武林一條街』，現在你還來問我是誰，你這賊禿驢裝甚麼糊塗！」

和尚叫道：「弄錯了！弄錯了！」

林歌道：「甚麼弄錯了？」

和尚道：「我們只道你是『武林一條街』的人，現在聽你這麼一說，原來你並非『武林一條街』派出來的人啊！」

林歌也爲之一怔道：「你們不是『武林一條街』的人？」

和尚道：「不是，不是，貧僧是蒲田少林寺的僧人，法號百善。」

那道士冷冷道：「貧道武當北星！」

林歌一瞥那昏迷在地的俗家青年，問道：「那一位是峨眉派的弟子麼？」

百善大師道：「不錯，他是峨眉派掌門人的高足，叫長孫義。」

林歌連忙收回長劍，一拱手道：「這樣看來，咱們雙方是誤會了，得罪之處，在此致歉。」

百善大師問道：「施主貴姓大名？」

林歌道：「我叫林歌。」

百善大師聽了又驚又喜道：「啊，原來你就是那位名滿天下的林歌林大俠，失敬失敬！」

他的肩井穴被林歌踹中，四肢暫時癱瘓，這時已漸漸恢復過來，連忙站起向林歌合十一禮。

那武當派的北星道人剛才被林歌打敗，心中本來很不痛快，這時一聽他是林歌，登時怨氣全消，哈哈一笑道：「原來你是林歌，難怪貧道敗得這樣慘，其敗宜也！其敗宜也！」

林歌連忙上前爲他解開軟痲穴，接着又去爲長孫義解開鳳尾穴，經過一番推拿，長孫義才悠悠蘇醒，百善大師立刻告訴他對手是林歌，不是「武林一條街」的人，長孫義當然也聽過林歌的大名，自然也很服氣……

林歌笑道：「剛才在動手之前，大家若先通姓道名，就不會有這場衝突了。」

百善大師苦笑道：「這是貧僧三人的不對，我們三人認定你必是『武林一條街』的人，認爲先拿下來再說，才有這場誤會。」

林歌道：「三位來到這點蒼山，也是要找出那『武林一條街』麼？」

北星道人點頭道：「正是，我們三人已在此山尋覓了四五天，差不多已踏遍了整個點蒼山，今天才發現你這個人。」

林歌道：「三位要找『武林一條街』，莫非貴三派也有人遇難？」

百善大師道：「正是，提起這件事，那眞是說來話長了……」

原來，他們少林寺「百」字輩的僧侶中，有一位百無大師在江湖上名氣極大，這位百無大師和一般少林和尚不一樣，他不愛唸經誦佛，只對少林七十二藝有興趣，由於他天資過人，因此練成一身出類拔萃的武功，可以說除了方丈和少數幾位長老人物之外，要數他的成就最高；又由於他好動不好靜，因此經常下江湖行走，幹了許多鋤强濟弱的事績，便在江湖上赢得一個「俠僧」之譽。

去年的十二月，這位「俠僧」忽然病倒在某地，百善大師因是他的師兄，聞訊便趕去探望他，發現他已病得形消骨立，與昔日的神采煥發完全判若兩人，百善大師驚問其故，百無大師起初不肯說，經百善一再追詰，才說出一段離奇古怪的遭遇，他說去年的七月間，因事來到大理，在一座寺廟掛單，有一天夜裏忽然夢見一個小女孩站在他床前，告訴他：『美妙菩薩召見，你隨我來吧！』，就帶他去到一處名叫『武林一條街』的地方，見到了那位法號『美妙菩薩』的女人……」

百善大師說到這裏，不覺合十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林歌已約略猜出以後的事，但仍問道：「那位『美妙菩薩』是甚麼樣的一個女人？」

百善大師嘆道：「唉，此事當眞奇怪，據敝師弟說那位『美妙菩薩』美若天仙，他從未見過那樣標緻的女人，用羞花閉月沉魚落雁來形容都嫌不足。」

林歌道：「後來呢？」

百善大師道：「她告訴百無說他們兩人有一段姻緣未了，要與百無結爲神仙眷侶，當時百無是在夢中，忘了自己是出家人，竟糊裏糊塗的就答應她了。」

林歌笑道：「從此百無大師便……」

百善大師點點頭道：「是的，據百無說他和她住在一座富麗堂皇有如皇宮的地方，和她過着夫婦生活，期間她要求百無傳授她少林技藝，百無答應了，就將一身所學傾囊傳授。」

林歌問道：「百無大師這個夢做了多久？」

百善大師道：「他自覺好像過了好多天，直到他將所學武功全部傳給她之後，才霍然驚醒過來，醒來的時候，發現還躺在寺廟禪房中，但寺中原有的幾個僧侶已全不見，又覺自己全身無力，經運氣試探，發覺功力全失了。」

語聲微頓，繼道：「但更可怕的是：後來他才發現他住入寺廟是七月十五日，醒來的時候已是七月二十二日，也就是說他做夢竟做了七天之久！」

林歌道：「那不是夢，那是實情！」

百善大師神情凝重道：「不錯，可是當時百無無法解開這個謎團，由於一身功夫已失，乃立刻遄返中原，却在路上病倒了。」

林歌道：「他和大師經過研究之後，認定是着了人家的道兒？」

百善大師頷首道：「是，貧僧認爲『武林一條街』不是虛無的夢境，而是確有這麼一處地方，乃隻身前來大理追究。」

他舉手一指北星道人和長孫義，又道：「貧僧到此不久，便遇上他們二位，經過交談，始知他們武當峨眉二派也有人碰上這樁怪事……」

武當派碰上的是北星道人的一個徒弟，法號玉泉，年紀才二十八歲，却是武當派的後起之秀，曾在該派每年所舉行的一次較技中獲得第一，武當派的掌教一時高興，賜他一柄該派珍藏的青龍寶劍，並准他練習該派最上乘的一門玄功，玉泉學成之後，武功已凌駕其師，他爲了要尋找一味稀有的千年何首烏配製靈丹，乃隻身來

到南荒，結果也做了一場怪夢，把一身武功和那柄青龍寶劍賣給了「武林一條街」的人。

峨眉派着了道兒的是長孫義的師父「九霄神爪宇文虎」，他在「夢遊」武林一條街賣掉一身武學和功力之後，由於想不通那是怎麼回事，最後竟神智錯亂，整天胡言亂語，峨眉派掌門人爲恐他傷人，便將他鎖在一個山洞中。

林歌聽完了他們的敍述後，也將賈彎刀的遭遇及金糊塗的失踪說出，最後便說起自己昨夜「夢遊」武林一條街的經過情形。

百善大師驚問道：「聽林施主這麼說，武林一條街的人對你好像特別客氣，這是甚麼原因呢？」

林歌道：「他們也騙去了在下的一門劍法，怎麼說對我特別客氣？」

百善大師道：「施主功力未失，這不是他們對你特別客氣是甚麼？」

林歌笑道：「那是因爲在下不答應出售之故，當時的情形雖與做夢相同，但在下隱隱約約的感覺情況不妙，因此極力反抗。」

北星道人道：「林施主雖然極力反抗，但他們若不放你出來，你又有甚麼辦法呢？」

林歌道：「是的，這一點在下也想不通，不過他們似乎很講道理，只要你拒絕或反抗，他們也不用强迫手段。」

長孫義說道：「那位金大俠比較特殊，他竟把自己整個賣掉了，他怎麼不拒絕呢？」

林歌道：「可能當時他喝醉了，我這位朋友嗜酒如命，常常喝醉，若是在酒醉的時候被帶去『武林一條街』，沒有把妻子賣掉已經很不錯了。」

百善大師道：「施主認爲『武林一條街』究竟是甚麼玩意兒？」

林歌搖搖頭道：「在下也還沒攪不清楚。」

北星道人道：「施主在『武林一條街』見到的那人，你還記得他的面貌麼？」

林歌道：「只記得他是個中年夷人，有一張很白很白的臉。」

長孫義道：「林大俠根據甚麼認爲『武林一條街』就在這點蒼山中？」

林歌道：「這是我的推測，昨夜我被帶去『武林一條街』，在一間鋪子裏錄出一份劍譜，然後醒來發現躺在床上，前後約只四個時辰，所以我斷定『武林一條街』距大理不會太遠，而大理附近只有這點蒼山，所以我認爲『武林一條街』應該就在此山中。」

長孫義道：「可是在下與百善大師和北星道長已在此山尋了四五天，差不多已踏遍整個點蒼山了，却甚麼也沒發現。」

林歌皺眉道：「這麼看來，『武林一條街』又分明不在此山……」

北星道人問道：「林施主，你確是昨夜曾經離開過你所投宿的那間客房麼？」

林歌點頭道：「是的，在下發現鞋底有泥土，而且床上那堆冥幣是個證據；它至少證明有人進入在下的房間，但使在下百思不解的是：在下醒來檢視門窗，發現門窗均從裏面閂着，如果說沒有人進入房中，怎麼會有那堆冥幣？但如果說有人進入房中，他怎能於離去時使門窗都由裏面閂着？」

北星道人道：「也許房中有地道。」

林歌回答道：「在下找過了，絕對沒有。」

北星道人道：「天窗呢？」

林歌道：「沒有天窗。」

北星道人道：「左右牆壁察看過了沒有？」

林歌道：「都仔細察看過了，絕無秘門裝置。」

北星道人不禁苦笑道：「這事當眞奇怪，他們說野人山有一位老土司會養蠱，法力極强，莫非這些眞是那老土司攪的鬼花樣？」

林歌道：「剛才在下說過及人善堂被刦走大批財寶，而在下的及人善堂距此有數千里之遙，道長認爲老土司會對數千里外的一批財寶有與趣麼？」

北星道人道：「跑幾千里路去搶刦一批財寶，確實不近情理。」

林歌道：「所以在下覺得老土司與此事似無關係，他是富甲南荒的一位土司，沒理由要遠去中原搶刦，那太麻煩了。」

百善大師道：「但金施主的金劍和金葫蘆的出現，已分明是一項調虎離山之計，而金施主目前被囚禁於『武林一條街』，所以及人善堂的被刦，絕對與『武林一條街』有關。」

林歌說道：「不錯，但我聽說老土司住在野人山，而野人山距此又有八百里之遙。」

百善大師道：「據本地人說，他是個法力無邊無所不在的人……」

林歌微笑道：「除非他目前正在大理，否則在下不信他會像孫猴子那樣一個筋斗翻出十萬八千里！」

百善大師說道：「說不定他正在大理呢。」

林歌道：「這當然有可能，不過在下總覺『武林一條街』必是熟悉中原武林情況的人幹出來的勾當，一個長年住居在南荒的土司，他有如此精明的頭腦設計出這樣一處神秘莫測的『武林一條街』麼？」

北星道人問道：「林施主的看法：設置『武林一條街』的人目的何在？」

林歌道：「到目前爲止，他們好像還沒傷害過人命，只要購買某些人的武學，功力和名劍名刀，準此以觀，他們的目的似在搜羅天下各門各派的武功以壯大自己，道長以爲在下這個推測合理麼？」

北星道人點頭道：「是的，這個推測十分合理，再依此推測下去，『武林一條街』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們能使人在睡眠中產生夢遊，受他擺佈——林施主昨夜被一個小婆薩帶去『武林一條街』，當時你自覺是受某種藥物所迷惑或是受邪術的操縱？」

林歌道：「在下曾很仔細的檢查過店小二送來的飲食，並未發現有異，而那間房的門窗均無破洞，不可能有人乘在下入睡時噴入迷魂香，所以在下實在想不通是怎麼回事。」

北星道人道：「這麼說，對方必是使用邪術的了，那老土司會養蠱，它便是邪

術的一種。」

林歌問道：「三位抵達大理之後，可曾在客棧住宿過？」

北星道人搖頭道：「貧道與百善大師未曾投宿客棧，倒是這位長孫施主住過客棧。」

長孫義道：「在下也只住了一夜，次日即與二位一起入山搜索。」

林歌道：「在下有個主意，說不定可以找出『武林一條街』的所在地。」

百善大師連忙問道：「林施主有何妙計？」

林歌道：「在下這麼想：假如昨夜在下入睡之後，有一兩個朋友躲在客棧外面監視，那麼當那個小婆薩將在下帶離客棧的時候，他們便可暗中尾隨跟踪，如此豈不是可以找到那『武林一條街』的所在地麼？」

百善大師點點頭道：「不錯，不錯，可惜咱們今天才見面，若是早一兩天，就可以依此計策來進行了。」

林歌道：「在下認爲還有機會。」

百善大師表示懷疑道：「他們還會帶施主去『武林一條街』麼？」

林歌道：「只要在下不離開大理，就有這種可能！」

北星道人問道：「施主要我們三人躲在客棧外面守候監視？」

林歌道：「在下的構想是：道長與大師白天不要露面，找個沒人的地方躲着，等夜深之後，再悄悄潛入客棧，躲在暗處守候監視。」

長孫義道：「我呢？」

林歌道：「長孫兄等下下山之後，也去投宿那家客棧，開一間客房住下。」

長孫義道：「甚麼意思？」

林歌笑道：「長孫兄釣過魚沒有？」

長孫義一怔道：「這和釣魚有甚麼關係？」

林歌道：「在下的意思是：要釣魚的話，最好同時放兩個魚餌，這樣釣到魚的機會就更多了。」

北星道人笑道：「有道理，咱們就這麼辦！」

× × ×

林歌回到客棧的時候，已是暮色蒼茫時分，他告訴老板伍崇南自己曾去點蒼山尋找不獲，便回房洗澡，吃飯，歇息。

不久，長孫義也來到客棧，向伍崇南表明自己的來歷，開一間客房住下來。

他的房間剛好與林歌那間上房相對，但兩人假裝不認識，見面也不交談一語。

長孫義吃過飯後，故意叫來一個店小二問道：「小二哥，我向你打聽一件事：大約是今年初，有沒有一個名叫宇文虎的老人到此住過？」

店小二露出歉意的笑容道：「對不起，敝棧天天有客人進出，今年初的事情，小的已經記不得了。」

長孫義道：「那位老人額角上有一顆小肉瘤，你如果見到了，應該不會忘記，你想一想看。」

店小二歪頭想了一下，搖頭道：「沒有，小的不記得有這麼一位客人來過。」

長孫義嘆了口氣道：「眞奇怪……」

店小二問道：「客官要找的這位老人是……？」

長孫義道：「他是家師，今年初他老人家因事前來大理，說好清明前返回峨眉，結果至今音訊全無，我怕他老人家出了事，因此趕來找人，不料問過好多人，都說沒看見。」

店小二面露驚疑道：「客官確定令師曾經來過大理，而且曾在敝棧投宿？」

長孫義點頭道：「是的，家師說過將投宿『北望客棧』，你們這城中可有兩家『北望客棧』？」

店小二道：「沒有，就只有我們這一家。」

長孫義道：「這麼說，家師一定曾經到此住宿過，只不知何以突然又失去了音訊。」

店小二道：「這個……客官不妨去問問我們掌櫃的，小的做一日歇一日，有許多客人不屬小的接待，不大清楚。」

長孫義突然問道：「你聽說過『武林一條街』這個地名沒有？」

店小二嚇了一跳道：「武……武林一條街？」

長孫義道：「是的，武林一條街！」

店小二搔搔頭道：「奇怪！奇怪！怎的竟有這許多人要找『武林一條街』？昨天也有一位客人向小的問起這地名——對了，他就住在對面那間上房，客官何不去跟他談談？」

「他是誰？」

「他姓林名歌。」

「他也要找『武林一條街』這個地方麼？」

「是的，他有一位朋友叫甚麼『金糊塗』的，幾個月前曾到此住過，誰知後來竟偷偷的溜掉了，據那位姓林的客官說：……唉，客官要知詳情，不妨去找那位林姓客官談談，他剛剛回到客棧來了。」

「好，不過我今天趕了一整天的路，累得要死，明天再找他談談便了。」

店小二替他點上一盞油燈，隨即施禮退了出去。長孫義關上房門，再將前後窗關好，便和衣上床躺下來。

這時候，在對面的林歌也上床躺下，原打算一夜不睡，要看看今夜會有甚麼動靜，那知躺下後竟不知不覺的睡着了。

一覺醒來，天已大亮！

他心中一驚，連忙坐了起來，暗忖道：「奇怪，我原打算不睡，怎的竟糊裏糊塗的睡着了？而且一覺便到天亮？」

這樣的現象是少有的，所以他大感驚奇，坐在床上呆想良久，最後得到的結論是：必是昨天攀登點蒼山，又與百善大師三人動了手，體力消耗太多，因此才沉沉入睡。

——但不知睡在對面客房的長孫義怎麼樣了？

此念一生，立即下床去打開前窗，一眼望去，只見長孫義住宿的那間客房門窗緊閉，看情形長孫義好像尚未起床。

——不對，天已大亮，他應該已經起床了，除非……

一股不祥之感突然湧上心頭！

他連忙開門出房，四望一眼，不見店小二在場，便檢起一粒小石子，以彈指功夫彈射過去。

「拍！」的一聲，石子打中長孫義住宿的那間客房的房門。

長孫義是峨嵋派的弟子，峨嵋派在武林中的地位極高，門下弟子絕無庸手，這一粒石子打上房門，絕無不醒之理。

可是，林歌等了一會，却不見長孫義開門出視，心中更驚，料定長孫義必已不在房中，當即舉步走下廊階，要過去看個究竟。

「客官，您起來啦！」

昨夜那個店小二忽然從走廊盡頭轉出，向他走過來，笑嘻嘻的跟他打招呼。

林歌乃住足道：「嗯，起來了。」

那店小二笑問道：「那位客官有沒有找您談話？」

林歌一怔道：「誰？」

店小二一指長孫義住宿的那間客房道：「就是住在那間客房的一位客官，昨夜他說今天要找您談談。」

林歌心中暗詫，問道：「他要找我談談？談甚麼呀？」

店小二道：「他說他一位師父也在大理失踪了，昨天晚間也向小的打聽『武林一條街』這個地方，小的便告訴他您客官也在尋找『武林一條街』，要他找您客官談談，他說今天要找您談談呢。」

林歌一哦道：「他叫甚麼？」

店小二道：「叫長孫義。」

林歌問道：「他起來了？」

店小二道：「不知道，待小的過去看看。」

說着，便走去敲長孫義的房門，大聲道：「客官，客官，您起來了沒有？」

房中無人應聲。

林歌跟了過去，道：「可能不在房中了吧？」

店小二道：「應該還在，門還——」

他本來要說「門還關着」，但話還沒出口，順手一推房門，房門應手而開！

兩人視綫投入房中，但見床上空空如也，長孫義果然已不在房中。

林歌肯定長孫義絕不會不告而別，故心中爲之惴惴不安起來，當下假裝不在意道：「他可能出去吃飯了，待會他若是回來——」

店小二叫道：「不對呀！小的沒見他離開客棧，而且他的包袱也不見了！怪事！怪事！莫不成又……又出事了！」

一面說，一面推門而入：林歌隨着入房，一看床上被褥凌亂，而長孫義隨身携帶的一隻包袱果然不在房中，那包袱裏面有一對峨嵋刺，長孫義如果尚在客棧中，是絕不會將之提在手上的，因此他心中更加肯定長孫義是出事了！

長孫義如若出了事，那必是「夢遊武林一條街」去了，這是他林歌希望發生的事，問題在於他竟一睡不醒，錯過了跟踪的機會，心中實在感到難堪不安。

如今他只有默祈百善大師和北星道長的跟踪不要發生意外，如能順利跟到「武林一條街」，再順利的回到客棧，那麼一切仍算成功。

店小二在房中團團轉，道：「怪事！怪事！怎麼老是發生這樣的事？活生生一個人，怎麼一到天亮就突然不見了？」

林歌道：「他說不定如厠去了，你先去找找看，若是找不到，再來告訴我。」

店小二得過他的好處，替他辦事自是勤快，當下應了一聲，便出房而去。

林歌留在房中，仔細察看門窗和床榻，都看不出一點可疑之處，於是追出客房，站在門口等候。

不一會，店小二轉回來了，連掌櫃伍崇南也到了，都說未見長孫義離開客棧，也不見他在客棧中。

伍崇南滿面驚疑道：「老弟！你看這是怎麼回事呀？」

林歌冷笑道：「這位名叫長孫義的人來此找他師父，結果只住了一個晚上就突然失踪了，你說這是怎麼回事呢？」

伍崇南眉頭深鎖道：「聽說他也在找『武林一條街』，莫非他也……也……唉！當眞有這種稀奇古怪的事麼？」

林歌問道：「你們這家『北望客棧』共有幾個店小二？」

伍崇南道：「三個，白天兩個，夜裏一個。」

林歌道：「昨夜由哪一個輪值？」

伍崇南道：「他叫彭老三，天一亮就交班回家睡覺去了。」

林歌道：「夜裏他都在哪裏？」

伍崇南道：「大都在前面櫃台上，客人有事才入內侍候。」

林歌道：「這麼說，如果裏面發生事故，他是不知道了？」

伍崇南說道：「這要看發生甚麼事，要是有人不聲不响的溜走，他當然不知道了。」

林歌與百善大師和北星道長有言在先，萬一彼此失去連絡，便去點蒼山東麓的一條淺溪邊等候會合，這時既知長孫義失踪，那必是「夢遊武林一條街」無疑，那麼百善大師二人必已跟踪前去，自己只要到那東麓的溪邊等候，必可與他們見面，故不願與伍崇南囉唆，而說道：「我要走了。」

伍崇南道：「哪裏去？」

林歌道：「繼續尋覓『武林一條街』，不尋着絕不罷休！」

語畢，轉身出房，回到自己房中，稍事盥洗，吃了一些東西，隨即乘馬離開客棧，往點蒼山東麓馳來。

趕到點蒼山東麓的淺溪邊，縱目四矚，不見一個人影，心想百善大師和北星道長必是跟踪未返，於是下馬在溪邊的一顆巨石上坐下等候。

左等右等，看看午時已至，仍不見百善大師和北星道長到達，心中又開始不安起來，暗忖道：「各種跡象顯示那『武林一條街』的所在地距離『北望客棧』必不在遠，就算長孫義『夢遊武林一條街』不再返回客棧，是則百善大師和北星道長也應該返回客棧而趕到此處才對，莫非他們跟踪被發現，也落入『武林一條街』的手中了？」

正疑慮間，忽聞一陣人語聲從山麓那邊的樹林中傳過來，林歌立刻起身望去，只見幾個擺夷族的少女從林中走出，一路嘰嘰刮刮談笑而來。

林歌一看不是百善大師二人，情緒爲之低落，又坐了下去。

那幾個少女走到近處，林歌才看出她

們不是在談笑，而是個個面帶驚惶，似是發現了甚麼可怕的事情，正要逃回家去，林歌心中一動，便起身迎上去道：「喂，妳們怎麼了？」

那些擺夷少女比手劃脚的說了一大堆，說的却是擺夷族的語言，林歌一句也聽不懂，但從她們的表情上推測，確是在山中發現了某種可怕的事情。

林歌一指山上道：「在山上麼？」

幾個少女連連點頭，又嘰里刮啦的說了一陣。

林歌跨上坐騎，指指自己又指指她們，然後一指山上道：「妳們帶我去看看好麼？」

這句話她們雖然聽不懂，却知他的意思，一齊搖頭表示不敢，相率而去了。

林歌沉思有頃，認爲可循她們的足跡找到那發生可怕事情的地方，於是縱馬向山麓奔去。

來到山麓，進入林中，便一路循少女們的足印入山，走了一程，足印不見了，原來地面上都是大理石，而且斜坡上經常被雨水冲刷，乾乾淨淨沒有土屑，行經此地便沒有脚印留下來。

林歌停馬四望，見斜坡的最高處又有一片樹林，乃下馬步行而上。

不久，登上斜坡頂端，又發現足印，便又循着足印尋入樹林中。

這片樹林十分高大，數人合抱的千年古樹到處可見，枝椏展伸如龍飛騰，人行其下，舉頭幾至不見天日，黑忽忽陰森森的恍如走入鬼域世界。

林歌跨入這片森林，立刻就有一種異樣的感覺，覺得這片森林太靜了，不聞一聲蟲鳴鳥叫，也聽不到一點風聲，簡直好像一個「死」的地方。

不錯，他聞到了死亡的氣息！

他運目向林中搜望過去，地上已無足印可循，正感徬徨之際，偶一轉臉，突然大吃一驚，啊的一聲叫起來。

原來，他這一轉臉之際，面部就差點碰上了一個人的軀體。

那是個吊死屍！

雙目暴瞪！舌頭吐出好長一段，樣子非常可怕！

但使林歌震駭欲絕的是：這具吊死屍不是別人，竟是金孫義！

長孫義竟在此地上吊死了！

林歌伸手一摸他的身體，發現已冰冷僵硬，雖知已救不活，仍然立刻拔劍斬斷頸上的繩子將長孫義的遺體平放在地上。

這時，他腦中閃過一個念頭：「長孫義死了，那麼百善大師和北星道長又如何呢？」

再游目四顧，赫然又發現左方數丈外的一棵大樹下也吊着兩具屍體，正是百善大師和北星道長！

林歌這一驚是非同小可，急忙一個飛步跳過去，長劍一揮，也斬斷了兩人頸上的繩子，將他們的遺體放下，一看兩人亦已氣絕多時，不禁心頭顫慄！

三個人竟然同在這森林中上吊死了，他們是自殺而死的麼？

當然不是！

林歌肯定這必是「武林一條街」的人幹的勾當，心中非常憤怒，但也十分迷惑不解，暗忖道：「長孫義中了他們的邪術，在神智恍惚中被殺是可以理解的事，但百善大師和北星道長並未住入客棧，他們原在暗中跟踪，結果怎麼也遇害了呢？」

他提劍在附近搜索了一遍，沒有發現可資追查的綫索，於是轉回樹下，將長孫義的遺體移到一處，然後分別察看三人的身體，希望找出致命的傷處。

結果發現三人身上均無傷痕，也不是被點穴而死的，確確實實是因上吊窒息而死的。

林歌想到自己「夢遊武林一條街」的經過情形，其間大都身不由己的任令那「小婆薩」的指揮擺佈，因而料想百善大師三人的死亡可能也是在身不由己的情況下，糊裏糊塗上吊丟命，由此看來，對方法術之高强已非武功所能抗禦……得到這個結論後，登時憂心如焚，對解救金糊塗完全沒有信心了。

他呆立良久，才用劍在地上挖掘一個大坑，將三人的遺體一起放入坑中，堆土掩埋起來。

剛剛掩埋完畢，驀聽得十幾丈外有一聲响動，似是有人撥開樹枝的聲音。

林歌心中一動，立時轉入一棵大樹後面，再探出半個頭靜靜窺伺。

俄頃，只聽前面樹梢上「刷！」的一响，十數丈高的一枝橫椏上出現了一個紅衣少女！

她是攀着一條樹籐飛盪過來的，落到那橫椏上時，身輕如燕，落足無聲，分明輕功異常高絕。

再仔細一看，這少女年約十七八歲，容貌白皙嬌美，穿着一身夷人服裝，頂髮編成辮子垂在腦後，頭上却戴着一頂京絨小帽，脚上是一雙繡花鞋，鞋上的裹脚布編織着美麗的圖案——那是標準的夷人「小婆薩」的打扮！

她高高站在樹椏上，對着樹下打量着，當她發現樹下那座剛剛完成的墳墓時，面上微露驚異之色。

林歌躱在樹身後面偷偷地看着她，覺得她有些面善，好像曾在何處見過面，後來腦中靈光一閃，突然醒悟道：「是了，她就是領我去『武林一條街』那個小婆薩啊！」

這一發現，他不禁又驚又喜，待要現身出去，忽又想到這小婆薩是眼下最寶貴的綫索，這樣現身出去和她相見，萬一被她跑掉了，再想抓到她只怕就不容易了，爲今之計，應以暗中尾隨爲宜，主意一定便仍藏身樹後不動，屏息靜氣的窺視着。

只見那小婆薩在樹上站了片刻，抓起另一條樹藤往西方林中飛盪過去，瞬即消失在黑忽忽的森林裏面。

林歌立即施展輕功提縱術跟了上去，那小婆薩一盪十幾丈遠，小小嬌軀落到另一棵大樹上時，他也已悄無聲息的竄到近處，仍躱在樹身後面。

接着，小婆薩又換了另一條樹藤，繼續向西盪去，每一次飛盪就是十幾丈遠，捷如猿猴，奇快無比。

林歌雖是在林下飛竄，行動却不比她慢，她開始盪出之際，他也跟着起步竄出，她落到樹上之際，他也跟到了近處，總是保持着七八丈的距離。

（未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石中火．著
盧令．圖

小鎮風雲

腥風陣陣吹　血雨頻頻酒

群雄畢集

（一）

長樂鎮雖然不大，可是因爲地處交通要道，兼且是太岳山山貨的集散地，因此，來往的客旅頗多，鎮上的商業亦甚爲繁盛。儘管平日街上行人如過江之鯽，今日却更加車水馬龍，把小小的長樂鎮塞得滿滿。

鎮上有家客棧，名喚「日上三竿」，名字雖然十分奇怪，可是入住此店的旅客，十之七八的而且確每每睡至日上三竿。

是不是這家客棧環境奇佳？或者床舖柔軟特別舒服？又或者老闆畢覺曉懂得天竺的催眠術？非也，理由只有一個：這家客棧木虱特別多，往往令到住客輾轉反側，非到破曉時分不能入眠。

不過「日上三竿」大客棧，雖然令人不敢恭維，可惜，鎮上的另一家消遙客棧，就更之令人吃不消。

「日上三竿」客棧在長樂鎮算是最大的一家旅舍，儘管它的聲譽並不怎好，不過鎮上的人總認爲畢覺曉老闆是長樂鎮的大老闆。

因此，很多人都羡慕畢老闆的運氣，的確，畢老闆的運氣異常的好。

第一個不服氣的就是坐落在「日上三竿」大客棧斜對面的「越吃越多麵店」的老板金有福。

金有福任誰看了都驚了三分，他生得虎背熊腰，粗眉大眼，雙臂肌肉如小丘般突起，可是他親手泡製的牛肉丸及魚丸却是令你吃了一碗，禁不住再來第二碗、第三碗，直至吃到走不動爲止。

眼見畢老闆用木虱來侍候旅客，賺得腦滿腸肥，金有福就一肚子氣。

他金有福每日起早摸黑，忙得沒一頓安樂酒喝，賺的錢却遠遠不如畢老闆，因此，每逢他在工作之餘偶然抬頭望過去，見到畢覺曉坐在櫃枱裏打瞌睡，他就禁不住要罵娘。

「媽個屁，金有福，有福個屁！一天到晚，做得要死，還不如人家睡着覺等收錢。」

鎮上的人也知道畢覺曉跟金有福素有心病，雖然他們兩人幾乎同時來長樂鎮開業。

第二個不服氣的是鎮上「不碎磁器店」的老闆老吉。

老吉今年已六十歲，打從他三十年前在鎮上開業至今，起早摸黑，胼手胝足，而今兒子也已到了而立之年了，却尚沒有能力替兒子娶房媳婦。

有一次，鎮上的朱大富娶媳婦，老吉與畢覺曉同座，老吉便向畢覺曉請教發財之秘。

畢老闆呵呵笑道：「老吉啊老吉，你說你的那店舖叫什麼名字？」

「不碎磁器店。」

「這就不得了？賣磁器的不碎，那還能望生意好麼？」畢老闆帶三分睡意地道：「我的客棧叫何名字，你老可知道？」

「呵呵，誰不知道日上三竿在本鎮是首屈一指啊！」

「開客棧的能令客人睡至日上三竿，那它的生意怎能不好？」畢老闆喝了杯白干，睡意更濃了。

「但……這名字……」老吉望了已睡着了的畢覺曉一眼，只得乾了杯白干，把那句話冲下肚去。

（二）

黃昏，紅霞似火，宿鳥歸飛。

長樂鎮今日的旅客，果然比往日倍增，「日上三竿」客棧門前更是水洩不通。

一陣急促清脆的馬蹄聲，自遠而近。一匹高大神駿的白馬，迅即馳至鎮上的唯一的一條青石板街道上。

馬上坐着的是一位年在二十六七歲左右的英俊青年，這人略黑的皮膚，顯然是個經常在外奔跑的人，方臉劍眉，十分威武，不過一道嘴角略向上彎，又予人一種和善易於接近的神情。

他白衣如雪，白馬白衣，更引人注目。前頭人羣擠擁，白衣騎者忙勒馬收韁，目光一掃後，停在「日上三竿」客棧處。

只見招牌下掛着一塊白布，上面寫着「睡覺比賽」四個大字。

白衣人雙眉微皺，跟着翻身下馬，執韁引馬慢行。

經過「越吃越多」麵店，金有福放下手中的碎肉團，走出店外招攬生意：「客官．請進店吃碗牛肉丸麵吧，包您吃過滿意。」

白衣人笑笑，婉拒道：「謝謝，在下還不餓。」

「咳咳，小店的牛肉丸跟魚肉丸在這裏左右百里之內，首屈一指，您老試過之後……」

白衣人再一笑，道：「稍後一定來嚐嚐老闆的手藝。」

「日上三竿」客棧的店小二，排開人潮出來，一邊打躬一邊道：「大爺，今晚就歇在小店吧。嘻，本店的設備是周圍二百里之內最好的了，那又軟又暖的床舖，哈，包客官你一睡上去，非到日上三竿捨不得離開。」

白衣人笑道：「睡到日上三竿？要是有急事要趕路的話，不是要誤了行程？」

小二尷尬地笑了一笑，道：「只要客官你吩咐一聲，小的明早就來叫醒您。」

「那好，就替我留一個房間。」

「謝謝，謝謝大爺，讓小的拉馬去喂料吧。」

「謝謝你小二哥。我四處走一走，呆會再來。」

小二拉馬而去，一邊大聲吆喝閑人讓路，突又回頭道：「大爺，你今晚不用在外頭用飯，我們老闆今晚請客！」

白衣人笑道：「貴東主辦喜事？」

「不不，你看！」小二指着白布道。

「睡覺比賽已經够新鮮的了，還請客食飯，貴東主眞懂得做生意，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大爺今晚就知道，您老早點來啊！」小二的背影已消失在人羣中。

金有福罵道：「盡吹牛皮，什麼二百里之內最好？他媽的見鬼，二百之內虱子最多。哼哼，畢胖子連老子的生意都搶光了，」回頭喊道：「小吉子，今晚不要買菜。」

一個十五六歲的小伙子，楞頭楞腦地道：「老闆，不買菜今晚吃什麼？」

「吃麵，這些麵沒人吃，就得自己吃！」金有福火氣十足地道。

白衣人笑笑，抬頭望過去，只見「日上三竿」客棧的老闆畢覺曉，正坐在掌櫃後打瞌睡，鼾聲雷動。

（三）

白衣人自南往北走，信步走出鎮外。此時，落日尚在西山後發出最後的一絲餘暉。

白衣人走至一棵大榕樹旁，四顧無人，倏地騰身投入枝葉茂密之處。

半晌，但見一隻白色的信鴿，自樹叢中射出。

白鴿在金黃色的天空中，稍一盤旋，雙翼展動，一閃而逝。

白衣人亦同時自樹上躍下。隨即作閑遊狀步向長樂鎮。

背後突然出現一個和尚和一個道士，白衣人脚步稍慢，可是迅即恢復原先的速度。

那和尚奇胖，滿面橫肉，道士身材瘦削，一臉陰鷙。兩人步履起落之間既穩且快。

和尚叫道：「小子，停步。」

白衣人脚步絲毫不緩，彷似不覺。

和尚怒道：「小子，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白衣人騰地轉身，俊臉有如刀刻般，綫條分明，冷然道：「你叫誰？」

和尚爆出了一陣狂笑，道：「難道這附近還有人？」

白衣人嘴角沒起一絲笑意，道：「不錯，這裏除了我之外，的確沒有人。」

和尚道：「對啊，這不就得了。」

道士左肘輕輕在和尚臂彎處一撞，冷冷地道：「施主積點口福，否則只怕要自吃苦頭。」

和尚一怔，罵道：「他媽的，小子你竟敢罵咱們不是人啊？」

白衣人道：「此話可是你說的，在下可沒說過。」

和尚一捋衣袖，叱道：「小子，你找死！」

白衣人不爲所動，道：「別人怕你『惡和尚』，在下可不怕，最好請『毒道人』一齊上。」

毒道士臉色一變，道：「且慢！」阻止了惡和尚。「閣下既能一口道破咱們的名號，諒非無名小卒……」

惡和尚急躁地道：「快報上名來，免得當了枉死鬼。」

白衣人道：「你放心，你我根本不是一條綫上的人，彭某可不敢攀親沾戚。」

毒道士道：「如此說來，只怕閣下是有心人了。」

白衣人道：「正是如此，兩位行踪飄忽，彭某苦無良機而已，而今天賜良機，再也不能放過了。」他隨口說來，彷彿把眼前的二個黑道高手當作泥人似的一般。

泥做的人也有火氣，何況惡和尚是一

向橫行慣了，聞言氣得哇哇亂叫，怒吼一聲，道：「洒家倒要先秤秤你的斤兩！」醋砵般大的雙拳使了招「金鼓齊鳴」往白衣人左右兩面擊去。

白衣人從容一退，右手按腰，左手駢起四指直插惡和尚胸腹空門。

惡和尚怒吼一聲，一扭腰，雙拳改打白衣人胸口，左脚飛起踢向白衣人小腹。他雖然身材肥胖，但動作依然頗爲俐落，難怪能名動江湖。

白衣人上身向後一彎，右脚一蹴，反踢惡和尚飛起的左脚，這一脚快疾如風，後發先至，惡和尚心頭一寒，擰身收腿，堪堪避過。

毒道人忙喝道：「且慢，有人來。」他見白衣人單手應敵巳能佔了上風，生怕再打下去，惡和尚要吃虧，連忙喝止。

惡和尚雖然暴躁，可是經驗豐富，剛才幾招，巳知對方武功在他之上，聞言迅即退後。

白衣人亦不追趕，目光凝在草叢後，未幾草叢後出現十多個短衣勁服的漢子。爲首的一個彪形大漢，一臉虬髯，粗眉大眼，看了毒道人惡和尚及白衣人一眼，道：「哈哈，想不到梁某今日有幸得識兩位，兩位諒是近日震動江湖的惡和尚和毒道人了！」

毒道人道：「不敢當，貧道兩個怎及梁大當家佔山爲王，生意滔滔，財源滾滾而來？」一頓，寒聲道：「賢昆仲不在寨裏享清福，勞師動衆跑來此處，莫非有生意上門？」

梁棟木人雖粗魯，却有城府，道：「在下久處山居未免氣悶，今日帶着兒郎們出來散散悶。兩位來此莫非另有貴幹？」

毒道人冷哼一聲，寒暄幾句，扯着惡和尚入鎭。

梁棟木轉對白衣人道：「朋友，借問一句，前頭是否長樂鎭？」

白衣人彭凌應了一聲，目光又落在梁家寨人馬之後，心中暗忖道：「先有毒道人惡和尚，再有梁家寨，想不到連丁兄家弟也來湊熱鬧，莫非江湖上之傳言並非空穴來風？」

半晌，即見兩個三十多歲的漢子聯袂而來。

天色漸暗，頭上的雲巳成暗褐色。

（四）

彭凌入鎭巳是華燈初上，鎭上的唯一的青石板街道上，人羣熙攘，熱鬧非常，只是兩旁店舖的生意奇淡。

彭凌漫步街上，他凌厲的目光彷彿要把街上的一人一物都要認清。

清心茶館老闆三步拼做兩步搶出門口，道：「客官，比賽還未開始，先來喝杯茶吧，婉兒，快來招呼。」

裏面奔出個十八、九歲的姑娘，瓜子口臉，剛健中帶着幾分嫵媚，一雙大眼睛，黑白分明，惹人喜愛。

姑娘看了彭凌一眼，道：「客官，請裏面坐！」

彭凌道：「在下尚有事在身，改日再來。」

婉兒道：「明兒一定要來啊！」

彭凌虛應幾句，返身向「日上三竿」客棧走去。

彭凌正想入店，迎面走來一彪人馬，却是南陽的「風雲會」。彭凌大吃一驚，「風雲會」近年聲勢極盛，行爲介乎邪正之間，黑白兩道都不賣賬，會主「皓首蒼龍」荊振聲，憑一雙鐵掌及一條鍊子鎗，縱橫江湖，素無敵手。

「皓首蒼龍」荊振聲生下三子二女，武功聲名均盛。因此，江湖上咸稱他父子爲一龍三虎二鳳。

彭凌不見荊振聲，只見其長子荊長風及么女「火鳳凰」荊明珠兩人，心中一寬，暗道：「幸好荊振聲沒有同來，否則倒是棘手。」

荊振聲雖然不在，但荊長風排塲也不小，此時只見「風雲會」的徒衆高呼道：「龍虎鳳風雲會。」另一組人接口呼道：「豫皖鄂唯我尊。」

聲震四野，把街上一切嘈雜聲音全部壓了下去。

呼聲過了半晌，衆人彷似才恢復了知覺，紛紛讓出一條路來。

彭凌正在沉思之間，忽然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彭凌暗吃一驚，慌忙回首，却是「越吃越多麵店」的老闆金有福。

「小伙子來吃碗麵，今天大贈送，免費的。」金有福拍一拍胸膛，一手拉着彭凌入店。

半晌，拿了碗牛肉丸麵放在彭凌枱上，道：「快，趁熱吃味道更好。」

金有福坐在對面瞧着他吃，他看見彭凌露出滿意的神情，禁不住得意地笑道：「不錯吧？咱家泡製的牛丸，眞是……」想來可能是不好意思在個陌生人面前自吹自擂，硬生生把後面那半句話嚥下。「客官您貴姓名？」

彭凌抬一抬頭，道：「在下彭凌。」

「姓彭！莫非是兗州人氏？」

彭凌目光一動，道：「敝鄉光州。」

「客官是出來遊歷？」

彭凌一笑，道：「在下是做點山貨買賣的，聽人說貴鎭的竹製品遠近著名，因此特來看看有沒有合用的。」

金有福驚奇地道：「原來客官是做山貨買賣的，恕咱眼拙。」

此時，彭凌巳把一碗牛肉丸麵吃個清光。

瞌睡虫的故事

（一）

金有福露出滿足的神色，道：「再來一碗好麼？」

「不用了，在下巳經吃飽了。」彭凌道：「金老闆，請問對面那畢老闆跟誰比賽？」

金有福面現鄙夷之色：「客官，你眞的不知道？啊哈，是跟一個乞丐比賽！」

彭凌一怔，道：「跟乞丐比賽？」

「對，不折不扣的乞丐。」

彭凌笑道：「畢老闆諒必不是個無聊的人，怎會做這種無聊的事？」

金有福道：「說來話長，這要從兩年前說起……」

（二）

兩年前，長樂鎭來了一個老年乞丐，這乞丐整天坐在地上，逢人點頭，所謂禮多人不怪，鎭上的人和來往的客旅對他的

施捨頗多，因此，這乞丐有時也會請一些同行在鎭上吃喝，日子過得好像還不頼。

有一天，這老乞丐仍然如同往日般坐在熱鬧處行乞，只見他頻頻點頭。

一羣小頑童在附近玩捉迷藏。有個小頑童跑來，眼珠子四處溜，最後竟然藏在老乞丐的背後。

大概這老乞丐身上的味道令小頑童難受，他一手捂着鼻子，正想走開，忽見另一個小童走來，忙再藏在老乞丐身後，不敢稍動。

小頑童在緊張中忽然聽到一陣陣的鼻鼾聲發自老乞丐鼻中。小頑童忍不住伸頭望一望老乞丐，只見他睜着雙眼，頻頻點頭。小頑童恍然大悟，叫道：「原來你在打瞌睡，好啊，原來你會睜着眼睡覺！」

老乞丐一驚而醒，睡意全消，見行人都望着他，忙抓着小頑童罵道：「小孩子胡說八道！」

小頑童叫道：「我沒有胡說，剛才你眞的在睡覺，喂，我送你一吊錢，你教我這本領。」

老乞丐望了行人一眼，惡聲道：「你再胡叫，看我揍你。」

小頑童道：「死乞丐，你敢？我拔掉你的鬍子。」一手揪住老乞丐的鬍子，用力一扯，不料鬍子應聲扯下。

小頑童一愣，老乞丐大怒，抬起拳頭要打他。行人見狀嘩然，那老乞丐狠狠瞪了小頑童一眼，放了他急忙溜走。

（三）

金有福道：「自此鎭上的人都叫那個乞丐做瞌睡虫，以後也再沒有人肯施捨給他了。」

彭凌道：「這可眞有趣！只是他又怎會約畢老闆比賽？」

× × ×

自從那件事發生過後，瞌睡虫的「業務」就一落千丈，無論如何「努力」，都難以恢復舊觀，況且，每次在行乞時那些頑童都跟他搗蛋，瞌睡虫哭笑不得，景況也就更加慘淡了。

在斷炊三日後，終於給他想出了一個辦法，他親自上門向畢覺曉挑戰。看看誰的睡覺本領大，他的條件是如果他贏了，畢覺曉要當他是親爹般侍候他，換言之，如果瞌睡虫勝了，他就是「日上三竿」的太上老闆。

畢覺曉一口答應，他的條件更簡單，如果瞌睡虫輸了，只須當衆笑三聲，自此離開長樂鎭。瞌睡虫一想，這便宜佔得可大，便滿口應允。

稍後，比賽的地點、方法、日期、時間也都定好了。

日期就是今天，臘月廿二日。

比賽

（一）

彭凌離開「越吃越多麵店」後便走入「日上三竿客棧」，只是他趁沒人留意時，取出木炭在牆上畫了把刀。

彭凌推門而入，大堂燈火通明，座無虛設。四面牆邊都站滿了看熱鬧的人。

彭凌目光一掃，梁家寨四兄弟及其手下據了二桌，「風雲會」據了三桌，惡和尚毒道人、丁家雙雄也各據一桌，另有一桌坐着一個面目猙獰的中年漢子，只見他臉上一道傷疤自右眼下斜伸向左咀角，暗紅色傷疤在燈光下泛着油光，益發恐怖。

彭凌暗道：「連魯西的疤面客也不遠千里而來，看來長樂鎭不日即有連塲好戲上演！」目光停留在一張空桌上，舉步走去。

店小二道：「客官，你這才來？這張桌子是小二替你留下的。」

彭凌摸了塊碎銀給他，道：「多謝小二哥熱心，這給你買東西吃。」

店小二千恩萬謝走開。

此時，惡和尚拍桌子罵道：「他媽的，洒家酒都喝了五六斤，還不開始！」旁人覺得好笑，不過見他兇神惡煞般的模樣都不敢笑出來。

彭凌舉目望去，堂上擺了兩個大水缸，不見畢老闆在塲，敢情比賽尚未開始。

正在不耐煩間，又有一個書生打扮的青年入來，此人唇紅齒白，人頗英俊，却嫌脂粉味略重。

丁騎鶴輕聲道：「大哥，這不是惡名昭著的花蜂？」

丁乘車道：「正是這個採花大盜！」

花蜂笑嘻嘻，一屁股坐在彭凌的對面，「刷」的一聲打開摺扇，搧了一搧道：「這位兄台請了，小生能與兄台同席，實乃三生有幸！」

彭凌眉頭一皺，他心中厭惡，不發一言。

花蜂若無其事地道：「兄台面生得緊，敢問兄台貴姓？」

「敝姓彭。」

花蜂略一沉思，摺扇又輕搧了幾下：「恕小生眼拙，不知兄台是那條綫上的朋友？」

彭凌訝道：「什麼綫上？對不起，敝人乃是生意人。」

花蜂道：「如此是小生看錯了。」

隣桌的疤面客道：「只怕是眞人不露相。」

花蜂作了個恍然大悟狀，霍地又打開摺扇，猛搧一下，搖頭擺腦道：「彭兄原來是眞人，小生失敬了。」

惡和尚吼道：「冬天搧扇，裝模作樣，扭扭揑揑，洒家看了連酒也喝不下！」

花蜂神色大變，寒聲道：「花某可不屑跟你打交道，你莫道花某怕你！」

惡和尚道：「洒家也不怕你這採花賊，只是看了不順眼。」

花蜂怒極反笑，陰陰地道：「好，惡和尚，衝着這幾句話，區區如有機會，一定要向你討教一番。」

惡和尚怒道：「難道洒家怕你這直娘賊。」

花蜂面色忽紅忽白，終於冷哼一聲，舉杯道：「彭兄，小生敬你一杯。只是被這瘋狗掃了雅興！」

彭凌舉杯，道：「花兄客氣，彭某不敢當，只是那和尚雖然長相不好，兄台又何必把他當作瘋狗？」

花蜂道：「若非瘋狗，豈會當衆放屁的？」

惡和尚霍地長身而起，怒道：「你才放屁，洒家……」

此時帳房先生正在宣佈比賽的規則，

衆人聽見這霹靂一喝，都回過頭來，望住惡和尙。

毒道人忙把惡和尙按下。

花蜂道：「兄台都看見了！」

彭凌恨不得他兩人結怨，聞言喃喃道：「果然有點像，果然有點像！」

花蜂笑道：「如此兄台亦算雅人也，再來一杯！」

疤面人道：「開始了，別吵！」此人言語坦直，談說間面上木無表情，但他的聲音令人聽了却生了股寒意。

帳房先生宣佈完畢，畢覺曉及瞌睡虫便脫了上衣，雙雙各自跳入水缸中。兩人盤坐在缸中只露出頭部，形態十分滑稽。

店小二忙提水注入缸中，衆人俱覺得一寒，心想此種天氣精赤着身上已十分難受，坐在水中更之如刀割膚，心中都是暗忖：「看你如何入睡？」

可是半晌，鼻鼾聲如雷。

（二）

羣豪正屏息而觀之際，大門突被人推開，一陣寒風吹入來，呼呼作響，站在門邊的人都禁不住連打了幾個寒噤。

風聲一响，羣豪都齊把目光投向門口，來人五十左右的年紀，禿頂、濃眉大眼、虎頭熊腰，氣勢懾人。他站在門口面對大堂，目光在衆人面上掃過，各人均覺心中彷彿被利劍刺着般，禁不住縮了一縮。

那人旁若無人，筆直逕向梁家寨佔據的桌子走去。

他人未至，梁家寨的兄弟已坐立不安，甚至有人已忍不住站了起來。剎那只聽見脚步及鼻鼾聲。

梁棟木忙站了起來，道：「原來是龐老前輩，兒郎們快讓位！」聲音竟然微帶顫抖。

梁棟木手下巴不得有此一令，忙不迭起身讓位，只聽一陣「嘩啦」的桌椅拉動聲音，眨眼間已不剩一人。

梁棟木呼道：「小二，快把酒菜杯碗換過。」

羣豪鴉雀無聲，連疤面客亦自變色。好一會，待一切恢復平靜，衆人才把目光轉向水缸。只見畢覺曉依然睡得十分香甜，且不論他是否眞睡，單只浸在水中能面不改容已令人吃驚。瞌睡虫嘛，雖然閉着眼，但上牙跟下牙却好像是結了世仇般打個不停，一時之間，牙碰牙之「得得」聲，人人可聞。

花蜂低聲道：「彭兄可知此人是何方神聖麼？」目光瞥向姓龐的禿頂老人。

彭凌亦低聲道：「正要請教。」

花蜂一字一頓地道：「禿鷹龐衝。」

彭凌暗道：「難怪他有如此氣勢。」

驀地聽見龐衝喝道：「還睡你媽個屁，牙齒都快嗑斷了，快出來。」

此言一出，衆人心頭的壓力彷彿一鬆，齊聲哄笑。

哄笑聲中，瞌睡虫依言爬出水缸，一連打了三個噴嚏。

惡和尙叫道：「兀那胖老闆還睡個鳥！」雙眼觸及龐衝刀鋒般利的目光，心中倒抽了一口氣，好生後悔强出頭。

畢覺曉笑嘻嘻自缸中爬出來，他動作笨拙，挺着圓滾滾的肚子，向四周打躬作揖，道：「多謝各位捧場，鄉間玩意難入法家之眼，見笑見笑。」回首對瞌睡虫道：「如今你輸了，該怎樣？」

瞌睡虫苦着臉，當衆笑了三聲，這笑聲比哭聲還難聽。但發自看熱鬧的人的哄笑聲却是充滿歡愉。

畢覺曉取出五兩銀子送與瞌睡虫，瞌睡虫千思萬謝後，跑離客棧。

夜門

（一）

「日上三竿」客棧外，北風怒吼，星稀月淡。

街道兩旁的門戶緊閉，大概衆人在看了一齣「好戲」之後都回家尋「好夢」去了。

客棧後面，彭凌雙目在黑暗中閃閃發亮。驀地，他學貓頭鷹咕咕地叫了幾聲。

未幾，傳來一陣輕微的脚步聲，自遠而近，一個醉漢脚步踉蹌，斜歪着身子走來，口中哼道：「大風吹兮刀光亮，大英雄兮會友來！」

彭凌低聲答道：「黑夜茫茫掩刀光，東方破曉現眞相。」

醉漢低聲道：「大聖派我來探路。」

彭凌面上浮起笑意，敢情是聯絡暗號對上了，跟着他在醉漢耳畔輕輕說了一堆話，只見那醉漢頻頻點頭。

臨分手時彭凌又道：「點子扎手，叫門主多帶人手來，還有，叫影子先來。」

醉漢又點頭稱是，然後身子消失在黑夜中。

（二）

萬籟無聲，「日上三竿」客棧屋頂忽見有夜行人走動，人影幢幢，爲數頗多。

夜行人在帶頭的指揮下，紛紛跳落院子中，迅即分成幾組，用刀撬開門窗。

寂靜的夜空，立即被一陣陣的呼喝聲驚破。

夜行人撬開龐衝的窗戶，跳入，脚步尙未站穩，喉管已被「禿鷹」叉住，龐衝一手扯下夜行人蒙面的黑布，只見是個粗眉大眼的中年漢子，額上用硃砂劃了一點紅點。

龐衝道：「原來是殺虎坡的一窩蜂！」語氣一寒：「來此何幹？說。」

那人喉管被叉，艱難地道：「不知……頭兒叫我們來……」

龐衝冷哼一聲，手上一用勁，大漢身子軟軟地癱瘓下去。

龐衝一脚踢開房門，緩步而出。

此時，走廊、院子中及房內都有一窩蜂的賊衆，羣豪正與之混戰。

惡和尙出手最辣，雪亮的戒刀，招招狠絕。

疤面客出招最少，他空拳赤手應敵，但只要敵人稍露空門，他的手便閃電般按在對方的「死穴」上。

龐衝不覺對他看多幾眼。他目光一掃，不見彭凌，心中大是奇怪，便沿走廊而行，每經過一房間必推開窗戶視察。

一窩蜂的帮衆碰着龐衝就給他一爪一個的解決，他雙爪堅逾鋼鐵，給他的爪碰着非死即傷，羣賊一見他走來，都忙不迭閃避。

龐衝卒在東廂最後的一間房間看見彭凌，此時，彭凌依然躺在床上，只是床邊

倒了兩個蒙面人。

龐衝面上陰晴不定，令人忖測不出他心中到底想些什麼。

正在此時，「日上三竿」客棧老闆畢覺曉狠狽地跑來，喘呼呼地叫道：「別打了別打了！出了人命，小店担當不起。」

衆人不覺一緩，一窩蜂帮衆即乘機撤退。

龐衝面色一沉，道：「人已死了不少，多死幾個有何關係？」

毒道人陰惻惻地道：「龐大哥說得不錯，難道你跟他們有什麼關係？」

畢覺曉惶恐地道：「各位莫亂說，鄙人是個生意人，怎會跟賊有任何關係？」

毒道人道：「你怎知他們是賊？」

「三更半夜潛入民居，不是賊也是强盜，這位道爺倒問得稀奇！」看一看院中的屍體，畢覺曉苦笑：「這如何是好？要是官府問起，小店眞的担當不起！」

惡和尙怒道：「有事洒家來担當。」

「但……你們……各位是英雄好漢，到處拔刀相助，鄙人十分感激，但……各位總不會一生都住在小店吧？這……這……俗語說：跑了和尙跑不了廟，這……」

惡和尙怒道：「放你媽的三十八丈長屁，你講個有完沒完？」

龐衝深深望了畢覺曉一眼，道：「事情既在你客棧中發生，有什麼事當然是由你這做老闆的担當。」言罷揚長入房。

惡和尙哈哈大笑，衆人紛紛入房，只剩畢覺曉站在那裏發楞。

（三）

黑夜又恢復先前的平靜。

「日上三竿」客棧二樓又出現一條黑影，這人行動十分小心，絲毫沒有發出聲响，他輕輕在門上敲了二下。

門沒聲息的打開，帳房先生探頭而出。黑影颯地竄入房，門又迅即關回。

他們一切行動都異常小心，避免驚醒旁人，可惜，難以避免有心人的耳目。

不久，房門又打開，黑影閃身而出，他目光在四處遊巡一遍，沒有發覺有何異狀，這才離去。

就在他回首遊巡之時，有心人的彭凌看到他的面容，他心中驚訝地道：「瞌睡虫？這個時候他來找帳房先生幹什麼？看來這裏的一切更加綜錯複雜了！」

勒索

（一）

一輪紅日冉冉升起，「日上三竿」客棧的房客仍酣睡未醒。

一聲急促的叫聲，驚醒了衆人。

店小二驚呼道：「老闆，不好了，不好了！」三步拼兩步上樓。

畢覺曉的住所在二樓。這二樓是前年才擴建加搭上去的，地方不大，他一個人住一個套間，隔壁是掌櫃先生的居所。

昨夜他着人清理了屍體，跟着又親自洗刷地上的血漬，忙了一夜，剛躺下不久，即被小二叫醒，他睡眼惺忪地叫道：「什麼事？大驚小怪的，吵醒了客人，看你怎麼辦？」往日只要他這樣一說，小二就乖乖不敢吭一聲，今日同樣的一句話却不能發生絲毫作用。

小二道：「老闆你不知道，今個兒眞的發生了大事情，鎮上四周都貼了告示，說所有的人只准進鎮不准出鎮，否則，否則他們要殺人。」他語氣不覺有點發顫。

「他們是什麼人？」

「殺虎坡的一窩蜂。」

「一窩蜂！」畢覺曉一驚，睡意全消。「是什麼原因？他們封鎮目的何在？」

叫聲驚動衆人，紛紛出房。畢覺曉急忙從樓梯走下來，他急促的行動，使得一身的肥肉上下亂顫。

惡和尙道：「發生了什麼鳥事？」

「一窩蜂封鎮！」小二沒頭沒腦道。

疤面客道：「你慢慢的道來。」

「他們說昨夜本來想向咱老闆借一萬兩銀子，誰知他們的人給……給人殺了，一共死了十八個人，傷了七個。今日他們要爲死者每個追討一萬兩銀子，傷者每個五千兩傷藥費。從現……現在起，鎮上每一個人都不能離開，除非把銀子全部賠償了才可以……」

惡和尙罵道：「做他媽的清秋大夢，洒家一生搶人無數，今兒反給他勒索，娘的屁！」

龐衝冷冷地道：「住口。」聲音雖然不大，却自有股威嚴。惡和尙雖惡，但碰到「禿鷹」好像耗子碰見貓，乖乖停口。

「再說下去。」

「他們還在鎮外四周劃了綫，說是不能踏出一步，否則格殺勿論。」小二雖然驚嚇，但是他口爽舌快，又讀過兩年書，倒也把事情說得井井有條。

龐衝道：「還有沒有？」

「沒有，」小二道，忽又想起些什麼，「他們限期七天，就是大年夜之前一定要把銀子還清，否則，否則……」

「否則怎樣？說。」

「是，」小二面露驚悸之色，道：「他們要血洗長樂鎮，鷄犬不留！」

龐衝哈哈大笑，道：「有種！今日可叫龐某開了眼界了。小二，帶路到鎮外看看。」

「大爺，我，我……」小二結結巴巴說不下去。

這鎮上的人都是良善淳樸的百姓，幾曾聽過這種事？也難怪小二害怕。

畢覺曉道：「小虎子，你帶路，我也去。」

「是。」小二只得硬着頭皮帶路。

一行數十人浩浩蕩蕩出店。

惡和尙嘟嚷道：「他想勒索？老子還想搶他的哩。」

彭凌嘀咕着道：「這年頭，和尙跟强盜都一樣！」

花蜂笑嘻嘻道：「彭兄有所不知，這花和尙既然想做老子，只怕往後那些尼姑都要當災。」

「直娘賊，」惡和尙罵道：「你他媽的咀上不乾不淨，別道老子怕了你。」

花蜂道：「怕的是龜孫王八蛋。」

「早晚老子把你的卵子掏出來。」

「掏去送給你妹子？」花蜂皮笑肉不笑地應着。

惡和尙一手拔出戒刀，道：「擇日不如撞日，今日就在此把你剁掉。」

龐衝語氣寒森地道：「等下碰到一窩蜂，你倆給我打頭陣。」

× × ×

鎭外果然給人用粉筆劃了一條白綫，旁邊寫着「踏出此綫者死」，幾個大字。

龐衝哼了一聲，看一看梁棟木道：「你那些手下要來幹什麼的？」

梁棟木武功雖然不高，心思却玲瓏，聞言立即下令道：「兒郎們出去看看，別敎一窩蜂把梁家寨的人看扁了。」

他帶來的六七個手下，轟應一聲，拔出武器，走出界外，半晌不見異動，羣豪中不少人都哄笑起來。

惡和尚更是大呼道：「洒家早知一窩蜂那些飛虫只會一些嚇唬人的玩意兒。」

聲音未落，突聞慘呼聲起，樹林中一排冷箭射來，梁家寨的手下立即報銷了五個，剩下的二個連忙逃回來。

龐衝道：「龐某雖非此地主人，不過一則既忝爲同道，二則龐某歲數最大，今日就倚老托大一次。」一頓，「梁家寨的人從左面撲上，丁家兄弟及花蜂自右面包抄，惡和尚毒道人及疤面客正面上，餘者跟老夫居中策應。」

他頤指氣使，一副君臨的氣勢，三言兩語派給了羣豪的任務，衆人皆在不覺之中照他的吩咐去做，不愧是江北七省綠林盟主的候選人之一。

羣豪剛到樹林邊緣，又是一排冷箭射來，此次各人有備，自然不致受傷。

一陣箭雨過後，一個信號烟花冲天而起，緊接着樹林中衝出一股人來。

惡和尚勇不可當，當先持刀挺進。「洒家還道你們都是見不得人的。」

一窩蜂爲首的一人道：「既然各位賞面賜敎，黃金滿敢不從命？」

「你是頭兒？」毒道人問道。

「一窩蜂八大金剛排名第五。」黃金滿接口應道。

毒道人冷笑一聲，道：「你們頭兒是誰？」

惡和尚道：「派你來送死？」

黃金滿道：「對付你這種貨色，何必用牛刀？咱們頭兒神龍見首不見尾，你這等凡夫何能見得到？」

惡和尚怒道：「要錢就得先拿點本事出來。」戒刀直取對方面門。

黃金滿鋼鞭一揚，「噹」地一聲，把戒刀格開，毒道人在旁一看，眉頭略皺，暗道：「這厮竟有幾斤蠻力！須要智取才行。」拔出長劍一引，刺向黃金滿肘下。

黃金滿沉肘揚鞭，迎向長劍，不料毒道人乃是虛招，長劍一沾即走，改刺爲削，劍一掄一伸，劍鋒已臨對方右臂。

可是，黃金滿亦非弱者，脚步一移，變成站在惡和尚和毒道人之間，抖起的鋼鞭一橫，格開戒刀，鋼鞭却借戒刀的盪力反掃毒道人腰際，這一招連消帶打，沉重的鋼鞭居然使得十分靈活，毒道人不禁心中一寒，當下沉住氣應戰。

他兩人合戰黃金滿三四十招後已漸取得上風，可是，旁邊的一窩蜂帮衆可不閑着，見狀迅即圍了上來。

梁家寨四兄弟却遭遇到八大金剛的老大薛揚。薛揚使一把鋼刀，十分驍勇，他一人敵二人仍然大佔上風，梁家老三及老四亦陷入一窩蜂的重圍，形勢十分不利。

丁家雙雄那邊在比對之下，形勢最好，他兩兄弟有一套合戰的劍法，兩人聯手把八大金剛的老八曹雄殺得只有招架之功，而沒反擊之力。花蜂十分聰明，利用輕功夫，忽東忽西，專找弱者下手，他的摺扇乃精鋼所造，邊緣磨得鋒利，或割或點或戳或敲，只一忽已放倒數名一窩蜂的帮衆。

疤面客一人對付幾個帮衆亦是綽綽有餘，眨眼之間已擊斃對方數名。

惡和尚及毒道人在黃金滿及其手下的夾擊之下已岌岌可危。

疤面客冷眼看見，暗暗高興，臉上不動聲息。

惡和尚大怒，喊道：「你還不來帮一把手？」

疤面客道：「俺是你手下？」

惡和尚急道：「你……」左臂一凉，中了一刀，劇痛使他說不出話來。

毒道人忙道：「巴兄，如今是同舟共濟之時，請助一臂之力。」

疤面客冷笑道：「這還像話。」反身撲入重圍，手起掌落，鐵掌又斃一人。

毒道人壓力稍減，迅即自懷中摸出幾把小飛刀，窺機發出。他的飛刀雖較平常的小，但因淬上毒藥，中者難有生機。

龐衝見梁棟木兄弟勢危，看了一看彭凌，道：「請這位兄弟助梁家兄弟一臂之力如何？」

彭凌道：「只怕在下獨木難支。」

龐衝迅即道：「荆姪女你與他馳救梁家寨人馬，最好能生擒幾個活的回來。」

「火鳳凰」荆明珠已躍躍欲試，嬌應一聲，隨即點了幾個手下一齊衝上去。

可惜依然慢了一步，梁家老二已被薛揚一刀殺死，梁棟木忙急退，但薛揚鋼刀如蛟龍出海，招招不離他要害，幸好彭凌已至，替他解了圍。

緊接着梁老三大叫一聲，右臂已斷。梁老四拚死護衞乃兄。

「火鳳凰」飛舞雙刀，連砍數人，把他倆救下。

疤面客一入重圍，找上了黃金滿，毒道人一扯惡和尚衣袖，兩人便只揀軟的吃，疤面客暗暗冷笑：「老子一人也不怕。」心中想着，雙手不敢怠慢，施展渾身解數，與黃金滿戰個平手。

那邊廂，丁家兄弟已得手，丁乘車一劍刺傷曹雄的肩膊，丁騎鶴趁機把長劍送入了對方的心房。

眼看必將大勝，驀地一聲長嘯而至，一個灰衣老者從天而降，闖入風雲會帮衆中一陣衝殺，連傷數人，「火鳳凰」大怒，返身望他殺來。

灰衣人長嘯一聲，拔出長劍，更加如虎添翼，荊明珠武功雖高，那敵得住，一連退了三步。灰衣人也不追趕，身子向左一掠，長劍直刺梁老四，梁老四一驚，鋼刀舞起，拚命護住胸口，灰衣人左脚飛起，直踹梁老三心窩，老三失血已多，身形呆滯，那裏閃得開，沉重的脚板撞在心口上，連噴數口鮮血，再也不能活了。

老四見三哥被害，心裏一慌，接着只覺得喉管一凉，灰衣人長劍已割斷他的咽喉。

灰衣人身形不停，幾個起落，又撲向疤面客。

龐衝高聲喝道：「來者可是一窩蜂頭兒？」

灰衣人應道：「本座原天星，忝爲一窩蜂副帮主……」

龐衝喝道：「好，射人先射馬，荊賢侄，咱一齊上。」

身形飛去，如老鷹般一掠，已飛前數丈。

灰衣人急呼道：「前邊的退，後面的上。」

樹林枝葉茂密處又射出一排箭雨，向着龐衝飛去。

龐衝人在半空，長笑一聲，雙掌揮動，竟沒有一枝箭能近身。

這刹那，一窩蜂帮衆亦迅即撤退，灰衣人及薛揚兩人斷後。眼看龐衝亦將馳至，灰衣人又喝道：「放。」

刹那間，林間射出一股滿帶腥氣的水來。

彭凌喝道：「快退，毒水！」

龐衝亦用掌風劈開毒水，道：「不可讓毒水沾上身。」

風雲會一個退不了的人被毒水噴到，狂呼數聲，倒地而亡，羣豪見屍體皮膚泛起一層黑氣，心頭都是一寒。

「呔！」一聲暴喝，疤面客走在最後，左臂被毒水沾上，只見他一聲暴喝，一把搶了惡和尚的戒刀，回手一刀在肩上切落。

儘管他平日面無表情，此時亦痛得咀角肌肉不停跳動。

疤面客臉上雖然冷汗涔涔而下，還不忘記替自己傷口包紮止血。

丁氏兄弟望了地上的斷臂一眼，見那斷臂泛起一層黑光，毒水沾處早已爛了一個大洞，兩人咋舌不已。

疤面客已包紮停當，正看各方投來的各種眼色，有憐憫的，有佩服的，有幸災樂禍的。

他冷哼一聲，當先步回鎭中。

彭凌望着他的背影亦暗暗欽佩，暗道：「此人雖是個獨行盜，却不失爲一條漢子。」

（二）

羣豪入鎭，鎭上居民都有驚悸之色，昨天那種有節日般的歡樂早已不見，代之而起的是一片人心惶惶。

經過淸心茶館，老闆趙一龍站在門口招攬生意：「各位英雄，來來來，喝杯茶，吃點糕餅，聽個歌兒解解悶。」

龐衝道：「咱家不吃早素。」

惡和尚一眼瞅見茶館裏頭坐着一個標緻的姑娘，嘻嘻笑道：「洒家今日決定吃個早素。」

花蜂更如蝴蝶撲花般，當先搶入了茶館。

彭凌亦擧步而入。

趙一龍哈腰笑道：「請請，婉兒，快出來泡茶。」

一個茶客道：「趙老闆，今日講個武松打虎的故事吧！」

趙一龍婉拒道：「今日大家心情都不好，還是叫婉兒唱個歌，替大家解解悶兒吧！」

花蜂與惡和尚齊聲叫好。喊了之後，又各自怒視對方一眼。

衆人坐下，趙一龍忙倒茶，叫道：「婉兒，快拿些糕餅瓜子來。」

「是，乾爹。」婉兒手持碟子而出。

招呼完畢，趙一龍道：「婉兒，快唱一首，答謝各位大爺的捧場。」他自個取了件三弦調音。

婉兒道：「小女子若唱得不好，請多包涵。」

花蜂笑嘻嘻地道：「不打緊，不打緊，你只管唱，所謂酒不醉人人自醉，姑娘美若天仙，站着不唱也够瞧的了。只是如此美人，屈居小鎭，實乃暴殄天物，姑娘不如跟小生到外頭跑跑，享享福。」

婉兒粉臉一紅，叱道：「狗咀長不出象牙！」

花蜂若無其事，道：「能給姑娘一罵，眞乃小生祖上積德之功！」

婉兒氣得花枝亂顫，罵道：「你……你眞厚皮，無恥！」大概甚少罵人，此時雖然盛怒，罵來罵去還是那幾句。

惡和尚道：「洒家是要來聽歌的，你要調情，可去妓院，普天之下算你的皮最厚！老子走遍南北，從未見過如此好色的，就像蛆虫見了屎。」

花蜂勃然變色，怒道：「你這是罵我還是罵姑娘？罵我，區區還能忍受，罵姑娘麼，區區可不客氣。」

惡和尚譏道：「哼哼，採花大盜還懂得護花？」

花蜂道：「少爺說什麼也比你幹沒本錢的生意强。」

惡和尚驀地爆發一陣狂笑，花蜂臉上殺機畢露。

惡和尚笑了一陣才道：「直娘賊的花蜂，採花難道要花本錢？你也不是幹沒本錢的事？」

他見花蜂面色一陣青一陣白，不禁又得意地道：「難道你採完花，還會放下纏頭錢？」

花蜂語氣冰冷地道：「你是扯下面皮跟我耍了？」

惡和尚道：「是又怎樣？」

花蜂道：「拔出你的刀來。」

「操你媽的蛋，洒家怕了你的是龜兒子！」惡和尚抽出戒刀。

趙一龍見局面越來越僵，忙放下三弦過來勸阻。

彭凌亦道：「兩位若果要動刀動槍的，請到外頭去。」

花蜂「唰」一聲打開摺扇，指住惡和尚，道：「賊禿聽見了沒有？不過你今天掛了彩，區區不興揀人便宜。」

惡和尚對他的一把摺扇實在有幾分顧忌，見有下台之機，忙丟下一句門面話：「好，洒家在客棧中等你。」收起戒刀匆匆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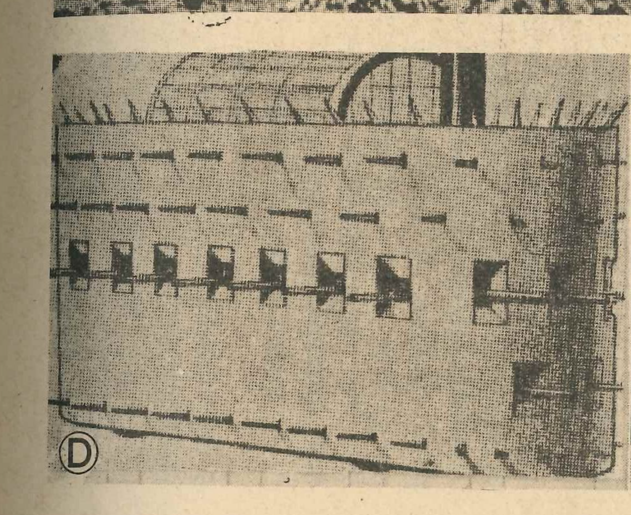
彭凌喝道：「丟下茶錢才走。」

惡和尚哼了一聲，拋下一塊碎銀，急急離去。

花蜂對婉兒堆下一臉笑容，道：「姑娘別怪他，這賊禿做慣了賊，平日白喝白吃已成慣例……」他見婉兒臉有怒容。忙改口道：「姑娘快請開口，小生這厢有禮了。」

趙一龍重新拿起三絃，道：「婉兒快唱。」

（未完）



武器科技

明日的坦克

刀戈·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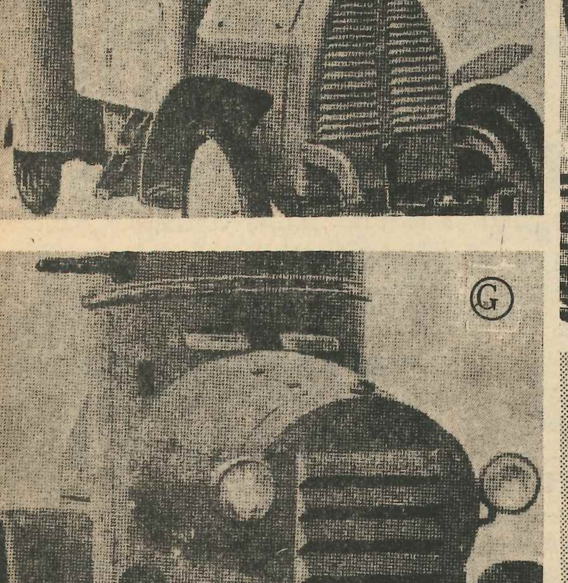
兩伊地面戰事中，伊拉克地面部隊一舉便越過阿拉伯河，沿邊界綫分三路向伊朗境內推進，到達縱深最遠處達幾十千米，北綫從攻打伊朗邊境城市希特堡開始，中綫向邁赫爾和提斯孚爾等戰略要衝進攻，南綫側重圍攻伊朗石油主要產地的齊斯坦省的三個戰略要地——煉油中心阿巴丹，重要港口霍拉姆沙赫爾和省會阿瓦士。其中以霍拉姆沙赫爾之戰打得最激烈，彼此的裝甲部隊互相猛烈炮擊，反覆爭奪，伊拉克方面出動了蘇製T—62，T—45，T—55型坦克，BTR—50，BTR—60，捷克製OT—62，OT—64等裝甲運兵車，以及蘇製BMP—1型步兵戰鬥車，以壓倒性的裝甲優勢向伊朗境內推進，而伊朗方面，則部署了美製M—48和英製「酋長」式主戰坦克應戰，但由於伊朗公然踐踏國際法，扣留美國外交人員作人質，引起世界各國的反感，西方國家更一致停止向伊朗輸出軍備和武器零件，因此許多伊朗坦克都無法動彈，只能擺放在陣地，作固定炮台，成爲伊拉克的活靶，不過，伊朗軍隊使用美製的反坦克武器如「陶」式導彈等，也令伊拉克損失了不少裝甲戰車。

這是無須懷疑的，坦克是兵家的得意「寵兒」，也是步兵的稱心伴侶，同時，它成了各國軍隊的一種主要裝備，也是合理的。

世界上第一次出現於戰場上而成爲實戰武器的戰車叫「嘜克—1」，英國製的，當時是一九一六年九月十五日，立刻使到德國在它面前戰慄了，可是這種戰車，沒有在車身和車輪間裝上避震彈簧，所以在行駛中震動得非常劇烈。因此無法瞄準敵人作攻擊，同時，引擎和乘員室之間沒有間隔，車內的熱度達三十五度。在首次出師的「宋務之役」裏，參戰的共三十五輛，可惜並沒有完成赫赫戰果，原因是有些跌落戰壕，有些的引擎則發生故障，後來仍舊可以作戰的僅得九輛，不過，這九輛戰車，已經使到德軍不知所措，棄甲曳兵了，當時的「嘜克——1」英製戰車重達三十八噸，長九公尺，寬四公尺，高二·三公尺，車上裝有五十七毫米大炮兩門，機關槍三挺，裝甲厚度僅六點十毫米。時速六公里，行駛距離三十七公里。

這輛現代化戰車出現了之後，隨即引起世界各國的注意，然後，在這半世紀另一些的時日中，速度緩慢的菱型戰車，已





圖片說明　昨天的戰車

Ⓐ古代壁畫上的戰車

Ⓑ世界最初的戰車嘜克（英製）

Ⓒ一八八五年之鐵帽型戰車。

Ⓓ德國設計的蒸氣機戰車。

Ⓔ叢林式鍊帶車輪戰車。

Ⓕ一九〇四年德人特美拉設計的裝甲車。

Ⓖ一九一二年義人法蘭斯芝尼設計的裝甲車。

經逐漸改良，終於變成了外壳流綫型，速度快，持續力强和裝上導彈火箭了。

戰車最大的目的是裝上不怕敵人攻擊的裝甲外壳，可以一邊移動，一邊打擊敵人，而事實上，這一個目的，在公元前一千年的古代埃及，便已經顧及了，他們的那種裝載武裝兵士的兩輛裝甲馬車，纔應該是世界上的戰車的第一號——既然我們在讀歷史時，也知道公元前三千年亞西利亞也有過同樣的人力戰車，這種戰車的前面和側面，都是用包草包裹的，但裏面則用厚木板做牆，用人力推動，每次只能使若干士兵同時共進共退。

其後所出現的和步兵共同行動的各式各樣戰鬥用車輛，有木造房屋型戰車，在戰車牆壁上開着一些小洞，以便發射箭矢，或衝入攻陣時，可以由戰車內用長槍刺殺敵人，推動力方面，有使用人力，也有使用馬力。

跟着便是利用蒸氣機作引擎的戰車，但因爲這種戰車體積過於巨大，削弱了它的實用價值，到了一八七〇年，對戰車歷史有重大貢獻的是英國人馬芝華斯，他所發明的鍊帶車輛的原理，使戰車的威力邁進了一大步，一八八六年，戰車的表面，開始裝上了防彈鋼甲了，隨即引起了世界各國研製各種不同種類的戰車的熱潮。一九一一年，澳洲一位叫根德魯斯達因的軍官裝成了一輛性能相當優越的戰車，但無人賞識，翌年，義大利人依索達法蘭斯芝尼完成了一輛裝有旋轉炮塔和一門速射炮的裝甲戰車，參加義大利對抗土耳其的戰爭，後來這種戰車經過改良，變成了「比安芝」型戰車，重三·四噸，乘員三名，車上裝有兩挺「飛壓」式機關槍，在世界第一次大戰時，參加實際戰爭。一九一三年，俄國把有着四個輪胎和三挺「馬其薩」機關槍的裝甲車送上戰場，而法國則在一九一四年，企圖將比機關槍更巨型的四五毫米口徑的「厚芝基斯」速射炮裝在裝甲車上。

認識裝甲車在戰術上的重要性，肯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開始的，而到了今日，它在地面戰事中的地位，依然屹立不倒，同時，甚至可以說，世界各國現正在這方面逐漸發展，互爭雄長。

裝甲車雖然只有六十多年的歷史，但它的發展却非常迅速，至今已有三百多個型號。

目前美軍的一個機械化師就裝備有二百五十五輛的裝甲戰車，而蘇軍的一個摩托化步兵師，則裝備有二百八十八輛的坦克，他們都十分重視利用最新的科學技術來改進它的性能，特別是在提高它的機動性，防護力和火力方面。

機動性是坦克的主要戰鬥性能之一，未來的戰爭，是會要求它有較高的機動速度和較强的越野的能力的，採用功率較大的發動機，就是滿足這一要求的首要條件，美國研製的「HIMAG」型試驗車的發動機功率，便達一千五千馬力，單位功率，則是每噸四十六四馬力，這種坦克在野外試車時，獲得九十五公里的最高時速，西德研製的「VTI——1」型原型車的發動機功率，爲二千匹馬力，而「TVI——2」型原型車的功率，則高達二千

二百匹馬力。

加裝液壓空氣懸掛裝置，是明天的坦克的一個特出點。這種裝置能調節車體的高度和姿態，有助於坦克克服行進道路上的障碍和消除車體的顛簸和震動，大大提高了這種裝甲車的越野能力，同時還能替坦克火炮提供了理想的射擊角度，由於採用了這種裝置，降低了車體的角度，因此，坦克在戰場上的生存能力，也相應提高，美國研製的「XM—1」型坦克和蘇聯新發展的「T—80」型，都採用了這種裝置。

其次，減輕坦克車體重量，也是不能漠視的，這是提高坦克機動能力的另一手段，美國正在研製的「HSTV—L」型坦克原型車，它的全重不過一四。五噸至一七噸而已。

坦克的裝甲防護能力，對於它的生存，往往產生決定性的作用的，明天的坦克，將會逐步摒棄傳統的厚鋼板，換上先進的復合裝甲，復合裝甲具有重量輕，體積小，防彈能力强的特點，英國研製的一種叫「喬巴姆」的複合裝甲是另具一格的，它的構造程序就是在內外層鋼裝甲之間，填充了一種用鋁板及氧化鋁，碳化硼，碳化硅和氧化鈹製作的陶瓷層，它的主要特點是當穿甲彈穿過外裝甲遇到陶瓷層時，陶瓷層產生的粉末，能够使炮彈失去大部份的能量，從而降低了炮彈的穿甲能力。

坦克的另一個發展趨勢，就是所謂炮塔，這一種措施，可以使它的高度降低，縮小了正面體積，減少命中槪率，同時還能够使它的重量減輕百分之十五至二十，有助於提高它的機動速度，瑞典現裝備的「S」型無炮塔坦克，高度僅一·九米，全重亦不過卅七噸而巳，這是目前世界上最低矮的坦克，未來的重炮塔坦克大致可以分爲兩大類，其一就是採用半固定式火炮，例如西德的「VTI—1」型和美國的「HIMAG」型就是，另一類則是採用活動式火炮，例如西德的「豹——三」，型原型就是。

在現代戰爭中，坦克的交戰距離巳經明顯地增進。在遠距離上對陣，普通的坦克炮是無能爲力的，除非是口徑大，初速快，射程遠和精度高的新式火炮，目前各國採用較多的坦克炮是一二五毫米的滑膛炮，一二〇毫米滑膛炮和一〇五毫米綫膛炮，同時，坦克所使用的彈藥，也不斷的改進了，這些新彈種，有尾翼脫壳穿甲彈和空心裝藥破甲彈，這兩種新彈，在中遠距離的戰鬥上，有較高的命中槪率和較强的侵襲力，原因是它們都裝有貧鈾彈芯，此外，還可以採用末端制導的炮彈。

坦克的火控系統能够進一步的改良，更可以提高坦克的射擊精度，一套完整的坦克火控系統，應該包括有火炮雙向穩定儀，激光測距儀，彈道計算機，紅外光與微光夜視夜瞄裝置，以及自動裝彈機等，火控系統主要由一部電子計算機控制，計算機除了貯存測出的目標距離和選擇彈種外，還貯存氣溫，氣壓，風速，溫度，炮管磨損度，目標運動速度等數據，它必須迅速完成一系列的複雜測量和綜合計算。火控系統的完善，是會使坦克如虎添翼的。（取材自「世界坦克」「科學實驗」和「現代軍事」。）

坦克的特殊能力

越高能力 依戰車的型體有所不同，一般是可以 爬越過五〇至九〇厘米的高度。

越坑能力 若是戰車自己長度一半的坑洞，都可以安然越過。

破壞力 用強力的火砲破壞敵人陣地及敵方戰車爲戰車的第一任務

爬斜路能力 長斜面能爬三〇至三十五度，短斜面則能爬四十五度的斜路。

渡河(潛水)技能 要渡過深河時，可伸長砲塔出水面作呼吸空氣的特殊裝備

■伸長之砲塔

■吸入空氣口

涉水深度 依戰車的性能有所不同，一般來講，約五〇厘米至一公尺深度，可以渡過。

水陸兩用能力 戰車內掛有浮桶 可在水上行走的戰車。

最高時速 一般的戰車的時速是50公里，日本自衞隊的M41型戰車時 速可達65公里。

御用殺手故事之二

雁血飄香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伍秋雁担心常護花的安危，纏着姜大娘帶她到地下密室去看個究竟，姜大娘只得帶她前去。兩人到達地下室，碰見幽靈谷主正在那裏坐鎭。對於擒拿常護花之事，幽靈谷主表示自有辦法，叫她們兩人離開。但伍秋雁此來的目的，乃係想瞭解常護花的情況，因此她用激將法激起幽靈谷主的豪氣，立即帶了她們兩人前往生死門，到達門到，冷冰如將目前情況據實向幽靈谷主報告，幽靈谷主得知旣未能擒獲常護花，反而犧牲了一個愛徒，一個下落不明，不禁大怒，立即率領其餘六徒躍上承塵上搜索，終於與常護花相遇，雙方便交起手來……

鬥志氣如虹　伺機作一擊

門後是一個堆放着雜物的房間，沒有燈光，幽靈谷主却仍然能看清楚，不見常護花，抬頭望去，只見一塊承塵移開了少許。

「好小子。」幽靈谷主冷笑，身形倒退，一出房門，立即拔起，撞破一塊承塵，竄了上去，兩縷勁風同時向她襲來。

只聽這破空聲響她便知道襲來的是兩條長棒，何況她本就不是一個瞎子。

向她襲來的果然是六個瞎眼女人其中的兩個，她們應聲向這邊趕來，發覺有人撞破承塵竄上來，自然出棒襲去，在她們的心中，只道這個人是給趕急了，才會這樣撞上承塵，而幽靈谷主旣是不敗，這個人當然就該是常護花。

這兩棒來得迅速而突然，若是別人，不難就給這兩棒刺中，幽靈谷主左袖右杖一拂一擋，便巳接下，左掌接穿出往那兩個女人面上摑去。

「吧吧」兩下輕响，那兩個女人左右跌出，幽靈谷主接問：「你們瞎了眼，連我也認不……」

話說到一半，突然一頓，她到底沒有忘記，那兩個女人是眞的瞎了眼。

也因爲她並沒有，所以她才會駡出這樣的一句話來，那兩個女人給她駡得怔在那裏，其餘的四人相繼掠到，全都噤若寒蟬。

幽靈谷主目光一掃。「你們一些也沒有感覺有人走過？」

六個女人齊皆搖頭，幽靈谷主一跺足。「好狡猾的小子！」

這一跺，脚下的承塵又給她跺穿了一個洞，她的身形隨即落下去。

那房間的門戶仍然閉着，幽靈谷主却絕不以爲常護花仍然留在房間內，身形再動，飛快掠前。

六個瞎眼女人相繼落下，緊跟着幽靈谷主掠前去，不到五丈，前面轉角兩個人轉出來，正是秋雁姜大娘。

幽靈谷主脚步一頓，立即問：「你們沒遇上常護花？」

秋雁姜大娘齊皆心頭一凜，只道是幽靈谷主聽覺如此敏銳，立即就聽出來的是什麼人。

秋雁搖頭，目光一遠，忽然一笑。

常護花正從那邊房間閃身出來，他事實並沒有離開，到那六個瞎眼女人也走過，才從藏身處走出來，只恐幽靈谷主突然省起，回搜那個房間，也準備轉到第二個房間去。

他已經非常小心的了，有那六個瞎眼女人隔着，也不以爲幽靈谷主能够聽出什麼來，却是怎也想不到給秋雁一眼看見。

秋雁不清楚那是什麼回事，却不難想像到常護花正在與她們捉迷藏，看見常護花就在他們身後，不由露出了笑容。

常護花看在眼內，一個頭剎那就像是變成了兩個。

幽靈谷主果然立即有了反應，身形猛可拔起，倒翻從那六個瞎眼女人頭上掠過，人杖一直綫，射向常護花。

秋雁脫口一聲驚呼，姜大娘却傻了臉，她實在不明白，幽靈谷主怎能够連秋雁臉上的表情變化也聽得出來，若說是她聽到了常護花從那邊房間走出根本就不用再問她們，而且那六個女人緊跟在她後面，脚步衣袂聲，已足以掩去常護花發出的聲響。

常護花看來又是那麼的謹愼，這除了能够聽出秋雁臉上的表情變化之外，姜大娘實在想不到第二個解釋。

幽靈谷主的反應固然快，常護花也不慢，偏身縮進另一個房間內，「砰」的房門接關上，緊接又是一下聲響，就像是一塊承塵給撞開來。

「我可不上你這個當。」幽靈谷主身形疾撞向那扇房門，那扇房門立時如紙紮也似的片片碎裂。

她只道常護花重施故技，以爲她絕不會相信他仍然敢再藏在房間內，而實則又藏在房間內。

那個房間只有一些簡單的陳設，頭上一塊承塵果然給揭開。

幽靈谷主目光却落在那邊的床上，床帳半垂，無風自動，那支碧玉杖立即向床中刺去。

床帳迎杖裂開，那麼柔軟的東西，竟然在杖下片片碎裂，這個幽靈谷主的內力絕無疑問已臻化境。

一見無人，幽靈谷主便知道自己還是上當，立即拔起，撞破頭上的一片承塵。

承塵上也沒有人，幽靈谷主隨即吩咐：「搜遍那房間。」

語聲未落，兩個女人已死跟着穿過承塵掠上去，幽靈谷主勃然大怒：「你們沒聽清楚我的話？」攔腰一杖，將那兩個女人掃跌下去。

那兩個女人露出悲憤的神態，却是敢怒而不敢言，落下房間，悄然爬起身子，與其他四人開始搜索。

幽靈谷主站在承塵上沒有動，一面看一面傾耳細聽，一直到她聽到了常護花說話的聲音。

常護花事實是經由承塵離開，橫竄三丈，手先下，聲音減至最輕，然後掀起一塊承塵，竄了下去，正落在秋雁面前。

姜大娘看似要出手，但結果沒有出手，秋雁一怔，道：「常大哥——」

常護花道：「再看見我在她後面出現，千萬不要笑。」

秋雁苦笑道：「我實在想不到她的耳朶那麼厲害，連我面上的肌肉變化也能够聽出來。」

常護花笑起來。「那有這麼厲害的耳朶？」

秋雁又是一怔，正要問，承塵裂開，幽靈谷主從中落下，一聲冷笑。「你們怎麼不出手？」

秋雁道：「你老人家好像忘記了只是要我們來瞧熱鬧！」幽靈谷主面色一沉，那邊房門開處，六個瞎眼女人已先後掠出來。

秋雁沒有理會那許多，接問常護花：「那是甚麼原因？」

常護花道：「這位谷主根本就不是一個瞎子。」

秋雁怔在那兒，姜大娘的面色却變了，那六個瞎眼女人亦顯然甚感意外，常護花接道：「她的眼睛那樣子，只不過有些毛病。」

「難怪哦——」秋雁搖搖頭。「想不到江湖上名氣那麼大的人，也會用這種手段。」

幽靈谷主勃然變色：「丫頭住口！」

姜大娘忙將秋雁一把拉住，秋雁仍然道：「你是個假瞎子，却要將門下弄成瞎子，是甚麼道理。」

幽靈谷主面色大變，厲聲道：「住口！若非你是伍鳳樓的女兒，我這便打殺了妳。」

秋雁總算閉上了嘴巴，幽靈谷主猶有餘怒，揮杖道：「你們截住去路讓我殺掉姓常的。」

平日只要她一開口，她那些門下便立刻採取行動，可是這一次，那六個瞎眼女人却是毫無反應，她更怒，回頭看一眼，却不由一怔。

那六個瞎眼女人，赫然全都以怨毒神態的盯着她，一動也都不動。

「你們都聾了。」幽靈谷主深吸了一口氣，隨即喝一聲。

六個女人手中長棒突然相交在一起，年紀最長的一個冷應道：「我們只是都瞎了！」

幽靈谷主冷哼道：「你們要背叛師門了？」

那六個女人沒有作聲，常護花接道：「看來這六位並非本來是瞎子，你弄瞎她們之前也沒有告訴她們你並非眞瞎。」

幽靈谷主尙未答話，那個年紀最長的女人已然道：「她只是告訴我們，必須變成瞎子才能够練好她授的那種武功，才能够變成她那樣的高手。」

常護花輕哦一聲，幽靈谷主冷冷道：「那要怪只能怪你們自己爲甚麼頭腦這麼簡單，只有白痴才相信，瞎子會比開眼的覺得更好。」

那六個瞎眼女人齊皆變了面色，六條長棒又交搭在一起，霍地一轉，一齊指着幽靈谷主，幽靈谷主目光一寒，厲聲道：「你們要幹甚麼？要造反？」

年長的那個沉聲道：「我們只是要討一個公道。」

幽靈谷主道：「瞎了的眼睛絕沒有可能復原，你們若是要我還你們眼睛，是絕對沒有可能的事情。」

「只要你也變成眞瞎子，這件事也就罷了。」

其餘的女人一齊點頭，都同意年長的提出的條件。幽靈谷主夜梟般大笑。「你們有本領，便來要！」

六個瞎眼女人怔在那裏，她們的本領都是幽靈谷主所授，棒上的變化，還有誰比幽靈谷主更清楚，何況幽靈谷主並不是瞎子，她們上前去無異送死。

常護花即時道：「她們即使不上前對付你，也不會助你對付我們，而且一定還很希望我能够將你擊倒，因爲到時候我一定將你交給她們，由她們來處置。」

幽靈谷主盯着常護花，冷笑。「好小子，倒是懂得檢便宜。」

常護花道：「你可以叫那些武士到來帮忙。」

秋雁笑接道：「方才她裝瞎，已吩咐過那些武士不要來擾亂她的睡覺，看情形，他們也正樂得瞧熱鬧。」

常護花點頭微笑。「這最好不過，我現在大可以放心跟她拚一個明白。」

幽靈谷主目光轉落於秋雁面上。「你們看來非獨認識，交情還很不錯。」

秋雁臉一紅，幽靈谷主接道：「你下來的目的大概只是看這個姓常的有沒有生命危險，不是要對付他。」

秋雁悶哼道：「這與你有何關係？」

「沒有，這只是伍鳳樓的事。」幽靈谷主怪笑。「可怕，手指本是只往內曲，現在却向外折，自己的女兒，反倒帮助外人對付這個做父親的來了。」

秋雁怒道：「胡說——」

幽靈谷主道：「事實在眼前，眞不知道伍鳳樓知道了這件事，又有何感想？」

常護花截道：「你不是已經說了，那只是伍鳳樓的事，與你並無關係，還多說甚麼？」

幽靈谷主冷笑道：「好，我倒要看你能够在我的杖下走得過多少招。」

常護花目光轉向秋雁。「姑娘，請退下。」

秋雁想了想，終於退了下去，姜大娘緊伴着，有意無意看了幽靈谷主幾眼，幽靈谷主並沒有在意，杖一揮，亦道：「退下——」

她是叫那六個瞎眼女人退下，那六個瞎眼女人毫無反應，怒氣不由又冒起來，冷笑道：「你們站在那兒等死？」

年長的應道：「我們雖然看不見，聽却聽得很清楚，站在這裏聽得更清楚。」

另一個接道：「能够清楚聽到你的哀號呻吟，我們便已經心滿意足。」

幽靈谷主大笑。「就憑這個小子？」

年長的笑道：「我們聽得出他的語聲充滿了信心，他就是不能够將你擊敗，與你拚一個兩敗俱傷，大概也不成問題。」

另一個接道：「跟着的事我們也自會替他解決。」

幽靈谷主笑容一歛。「你們這是要背叛我的了？」

年長的道：「你不是時常教導我們，恩可以忘，仇却必須穩記？」

幽靈谷主沒有作聲，心頭突然感到一陣前所未有的孤獨，她總算知道，自己已完全孤立。

常護花右手即時一揑劍訣，說話還未出口，幽靈谷主的碧玉杖已無聲襲來。

這一杖來得極其突然，在出杖之前，幽靈谷主一些表示也沒有，不過，常護花却仍能够一劍封開。

幽靈谷主第二杖緊接攻前，看來更凌厲，却竟是虛招，才刺出一半，突然却反倒飛了回去，反襲向那六個瞎眼女人。

常護花看出是虛招，一聲：「小心」出口，一劍疾射前去。「小」字出口，幽靈谷主的碧玉杖已經刺入了那個年長的瞎眼女人胸膛，到「心」字出口，杖已然抽出，她枯瘦的身子却一旋，左掌接印在旁邊一個女人的額上。

那個女人悶哼了一聲，口吐鮮血，倒飛出去，與之同時，年長的那個亦胸膛濺血，倒仆地上，這一杖已將她的生命擊去大半，但仍有小半，這小半已經是足以支持她貼地一個翻滾，雙手一攬，抱住了幽靈谷主的左脚。

幽靈谷主想不到那個女人中杖之後，仍然有反抗的餘力，冷不提防左脚給抱一個結實，她的反應也不慢，右脚接一沉，踩在那個女人的頭上。

這一踩，只踩得那個女人頭骨爆裂，當場了賬。

其餘四個女人也就在這個時候，一齊撲來，常護花的劍也到了。

幽靈谷主一杖迎向來劍，「叮」的竟然正中劍尖，將常護花連人帶劍震回去，接一杖倒穿，插進了撲來的一個女人的胸膛。

那個女人棄棒騰出雙手，在幽靈谷主將杖抽回那剎那已然將那條碧玉杖抓一個結實。

幽靈谷主大吃一驚，左掌揮出，另一個女人一棒從旁刺空，頭上已吃了一掌飛了出去，正撞在另一個女人的身上，兩個頭也正撞在一起，立時碎裂，濺血倒下。

最後的一個女人一杖也刺空，從幽靈谷主袖下穿過，却棄杖探手，抱住了幽靈谷主收回的左掌。

幽靈谷主一轉一揮，五指插入了那個女人的胸膛，抓碎了那個女人的心臟，在她要將手收回之前，常護花的劍又到。

這一劍更迅速，劍光輝煌而奪目，幽靈谷主看着劍刺來，雙手却都被那兩個女人牽制着，驚呼聲中，騰身急拔！

常護花的劍在她拔起之前，已經斬在她的脖子上，將她的頭顱斬飛半空。

那一聲驚呼又飛上了半空，無頭的屍身驚呼中與三個瞎眼的女人屍體倒摔了出去。

常護花收劍，吁了一口氣，這一劍雖然斬得不光明，但他於心無愧，只可惜那六個瞎眼女人的性命。

秋雁那邊看見，急忙掠了過來，姜大娘亦跟着，右手又落在腰帶上，但她並沒有出手。

常護花當時也沒有傷害秋雁，只是問：「上面的情形怎樣？」

秋雁道：「爹已經下令莊院全面戒備，任何人未得許可，接近莊院，一律格殺

勿論。」

常護花點頭。「令尊果然是一個聰明人。」

秋雁吃驚的問道：「你眞的有人來接應？」

常護花道：「我只是一個人，只憑一個人力量如何能够應付整座莊的高手武士？就拿這個幽靈谷主來說，若非六位帮忙，便能够將她擊倒我也很難全身而退。」

秋雁道：「你們一共來了多少人？」

「在明天正午之前，我們分佈在周圍百里的高手都會趕來，配合軍兵，分從水陸兩路進攻。」

秋雁吃一驚，姜大娘亦怔在那裏，常護花接道：「軍兵不說，便是那些高手，爲數相信也數以百計，我不以爲只憑這座莊院的人能够抵擋得住。」

「龍飛是不是也會到來？」

「也許。」常護花道：「他昰能够眞正作主的人，來了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問題只是我能否說服爹爹。」秋雁歎息。

姜大娘聽到這裏，突然問常護花：「你說的都是事實？」

常護花目光一轉。「這不是說謊的時候，明天正午我仍然不見離開，就是說這座莊院大有問題，他們也就會採取行動，大舉進攻。」

姜大娘冷笑接問：「你若是落在我們手上又如何？」

常護花道：「在進來之前我根本就沒有考慮到要活着離開，與國家民族安全相比，個人的生命也根本就算不了甚麼。」

姜大娘懷疑的望着常護花。「你還很年輕。」

常護花道：「一個人若是活得毫無意義，就是能够長命百歲，也是白活。」

姜大娘道：「事情我看也不致於那麼嚴重。」

常護花反問：「老人家在天地會身居何職？」

姜大娘道：「我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婢子……」

秋雁接銜至。「大娘一身武功，只是感恩圖報，才投進我家爲婢。」

常護花頷首接道：「那大娘想必也很少留意天地會的事情？」

「若說完全沒有留意，甚麼也不知道，那是騙你。」

「那大娘當然知道天地會有意與韃靼族聯手，而韃靼亦早已有意入侵中原，托歡只要不是在我們那邊，不管他是否安全，韃靼都會隨時乘機舉兵，而天地會當然亦不會錯過這個機會，是必亦與兵作亂，我朝雖然沒有荒廢武事，但一戰下來，縱使能够將天地會的亂兵平定，將韃靼一族逐出中原，也要付出極大的代價，而亂兵過處，更不知道有多少無辜百姓流離失所，死傷不在話下。」

姜大娘不覺點頭，常護花接道：「這若是武林中的爭霸，也就罷了，那即使鬧到怎樣大，也只是武林中人的事，正邪兩方面兩敗俱傷，同歸於盡，死的亦不過有限的武林中人，不像現在，戰火一燃起來，死傷的人必數以千萬計，倘若天地會與韃靼聯兵得勝，更加不堪設想。」

姜大娘道：「那也沒有甚麼大不了，換一個皇帝而已。」

常護花道：「不錯，現在的朝政不見得太好，到處都還有些貪官汚吏，但問題還不算太嚴重，而由天地會一統天下，大娘也不是不知道我們大多數是甚麼出身，難道還望他們會將朝廷弄得好一點？」

姜大娘輕歎一聲，常護花又道：「至於韃靼一族，他們既然已入駐中原，天地會的人即使沒有與他相約在先，平分這錦綉河山，但要將他們趕出去，只怕也沒有那麼容易。」

姜大娘沒有作聲，常護花歎息接道：「在下不知道大娘意下如何，總覺得現狀還很不錯。」

姜大娘苦笑一下。「的確很不錯，其實我也很滿足，只可惜人微言輕……」

秋雁接道：「大娘若是站在他們這邊，也根本不會隨同我下來。」

常護花道：「我已經找到了那個托歡王子……」

秋雁道：「我們立即將他送出去。」

姜大娘搖頭。「得要看機會。」

秋雁道：「不是說，這兒除了我爹之外，便只有那個幽靈谷主一個高手？難道還有什麼能够阻擋得住我們衝出去？」

姜大娘道：「他們可以將所有的機關開啓，封鎖我們的出路。」

秋雁道：「幽靈谷主方才進來，不是很……」

「那是因爲她是幽靈谷主，若是別人，要叫起那道暗門，已經不容易，再說我們還帶着那個托歡王子，那些守衞若是全力向他襲擊，可够我們廝煩的。」

常護花道：「據知托歡也有一身很不錯的本領。」

姜大娘道：「最成問題的就是地下密室的出口，另有佈置，在密室裏頭的人若是有消息傳出去，外面便會將出口封閉，我們便只有呆在這兒。」

常護花道：「這是說萬不得已之時，螻蟻尙且貪生，在這裏的人相信也不會例外，除非我們趕盡殺盡，使他們感到已完全絕望，非作困獸之鬥，非與我們拚一個同歸於盡不可。」

姜大娘道：「這裏的確也不是全都例外，例外的只不過十個。」

常護花道：「那十個是什麼人？」

「他們是天地會的死士，所謂死士的意思，就是這些勇士對生死已經完全失去興趣，隨時都準備接受死亡。」

秋雁懷疑道：「怎會有這種人？」

姜大娘道：「據知他們完全都是必死的人，因此天地會主才能够活下來，而天地會主一直都供應他們最好的享受，却也在他們身上同時下了毒，每隔相當時候便必須服食解藥，但若是這個地方毀滅，他們仍能够生存，就是有什麼特別原因使他們能够活着逃出來，也當着違背命令看待，解藥當然也不會再供應的了。」

常護花笑道：「這到底還不是出於自願，那十個人到底是分配在什麼地方？」

姜大娘道：「就是這兒的五個出口附近。」

常護花道：「大娘都認識他們？」

姜大娘搖頭道：「沒用的，一有事發生，他們據說就是與發訊號的機括相結在一起，他們一出事，那些機括亦會同時被發動。」

常護花道：「這是說，硬闖是不成的了。」

姜大娘沉吟道：「除非」……話說到一半，便沒說下去。

秋雁追問：「除非什麼？」

姜大娘看着秋雁，道：「只有侯爺才知道如何將密室的出口封閉。」

常護花道：「那十個死士要通知的其實也是侯爺？」

姜大娘點頭，常護花接道：「那是說，只要將侯爺誘進來，問題便能够迎刄而解。」

姜大娘無可奈何的點頭，秋雁垂下頭，沒有作聲，姜大娘接道：「其實，只要知道你在這兒，侯爺必會下來，但誰人能够將這個消息傳出去？」

常護花看着秋雁。「沒有人知道你下來？」

姜大娘道：「只有一個。」

常護花目光一轉。「就是大娘你？」

姜大娘點頭。「我下來之前，並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

秋雁道：「而且也沒有時間，可是，冷如冰他們難道不會將我下來的消息送上去？」

姜大娘歎息。「侯爺吩咐將所有的機關消息完全開啓，也就是將所有的出口完全封鎖，除非常公子已經就擒，否則那些出口是不會開啓的了。」

「常大哥被抓住了，他們不也是要將消息送上去？」秋雁不明白。

常護花道：「那也許只是一個訊號，譬如幾下特別的鈴聲，又譬如……」

姜大娘截道：「鈴聲訊號也只有兩種，即使還有第三種，也不是讓上面的人知道小姐也在密室內。」

秋雁苦笑道：「爹爹相信怎也想不到，我竟能跑到了這裏來。」

常護花目光一轉。「看來我們要離開，只有等侯爺發覺你們不知所踪，考慮到你們溜了下來，下來看一看……」

姜大娘搖頭。「我應該考慮到的。」

常護花說道：「關心則亂，這難怪大娘。」

秋雁說道：「我們却非要立即離開不可。」

常護花道：「只要我能够在正午之前離開，大概還不會怎樣，否則我們的人攻進來，我就是能够闖出去，只怕未必趕得及。」

秋雁黛眉深鎖，突然叫起來。「我們也許可以由幽靈谷主帶我們進來的甬道逃出去。」

姜大娘又搖頭。「進來容易，要出去可就廝煩了，除非幽靈谷主返魂有術，而且還幫着我們，支開那些武士，着他將那條甬道的機關先關上。」

常護花心念一動，道：「也許我們可以試一試這個方法。」

「什麼方法？」秋雁追問。

常護花目光落在幽靈谷主的頭顱上。「這樣做也許有些殘忍，但到了這個地步，也顧不得這許多的了。」

姜大娘循着常護花的目光望去，試探道：「據說，承德行宮內除了訓練一個人使用各種兵器暗器外，還訓練那個人隨機應變的本領，其中包括一些簡易的易容技術。」

秋雁聽說上下打量了常護花一眼。「難道你能够將我們其中一個易容變成谷主那樣子？」

常護花道：「誠如大娘所言，我學到的都只是一些簡易的技術……」

姜大娘接道：「他是要將幽靈谷主的臉皮剝下。」

秋雁一怔，咽喉「咯」的一响，倒抽一口冷氣。

姜大娘笑道：「你別害怕，冷冰如必須看見你才放心，也只有我這個老婆子才能裝成幽靈谷主那樣子，最低限度我只要戴上她的臉皮，雙手跟她的並無分別。」

秋雁歎了一口氣，道：「大娘大可以放心，我是絕不會跟你爭的。」

姜大娘只是笑笑，常護花接道：「兩位請稍候片刻。」隨即過去將幽靈谷主的頭顱拿起來，走進了旁邊的房間內。

秋雁本來要跟上去，心念一轉，還是停下來。

姜大娘並沒有閒着，將那些屍體搬進旁邊的另一個房間，接將幽靈谷主的衣服換過來。

幽靈谷主的屍體仰倒在一具屍體上，衣衫只是濺上別人的幾滴鮮血，可是將這衣衫穿上，姜大娘仍然感到一陣噁心，再想到還要戴上幽靈谷主的臉皮，更加不舒服。

常護花並沒有讓他們等上多久。

這種事他雖然還是第一次做，也許雙手敏捷，非獨快而且完整，他身上亦帶着特別配製的藥物，將臉皮黏連着的血肉清理得非常乾淨。

秋雁與姜大娘雖然看不到常護花當時的表情，但只看現在，亦想像得到常護花當時絕不好受。

「這是第一次，希望也是最後的一次。」常護花將臉皮交給姜大娘，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秋雁目光一落，忙又偏開。

姜大娘亦道：「我活到這把年紀，這也是第一次。」

她將幽靈谷主的臉皮覆在面上，常護花隨即替她小心整理一遍，再將她的頭髮披下，遮掩着需要遮掩的部位。

秋雁也想帮一把，但不知怎的，一雙手竟然已酸軟了。

姜大娘居然沒有吐出來，這就連她自己也覺得奇怪，她緊接學着幽靈谷主的模樣，反覆再三，一直到常護花與秋雁也覺得毫無破綻。

幽靈谷主那雙眼睛當然是怎也學不了，常護花也弄不來，姜大娘却認爲不大成問題。

很多時，幽靈谷主都是半閉着眼睛走路，而且身份又特殊，絕不會有人敢來阻擋與留難或者盤問，就是冷如冰，也不會例外。

要走的路也不怎樣長。

他們接下找着托歡，這個韃靼王子，大概平日的生活過得太平淡，喜歡找些刺激，完全同意常護花的安排。

為免節外生枝，常護花隨即動身，一行四人，往外走去。

常護花走在最前，佩劍却在姜大娘這個假幽靈谷主的右手中，劍尖三寸壓在他的肩膀上，距離他的頸子不過寸許，這若是眞的幽靈谷主，常護花稍有異動，就得被立斃劍下，姜大娘現在只是藉此引路。

常護花也故意劃破了數處，再抹上鮮血，看樣子就像是經過一塲惡戰，才被幽靈谷主擒下來。

秋雁托歡緊跟在姜大娘身後，托歡裝作無可奈何的樣子，秋雁則是垂頭喪氣，沒精打采。

她垂下頭來，也正好掩飾她的神態。

× × ×

冷冰如仍然靠坐在椅上，那些武士一樣或立或坐，壓着嗓子，談談笑笑，看見姜大娘以劍押着常護花出現，齊皆住口，噤若寒蟬。

冷冰如亦怔在那裏，他本來以為幽靈谷主即使能夠擊倒常護花，亦難免付出相當的代價，但現在，她竟然將常護花生擒，而身上毫無損傷。

這個女人的武功到底高到那一個地步。冷如冰不由倒抽一口冷氣。

幽靈谷主的六個弟子，沒有隨行，當然是凶多吉少，冷冰如雖然想到幽靈谷主可能是犧牲那六個弟子的性命，牽制常護花，自己則等到適當的時機才出手，一下子將常護花制住，却沒有考慮到眼前這個幽靈谷主是別人假冒。

到他心神安靜下來，姜大娘這個幽靈谷主已押着常護花來到暗門之前。

看守的武士早已習慣幽靈谷主隨意進出，冷冰如那邊也沒有任何表示，當然趕快將暗門打開來，暗門之後的機關佈置也趕快閉上。

那片刻，常護花四人都不由心頭狂跳，但外表仍然保持鎮定，走進了甬道。

冷冰如那邊已站起身子，好像要追上去，但隨即又坐下。

那些武士都轉望着他，一個他的心腹走前，好像要說什麼，冷冰如已揮手道：「別說了，我們這麼多人比不上一個瞎眼婆子，還有什麼話可說？」

那個心腹苦笑道：「她將那個韃靼王子帶走我們也不管？」

冷如冰冷笑道：「這兒除了侯爺，就是她，連侯爺也避忌她三分，我們走去干涉她不是自討苦吃。」一頓接道：「她當然不會毫無緣故將那個韃靼王子帶出去，說不定那是侯爺的意思。」

「可是……」

「侯爺跟那個瞎眼婆子的決定，不一定要跟我們說的。」冷冰如又一聲冷笑。

那個心腹苦笑退下，冷冰如接把手一揮。「大家別再呆在這裏，先去清理那邊的屍體，否則那個瞎眼婆子回來，又要說我們沒用的了。」

衆武士齊應一聲，散了開去，也就在這時候，一塊承塵碎裂，從中落了一個人，正是給常護花封了穴道，放在藏放宗卷的一個密室裏的那個瞎眼女人。

冷冰如一怔，看清楚，冷笑。「原來還沒有死光。」

那個瞎眼女人却叫了起來。「他們呢？都跑了？」

冷冰如冷笑道：「你放心，就是留下你在這兒，我們也不敢怎樣的。」

那個瞎眼女人搖頭，又搖手，冷冰如到底留意到她神色有異，說道：「有話快說——」

那個瞎眼女人大叫道：「谷主給殺了，這個谷主是假的，他們將谷主的臉皮剝下來。」

冷冰如大吃一驚，其他人更不在話下，那個瞎眼女人再又道：「姓常的封了我的穴道，將我扔在一個房子裏，他們在不遠的地方商商量量，我聽着心急，拚命運功，總算冲開右手的穴道，將身上其他被封的穴道解開……」

冷冰如沒有聽下去，身形離開了椅子，如箭射出，那些武士本在一旁發呆，看見冷冰如身形展開，忙亦追前去！

× × ×

常護花四人走得並不快，只恐惹起甬道那些武士的懷疑，但到冷冰如身形離開椅子的時候，他們離開甬道出口已經非常接近。

四個武士甚至已經將暗門打開，一陣奇怪的鈴聲即時傳來。

姜大娘混身應聲一震，脫口一聲：「小心——」將劍往前一送，右手碧玉杖接向一個武士的手腕敲去。

那四個武士在鈴聲入耳同時，面上都露出詫異之色，其中一個不由伸手往旁邊石壁按去，姜大娘碧玉杖敲的正是這個武士的手腕。

武士的手腕迎杖被擊碎，姜大娘接喝一聲：「快走！」左手一把抓住秋雁的肩膀，往門外扔了出去，一把將托歡送出。

常護花接劍在手，知道事情有變，劍一引，立即將旁邊兩個武士刺殺劍下。

一陣軋軋聲同時傳來，姜大娘厲聲再喝：「快走！」長身掠出，常護花引劍亦退。

那剎那，一道鐵柵突然從上落下，常護花手急眼快，一把托住，叫道：「大娘快走！」

姜大娘身形已到，却非獨沒有從柵下穿過，反而力撞在常護花肩旁，常護花冷不提防，整個身子被撞得飛出暗門外。

姜大娘也沒有伸手去接住那道鐵柵，因為另外兩道鐵柵已然落下來。

常護花只要稍慢半分，一定被其中一道，甚至被兩道鐵柵困在甬道內，姜大娘當然是看到了這一點，她時常在密室內外走動，對於機關的佈置情形當然多少也知道一些。

出了甬道，常護花才知道方才處境的危險，回望姜大娘，道：「謝謝你——」

姜大娘居然還笑得出來。「謝你自己好了，你若不是手托鐵柵，一心要照顧我，說不定我也不會理會你。」

說話間，暗門那個位置軋軋聲響，一道鐵門正從上緩緩落下。

秋雁衝前道：「大娘，你快想辦法出來……」

姜大娘搖頭。「侯爺的生死看你的了，還不快上去？」

「大娘——」秋雁還待說什麼，那道鐵門已落到她頭上，常護花忙將她拉開。

姜大娘笑接道：「大娘活到這年紀已很夠的了。」語聲甫露，那道鐵門經已落下，姜大娘也沒有說下去，轉過身子。剩下那兩個武士盯着她，蓄勢待發，後面脚步聲急响，冷冰如已帶着大羣武士追來。

姜大娘若無其事，緩緩從腰帶中取出了一支銅管子，抛開去，兩個武士不由目光一轉，姜大娘同時出手，碧玉杖刺出，刺進了一個武士的咽喉，剩下最後的那個，右胸已然給敲碎，以左手拔刀，還未砍出，姜大娘碧玉杖已轉向他攻到。

他擋了三杖，終於被第四杖點在眉心上，一個身子飛開，當塲喪命。

「你到底是什麼人？」冷冰如問道。

姜大娘笑着道：「你不是這麼愚蠢的人。」

一聽這聲音冷冰如已完全確定，獰笑道：「姜大娘，你不是一向忠於侯爺？」

「現在也是的。」

冷冰如大笑，姜大娘淡然接道：「我不像你們，明知道龍飛快要殺進來，强弱懸殊，還要慫恿侯爺一戰。」

「侯爺若無一戰之意，我們說什麼也是沒用。」冷冰如冷笑。「你這樣做我倒是想不透對侯爺又有何好處。」

姜大娘搖頭。「你應該想得透的。」

冷冰如方欲說什麼，鼻翅突然抽了幾下，以手加額面色驟變。「怎會這樣？」

姜大娘笑道：「你現在才察覺不妥，不覺得太遲？」

冷冰如厲聲道：「你在施放毒藥？」

姜大娘道：「一個人上路，未免太過孤單，你們也不是不知道，我一向都喜歡熱鬧。」

冷冰如面色一變再變，那些武士聽說甬道內放了毒藥，亦齊皆變色，其中一個，身子一幌再幌，倏的倒下。

「拿解藥來，否則——」冷冰如這句話還未說完，姜大娘已截道：「你大概也知道，幽靈谷主的眼睛是怎樣瞎的？」

「郭藥的七步催命？」冷冰如面色更加難看。

「郭藥一生精研毒藥，找幽靈谷主決鬪，是因為幽靈谷主殺了他的父親，當時若非幽靈谷主，隨身帶幾種珍貴的藥物，內功又好，早已喪命。」姜大娘語聲一頓，一字字接道：「郭藥是我的師兄。」

冷冰如沒有作聲，默運眞氣，不運還好，一運之下立時一陣天旋地轉。

三個武士隨又倒下，其餘武士大亂，冷冰如忍不住嘶聲叫道：「拿解藥……」

姜大娘笑截：「若是有解藥，郭藥當日也不會中毒身亡。」說罷反手將幽靈谷主的臉皮拉下，那之下她的一張臉，已然變成紫色。冷冰如瘋狂大叫，錐子也似的劍疾刺向姜大娘，姜大娘沒有閃避。

劍穿心而過，冷冰如接將劍拔出，才拔到一半，身子已搖幌不定，突然棄劍，反手扼住了自己的咽喉，緩緩倒了下去。

姜大娘目光落在那支銅管上，笑容迅速僵結，扶着碧玉杖倒下！

她的仇人也就是幽靈谷主，也難怪她平日對幽靈谷主那麼避忌，也只是因為不清楚幽靈谷主對那種毒藥是否已經有了化解之法，一直以來她都不敢用那支銅管，到現在幽靈谷主死了，那支銅管已再無用處，她當然不會客嗇。

也合該冷冰如等人倒霉，將這種毒藥迫了出來，他倒下，那些武士亦紛紛倒了下去。連冷冰如也禁受不住的毒藥，那些武士吸了進去，又焉能不倒？

× × ×

長夜已將逝，這時候却仍該是一片黑暗，但山莊周圍竟然光如白晝！

是燈光火光，無數燈籠火把在莊院周圍燃點起來，燈光下兵器閃亮，一片槍林、刀海盾牌上的獸面更是呼之欲出，漫山遍野彷彿都蹲伏着無數怪獸，準備向莊院撲來，擇人而噬。那都是駐紮洛陽一帶的排開。旗開處，喬太守與幾個將領一字兒精兵，對正莊院的大門，却是一批僧兵，為首一個青年僧人，正是龍飛的第五個義子長風。

江面上一字兒亦排開了十七艘戰船，當中那艘甲板之上龍飛嬌然直立，衣衫舞風，掌中五骨扇打開，有意無意輕搖，香芸與其他幾個兄弟姊妹侍候兩旁。

其他戰船上早已準備好了火炮弩箭，只等一聲令下，便向莊院轟擊！

這麼多人，竟然鴉雀無聲，異常靜寂，絕無疑問，全都受過嚴格訓練。

莊院內所有的燈光却都已熄滅，高牆以及隱蔽處，可以埋伏的地方，都已埋伏了天地會的帮衆。

不用伍鳳樓說，他們每一個都明白，對方有足够的力量將莊院夷為平地，殺一個鷄犬不留這根本就已是一個必敗之局。

伍鳳樓比任何人都清楚，也想到龍飛的人早已環伺莊院之外，準備妥當，只等常護花的消息，常護花雖然未能够肯定，沒有消息放出去，這座莊院發出準備應戰的竹哨聲，却無疑已告訴龍飛，莊院的確有問題，常護花即使沒有出事，也必定已被發覺！以龍飛的謹慎，又豈會不派人在莊院附近窺伺，準備接應。

不管常護花在龍飛心目中是否重要，以龍飛的性格，既然肯定了一件事，怎會不提前採取行動。

他們一直對立，對於龍飛，伍鳳樓那還不清楚？伍鳳樓也沒後悔吩咐莊院裏的部屬戒備，他知道即使沒有竹哨聲龍飛遲早也一樣會採取行動，而既已封鎖了水陸的去路，他們要逃出去是絕沒有可能的事。他當然也知道這件事的嚴重性，只要有一些綫索，龍飛都會不惜一切將這座莊院摧毀。而他更明白，以天地會目前的勢力，還不能够明目張胆正面與官兵交鋒，所以司馬縱横即使已得到消息，知道這座莊院的險境，也只有歎息的份兒，寄望托歡的被殺引起韃靼的舉兵！

這座莊院現在已完全孤立。

× × ×

高牆內升起了一座數丈高的木台，伍鳳樓就立在這座木台之上，只是一個人。

從這座木台，可以將莊院周圍的情形一覽無遺，木台下裝着輪子，那些武士並不難將木台如言推到江岸那邊，讓伍鳳樓面對龍飛！

龍飛遠遠看見振吭道：「伍鳳樓！」

「龍飛——」伍鳳樓喝一聲。「你這是什麼意思？你若是有種，跟我決一死戰，了斷你我之間的恩恩怨怨！」

龍飛搖手：「這並非私仇，我不會與你個別了斷，叫你的人放下兵器，我保證絕不會讓他們受到任何的傷害。」

伍鳳樓笑道：「那有這麼容易，托歡在莊院之內，你的人只要一動，我第一個就殺他！」

龍飛大喝道：「你難道忍心看見千萬的無辜百姓……」

伍鳳樓截道：「別再對我說這些，姓伍的寧爲玉碎，不作瓦全。」

龍飛沒有作聲，伍鳳樓接道：「我知道你這樣做的用意，難道你竟然以爲常護花眞的如此本領，已經將人救出來，你這樣一鬧，他便可以乘亂殺出這莊院？」

龍飛與香芸聽到這句話，齊都放下心來，伍鳳樓這樣說，等於告訴他們常護花並未遇難，而且在莊院內很活躍。

伍鳳樓又道：「現在他已經被困在密室內，即使他已經與托歡在一起，也休想離開，我只要吩咐一句，密室便會倒塌，誰也救不了他們！」

香芸那邊不由低聲問：「這不會……」

龍飛截道：「這個人我很清楚，他這樣說，就是必有其事。」

「那我們如何……？」

伍鳳樓即時呼叫道：「我們大家都清楚對方，都是絕不會退步的了，那還多說什麼？叫你的人過來！」

龍飛肅然揮手，一支烟花火炮在他的後面射上了半天，爆炸開來，七色繽紛。

莊院周圍立時響起一聲叱喝，風雲變色，天地震動，龍飛的人隨即舉步上前！

伍鳳樓看得清楚，雙拳緊握，犽一聲暴喝：「弓箭侍候！」那些武士一個個已面色發青，但仍然準備弓箭，他們都經過訓練，但曾經戰陣的却是絕無僅有，看見軍兵排山倒海般湧前來，難免心寒。

伍鳳樓彷彿知道他們心情，接喝道：「落在他們手中必死無救，大家拚了！」

龍飛那邊即時一聲：「降者免死！」

他的話顯然比伍鳳樓的有力得多，那些武士雖然沒有將弓箭放下已面面相覷。

龍飛的人繼續前進，一列刀盾在前面展開，莊院那些武士。有些亦已張弓搭箭，一觸即發。

伍鳳樓亦取過台旁的一張强弓，右手四指同時扣了三支長箭在手，嘴巴亦咬着三支，準備先將來人射倒幾個，將戰火燃燒起來。他知道只要射倒幾個，那些軍兵一定會衝殺上前，莊院的武士到時候就是要退縮也不成的了，而最後，他一定誘龍飛等人深入，發動最後一道機關，將之坑殺，與之同歸於盡。

惟一令他感到不安的只是秋雁，這時候秋雁應該在他身旁，她到底那裏去了？怎麼到現在仍然不見現身？

他動念未已，秋雁的聲音已傳來。「爹——」伍鳳樓應聲目光一落，看見秋雁就在台下不遠處，在秋雁身旁的赫然還有常護花托歡。

十多個武士已然將三人包圍起來，無不面露詫異之色，伍鳳樓比他們更詫異。

秋雁接叫道：「爹，我們已經被重重包圍，還是降了吧。」

伍鳳樓沒有作聲，胸膛起伏，雙手青筋畢露，心情顯然非常激動。

秋雁接又道：「幽靈谷主給殺了，不管怎樣，我們都不是……」

「住口！」伍鳳樓斷喝：「是你壞了我的大事？助常護花殺的？」

秋雁搖頭。「那個幽靈谷主並不是眞的瞎子，她的六個弟子發覺被騙，一齊向她出手……」

伍鳳樓一怔，脫口道：「這個賊婆子，偏在這節骨眼上，弄出這許多事來。」

說話間，龍飛的部屬又迫近了莊院很多，伍鳳樓所屬全都向高台上湧來。

秋雁又叫道：「爹，不要再鬧下去了，這麼多人，難道爹竟然忍心——」

伍鳳樓截喝道：「上，無論如何殺掉那個韃靼王子！」

那些武士稍爲猶疑，還是衝了上去，常護花刀在托歡身前，連發三劍，正中三個武士的手腕，那三個武士兵器脫手，一驚倒退，更多的武士都圍上來。

秋雁雙刀出鞘，擋住了幾個武士，一面叫道：「爹，快叫他們住手！」

在她面前的武士先已住手，伍鳳樓看在眼內，怒喝道：「我叫你滾開，否則我先殺了你！」

秋雁沒有滾開，雙刀一分，攔住了湧前來的大部武士，旁邊常護花又將幾個武士的手腕刺傷，並沒有下殺手。

伍鳳樓雖然那麼說，那些武士那敢對秋雁怎樣，左右一分便待從秋雁刀旁繞開，秋雁身形亦有動，只是擋在托歡之前，阻止那些武士攻擊托歡。

伍鳳樓越看越生氣，咆哮聲中，箭終於射出三道電光也似，射向托歡。

手扣三箭射出，他已經取過口咬着的三箭，緊接向托歡射去，右手一沉，又在箭壺中抽出了三支長箭。

常護花一面應付那些武士，一面已經小心着托歡，耳聽破空聲急厲，不得不下殺手，左手三支暗器射出，射倒了身前三個武士，身形接住後翻，一劍劃出，正好將射向托歡的三支長箭震飛。

兩條長槍隨即向他刺來，托歡刀已在手，替常護花擋開了那兩條長劍，常護花與此同時亦擋開了伍鳳樓第二批射來的三支長箭，身形落下，一旋，震飛了向托歡攻來的七八種兵器。

伍鳳樓也就這刹那，再射出了九箭，三支一組，一組比一組急勁，那些武士同時向托歡撲攻，常護花擋在托歡之前，只道像方才那樣，再將來箭擊落，那知道這一次那些武士竟然配合得非常密切，也比第一次兇狠，將他的劍纏住了片刻。

雖只是短短片刻，已經使他趕不及封擋那些箭，托歡也想擋也想閃避，可是三條長槍正從一旁向他襲來，他的刀也很快，連避三刀，將三條長槍劈斷，但要擋要閃避那些箭已經來不及了。

秋雁的雙刀却就在這時候削到，削飛了第一批三支長箭，再震飛第二批三支，可是第三批，她只能擋開一支，常護花一劍已趕來，却被秋雁的一刀所阻，但仍然以劍尖震飛了一支長箭。

還有一支，這支長箭直入空門，奪地射進了秋雁的心窩！

秋雁嚶嚀一聲，整個身子被那一箭的力道撞飛了半丈，仰倒在地上。

常護花托歡齊皆變色，高台上伍鳳樓的面部肌肉那刹那亦突然一下抽搐起來，怪叫一聲，雙手拋開弓箭，凌空躍下。

那些武士看見秋雁中箭亦齊皆怔住，不知道如何是好。

他們都知道秋雁在伍鳳樓心目中的重要，常護花托歡亦怔在那裏。

天地間刹那靜了下來。

伍鳳樓落在常護花托歡身前不遠處，常護花若是這時候向伍箭樓出手，絕對可以輕易將伍鳳樓擊倒，可是他沒這樣做。

同樣，伍鳳樓亦可以向常護花襲擊，相信亦不難將常護花傷在手下，但他只是直衝向秋雁。

秋雁已氣絕，箭射的是要害，箭上的內力亦已將她的心臟震碎，她的眼仍睜着，兩行眼淚正順腮而下。伍鳳樓抱住了秋雁鬢髮皆顫，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現在是怎樣的心情，所有人都明白。

沒有人敢作聲，一個個呆望着伍鳳樓將秋雁抱起，埋首在秋雁身上。伍鳳樓也沒有理會他們，抱着秋箭向莊院內走去。

常護花有一種追上去的衝動，但結果還是呆立在那裏。

伍鳳樓的背影終於在衆人眼中消失，周圍這時候却亮起來，長風帶着一隊軍兵已然進入了莊院。他們都猜測到莊院內有事發生，聽到兵器交擊聲，那還不趕快。

沒有抵抗，那些武士眼白白看着他們進來，有些甚至已經將兵器弓箭拋下。

這就連長風也覺得奇怪，看見常護花，急忙掠了過來。

「五哥——」常護花打了一個招呼，與托歡迎前去。

長風雙手搖着常護花的肩膀，搖撼着。「義父果然沒有看錯人，這麼困難的任務，還是給你完成了。」

常護花苦笑，長風目光一轉，道：「我們還以爲有一場血戰，那知道却是兵不血双，老弟，了不起！」

常護花搖頭。「了不起的是秋雁。」

「秋雁？」長風一怔。「伍鳳樓的女兒？」

「若非秋雁，我已經倒下。」托歡接上口。「我會永遠記着這個女孩子。」

長風看看托歡，方待說什麼，一陣奇怪的聲音已傳來，地面也起了震動，就像是整塊地面快要裂開來一樣。

這是事實，莊院的中心部份已經開始下陷，一座座樓房開始塌下去，塵土飛揚，一團火焰接從樓房中燃燒起來。

長風吃一驚，「是什麼原因？」

「這座莊院的下面是一座龐大的地下室。」常護花歎息。「伍鳳樓實在是一個人才，便到了末路，他仍然可以利用這座地下室與我們同歸於盡。」

「那爲了什麼？」長風很奇怪。

「秋雁——」常護花仰首向天。「我們得到的消息沒有錯，秋雁是他的命根子，秋雁死了，他也完了。」

長風道：「你們殺了秋雁？」

「沒有分別。」托歡搖頭。「秋雁就是爲了救我被伍鳳樓的箭射殺。」

長風詫異道：「她……」

「她雖然是一個嬌生慣養的女孩子，本性却很善良，也明白什麼是不對，什麼是對。」常護花長歎。「伍鳳樓大概也很明白，所以一直都不肯告訴她天地會的事，這個人只是太偏激，其實還不太壞。」

長風點頭。「還有人性的人，根本就不該與天地會混在一起。」常護花點頭，托歡垂下頭去，也沒有作聲。

莊院繼續倒塌，火勢也逐漸大起來，這時候，曙色亦已出現。

× × ×

晨風一樣的急勁，常護花逆風站在甲板上，終於說完了他的遭遇。

龍飛完全同意伍鳳樓不適宜與天地會混在一起這一點，却亦道：「可惜這個人實在太固執，太偏激，怎也不肯承認自己的錯誤。」

他一直與伍鳳樓對立，對於伍鳳樓當然認識得很深，只是想不到伍鳳樓有一個那樣的女兒。

香芸非常感慨，牽着常護花的衣袖道：「我們若是早一些認識秋雁該多好？」

常護花道：「這事已完全解決了？」

「本來你還有一些麻煩，但暫時大概不會出現的了。」

常護花輕「哦」一聲，龍飛接道：「你大概沒有忘記廢了西門逸的右手，而西門逸因此被刺殺。」

常護花道：「是長白西門家的人要找我算賬？」

「有消息西門翊要與門下南下，我已經叫了人去跟他們說清楚這件事，若是西門翊堅持要找你算賬，那是存心跟朝廷過不去。」

香芸道：「但西門翊也是個很固執偏激的人，雖然不敢與朝廷正面衝突……」

龍飛道：「他若要以江湖人的方式來解決，那得等常護花回到江湖上才成。」

常護花道：「這日子不會遠的了。」

龍飛道：「伍鳳樓不錯是天地會的一條支柱，但類似的支柱只怕也不少，要將天地會一下摧毀，除非找到了他們的主柱，合力一擊，否則還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你不是有些厭倦吧？」

「是有些。」常護花笑笑。「但要我眞的罷手，還得等司馬縱橫倒下。」

龍飛道：「你對這個人很感興趣？」

常護花點頭，龍飛笑接道：「他對你也一樣，以我看不久他就會跟你見面。」

常護花道：「要看我們能否抓住這個機會了。」

龍飛道：「由現在開始，我會加倍小心你的安全，等他找上你……」

常護花搖頭道：「我們主動去找他，不是等。」一頓接道：「在地下室那兒我發現了好些天地會的秘密，由現在開始，我們可以採取主動的了。」

龍飛喜形於色，連聲：「很好——」

常護花目光轉回莊院那邊。

莊院已經被裹在熊熊烈火中，烟霧迷漫，常護花多看幾眼，感慨之餘那一陣厭惡的感覺又湧上心頭。

只有將天地會徹底毀滅，才能够避免那些善良無辜如秋雁的人被捲入漩渦。

在厭倦之後，就是激昂的鬥志。

常護花只希望跟着來的一戰，是與天地會最後的一戰。

（續完）

劍仙列傳故事之三

文‧蕭逸
圖‧盧令

塞外飛虹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妖人韓斗辰，玄陰教主何飛、妖僧周達、妖屍朱申等魔鬼，原被壓鎮於太陰十三極下洗魄煉魂，怎料這些惡鬼竟作反，偷出太極十三極，先後來到石水的修煉石室外叫囂鬧事，周達被石水的法寶所殺，剩下韓斗辰，何飛，朱申三個妖鬼，由於分贓條件談不攏，三鬼竟然鬼打鬼，鬧個籠裏反。朱申憑數甲子的潛修，施展孽海奇砂妖法，先將韓斗辰吸進妖旗內，又將何飛困於流砂內，然然向石水父女及杜鐵池進攻，石水等三人正在危急之際，伏魔眞人突然自天而降，施出仙法，把何飛、朱申擒拿，何飛認罪求恕，朱申不服，立死於飛刀下……

路經紅雲堡　揮手懲惡鵰

杜鐵池驚心之下，目光再向着另一旁的玄陰教主何飛看去，只以爲其下場將和朱申一般無二！然而情形並非如此——

雖然何飛一如朱申情形一般的被頭上刀光罩住，只是那口飛刀卻始終不見下落，更不見像殺害朱申那樣絞動刀光，只是光華閃爍，照射得每個目睹之人，眼底生花。刀光之內的何飛，更不禁嚇得皺皺直顫，冷汗涔涔直下，像是待刑的死囚，那種滋味可就別提有多麼難受了。

這雖然是短短的一霎，可是在每個人的印象裏，簡直比一天還要長！

何飛自目睹朱申的元神喪失之後，早已嚇得心胆俱碎，這一霎雖是千悔萬悔，奈何張口無聲，想要向伏魔眞人開口央求些甚麼，偏偏一句也說不出來，整個身子連跪姿都難以保持，整個的癱瘓了下來！

就在這一霎，環繞在他身側四周的刀光，忽然一閃而收，只剩下當空那口短短飛刀停在何飛當頭之上！何飛只嚇得鬼叫了一聲，只以爲這口刀將會順勢而下，那裏知道情形卻並非如此！

在各人注視之下，空中這口飛刀漸漸有了動靜，先是向下緩緩移了一些，待到落向何飛頭頂卻又停住，刀身顫抖得甚是厲害！

繼而，這口刀在他頭上繞了三周，遂即緩緩游開！

「錚！」地一聲，收入伏魔眞人身後玉匣之內，各人到此才情不自禁的爲之鬆了一口氣！

伏魔眞人點點頭道：「總算你還有一絲向善之心，在這口玉匣飛刀照射之下，卻不容你作僞！」言罷輕嘆一聲又道：「你本是聰明之人，卻沒有把聰明用於正道，才至落得今日下場，這十三極之刑可是不好受！你自作孽，又怨得誰來，總之事在人爲，你如果眞有向善之心，他年刑終之日，我必助你脫困還陽就是，何飛，你可聽清楚了？」

何飛自忖必死，意外的死中求活，已是大感意外，此刻聆聽之下，一時感激涕

零，跪伏在地頻頻叩頭落淚不已！

伏魔眞人微微笑道：「既然如此，我且送你下去吧！」

言罷伸手一指，空中即現出一團栲栳大小的金色光圈，出手一轉，立刻加大了一倍！

緊接着，這團光圈，像是發出了一股吸力「嗖！」地一聲，已把何飛在地的魂魄吸入那團金色光圈之內。

各人這才看出，那團金色光鐶之後，拖帶着一條長長的光袋，正是伏魔眞人前此用以盛裝衆鬼魂的法器！

至此，伏魔眞人才算完滿完成了一件功德！

隨着他手指之處，那盛裝有萬千魂魄精靈的金色光袋疾如電閃般地已飛向對崖，直入「太陰十三極」之內！

眼前金光再現，隨着伏魔眞人右手抬處，那圈金光重復落向他袖管之內！

伏魔眞人這才含笑向三人身邊走近！

石水趨前一步，躬身道：「弟子疏導無力，險些招致大難，請仙長降罪！」

伏魔眞人微笑道：「石道友不必自責，這件事我早已料定，你此刻功德已行圓滿，莫非還有甚麼事放心不下麼？」

一言驚醒夢中人，石水頓時爲之一驚，由於這番訊息來得過於突然，直使他一時難定取捨，竟然楞在了當地！

伏魔眞人點點頭道：「正是，由來大覺眞痴夢，何必淚眼意闌珊，你女兒後福無量，自有她的遇合，你眼前功德已就，且隨我去吧！」

石水聆聽之下，先是一呆，繼而前行幾步，忽地面色大喜——往事多少，不堪回首，正所謂「行過崎嶇路萬里，一入桃園不知疲」。那番感受，眞非筆墨所能形容，心裏一喜，眼中淚恰似泉水般猝然湧了出來！

此刻蘭兒乍聽得父親功德已滿，飛昇在即，不禁爲之大喜，可是緊接卻又悲從中來，到底父女相依爲命已經多年，猝然分離，雖非永別，人天兩際，再相見談何容易？

這麼一想，蘭兒不禁傷心了。

「爹……」叫了這麼一聲，她忍不住飛撲上前，緊緊的抱住了石水，笑中帶淚，淚中又笑，這番感受設非身臨其境之人，眞是萬難感受了！

「痴兒……痴兒……」

石水輕輕摩挲着女兒的秀髮：「當着伏魔仙長，不怕人笑話麼？還不跪下祈求老仙師指點迷津？」

蘭兒應了一聲，立刻趨前跪地，才說了：「老仙師——」三字，即爲伏魔眞人一把摻了起來！

「姑娘不必多禮！你今魔難已滿，眼前自有機緣遇合……你父親功德已滿，我已爲他覓好了一處地方，在那裏靜過七期，便可飛昇了，這是好事，姑娘理應高興才是！」

蘭兒既喜又悲的道：「謝謝老仙師的開釋，只是以後我還能跟爹爹見面麼？」

石水笑嘆一聲道：「痴兒——」

卻不意伏魔眞人含笑點頭道：「自然可以的了……姑娘妳寬心且放……你父女後會有期，也罷，我這裏有錦帖一件，妳且收藏，容得妳居留定後，再出示令師，一切尊師自會爲妳安排，來日方長，妳就不必再多顧慮了！」

石水點點頭道：「痴兒，我父女終日夢寐以求之事，總算達到了，還不叩謝眞人的指點！」

蘭兒正要跪下，卻爲伏魔眞人止住道：「不必多禮——」

微微一笑，他目光卻轉向杜鐵池，點頭道：「杜小友你還有甚麼疑問麼？」

石水才似忽然想起，立刻轉身道：「杜道友乃前輩仙長七修眞人……」

伏魔眞人一笑插口道：「我知道——七修道兄，與我交稱莫逆，只是目下在從事一項重要工作，無能分身，行前他曾傳書於我，說到你本年誠是多事之秋，此番事後，終算告一段落，未來數月，交遊甚廣，有喜無憂，惟告誡你千萬不可荒廢了功課！」

杜鐵池不勝驚喜，一一受命！

伏魔眞人接道：「我此來也是忙裏抽閑……」說到這裏微微一頓，抬頭向天上看了一下，微微頷首道：「貴客來了，一切自有安排——」遂即轉向石水道：「我們走吧！」

石水恭應一聲，目視愛女點了點頭，又轉向杜鐵池告別。是時伏魔眞人已將錦帖一件給了蘭兒，並小聲告誡了她一番，這才點首向二人告別！

杜鐵池、蘭兒忙即跪地恭送，只見祥光一片發自伏魔眞人足下，連帶着一旁的石水，一併爲這片五色祥光托住，倏地騰空而起，轉瞬間已是消逝無蹤。

就在伏魔眞人、石水二氏起身騰起的一霎，一道金虹匹鍊也似的，自空而下，下速至快——其來勢正當伏魔眞人之去，一來一往，交臂而過！

這道金虹一綫瀉地，光華頓失，卻現出了一個身着翠衫，面若芙蓉，仙姿雍容的綺年道姑！

杜鐵池一經着眼，立刻認出了來人正是前輩仙長「崑崙七子」中的「飛花仙子」藍宛瑩，一時大爲驚喜！

藍宛瑩一經着地，頓時注視高空，十分驚訝的向杜鐵池道：「剛才走的莫非是伏魔眞人麼？」

杜鐵池應了聲是！

藍宛瑩怔了一怔，一笑嘆息道：「我來晚了一步，竟然失去了向這位前輩就教的機會……眞正可惜！」

一面說目注杜鐵池，幽幽一嘆：「自你失散之後，我們到處找你——誰又會想到你居然落難在此……若非是接到令師七修仙長飛書傳示，這個地方還眞不容易找到！你又怎會被困到這裏？」

杜鐵池略略將中計雷姑婆之經過說了一遍，「飛花仙子」藍宛瑩眉尖微微一聳，點點頭道：「這就對了……我當時就說是這個老乞婆攪的鬼，偏偏崔四姐說那個老婆子無此能耐，是我放心不下，親自到她烟雨峯去了一趟，前後山俱已看過，暗以千葉搜神之法，在她居處附近百里內外俱已察過，不見你的踪影，這才失望而歸，哼哼……」

她冷笑了一聲，接下去道：「這個老婆子一口推說了個乾淨，倒是眞會作戲，

反而問我要人，說是一旦找着了你，定要爲她死去的兒子復仇，要把你碎屍萬段，化爲飛灰……我當時倒還信以爲眞，哼哼……」

說到這裏停下來，舒展了一下眉毛，轉向一旁的蘭兒點頭一笑道：「妳就是石蘭兒吧？」

杜鐵池忙即代其引見道：「這位便是崑崙七子中的藍仙子前輩，姑娘快上前見過——」

蘭兒久已由其父咀裏聽說過崑崙七子的大名，悉知乃是當今最有聲望的幾位前輩，杜鐵池一經引見，立刻趨前拜倒——

「弟子石蘭兒，叩見仙子！」

「妳不要客氣，起來說話！」

一面說，「飛花仙子」藍宛瑩上前一步，攙起了蘭兒，一雙妙目在她身上轉了一轉，微笑着點點頭道：「可憐的孩子……妳父女的事還是在我來前才由我大哥咀裏知道，令尊呢？」

石蘭兒道：「我爹爹剛剛跟伏魔老仙師走了！」

「這就是啦！」藍宛瑩笑道：「令尊身受數甲子苦難，實在令人同情，這一次總算苦盡甘來，大功成就，可喜可賀！」

說到這裏，她中途頓住，拉住蘭兒一手，親切的道：「好可憐，現在可不成了沒家的孩子了？這麼吧，就先跟我回去住幾天，看看有機會沒有，拿着這麼聰明伶俐的孩子，還怕沒人收留？不知妳可願意麼？」

蘭兒輕輕道了聲：「謝謝仙子！」遂即移過眸子來，向杜鐵池注視着。

杜鐵池聆聽之下，悉知藍仙子對蘭兒，已有見愛之意，他更知崑崙七子無論輩份聲望，在今日羣仙籍中，已是泰山北斗人物，平素極少過問外事，更不曾聽過收留什麼人，不禁大爲驚喜，甚是意外！

當下生恐錯過機會，忙即道：「仙子果能收留蘭兒，實在是她的福份……這樣她爹爹石老前輩知道，也大可放心了！」

蘭花聳了一下眉頭，想到高興處，情不自禁的笑了，忽然她想起來道：「啊——你看我多糊塗，仙子來了半天，我還沒請您坐下呢！」

說時四顧了一下，早先洞室，經過方才一番浩刼，已是半壁盡失，殘缺不堪，簡直看來連個坐處都沒有。

一看之下，蘭兒可就呆住了，「呀！」的叫了一聲，表情甚是尷尬！

藍宛瑩由不住笑了：「妳這個地方能待客麼？你二人且少待一下，容我稍事施展，這就離開吧！」

一面說時，即見他由錦囊之中，取出了四張靈符，不過巴掌大小，其上滿繪古篆，五彩斑斕，甚是耀眼！

藍仙子取符到手，四下略一顧看，已把眼前情勢打量清楚，遂即咀裏唸動眞言，向着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各自舉了一下手，即見金光乍現，手中靈符已化爲金光，電閃而逝。

杜鐵池這才想到，煉魂谷由於地心元磁眞力以及當年伏魔眞人所佈施的諸般厲害陣勢，行走不易，是以藍仙子才多了眼前這番施展！

即見「飛花仙子」藍宛瑩一番施展之後，又復縱身而起，化爲一綫金光，遨遊四方空際！

過了一會，金光再現，才見她又轉回眼前，一面含笑道：「伏魔道長用心可眞是微妙，如果我事前不知，經過一番細察，這會兒還眞的把我瞞過了！總算我來之前，借了大哥的『四界靈符』，暫時隔斷了地底元磁之力，現在不走，一會兒可就說不定失效了，這就走吧！」

二人一聽，自是滿心歡喜，尤其是石蘭兒，自從出世以來，還不曾離開過這個海島，由於受到地下元磁眞力的關係，以及伏魔眞人所設下的重重禁制，她根本就不曾想過有生之日尚能離開，這時藍宛瑩忽然說出要帶她離開，簡直有置身雲霧之感！

「仙子……我們這就要走麼？」

藍宛瑩點頭微微一笑：「怎麼，妳捨不得……？」

「不不……我是太高興了！」忽然她回過身來，緊緊地抱住了杜鐵池，高興得跳了起來！

這個動作，使得杜鐵池爲之大吃了一驚。

尤其是當着藍仙子的面，倒使他有些面上訕訕，然而蘭兒不惹世事，却的一片眞純，混然不覺。

「哥哥——我要離開這裏了，離開這裏了……你高不高興？……」

杜鐵池看了一旁的藍仙子一眼，後者正自含着微笑向自己注視着，不由得臉上微微一紅！可是轉念一想，蘭兒一派天眞，自己這番感觸反屬不當了。

藍宛瑩自然明白，一霎間，臉上充滿了慈愛，幽然一嘆道：「好可憐的孩子！這一次出去，海闊天空，一切都不一樣了……我們走吧！」

蘭兒聆聽之下，簡直喜歡得無以復加，一時只管睜着一雙大眼睛看着藍宛瑩，嚶然着聲，竟是喜極哭泣了起來！

藍宛瑩上前一步，拉住了她一隻手，微笑道：「快別哭了，再想想，還有什麼東西漏下了沒有？這一走可是再也不回來了！」

蘭兒忽然像是想起了什麼，一跳道：「啊——我差一點忘了，仙子姐姐，妳等等我……我忘了一樣東西！」

一面說，雙肩略搖，化爲一道青光，消逝不見！

藍宛瑩看着她消失不見的背影，微笑點頭道：「難得這個孩子，渾金璞玉，一塵不染，當今濁世還有如此美質，實在是難能可貴了！」

杜鐵池亦感慨的道：「仙子說得不錯，這姑娘身世實在可憐，只不知她母親如今又在那裏？」

藍宛瑩幽幽一嘆道：「提起來可又是一件傷心的事了，可憐的孩子，可憐的孩子……」

杜鐵池因怕蘭兒回來聽見，觸及傷心，聽藍仙子這麼說，也就不再追問下去。

說話之間，即見面前人影一閃，蘭兒已去而復還，手裏拿着一個竹籠，籠內却飼養着一對羽白如雪的鸚鵡，藍杜二人見她走時慌張，只以爲遺忘了什麼重要東西，誰知道却是一雙鳥兒，不禁相視一笑！

藍宛瑩又問道：「還有沒有什麼東西呀？」

蘭兒搖搖頭道：「沒有了，還有兩隻羊，也不知牠們躱到那兒去了……」

藍宛瑩笑道：「傻丫頭，要羊，我們崑崙山多着呢，就連你手上的這種白毛鸚鵡，我們那也多的是！這就走吧！」

言罷伸手向着當空一舉，一片霧光閃處，已把三人冉冉托起，轉瞬昇入空際！

石蘭兒喜得眉開眼笑，低頭看脚下，隨着漸高的起勢，只覺得羣山在望，却變得越來越小！

原來平素蘭兒，雖然仍可施展劍遁在島上四處玩耍，但是起飛的高度却是大大受到了限制，昇到了某一高度，即不能再行超越，像今日這般無盡的直昇之勢，却是生平從來也沒有領受過的滋味！一時樂得心花怒放，只是頻頻指點着向杜鐵池訴說不休！

眼看着這片五色祥光，托着三人漸起漸高，高到整個島嶼全然在望——這位祥光才行在空中止住！

藍宛瑩這才輕嘆一聲道：「好厲害的元磁眞力，若不是在大哥借我『四界靈符』，暫時能隔斷來自地底的強大吸力，想要離開，勢將要大費週章呢！」

說時手掐靈訣，向着四方各一施展，即見金光連閃，先時放出的四方靈符，便又收了回來，由於此刻昇起的高度早已超越了元磁的吸力，是以雖然撤去了靈符，各人已無從感受。

緊跟着這片五色祥雲，便在藍宛瑩的催施之下，疾若電閃星馳般地直向崑崙山全速飛去！

杜鐵池站在這片祥光之上，只覺得四周圍被一層薄如蟬翼的淡淡霞光罩住，這等快速，却絲毫也感覺不出衝刺之力，竟然像是站立在平地一般安穩，可見藍仙子功力之充實深厚！

站立在祥光之上，眼看着朵朵白雲被飛馳的霞光撞得支離破碎，此時此刻，眞可謂大哉乾坤，任君來去了。

杜鐵池不禁內心頗有所感觸。想到自己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練到如同藍仙子這般地步？轉念再想，自己入門有日，偏是刦難重重，眞該好好靜下來有所奮發了，一念之及大大振奮了他向道的雄心！

此去崑崙山何止數千里，就算是飛行快速，却也不是片刻可至！沿途之上所見，蘭兒固然感到十分稀罕，就連杜鐵池也大感輕鬆，由於蘭兒的好奇，不時指東問西，語多天眞，是以並不感覺到寂寞！

藍仙子因見蘭兒天眞可愛，不時的指點一些稀罕事物給她，三人談談笑笑，頗是有趣——

忽然蘭兒「呀！」一聲道：「仙子快看那邊！」

二人隨其手指處看去，只見大根紅柱，自左側方昇起空中，引得空中方圓里許，盡爲赤色！

傍晚時分，天空中原就絢麗可愛，再給這根通天紅柱一襯，更是美不勝收！

藍宛瑩立時停住雲頭，微笑道：「這裏我很少來，莫非到了『紅雲堡』？」

杜鐵池惑然不解道：「紅雲堡又在那裏？」

藍宛瑩道：「紅雲堡地處桂西，爲天下七十二絕景之一，堡主辛雲碧，是一個厲害角色，介於正邪之間，很不好說話，我們沒事路過犯不着惹他，還是繞開了走吧！」

杜鐵池聽她說到「紅雲堡」辛雲碧這個名字，下意識裏彷彿曾經聽過——很可能這個記憶已是來自遙遠前生，此刻却是難以想起！

藍宛瑩正待遠遠繞開，忽然搖搖頭道：「看來是逃不開了——」

說話之間，即見兩道其紅如血的遁光，自下面倏地昇空而起，劃出了百數十丈長短的兩道長虹，直向着三人所站立的這片祥雲飛馳過來！

藍宛瑩一聲冷笑，不見她有什麼動作，却由其背後驀地暴射出兩道交叉形的金光，像是一把交叉的金色大剪，一經出手，即與對方兩道紅光迎了上去！

——雙方一經接觸，紅光立時向後退開，藍宛瑩也就不爲已甚，遂即把放出的叉形金光又自收了回來——

只見那兩道昇空的血色遁光裏，各自站立着一個身材魁梧的紅髮漢子！

乍然看上去，兩個人年歲都不大，不過二十左右，容貌極爲相似，仔細分辨之下，才認出左面那人較爲瘦高，右立者面色較黑，略爲矮一點，如此而已，除此之外，無論外形衣着，甚至於就連身上的披掛，以及背後的一口長刀，都是一般無二，自然令人想到是一對雙生子！

雙方乍見之下，只聽得左面那個較爲瘦高的漢子一聲喝叱，怒聲道：「什麼人大胆，莫非不知紅雲堡重地，方圓五百里內外，禁止外人出入通行麼？」

藍宛瑩微微笑道：「原來如此，不知者不罪，我們無心經過，這就繞開就是，一點小事又何勞二位大駕，更不必爲此動怒！」

她說話時神態從容，更無絲毫動怒，話聲一落，雲頭乍轉，便待離開。

忽然眼前紅光閃爍，兩個紅衣少年又復攔在眼前！

兩個紅衣少年，各自圓睜着一雙大眼，臉上充滿了怒容，先前說話的那個長身少年氣勢洶洶的道：「嘿嘿……說得好輕鬆，無心經過！難道妳沒長眼睛？這麼大片的火雲，會沒看見？」

杜鐵池心中一驚，暗忖對方的有眼不識泰山，出口不遜，只怕要自討苦吃了！

果然這個紅髮少年話聲甫落，只聽見「叭！」地一聲，臉上已着了一掌！

這一掌打得力道頗重，又當對方全然無備之下，頓時順着咀角，淌出了一溜鮮血！

妙在藍宛瑩雖然出手打了對方一掌，表面上却沒有一些兒形跡，甚至於臉上也不現怒容！

「你……是誰動的手？是誰？」

兩個人四隻眼，骨碌碌只是在對方三人身上轉動不已，一臉急忿模樣，却是難斷取捨！

「令師平日教徒，向稱嚴謹，怎麼會有你們這樣的弟子？我這第一巴掌是代他教訓你的口出不遜！」

那個紅衣少年，這才證實了是誰出的

手，怒吼一聲：「好個賤——」

「賤人」二字才吐出了一半，只聽見「叭！」地又是一聲，另一邊臉上又着了一掌！

這一掌較諸先前那一掌可要重多了，頓時那邊臉上就腫起了老高，現出了清清楚楚的一個巴掌印子！

那個紅衣少年也不想憑着自己一身能耐，又有「劍罡」護體，何以會屢次爲對方掌勢所中？由此可斷定出對方實在是具有神出鬼沒的身手，自是非比等閑之輩，他如果早思及此，也就不會吃這個眼前虧了。

紅髮長身少年被打得「哇！」地怪叫了一聲，右肩晃處，身後那口長刀，驀地化成一道血光，直向藍宛瑩身上飛捲了過來！

藍宛瑩這一次乾脆不與還擊，右手伸處，只一抓已把對方飛來的刀光抓在手上了！

——她膚色細白，尤其是伸出的這隻玉手，纖纖五指宛若春葱，那道刀光却是如此的不安寧，不時的上下跳動不已，儘管這樣，却是無能逃開她纖纖五指之下，血紅色的光華映照得眼前三人全身皆赤！

「小子你可服氣了？」

藍宛瑩笑容可掬的看着對方，一任手上的血色刀光跳動得那麼厲害，却休想能掙開她的纖纖玉指之間！

是時另一名身材較矮的紅髮少年，似乎不甘心兄長的受辱，怒叱一聲，肩頭一晃，身後長刀一如前狀的化爲血光，再一次直向藍宛瑩當頭飛絞了下去！

情形並沒有兩樣！刀光過處，只見藍宛瑩另一隻手微微抬起，只一下已把這飛來的第二道刀光抓在了手上！

看來與前一次一般無二！

兩道血紅色光華，儘管是跳動得那麼厲害，但却休想能掙開藍宛瑩手掌分寸之間！

「哼！」打量着對方二人，藍宛瑩微笑着道：「還不服氣麼？」

一面說，只見她雙手運勁，將左右兩道紅色刀光打了一個疙瘩，一笑退後，倒要看看對方如何解開！

這番舉止措施，只把對方一雙紅髮少年，嚇了一個目瞪口呆，須知他們所發出的那口長刀，乃是得自師授的「紅雲寶刀」，威力無匹，差一點的飛劍都難以抵擋得住，怎麼也想不到居然被對方雙雙抓在手掌之中，化百煉鋼爲繞指柔，更爲之繫上了一個大疙瘩，簡直是匪夷所思！

原來兩個紅髮少年，果真是一雙孿生子，那個身材略爲瘦高的早出爲兄，名叫裘天榮，矮的後出爲弟叫裘天貴，兄弟二人自襁褓中即歸順了「紅雲老祖」辛雲碧，在此紅雲堡已百年之久。

「紅雲老祖」辛雲碧爲人自視極高，目高於頂，介於正邪之間，由於從道年久，法力無邊，是以各方都對他甚爲忌畏，輕易不與招惹，他本人也因爲自知所習道法，非正宗家數，平常深居簡出，約束門下甚嚴，極少過問外事，尤其近年年事已高，一心向道，爲了抵抗來日大難之「四九天刦」，更是足不出戶，所煉「紅雲天幕」已有七成火候，滿心自恃，特以此來抵擋來日之大難「四九天刦」。是以才頒下了戒律，禁止任何人擅越雷池一步！

正因爲如此，藍仙子一行三人在不知原委的情況之下，才會誤踏禁地，激起了裘氏兄弟的興師問罪！

裘氏兄弟仗其師勢力，遠近千里內外，那一個敢與招惹？却沒有想到，對方一個看來嬌滴滴的絕色佳人，竟然如此了得，所施展法力，竟是前所未見的玄妙神奧，那能不使得他兄弟大吃一驚，一時心膽俱寒，簡直不知如何應付才好！

裘氏兄弟雖然各自施展本門心法，一心收刀，奈何那兩口紅雲寶刀爲藍仙子法力所繫結，無論如何竟是收它不回，這一來便不禁對藍宛瑩刮目相待！

「妳……是誰？」裘天榮吃吃的道：「這是家師紅雲老祖修眞之處……妳這……妳好大的胆子！」

他原想口出不遜，稱呼對方爲「婆娘」，一想到方才的兩記耳光，着實不敢放肆，頓時改口不言！

裘天貴冷笑道：「尊駕出手不凡，請報上名來！」

藍宛瑩一笑道：「這還像是兩句人話，令師辛堡主，雖非舊交，却也彼此認識，今天我就是代他教訓一下你們兄弟，諒他也不會見怪！」

說到這裏，她停了一下，含笑又道：「我姓藍，來自崑崙山，回去跟令師提上一聲，就說今日無暇，改天再上門看他便了！」

她在說話時，裘氏兄弟仍然在施展法力，意圖將寶刀收回，誰知道饒是施出了混身解數，仍然是一籌莫展！藍仙子雖然報出了姓氏來處，他二人竟未聽在耳中！

裘天貴急得脹紅了臉道：「你到底打算怎麼樣？爲什麼纏……纏住我……我們的刀？」

裘天榮更是忿忿的道：「哼哼……紅雲堡四週禁制重重，妳來的時候方便，出去可就難了……我倒要看看你們怎麼出去？」

藍宛瑩一笑道：「是麼？這倒用不着你們兄弟費心了！好吧，看在令師的份上，我暫且把你們看家的寶刀發還給你們，要是下次再犯在我手裏，可就沒這麼便宜的了！」

一面說，遂即伸手向着空中那打結的兩股刀光指了一指，頓時光華猝閃，自行解了開來！

裘氏兄弟雙雙收回在身，一時只管怒目瞪着對方，却不知道如何處置眼前這個人才好。

就在這一霎間，只見四方光華連連閃動，隱隱傳過來一些雷鳴之聲——

裘天榮立刻冷笑着道：「嘿嘿……妳們還想走麼？本堡的禁制已經發動了！」

藍宛瑩細眉一挑道：「果然這樣！你們可就是自取其辱了，我倒要看看什麼樣的禁制，能夠阻擋我的來去！」

說罷，她霍地撥過雲頭，疾若閃電星馳般地，直向着東方疾馳而去！

裘氏兄弟的話倒也不錯，就在藍仙子一行三人的雲駕，方自馳出百十丈外，耳聽得一聲雷鳴之下，眼前紅光大盛，大片的火，有如翻江倒海也似的，直向着眼前

三人倒捲了過來！

藍宛瑩輕輕一笑，玉手搓揚之間，已由她掌心裏驀地暴射出大片青光，正是她本身所煉的「太乙眞氣」，當下迎着大片烈火來勢一個反撲，頃刻之間竟將火勢熄滅！

緊跟着三人所乘坐的彩雲，已風馳電掣的遁了出去！

然而，紅雲堡的禁制並非僅僅如此。這蓬彩雲方自載着三人遁出。只聽見當空霹靂一聲，响了個震天價响的霹靂——

杜鐵池與蘭兒在無備之下，被這聲當頭的霹靂只震得耳鼓發麻，着實的嚇了一跳！

隨着這一聲震天價的霹靂之後，無數的火球，霍地自四面八方密如貫珠的直飛了過來！

也就在這一霎，三人足下的那蓬彩霞雲光，突地倒捲過來，形成了一個五色的晶罩，霍地把三人全身罩住！

幾乎是同一個時候，那些猝然飛來的紅色火球，已經全數都擊中三人身外的五色晶罩之上，散發出密如貫珠的一連串霹靂，其聲勢端的驚人已極！

這番來勢儘管如此威猛淩厲，却早已在藍仙子的計算之中，那層薄薄的護體晶罩，看來是如此的薄弱，偏偏在這般聲勢的一連串爆炸之下，竟然是完整無損，非但如此，甚至於連動也不曾搖動一下！

蘭兒吃驚的道：「仙子姐姐……怎麼辦，我們被困住了！」

話聲方住，只聽見四下隱隱又傳出了一陣子雷鳴聲，即見由大片玄霧層中，炒磞頭兒也似的，爆發出無數黑色圓珠，一顆顆都有人頭般大小！

杜鐵池道力漸開，目睹之下，微吃一驚道：「仙子請看，這些可是『九宮雷』麼？」

藍宛瑩一直不着怒容的臉上，這時也情不自禁的興起了一些薄嗔——

「不錯，正是九宮雷——哼！居然拿我們當敵人來對付起來了！」

話聲一停，手拍青囊，即由其內飛出一蓬青絲，看樣子像是一面飛網，迎着當前而來的那一天「九宮雷」，只一下，已網了個正着——

藍仙子咀裏叱了一聲：「疾！」

眼看着那面飛網，兜着爲數頗多的黑色彈丸，驀地改道一側，疾若電閃星馳的劃空而去！

容得遁出十數里之外，才聽得一聲震天價的霹靂，似乎那被網着的所有九宮神雷，全數一併都爲之爆炸開來，大蓬的火柱，隨着這聲爆炸之後高聳當空，天空中所呈現是那種絢麗的橙色，却有一股猛厲的狂風，緊接着爆炸之後刮起，將遠近朵朵白雲吹襲得四下狂馳，聲勢端的了得！

藍仙子畢竟功力了得，見識也高人一等，施了一招移花接木的手法，竟然將幾已加身的大禍消弭於百里之外！

須知紅雲堡所收集的這類「九宮雷」，來之不易，每一顆都具有非常威力，平素用以對敵，一顆已足，想不到却爲藍仙子一網打盡，全數予以聚集毀滅，自是可惜之至！

杜鐵池與蘭兒立身在五色光罩之內，目睹着這番爆炸聲威，儘管心裏有備在先，也由不住有些心驚肉跳！

隨着這聲劇烈的爆炸之後，一時之間眼看着無數道紅光自地面衝霄而起！

藍宛瑩一哂道：「辛老怪來了——我們暫時走不了啦——」

說話之間，但只見面前光華連閃，一連現出了七八個虎皮裏身的長身少年！

衆人一經現身，頓時「一」字形的橫身面前，各人圓睜着一雙眼睛，那副樣子簡直像是恨不能一口把三人吞噬到肚子裏才够洩憤！

杜鐵池細看對方少年，一個個虎背熊腰，一共是八個人，爲首的一個紅臉濃眉少年，顯然年歲較長，亦是八人之首！

這人身子乍現，上前一步怒聲道：「家師有令，請來客暫停雲駕，移玉敝堡，家師要親自面會！」

藍宛瑩轉向杜鐵池與蘭兒微笑道：「主人既有命令，看來我們是走不成了，怎麼樣，我們就下去歇歇腿吧！」

杜鐵池悉知這位仙子道法高深不測，崑崙七子大名，天下無人不知，紅雲老祖眞要是胆敢與她爲敵，決計是討不了什麼好去！

當下一笑道：「一切由仙子作主！」

蘭兒一派天眞，見對方一副毫不講理形樣，巴不得藍宛瑩給他們一個厲害，當下也表示贊同，含笑點頭！

藍宛瑩遂即一笑向着當前那個濃眉少年道：「既然如此，請頭前帶路吧！」

濃眉少年哼了一聲道：「請！」身子一收，霍地向下直綴了下去！

與他同來的七人，各人怒瞪着雙眼，兀自一字排開雲前，似乎生怕三人趁機開溜，緊緊的在一旁監視！

藍宛瑩胸有成竹，自是沒有把這一干人看在眼裏，遂即施展法力，緊躡着那個濃眉少年之後，自雲端快速墜落。

濃眉少年身子方自下落，却見對方一行三人，已然站立眼前——濃眉少年姓楚名大力，在紅雲堡衆弟子之中，從師最久，身爲掌門大弟子之職，這一次由他親自出駕，顯係出自紅雲老祖親授！

是時，只見眼前紅光一連閃了兩閃，先時出現雲端的裘氏兄弟亦現身眼前！

二人先向楚大力抱拳叫了聲「大師兄」，才忿忿的道：「師尊吩咐，來人在紅雲殿候見！」

楚大力點頭又向藍宛瑩道了聲：「請呀！」

一行數人順着眼前一道迂迴長廊，一逕步行下去！即見廊道盡頭現出一所巍峨建築！

那是一座紅色的宮殿式建築，大殿正門正當長廊盡頭，殿牆與廊道看來均像一色，同爲紅色大理石所砌，打磨得光明如鏡，尤其是在夕陽的照射之下，交織成一片玫瑰般的異彩。

一行人踐踏着鏡面也似光滑的石面，直趨殿前，越加的驚詫着這所宮殿的氣勢豪邁！雄偉！

尤其是蘭兒，自從出世以來，這還是第一次離開煉魂谷，所見一切無不感到新奇，像眼前這般豪華極具氣象的建築，簡直難以想像，不禁大感新鮮，簡直看花了

眼！

一行人漸行漸近，沿着一排玉階拾級而上，才見殿前左右各自排列着四隻狀似麒麟般的奇異怪獸，看來像係鈍金所製，在陽光下耀眼生輝。

三人脚步方自踏上玉階的一霎，即聽得由大殿內傳出「噹！」的一聲鑼響，立刻就有一十二名紅衣弟子，由正門內陸續步出，左右各六名，雁翅也似的排開，排出了迎客的姿態！

耳聽得「哇呱！」一陣子聒耳的禽鳴之聲，却由大殿內飛出了十數隻大禽！

「啊……這些是什麼鳥呀？」

對於石蘭兒來說，這些怪狀的鳥却是他生平第一次見過，只見這些乍然飛出的鳥，一隻隻都幾乎有門板那般大小，兩翼張開，巨風呼呼，彼此離着高遠，都能感覺出風力襲人。

這類大禽，杜鐵池亦是初見，只見一隻隻平頭彎咀，目射紅光，却威猛之極。

藍宛瑩莞爾一笑，向蘭兒道：「這些鳥，叫『鵰』，妳以前沒有見過，正好見識見識。」

說話時，那十數隻黑色巨鵰，已自盤空飛起，兩翼間搧出呼呼之巨風，只是在三人頭頂上盤旋不去。

藍宛瑩乾脆就停身站住不走了，一面指點當空向蘭兒道：「妳可看見了，這就叫做鵰，厲害得很，差一點的猛獸，也不是牠們的敵手，生性通靈，如果教導有方，更可用以乘騎，或者代爲看守門戶。」

她這麼指點解說，簡直就像是在自己家裏一般，那蘭兒頻頻點頭，面帶微笑，那裏像身是處魔窟惡境，一副遊山玩水模樣。

她們三個人這麼一停下來，陪同的主人楚大力也只得駐足等候，一副不耐煩神色。

偏偏藍宛瑩的話還沒有說完——

「鵰還有一個名字叫鷲，是喜歡吃肉的，平常最喜歡吃整隻的山羊。」

她越說越高興，竟然引經據典的講訴起來：「禽經上說：鷹以膺之，鶻以搰之，隼以尹之，鵰以周之……這些都是形容牠們身法的巧快和猛厲——」

她一面說，側目斜看楚大力臉上已大爲不耐，却故意放大聲音，越加賣弄，侃侃說下去道：「這種鳥原來的出處並不在中土，是來自胡地，有人又叫牠們是鶚，上好的鶚是輕易不在陸地捕食野獸的？」

「那麼牠們又吃什麼呢？」

一答一問，簡直眞像是課堂上的師生對答。

時間一久，空中厲鵰已忍不住兇性大發，况乎主人原來就是豢養來用以看守門戶，平素更慣以獵人，先時還待主人令發，時間一久，可就由不住按捺不住，發出了嘹亮的一聲聲尖鳴，不時作勢，待向三人頭頂襲將下來。

藍宛瑩偏偏佯作不見，繼續向着蘭兒道：「上好的鵰在空中擊鴻鵠以食之，次一類的喜食魚，在河岸用力搧翅，即可迫魚出水……至於吃陸獸的一種，就等而下之了。……」

一面說，手指當空道：「就像眼前這一類的便是——又艮鵰性喜隨主，主善則禽善，主戾則禽兇——」

一旁的楚大力先聽她說得頭頭是道，心中雖感不耐，確也不禁佩服她的博大精通，誰知道聽到後來，居然指桑罵槐的罵到了自己頭上，不禁登時火起——

偏偏這一霎，空中那羣惡鵰也都兇性大發，一隻褐黑色大鵰首先忍耐不住，厲鳴一聲，一個快速俯衝，直向着爲首的杜鐵池頭上襲來。

杜鐵池心中一驚，正待出手，一旁的藍仙子却先已代他擊出——

原來藍仙子心忿主人的托大，故意借此給以顏色，所謂「打狗看主」，傷了對方的惡鵰，也就等於給主人以難堪，侃侃而談，無非待機出手，確是心思微細，妙着先鞭。

當下這隻巨鵰一個俯衝之勢，來到了杜鐵池頭頂，霍地揚起右翅，呼！地一翅直向着杜鐵池頭上擊來。

這一翅何止千鈞之力，果眞爲牠擊中，杜鐵池勢將非受傷不可——

也就在這一霎，藍宛瑩左掌輕揚，不過是虛晃了一下，只聽得「叭！」地一聲，那隻巨鵰背上已重重的着了一下。

這一掌必然是相當的重，只打得那隻巨鵰身子一路歪斜着，自空中栽了下來，一時間飄了滿天的羽毛，藍宛瑩一經出手，更是手不稍停，隨着她手掌一陣子翻動，只聽得叭叭叭叭，一連串響聲之下，空中衆鵰紛紛中掌，被打得七零八亂，羽毛紛起。

經此一來，這羣惡鵰，再也不敢在現場逗留稱能，紛紛負傷悲鳴而去。

來得快，去得亦快，一霎間衆鵰盡去，現場只剩下遲遲未能綴下的羽毛，映着落日的餘暉，閃出了點點星光，亮晶晶的甚是有趣。

原來這羣大鵰乃本堡主人紅雲老祖，以相當的代價自百禽大師處求來，平素十分寵愛，本堡弟子多人均曾在翅爪下吃過大虧，却未敢聲張，這一次碰在了藍仙子手上，活該倒楣。

楚大力原見衆鵰齊出，只當能給對方一個先聲奪人，壯壯聲威，却沒有想到會吃了如此大虧。

這些鵰，平素皆由楚大力負責豢養，寶貝尚且不及，此刻目睹着被打得歪歪斜斜，很可能俱都受了內傷，師父萬一究問起來，那還得了？

楚大力一時驚怒之下，再也忍耐不住，一聲厲叱道：「大胆狂婦，妳眞想找死不成？」

一面叫着，正待向藍仙子出手，不意對方怒他出口不遜，也像是打空中惡鵰一般，手勢一翻，但聽得「叭！」的一聲，楚大力臉上也着了一掌。

這一掌可較諸先前打裘天桀的那兩掌要重得多了。

以楚大力在紅雲堡掌門大弟子的身份，功力自是大有可觀，然而這一掌竟使他無能招架，整個身子被打得筆直的飛了起來，噗通，摔倒在地。

驀地殿門內傳出了一聲狂笑道：「打得好！」

面前紅光大閃，一個紅髮長髯，形相瘦高的紅衣道人已現身階上——

紅衣道人現身階前的一霎，正當楚大力自地上爬起的當兒，只見道人冷笑着叱道：「沒用的東西，再來一掌？」

話聲出口，也學着藍宛瑩的出手姿態，手掌在空中虛晃了一下，「叭！」地一聲，楚大力可謂之流年不利，剛才是左臉中掌，這一次可輪着了右臉。

長髯道人的這一掌，眞把楚大力打得身子一陣子翻動，一口氣接不上，竟自當場昏了過去。

大概是心忿楚大力的出醜，是以這一掌其實是打給來客藍宛瑩看的！

藍宛瑩乍見對方這個紅衣道人，不由一笑道：「打了徒弟，該師父出場了，辛堡主別來無恙否？」

原來這個紅髮長鬚道人，正是此間主人辛雲碧，人稱「紅雲老祖」的便是。

他盛怒頭上，只覺出藍宛瑩出手不凡，像是大有來頭。却因爲雙方並無深交，是彼此知名而已。藍宛瑩這一開口，使得他陡然爲之一驚。

當下兩隻眼睛睜得又大又圓，上下的打量着對方的，滿臉疑惑的冷笑道：「妳又是那個？請恕辛某眼生得很，哼哼……我們以前見過麼？」

藍宛瑩一笑道：「你說呢？」

辛雲碧冷笑一聲，目光灼灼的道：「本座偏居苗疆，一向甚少交遊，即使有幾個舊交，亦屬大有來歷之人，哼哼……尊駕大名是——？」

他竟是萬萬沒有料到對方這個女人，竟是海內同欽的崑崙七子之一，心裏尚欺對方一個女流，即使有點來頭，亦絕非自已對手。

這幾句話聽在藍仙子耳中，出乎意外的，她竟是絲毫也不現怒容。

「原來這樣……」藍宛瑩道：「貴堡主既然所交皆是大有來歷之人，我也就不敢自報賤名高攀了。」

微微一頓，她偏頭看向身邊的杜鐵池道：「杜道友可曾聽見了，我們這就跟主人告辭走吧？」

杜鐵池心中一動，他久聞崑崙七子盛名遠播，正邪道上無不對其敬畏有加，看來這個紅雲老祖確係不知其身世，否則萬不會出言唐突，而藍宛瑩之隱忍不發，亦屬難能之至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杜鐵池也不得早一些離開這片是非之地，聽到藍宛瑩要走，自是求之不得，方自向着紅雲老祖舉手爲禮。

驀地，只見大片霞光閃過，自紅雲殿兩側也似的發射出大片紅光，一發千丈，極其快速的已自當空蔓延開來，不過是彈指之間，這片空間，已爲紅色霞光所籠罩，敢情是主人有留客之意，已將最厲害的禁制發動了，耳聽得辛雲碧一聲狂笑道：「三位無端上門欺人，豈能說走便走，天下可沒有這麼便宜的事……要走也可以，却要破了本座的紅雲大陣！」

說時呵呵連聲大笑，耳聽得一陣絲竹磬鈸之聲，即由大殿之內緩緩步出了兩列男女少年弟子，男的身着血紅長衣，佩刀，女的着豹皮短裙，上身幾乎全部赤裸，一個個膚色勝雪，細腰豐臀，極盡妖嬈之能事！

不知何時，却在這男女兩列弟子之間，設有一個紅玉寶座，先時現身對答的那個紅衣道人辛雲碧，此刻已盤膝座上。

——那玉座甚爲寬敞，上面舖陳着一面全係血紅顏色的整張熊皮，却有一只大小僅如獅子狗般的雪毛幼犬，伏身座前，看來甚是乖順！

然而，如果你略加留意的觀察一下，當可確知，那頭白毛幼犬，其實並不是「犬」，除了身軀大小一如獅子狗一般模樣，其它各處皆大有差別，那張臉看似梟鳥，却有一張獅子也似的闊口，兩排利齒白森森的，煞是可懼，四隻脚掌有如鷹爪，這一切雖極其獰惡，只由於牠不聲不動的伏臥在辛氏座前，便看不出絲毫可畏。

這一切陣仗看在藍宛瑩眼睛裏，似乎不值一笑，她却偏偏一些兒也不動聲色。

「辛堡主——你可眞是存心要我們出醜了……居然連紅雲堡的鎭山大法——紅雲陣都施展出來了……我却是知道，這陣法變化萬千，數百年來，傳說不知有多少知名人物，葬身陣內！」

說到這裏，藍宛瑩一雙蛾眉微微皺着，輕嘆一聲道：「此陣我以前雖然沒有見識過，却是有個耳聞，確乎成之不易。」

紅雲老祖聆聽至此，由不住「嘿嘿」連聲的笑了，一面探出一隻手，徐徐摩挲着座前的那隻白毛小獸，臉上神態，怡然自得。

「足下對本堡中事，像是知悉甚清，倒要洗耳恭聽，一問究竟了？」

說到這裏，這位看似倨傲的紅雲堡主，轉向身邊弟子道：「賜座！」

一名長身少年恭應了一聲，上前跨出一步，兩隻手交叉着向外一揮，即在藍宛瑩等三人面前，現出了三張玉椅。

藍宛瑩胸有成竹，見狀微微一笑道：「主人賜座，受寵若驚，倒是不可辜負了人家的美意，我們坐下吧！」

蘭兒與杜鐵池相視一笑，三人便老實不客氣的各自落座——此時只見紅光連閃，先時形成的紅色光幕，更見擴大了，層層重疊，似將整個紅雲堡都緊緊罩住，閃爍的紅光，映得在場各人全身皆赤。

紅雲堡主辛雲碧自忖着對方三人萬難逃離此陣，心下好不得意，冷笑一聲，他徐徐的道：「對於本堡中事，妳還知道多少？乾脆都說出來吧。」

藍宛瑩道：「貴堡的事情，我可沒有興趣，只知道你們這個紅雲陣得自貴堡第一位開山祖師鎭元公的構思部署，又經令師蒲散子多年遠至西域採積無焰神火，費了數十年時間才得完成，我說的可對？」

辛雲碧聆聽至此，禁不住暗吃了一驚，蓋因爲這些事一向是紅雲堡的機密，况乎是千百年前舊事，何以會爲對方所知悉？着實令人費解！

腦子裏想着，紅雲老祖的臉上益顯陰沉。

藍宛瑩一雙妙目，在對方身上轉了一轉，輕輕哼了一聲道：「西域無焰之火，雖是厲害，却非無敵之物，貴堡主恃以無恐，一再爲惡，早晚遇見了行家，可就要吃大虧，我勸你還是收起來，少在人前面顯露了吧！」

辛雲碧一聲狂笑道：「佩服！想不到

閣下對我紅雲堡事如此清楚，嘿嘿……本座對爾等三人，原還心裏存有開釋之意，這麼一來，一時倒是不便放你們走了。」

藍宛瑩一笑搖搖頭道：「辛堡主你要強留？只怕你留不住吧！」

辛雲碧又是一聲狂笑——

「笑話，本座言出必踐，倒要看爾等三人怎麼能闖出我這紅雲堡去！」

藍宛瑩冷冷的道：「要是我闖過去了呢？」

辛雲碧怔了一下，道：「那就任你們離開！」

「你說得好輕鬆！」藍宛瑩輕哼了一聲，冷笑道：「辛老頭，說了半天，可都是你一個人的話，也是你一廂情願之事，天下那有這麼便宜之事——」

直到現在，她才面現微嗔，較之先前的和顏悅色，判若二人！

紅雲老祖辛雲碧又是一怔，道：「那麼依你之意，又待如何？」

藍宛瑩冷冷的道：「我已多年不問外事……可是如果這樣，被人家認為好欺，却是不值，辛雲碧，除非你現在立刻撤走了紅雲陣，我也就不為已甚，一走了之，要是再執迷不悟，哼哼！只怕我饒過了你，我這兩位小友也不會放過你……不信你就試試看！」

辛雲碧先時雖知對方不是好相與，到底認識不清，此刻對面交談，亦不感有何異態，直到這一霎與藍宛瑩目光交接，猝然發覺到對方眸子內隱現的神光，才由不住大大的吃了一驚！

透過對方的目光，顯示出對方這個人分明是金仙者流——這一點辛雲碧確信自己不會判斷錯誤，蓋因為仙道中人，本身功力境界到了某一程度，自然而然便會形之雙瞳，這種顯示於眸子的光華，修仙者謂之「瞳采」，一分功力一分火候，那是無論如何難以偽裝的 以紅雲老祖之成就，自是更可以察知！

一驚之下，辛雲碧才深深感覺到自己的上來孟浪，當下情不自禁的移轉過目光，繼續向杜鐵池石蘭兒臉上看去！

石蘭兒所顯示的，只是一塊未鑿的寶玉，根骨奇佳，本來不可限量，此刻對自己却是萬難以構成威脅，杜鐵池可就大大的不然了！

須知杜鐵池三世修為之身，本身目前雖然道法功力未能全部恢復，可是三世道基俱存，所顯示的瞳采，却是非同小可！

——是以一看之下，辛雲碧由不住又是一驚！

「嗯！」他緩緩地點了一下頭，目光直視着杜鐵池道：「還沒有請教足下大名怎麼稱呼？」

杜鐵池抱拳自報了姓名！

辛雲碧「啊！」了一聲，腦子裏却一直在盤算着，却是翻遍了記憶，也記不起有過這麼一號人物。

「飛花仙子」藍宛瑩道：「杜道友的大名你即使沒有聽過，他的尊師七修前輩，你總應該有個耳聞！」

辛雲碧一驚道：「七修眞人？」

藍宛瑩冷笑道：「你以為呢？」

辛雲碧臉色微變，目光在杜鐵池身上連續轉了幾轉，由杜鐵池之器宇神態上判來，他已信了三分，心裏着實吃驚，實在是七修眞人的名頭太大了，被譽為正派羣仙之首，且已飛昇多年，既是他的衣砵傳人，自然絕非弱者，自己莫名其妙的結此大敵，顯然不智之至！

因為杜鐵池他的特殊來頭，使他聯帶着對藍宛瑩的身份也感到了好奇！

「失敬！失敬！」嘴裏說着，一雙眼睛情不自禁的轉向藍仙子道：「足下的大名可以見示麼？」

藍宛瑩冷冷一笑道：「我姓藍，向居崑崙，尊駕所知，既然都是大有來歷的人物，自然不會把我看在眼中了！」

辛雲碧嘿嘿冷笑了幾聲，忽似想起了什麼，眉頭微微一皺，道：「藍——住在……崑崙？這麼說，莫非足下竟是崑崙七子中的藍宛瑩，藍仙子了？」

藍宛瑩哼了一聲，淡淡的道：「眞是難得，想不到尊駕耳朵裏，居然還聽過我們兄妹七人？倒是令人出乎意料，不錯，我就是藍宛瑩！」

紅雲老祖登時為之一呆，低低的「哼」了一聲，抱拳道：「失敬之至，既是藍道友仙駕來到，就該早早知會一聲，也不至於……唉唉……」

言下無限遺憾，一雙眸子却怒視向階前衆弟子，叱道：「既是藍仙子駕到，爾等何以不早早通報？傳言出去，我紅雲堡如此待客，豈不令天下人失笑？眞正是一羣糊塗的東西！」

衆弟子被罵得面面相覷，作聲不得！

藍宛瑩一笑道：「這就不敢當了，辛堡主既有見愛之心，看來這場架是打不成了，如何發落，還要請堡主及早賜示！」

她臉上帶出微微笑容，一副隨機應變的神態，倒要看辛雲碧如何處置！

「紅雲堡主」辛雲碧一聲大笑道：「藍道友這麼說，在下可就不敢當了，這樣吧，三位請在敝堡內少待二日，容敝座略盡地主之誼，再恭送三位離開便了！」

藍宛瑩搖搖頭道：「這就更不敢當了，不瞞貴堡主說，我們時間緊促，這就要向堡主告辭了！」

「這就走麼？」辛雲碧睜大了眼道：「太急了一點吧！且容敝座先行收起了紅雲寶帳再說！」

藍宛瑩其時早已聚集了無比功力，其力道足以衝破對方陣勢，這時見對方竟欲收起，也就不為已甚，但是總要顯示一下，令對方心服口服！

「辛堡主且慢收起！」

「這又如何？」

「我這個人生來好勝！」藍宛瑩笑吟吟的道：「愈是厲害的陣勢，我愈要闖上一闖，辛堡主等我們通過不了，再行將陣勢收起如何？」

紅雲老祖辛雲碧心頭一動，暗自忖道：好個要强的女人，妳們崑崙七子名頭雖大，到底有多麼厲害，我却是未曾見識過呢——

轉念再想，果眞自己鎮於崑崙七子的名號，輕而易擧的就把對方放回，休說自己門下衆弟子不服，今後傳揚出去，別人定會說是怕了對方，却是於自己盛名大大有損，不可不思及於此！

腦子裏這麼一想，辛雲碧便改了初衷

，嘿嘿笑着，一面向藍宛瑩抱拳道：「藍仙子既然這麼說，敝座倒是恭敬不如從命了……」

說到這裏，辛雲碧目光向着身側衆弟子掃了一眼，手持長鬚，冷冷笑道：「爾等可曾聽見了？這位便是鼎鼎大名崑崙七子中的藍仙子，道法通玄，她此刻便要展示無上仙法通過本堡的紅雲陣，現在各守崗位，爾等現在各守崗位要仔細的觀望，以長見識，這就注意了！」

四下裏衆弟子爆雷也似的喝了一聲，遂即四下裏各縱遁光散了開來！

原來辛雲碧這幾句話別有暗示，明面上像是要各弟子學習觀望，其實却是要他們固守陣位，將陣勢發動，用以阻止藍仙子等三人的去路！

藍宛瑩當然知道對方的用心，心裏不禁暗笑，忖思着：好個狡猾的老東西，你便眞的以為這個紅雲陣勢便是天下無敵了？我偏偏給你看，也叫你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今後還敢自大不？

思索之下，紅雲堡各弟子，已然在崗位之上，各自將陣勢發動，但見空中電閃頻頻，紅光益强！

「紅雲老祖」辛雲碧看看時候已至，，這才向藍宛瑩道：「藍仙子手下留情，敝座這裏請教了！」

說時，他微微的拱了一下手，遂即在那張紅玉椅子上坐了下來，一副坐觀的姿態！

藍宛瑩冷哼一聲道：「放肆了！」目光向着杜石二人一轉，清叱一聲，道：「起！」一字出口，只聽得現場霹靂一聲雷震，三人環身四側，猝然加了一層耀眼梭形金光，隨着藍仙子這聲清叱，陡地破空衝霄直起！

是時現場的紅雲陣勢，早已在各個弟夜操縱之下，大肆發動——藍仙子等三人所護身的這道梭形金光，以雷霆萬鈞之勢，猛地破空直起，眼看着即將與第一層紅色帳幕所接觸！

就在這一霎之間，驀地當空幕頂飄落下大片紅雨，這片紅色光雨，一經散發而出，立刻形成了密如貫珠的一連串巨大雷鳴之聲，當眞是威力無匹，駭人至極！

杜鐵池身處於金梭光影之間，只覺得四下裏萬雷齊鳴，一團團烈火，密如貫珠般地擊向頭頂，怪在那層護身的金色光罩，看來薄薄一層，其實却極具堅韌，更似富有彈性一般，那為數萬千的雷火，一經挨在了上面，紛紛四下裏彈跳開來，雖然雷聲頻頻，震耳欲聾，却與三人看來寸滴不沾！

只聽見嘩然大响聲中，這幢金色梭光，已突破了眼前第一層紅色光幕——這一霎當眞是景緻奇妙極了，當光幕初破的一霎，有如掀起了一天的紅色海浪，紛紛倒捲而起，映着夕陽，交映出一天異彩，萬紫千紅，簡直像是處身於一片琉璃世界！

就在這片耀眼生輝的奇異世界裏，這幢金色梭光已帶領着三人衝天直上而起！

顯然，這所謂的紅雲大陣，威力不僅如此！就在金色梭光衝破第一層幃幕的同時，在場的紅雲老祖辛雲碧，忽地臉色大驚——蓋因為他這紅雲陣勢，威力無匹，多年來，從未有人能夠突破，雖說藍仙子為當今極負盛名的七子之一，到底傳揚出去，與自己臉面無益，一霎間又驚又憤，自是不能坐視！

原來他這紅雲陣勢，共有七層幃幕，各有妙着，層層相叠，雷火相濟，實在是厲害萬分！

紅雲堡方面衆弟子眼看着藍宛瑩仙法無邊，俱却大為驚心，既然堡主已有囑咐，說不得放手對付，將陣勢全然發動！

雖然如此，藍宛瑩所發動的梭形金光，竟然是出奇的威猛凌厲，但聽得一陣子清脆疾烈的裂帛之聲，梭形金光過處，空中陣幕，一連被衝破了四層之多！

杜鐵池在梭光之中，滿以為藍仙子法寶如此厲害，勢將會將當空七層陣幕一擧攻破，就此而去，却沒有想到就在破四進五的當兒，即由兩側閃電也似的交叉飛出了兩排青色光柱！

杜鐵池等三人所乘坐的梭形金光，乍然與空中兩排青光一交接之下，就像是用力的撞在了一堵極具彈勁的牆面上一般，忽悠悠的竟然被反彈了回來。

——這當兒，却由斜刺裏驀地飛出了匹鍊也似的兩道血光，兩道光華一經飛出，交岔着有如神龍交尾般地，直向着正中的梭形金光上絞剪了過去！

站立正前面的藍宛瑩忽地秀眉一挑道：「鼠輩！」

話聲方出，即由其後肩處閃出了一道奇光——

自從藍仙子現身之始，杜鐵池即注意到在他背後，交插的背着一對短短玉杖，其色碧綠，每一枝不過尺許長短，各自雕着一龍一鳳！

這時隨着她的這聲清叱，龍鳳二杖已自電閃而出，竟然化成了碩大無朋的龍鳳各一，迎着左右飛來的兩道血光，猝然間戰在了一團！

這一霎當眞是形勢險惡之極！

就在藍仙子龍鳳杖先接戰飛來的血光之一霎，空中爆發出了震天價般的一聲雷鳴——

雷鳴之後，八道紅光閃處，現出了身着大紅法衣的八名少年，正是紅雲老祖座下八名得力弟子。

八弟子其時早已得自辛雲碧暗授，決計要施展全力將藍仙子一行三人困住，雙方既非敵人，辛雲碧所以如此，無非是為了面子問題！

眼前猝然現身的八名弟子，每人雙手捧着一個金盂，身形一出即落，分向八個不同方位落身而下，只聽得「轟」然大響聲中，八名弟子連同所駕的遁光，有如八道光柱，分別向八個不同方位落身下去，這一霎却由他們八人手上所捧的金盂中爆射出八道青色氣體，直向藍仙子等三人身上射來。

起先，藍仙子等三人所催馳的金色光梭，尚還轉動自如，自為八弟子中金盂所噴白氣所中之後，登時即如同陷身於一吸力極强的泉眼之內，頃刻之間為之動彈不得！

非但如此，杜鐵池更感覺到透過那片所罩體的白氣之下，竟是奇冷砭骨！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盧令·圖

斬情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高空雁在茅舍中制服了余化龍，迫他將荀大夫交出。余化龍剛答允之際，室外突然傳來羣蜂亂飛之聲，隨着，江飛的警告聲也傳進來，他警告余化龍如敢背叛黑劍門，就立即驅動毒蜂飛入室內將所有人毒殺。余化龍深知毒蜂厲害，爲求自保計，迫得與敵方——高空雁等人妥協，不分敵我，同舟共濟，合力將飛進來的毒蜂撲殺。正在此時，雲飛副堂主到達，嚴責余化龍投敵，余化龍將情實告，開門延入，終於雲飛親自出手與高空雁大戰，結果戰敗，願履約將荀大夫送到。之後，室外一片寂靜，林成方探首察看，發覺黑劍門的人已盡撤退……

退守一山谷　暫避黑劍門

高空雁接道：「不要管他們什麼詭計了，反正，咱們現在也正需要時間，等荀大夫的傷勢好一些，再作道理。」

正在閉目養神的狗肉郎中，突然睜開雙目，道：「高老弟，黑劍門不可輕視。」

高空雁道：「我知道，我已經見過他們的副堂主了，除非黑劍門的門主，親身臨此，我想不出，他們還有什麼高手來對付我們？」

余化龍道：「雲飛的武功，在黑劍門中，並不算很高。」

斬情女道：「如非他武功很高，如何能當副堂主？」

余化龍道：「就在下所知，黑劍門中，至少有四個人，比他高明。」

高空雁心頭震動了一下，問道：「那四個人？」

余化龍道：「黑劍門中的總護法，福壽堂的堂主，以及黑劍門中左、右使者。」

斬情女道：「哦！四位高過雲飛的人，還沒有包括黑劍門主在內。」

余化龍道：「門主武功如何，沒有人知道，我們從來沒有見過他出手。」

斬情女道：「未見他出手，那未必可證明他武功很高。」

余化龍道：「不管你怎麼猜測，黑劍門主，總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斬情女道：「余老是這麼一個看法？」

余化龍道：「黑劍門中是如此一個龐大的、複雜的組合，但他能領導得四平八穩，單是這一點才能，就非常人能及。」

斬情女道：「哦！這麼說來，余老對他是很佩服的了。」

余化龍道：「是的，情勢如此，不佩服也不行呀。」

斬情女道：「余老，你認識貴門主麼？」

余化龍道：「見過幾面。」

斬情女道：「余老，能不能告訴我們，他叫什麼名字？」

余化龍道：「姑娘，很抱歉，在下不知道他的名字，不過，知道他的姓。」

斬情女道：「姓什麼？」

余化龍道：「複姓聞人，我們都叫他門主而不稱名道姓。」

斬情女道：「余老，他的年紀呢？」

余化龍道：「看上去，並不太大，好像有五十左右，也許多一些。」

斬情女輕輕吁了一口氣，道：「那麼年輕麼？」

余化龍道：「在下無法知道他的實際年齡，只怕整個黑劍門的人也對他知道得不多。」

斬情女道：「貴門中，什麼人對門主最瞭解？」

余化龍道：「雲飛，雲飛能夠出任副堂主，只怕也是因爲他和門主有着相當的交情。」

斬情女點點頭，道：「我明白了，多謝余老給我們這許多指點。」

這時，狗肉郎中已經調息完畢，霍然站起身子，道：「諸位，現在咱們可以走了。」

斬情女道：「郎中，你現在能夠走麼？」

狗肉郎中道：「能！現在，咱們要快一些走。」

斬情女道：「郎中，咱們已經留下來啦，多留一刻，也不要緊。」

狗肉郎中道：「多一刻，就可能多一份危險。」

斬情女道：「雲飛已經退走了，如若他們有什麼佈置，只怕早就佈置好了。」

狗肉郎中突然歎息一聲，道：「小姐，老夫身上有一些家當，也都被他們搜去了，再加上腿上傷勢未癒，只怕很難對你們有什麼帮助了。」

高空雁道：「大夫，生我者父母，但使我能完美的生活在人間者，是你大夫，這是一份令人終身難忘的情意。」

狗肉郎中道：「高老弟，別這麼說，我狗肉郎中一身醫術，對一個病人而言，我有一份替他醫治好的責任。」

高空雁道：「老前輩，你的事，我聽易姑娘說過。」

狗肉郎中笑道：「我和她這個丫頭，似乎有一種特別的緣份，老實說，我愛酒和狗肉，只不過是想增加一份人生的瀟洒而已，我本來早該歸隱大澤，藏身於深山之中，但我沒有，仍然是流浪於江湖之上，這些都是爲了小烟，她雖然很精明，但她鋒芒太露，得罪的人太多，仇人太多，正、邪兩道中人，都對她有着不太好的批評。」

高空雁道：「哦！」

狗肉郎中道：「正道中人，說她是壞人，黑道中人，說她不是眞壞，就這樣，正邪雙方中人，似是都容不下她。」

高空雁道：「這眞是人間苦事。」

狗肉郎中道：「所以，老夫只好跟着她在江湖上游蕩了。」

高空雁道：「原來如此。」

斬情女道：「郎中，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你又爲什麼要對我這麼好。」

她說的聲音，雖然是仍然相當平靜，但眼睛却已濕潤，流下來兩行淚水。

一向絕義、斬情的斬情女，竟然會流下淚水。

斬情女舉手拭去淚痕，說道：「我應該早明白的，但，我却是一點也不明白，現在明白了……。」

高空雁接道：「姑娘，現在明白了也不太遲。」

斬情女擦着不斷流下的淚水，道：「不遲，不遲。」

高空雁笑一笑，道：「如若不是大夫受了傷，想來，他是不會把內心中這麼多話說出來的。」

斬情女笑一笑，道：「朝聞道，夕死可矣，我從來沒有想到，世上會有人這麼愛惜我，現在我知道了。」

狗肉郎中哈哈一笑，道：「我郎中也沒有想到會把心中的事情給說出來。」

斬情女道：「郎中，你早該把你心中的話給說出來的，藏在心中，叫別人如何知道？」

狗肉郎中道：「丫頭，你是什麼人物，你又肯去相信那一個，我郎中如若話說得不是地方，就算說出來，你也不會相信，對麼？」

斬情女道：「這個，這個……。」

狗肉郎中笑一笑，接道：「丫頭，不用這個那個了，你有點太任性，但江湖却對你太過澆薄，現在把話說明，時猶未晚，一切都還來得及。」

斬情女笑一笑，道：「是，還來得及，和黑劍門這一場衝突過後，我如還能活在人世上，我將好好的孝敬你老人家一些時間。」

狗肉郎中道：「有你這幾句話，我就很高興了。」

斬情女道：「郎中，我心中有一點不明白的地方，可不可以問問你？」

狗肉郎中道：「你請問吧。」

斬情女道：「你爲什麼要對我這麼好，我知道，你對我一直當作晚輩看待。」

此時此刻，他竟然談起這等完全無用的事來。

但斬情女的心中，自有他的用意。

他要拖延時間，以觀察狗肉郎中傷勢有幾分痊癒。

只聽狗肉郎中說道：「丫頭，你一定要這樣問我，我郎中只能說是緣份了，也許我沒兒沒女的，看到你有點喜歡，把你當作了自己的女兒看待。」

斬情女道：「哦！」

狗肉郎中笑道：「丫頭，這解釋你滿不滿意？」

斬情女道：「滿意。」

狗肉郎中笑道：「那就行了，咱們可以走啦。」

斬情女道：「到那裏？」

狗肉郎中道：「回徐州四海鏢局子啊，本來我不想在江湖上出面，帮你的忙，也只在暗中出手，但黑劍門這樣對付我，已成了水火之勢，說不定我郎中只好改變初衷了。」

斬情女道：「你，怎麼會被他擒去的？」

狗肉郎中道：「暗算，醫好了高少兄的傷勢，我本來準備走的，但却未料到，會中了黑劍門中的暗算，也沒有想到，他們竟會這麼對付我，幸好我郎中這一身骨頭還算夠硬朗，要是差上一點勁，就算不會被他們折磨死，也要弄個殘廢。」

高空雁道：「大夫，現在呢？」

狗肉郎中笑道：「這麼一點的傷，還難不倒我，多則十日，少則七天，我就會讓他完全復元。」

高空雁道：「這就叫人放心了。」

斬情女道：「郎中，你究竟姓什麼啊？莫不成會眞的姓荀？」

狗肉郎中沉吟了一陣，道：「我姓什麼，並不重要……。」

斬情女接道：「不行，不行，這是很重要的，至少，我們應該知道你姓什麼？以後才好稱呼。」

狗肉郎中輕輕歎息一聲，道：「丫頭，一定要知道麼？」

斬情女道：「是啊，你總不能說，連你姓什麼自己也不清楚啊！」

狗肉郎中道：「如眞說起來，咱們還是一家人。」

斬情女道：「一家人？難道你也是姓易的麼？」

狗肉郎中道：「姓易的天下有千千萬萬，

但五百年前總是一家人。」

斬情女心頭不禁震動了一下，未再多問下去。

幸好狗肉郎中笑一笑，也轉了話題，目光轉到了林成方的身上。

他突然問道：「現在周千里還在不在四海鏢局子。」

林成方道：「在，咱們這麼久沒有回去，只怕他已派人出來接應咱們了。」

狗肉郎中道：「我郎中担心的就是這件事，咱們得快些回去。」

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說道：「可惜太晚了。」

余化龍臉色一變，道：「是堂主。」

邵文道：「是他。」

狗肉郎中又問道：「黑劍門中的福壽堂堂主？」

邵文道：「對，黑劍門中武功最强的高手之一。」

狗肉郎中道：「能不能告訴我，他叫什麼名字？」

邵文道：「雙掌翻天尤五奇。」

狗肉郎中道：「是他，這老兒不是生了一個怪瘡，怎麼還沒有死？」

余化龍道：「聽說黑劍門主醫好了他生的怪瘡，才把他羅致入黑劍門中。」

狗肉郎中臉色一變，道：「黑劍門主醫好了他的怪瘡？」

余化龍道：「是，他感恩圖報，才進入了黑劍門。」

狗肉郎中道：「黑劍門主的醫術，如此高明麼？」

余化龍道：「是啊，他的醫道很高明，據說，只要他答應，那求醫人只要還有一口氣在，就可以使病人不死。」

狗肉郎中道：「世上眞的還有比我郎中還要高明的醫術？」

茅舍外又傳入那冷冷的聲音，道：「不錯，狗肉郎中，你以爲你醫術很高明？其實你的醫術並非是天下第一。」

隨着那呼喝之聲，緩步行入了一個鬚鬢皆白的老人。

那老人身後，緊隨着兩個青衣童子。

左首的青衣童子捧劍。

右首的青衣童子則捧着一個一尺見方的木箱子。

箱蓋緊閤，瞧不出那木箱中裝的是什麼東西。

余化龍、邵文，一見那老人之後，立刻躬身行禮，道：「見過堂主。」

神態的恭謹，比見到雲飛的時候更恭敬十倍。

狗肉郎中笑一笑，道：「尤老兒，你眞的還活着？」

來人正是黑劍門中福壽堂堂主雙掌翻天尤五奇。

尤五奇冷笑一聲，道：「你認爲你不替老夫看病，老夫就死定的了？」

狗肉郎中歎口氣，道：「那瘡名叫作蛇口，無藥可醫。」

尤五奇叱道：「住口，你簡直胡說八道，既是無藥可醫的絕症，老夫爲什麼現在還好好的活着？」

狗肉郎中道：「所以，我郎中也覺着有些奇怪。」

尤五奇冷哼一聲，道：「有什麼好奇怪的？不是你不肯爲我醫治，而是你沒有那麼高明的醫術。」

狗肉郎中神態肅然，說道：「尤老兒，我郎中的爲人，你應該很清楚，我答應替你醫治了，就全力以赴，但你那怪瘡，實是無藥可治之病。」

尤五奇道：「老夫沒死，這就是最好的例子。」

狗肉郎中道：「所以，我郎中也覺得非常奇怪，我想知道他如何醫好了你的瘡患。」

尤五奇道：「很奇怪，他替我動了手術，挖出了一些爛肉，然後敷些藥物，十天之內就收口生肌了。」

狗肉郎中道：「就這麼簡單麼？」

尤五奇道：「這就是會家不忙，忙家不會，我郎中，你應該明白，你醫術不但不是天下第一，而且，你的醫德，也不太好。」

狗肉郎中沉吟了一陣，道：「尤老兒，你罵我沒有醫德，郎中倒是可以接受，我醫病看人，這一點，我郎中的內心，早有愧疚，不過，我也有苦衷，但我的醫術，自信十分高明，天下還有比我高的人，我郎中的內心，實在不大服氣。」

尤五奇道：「不服氣也不行，老夫親身經歷，這應該是最好的證明。」

狗肉郎中道：「尤老兒，我不信，他眞能醫好蛇口瘡，除非那瘡不是眞的。」

尤五奇道：「你說不是眞的？這是什麼意思？」

狗肉郎中道：「不論如何？我郎中都覺得這中間有些毛病……。」

尤五奇怒道：「郎中，你不用多化心機了，更不用動什麼心機說服我，念在咱們昔年相識的份上，我放你一條生路，你可以走了。」

狗肉郎中微微一笑，道：「尤老兒，鬧了半天，你可是認爲我在向你求情？」

尤五奇道：「除此之外，老夫就瞧不出，你一直談這些陳年往事的用心何在？」

狗肉郎中微微一笑道：「尤老兒，我一直不相信，我無法醫治的病，別人能夠醫好。」

尤五奇道：「此事千眞萬確，你不用藉詞狡辯了，當年若非是你無意爲我診治，就是你醫道不夠精良。」

狗肉郎中道：「尤老兒，現在咱們可以不談這件事，但我仍希望能知道當時的情形，個中內情如何，我一定會給你一個答覆。」

尤五奇道：「答覆！什麼答覆？老夫的毒瘡已好，實在用不着什麼答覆了。」

目光一掠余化龍和邵文，接道：「你們已經肯定了背叛黑劍門。」

邵文吶吶道：「那是因爲我們只有兩個選擇。」

尤五奇道：「另一個是什麼？」

邵文道：「死亡！我們不想死亡，只好背離黑劍門了。」

尤五奇哦了一聲，道：「余化龍，你帶來了幾個人？」

余化龍道：「八個。」

尤五奇道：「還有的人呢？」

余化龍道：「都死了！活着的，只餘下在下和邵文兩個。」

尤五奇冷冷說道：「你們兩個爲什麼還活着？」

余化龍道：「因爲我們背棄了黑劍門。」

對答之間，各逞心機。

尤五奇冷哼一聲，道：「現在本堂主來了，你們準備作何打算？」

余化龍道：「咱們已經背離了黑劍門，總不能再度回去吧？」

尤五奇道：「那是說，你們決心背叛黑劍門了？」

余化龍道：「黑劍門的作爲，本來就是逆天不道，再說，他們對自己人的冷淡慘酷，老實說，很難叫人甘心效命。」

尤五奇道：「余化龍，你好大的膽子。」

余化龍笑道：「有什麼不可以，大不了一死而已，當年，在下進入黑劍門，只不過是被情面所拘，事實上，在下對這個組合就瞭解不多，如今，在下瞭解了大部份內情了……。」

尤五奇接道：「怎麼樣？」

余化龍道：「那就該早些脫離。」

尤五奇點點頭，道：「早些脫離？你現在已經是脫離了，對麼？」

余化龍道：「是，不管我們對黑劍門的看法如何，但我們對堂主，還保有一份敬意。」

尤五奇道：「那是說，我在和他們動手之時，你們不會出手夾攻？」

余化龍道：「不會。」

尤五奇道：「那很好，你們向一旁站着，我先對付敵人之後，再商量你們的事。」

目光一掠狗肉郎中，道：「郎中，你一身是傷，我不殺你，但你能不能走出這個區域，那就要看你的造化了。」

狗肉郎中道：「郎中如若沒有一點造化，早就被你們折磨死了，這一次，你們沒有把我弄死，就你們而言，是一件很大的遺憾。」

尤五奇道：「郎中，就算你活蹦活跳，能逃出這次死亡的機會也不算太大，何況你一身是傷。」

高空雁突然向前行了兩步，道：「尤堂主，就憑你和這兩個屬下來對付我們？」

尤五奇雙目盯注在高空雁的身上，瞧了一陣，道：「聽說你們之中，有一個年輕人，武功很高，劍術上造詣很深，想來就是你了。」

高空雁道：「我想，你們所說的人，可能就是在下，我對自己在劍術上的造詣，充滿着信心，但却未必是武功很高的人，在我們之中，還有比我更高明的人。」

尤五奇道：「四海鏢局子那點實力，我們清楚的很，想來你不是四海鏢局的人。」

高空雁道：「我不是，但除我之外，還有很多人不是，抗拒你們黑劍門的，不只是一家四海鏢局子，而是所有的武林道上的人。」

尤五奇淡淡一笑道：「年輕人，只能逞口舌之利，無補於大局的成敗。」

高空雁道：「尤堂主，基於余老和大夫對你的敬重，我覺得你好像不是太壞的人，所以，我對你還是保有一份客氣。」

尤五奇右手一伸，取過身側一個童子身上的長劍，冷冷說道：「你叫什麼名字？」

高空雁笑一笑，道：「你用手中之劍，勝了我之後，咱們再談不遲。」

尤五奇冷笑一聲，道：「好狂的口氣！」

緩緩的抽出了長劍。

狗肉郎中叫道：「高老弟，尤五奇手中之劍，是他五奇之一，你要多多小心啊！」

高空雁道：「多謝指教。」

尤五奇雙目凝注在高空雁的臉上，冷冷說道：「年輕人，你眞要在劍道上和我分一個高低麼？」

高空雁道：「尤堂主最好是和在下在劍道上分個高下出來。」

尤五奇道：「爲什麼？」

高空雁道：「一個練武的人，要堂堂正正的以武功分個生死出來。」

尤五奇道：「年輕人，你這股膽氣，在下十分欣賞。」

高空雁淡淡一笑，道：「那倒不用了，在下希望尤堂主能與在下有個約定，雙方嚴格遵守。」

尤五奇冷冷道：「你可知道老夫爲何名叫五奇麼？」

高空雁道：「不知道。」

尤五奇道：「因爲我有五種奇技，都可以在江湖道上和人較量一下，所以武林同道就稱老夫爲五奇。」

高空雁道：「啊！」

尤五奇道：「還有一件事，老夫必須要告訴你。」

高空雁道：「好，在下洗耳恭聽。」

尤五奇道：「老夫這五種絕技，都已深印腦際，常常會在不自覺之間，使用出來，所以，咱們在用劍較量之間，不一定會是單純的劍術。」

高空雁道：「尤堂主之意是，咱們之間，不用有什麼約定了，各人但仗憑所學，分個高下就是。」

尤五奇道：「目下情形，好像如此。」

高空雁道：「就憑你尤堂主這幾句話，不失君子之風，你出手吧。」

尤五奇的武功，劍術造詣，實在很高明，余化龍和邵文心中最是淸楚。

高空雁看上去不過二十多歲，就算他一出娘胎就學武，也未必會是尤五奇的敵手。

只聽尤五奇哈哈一笑，道：「六十年來，老夫還未遇到如此傲骨盛氣的年輕人。」

喝聲中，一劍刺出。

他出手劍勢，不見如何快速，就是那麼一劍平平刺出。

但奇怪的是，他這一劍却似蘊含着强勁無比的威力。

高空雁右手長劍突然平胸舉起，並未封擋向對方的劍勢。

尤五奇刺向高空雁的劍勢，就在將要接近高空雁的長劍時，突然停了下來。

高空雁的劍勢向外推出了一半，也突然停了下來，雙方就這樣停住，保持個對峙之勢。

沒有人看得懂這一招，爲甚麼會半途停下，而且，兩個人都停了下來。

連林成方那等劍術大家，也看得不完全明白。

雙方僵持了足足有一盞茶工夫之久，仍然保持個相對之勢。

但雙方的神情，却是愈來愈是嚴肅。

長時間的觀察，局外人也都看出了兩人相持的原因。

第一個看出來的是狗肉郎中，斬情女、林成方也逐漸的看明了內情。

原來，雙方的劍招，都籠罩在對方的全身大穴之上。

而那停頓的劍招，又剛好封住了對方劍勢的來路。

不論那一個人劍勢先動，必需要在一動之間先把對方的劍勢迫開，然後才能攻向對方。

如若一劍無法封開對方的劍勢，那就是說，這一劍攻出了也未必能夠傷敵，但自己的門戶却已頓然敞開。

雙方劍勢的距離，也是決定雙方勝敗存亡的原因之一。

所以，誰也不敢冒險先行發動。

因爲一擊之後，就可能留給對方以可乘之機。

高空雁第一次遇到了這等劍道高手。

尤五奇也是第一次遇上了這麼一位人物。

雙方的僵持不下，使得斬情女大爲焦急起來，道：「郎中，你看，這兩個人，就這麼拿劍對峙着，幾時才能分出勝負啊？」

狗肉郎中道：「沒有辦法，這是江湖上絕無僅有的事，但竟叫咱們給遇上了，除非一個人能够同時承雙方的劍勢壓力，才能拆開他們這等對峙之勢。」

斬情女沉吟道：「咱們之間，誰有這種能力？」

狗肉郎中道：「沒有，現在誰也沒有這種

能力。」

斬情女道：「一個人向後退一退、避一避也就是了，爲什麼他們不肯？」

狗肉郎中道：「雙方在劍術的造詣上，都有着一種感覺，誰也無法在敞開門戶之後，還有餘力接下對方的一劍？就這樣形成了一個死結——無法解開的死結。」

斬情女道：「難道就這樣要他們對峙下去麼？」

狗肉郎中道：「目下我們還沒有能力解救他們，使他們分開。」

斬情女道：「郎中，你一定要想個法子才成。」

林成方突然拔劍而出，道：「讓我來試試看。」

狗肉郎中急道：「不成，林少兄千萬不可造次。」

林成方劍已出鞘，聞言停了下來，道：「大夫……。」

狗肉郎中道：「如若他們是勢均力敵，再對峙一會，也許他們能够自行解去了這一場危難。」

斬情女道：「可能麼？」

狗肉郎中道：「可能的，他們相持到無法傷害對方時，也許可以勸他們雙方同時撤去劍勢。」

忽聽尤五奇大喝一聲，手中長劍一震一挑，高空雁隨着那挑動的劍勢，忽然間一個觔斗，向外翻去。看上去，他似被人挑着翻了出去，但他仍然控制着自己，由大門中摔了出去。

但他一切都控制得很好，雙足一沾實地，突然又翻了回來。

劍光護身又落了在原來的位置上。

林成方低聲道：「高兄，受傷了？」

高空雁搖搖頭，道：「沒有。」

目光轉到尤五奇的身上，冷冷說道：「閣下很高明，小心我反擊了。」

看高空雁毫髮無傷，尤五奇也有些驚訝，臉色微微一變，道：「你小子也不錯。」

高空雁道：「誇獎。」

右手一抬，一劍刺出。這一次，他刺出的劍勢，帶着一股凌厲的劍風。

尤五奇右手揮動，長劍忽然間化成了一片連綿的劍芒。

但聞一陣金鐵交擊之聲，兩條人影，突然間全都陷入了一片青森森的光芒之中。

快劍和快劍，交織成了一片使人無法分辨的光幕。

斬情女身經百戰，但却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快速的劍勢，不禁一呆。

雙方以連綿的快劍搏殺，使得觀戰的人目不暇給。

事實上，一團青芒，在室中翻滾，已經無法看到雙方的人影。

忽然間，青芒斂收，耳際間，却響起了一連串金鐵交鳴之聲。

緊接着，出現了尤五奇和高空雁。

兩個人相持而立，彼此之間，似乎都受了傷。

高空雁傷在左肩，鮮血濕透衣服，仍不停的往下滴着鮮血。

尤五奇也受了傷，傷在右臂，也不停的滴着鮮血。

高空雁輕輕吁了一口氣，道：「尤五奇，你的劍法實在不錯。」

尤五奇道：「年輕人，你的劍法也不錯，老夫在江湖上，並非是沒有遇上敵手，在你之前，我也遇過兩次敵手，第三次就是你了，而且是眞正的敵手。」

高空雁道：「尤堂主，你也是在下出道以來，遇上的第一個高手。」

尤五奇道：「年輕人，單以武功而言，老夫在黑劍門中，只能排名第三。」

高空雁道：「黑劍門中人，難道眞有比你武功還高的人麼？」

尤五奇道：「不錯，所謂老夫排名第三，那也只能說是老夫的看法，事實上，至少有四五個人，和老夫在伯仲之間。」

高空雁道：「尤堂主，不論你在黑劍門排名第幾，但咱們之間，今日必要分出一個你死我活的結果來。」

尤五奇道：「年輕人，老夫有五奇，劍術只是其中之一，你如一定要和我分個勝負出來，就要想法子和老夫比試另一種武功。」

高空雁道：「不，我學的就是劍術，老實說，剛才在下還沒有施展全力，我如全力施展，咱們之間，是一個什麼樣子的局面，還很難說了。」

尤五奇冷笑一聲，道：「年輕人，你既然在劍術上有這麼深的造詣，爲什麼在別的武功方面不行呢？」

高空雁道：「一個人專注於一樣，才能有超凡的成就。」

尤五奇道：「這也是道理，不過，老夫如是不願意和你在劍術上分個勝負呢？」

高空雁道：「不論你用什麼武功，我只用劍法迎敵。」

尤五奇突然一揮手，長劍仍然指向着高空雁，人却向後退出了八九尺。

兩個隨行的童子，如影隨形一般，跟着尤五奇快速的退去。

三個人已經退到了大門口處。

高空雁正想喝問，尤五奇却突然停了下來，伸手打開了檀木盒子，取出了三枚金環。

尤五奇在江湖上的聲譽，十分響亮，也都隱隱聽到他有五種奇技，但五種什麼樣子的奇技，知道的人却並不多。

但狗肉郎中知道。

一看他取出了三枚金環，立刻大聲喝道：「三環套月。」

尤五奇道：「對，這是老夫五奇中的第二奇——三環套月。」

高空雁神情冷肅，望着那三枚金環，道：「尤堂主，就是那三枚金環麼？難道它會比你手中的長劍更叫人畏懼？」

尤五奇道：「那倒不是，但這三枚金環，配合起我手中這柄長劍，那就完全不同了。」

高空雁道：「什麼不同？」

尤五奇道：「閣下試試便知。」

右手一抬，一枚金環突然飛出。

只見它一個轉身，忽然間又折了回來，撞向高空雁的後腦。

高空雁早已凝神戒備，右手一抬，長劍回掃，噹的一聲，擊在了金環之上。

那金環受擊之後，並未落地，却斜斜向一側飛去。

原來那一劍，只是把金環一側拍沉了一部份，使金環的平衡失去，成了一低一高之勢。

尤五奇第二枚金環又出手。

這一次，不走曲綫，却是正對着高空雁迎面飛了過去。

高空雁長劍一振，挑向金環。

他看出這金環有一股旋轉的力道組合，希望能一劍刺入環中，洩去他旋轉的力量，使金環自行墮地。

以高空雁的出劍之快，自然是認位很準，一劍刺入金環眼中，認位奇準。

但那環上的力量奇大，而金環也很光滑，借金環旋轉之力一沉，竟然脫開了高空雁的長劍。

這一次，金環也成了一高一低之勢，不過，它飛向高處。

但聞金風破空刷的一聲，那低飛金環，突然折飛轉向，襲向雙腿。

高空雁吃了一驚，急急向上一跳三尺，避過金環。

這時，那向上翹飛的金環，呼的一聲，又轉了下來，擊向咽喉。

高空雁一皺眉，揮劍劈去！

他動作奇快，劍勢如電，一劍劈中了金環。但那金環很光滑，一劍擊中，金環並未落地，却突然向一側滑去。

不知尤五奇用什麼樣子的力道，打出這金環，金環受外力撞及之後，不但未落着實地，反而加快了速度。

只是它旋飛的形態，有了一種改變。

尤五奇手中還有一枚金環沒有發出，只是那兩枚金環，已使得高空雁有着一種應接不暇的感覺。

如若尤五奇再發出一枚金環，高空雁必然會更受威脅。

但他却未再發出。

高空雁長劍揮舞，以快速的手法，連連劈中金環。

他以各種不同的角度，擊向金環。

兩枚飛旋，終於被高空雁的劍勢擊落。的金環不過，有一件事，連高空雁心中也很明白，那就是尤五奇在最後這一段時間內，有些手下留情。

最明顯的一件事，他沒有發出手中另一枚金環。

如若他發出了另一枚金環，也許會使得情勢大變。至少會使得高空雁多上一份困擾。

擊落了兩枚金環之後，高空雁緩緩說道：「這就是你五種奇技之一了？」

尤五奇道：「你已經見識到我的劍法和金環兩種了。」

高空雁道：「還有第三種呢？」

尤五奇道：「室中太狹小，老夫無法施展，如若你眞有意和老夫一決勝負，咱們就到院中去放手一戰。」

高空雁道：「好，不過，在下勝了，有何好處？」

尤五奇哦了一聲，道：「彼此動手搏戰，勝存敗亡，難道還有什麼條件？」

高空雁道：「在下只希望我戰勝之後，能够平安離此。」

尤五奇沉吟了一陣，道：「只要你能勝了我，他們阻止你的機會實在不大。」

高空雁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他們如若伏擊、暗襲，也許能傷到我們。」

尤五奇道：「你要老夫對你提出保證？」

高空雁道：「就算是吧。」

尤五奇道：「年輕人，老夫不會給你保證什麼的，老夫只能答應你，你如能勝了我，老夫就不再留難你們。」

高空雁道：「這麼說來，你這個堂主之尊，連一點權力也沒有了？」

尤五奇道：「我只是一個堂主身份，管的事也只有一堂內事，你們這一陣鬧得太兇，連帶門主也知道了這件事情，老夫不知道門主是否已經到了此地，但我知道，他要親自處理這件事，所以老夫不能擅專。」

高空雁冷笑道：「哦！黑劍門主親自趕來了？」

尤五奇道：「對。」

高空雁淡淡一笑，道：「尤堂主，這個，在下恐要改換一個打法了。」

尤五奇道：「改換一個打法？」

高空雁道：「對，目下我們的處境，似乎是用不着和你再打下去了。」

尤五奇詫異的問道：「哦！你準備如何一個打法？」

高空雁道：「我們要走，邊戰邊走。」

尤五奇笑一笑，道：「有老夫在此，你眞能走得如此方便麼？」

高空雁道：「尤堂主，有一句話，我必須先說明白。」

尤五奇道：「請說。」

高空雁低聲道：「剛才你沒有全力施爲，我也沒有全力發揮，彼此之間，都有一些保留，希望你尤堂主在追踪我時，小心一些，免得激起了在下拚命之心。」

尤五奇道：「哦！」

高空雁突然一抖長劍，手中的劍勢，一下子閃起了十二朶劍花。

尤五奇一皺眉頭，道：「一劍十二花！」

高空雁道：「雕虫小技，也許不放在你尤堂主的心上。」

尤五奇道：「不，老夫辦不到，我只能化出九朶劍花。」

高空雁道：「那也很難得了，尤堂主有五奇，在下只有一劍。」

尤五奇道：「九短不如一長，老夫和你一戰，可以免了。」

高空雁一抱拳，道：「多謝尤堂主。」

他孤傲異常，始終不肯稱呼一聲老前輩。

尤五奇回顧了兩個童子一眼，道：「咱們走吧。」轉身向外行去。

望着尤五奇遠去的背影，狗肉郎中淡淡一笑道：「這老小子還有一點性格。」

余化龍低聲道：「你們很熟？」

狗肉郎中道：「你是說尤五奇麼？」

余化龍道：「對啊。」

狗肉郎中道：「老朋友了，只是我想不到他會加入黑劍門。」

余化龍道：「大夫，你想不到的事很多，我們自己也想不到我們怎會加入黑劍門？」

王榮低聲問道：「高兄，現在咱們要不要走？」

余化龍道：「到那裏？」

王榮道：「回徐州吧，我看黑劍門的實力，似乎是已經集中在徐州近郊，只怕早晚免不了一場決戰。」

斬情女道：「對，咱們也應該把力量集中起來，才能和對方一拚。」

高空雁回顧了狗肉郎中一眼，道：「老前輩，你傷勢如何？」

狗肉郎中笑道：「勉强可以行動，不要顧慮我。」

高空雁歎息一聲，道：「大夫，我們身陷如此境界，也就是爲了你，難道還能棄你不顧麼？」

斬情女低聲道：「郎中，你不知道，他心中對你的感激多麼深，你不走，他不會離開這裏的。」

狗肉郎中笑一笑，道：「丫頭，誰說我不走？」

斬情女道：「郎中，這不是勉强的事，咱們守在這裏，並非是完全沒有和他們連絡的機會，所以，你一定要實話實說，眞的不能行動，那就不勉强。」

狗肉郎中沉吟了一陣，道：「我也不是鐵打的人，雖然筋骨未斷，但傷得實在不重，如若要和過去一般的快速行動，沒有十日　半月，絕對辦不到，不過，我還可以走。」

斬情女道：「這個……」

高空雁接道：「易姑娘，大夫既然行動不便，咱們一路殺回徐州，實在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王榮道：「高兄的看法呢？」

高空雁道：「守在這裏。」

余化龍道：「這地易攻難守，一定要守在這裏，倒不如設法向北移動，那裏有一處山谷，谷中還有一座石洞，守在那裏方便多了。」

高空雁道：「那山谷距此有多遠？」

余化龍道：「大約有兩三里路。」

高空雁低聲道：「王兄、林兄，能不能想法子抬他過去？」

林成方、王榮立即齊聲應道：「咱們義不容辭。」

高空雁道：「好，林兄、王兄兩位抬人，易姑娘跟在後面，余老請帶路，邵老請守在右側，咱們走。」

余化龍低聲道：「邵文，事情已經擺明了，雲副堂主和尤堂主，都知道咱們脫離了黑劍門，就算現在回去，只怕亦是有所不能，這一點，邵兄明白了吧？」

邵文道：「我知道。」

余化龍道：「那很好，咱們這就全力施爲吧。」當先向前行去。

在余化龍帶路之下，很平安的進了那座山谷。

這是一處易守難攻的山谷，但也是一片絕地。

三面峭壁，只有一個入口。

谷中還生滿了嶙峋怪石。

山洞就在靠後邊一座山谷中。

洞中很乾燥，洞前有小溪，如是有乾粮，倒是一處可以長住的地方。

但壞處也很多，三面峭壁上，只要有人把守，谷中人衝出去的機會就不大。

斬情女回顧了一眼，道：「這地方不錯，只可惜咱們沒有帶乾粮，無法長守下去。」

高空雁道：「咱們等大夫的傷勢好了，立刻就走。」

口中雖如此說，但內心之中却也明白，此刻肚中已經有了一些飢餓之感，如果沒有食用之物接濟，大家很難撐下去。

余化龍道：「黑劍門有一種特製的口粮，老朽和邵兄，都各自帶了一些，洞前有泉水，大家分而食之，珍惜一點，撐個兩三天當無問題。」

一面由衣袋中取出了一個白布袋子。

那眞是特製的口粮，而且非常精美。是牛肉、豬肉、鷄肉，風乾之後，加了香料，磨成的肉粉。

不但其味鮮美，而且也有着非常充飢的作用。

一袋的分量，足足有兩斤左右。

邵文也有一袋。

余化龍道：「這份口粮，在黑劍門的預定，可以供一個人三至五日之用，節省一點，可以吃五天。」

斬情女道：「兩份口粮，咱們有七個人，兩天很豐富，三天也可以將就過去，郎中，你的傷幾時可以復元？」

狗肉郎中笑一笑，道：「再有兩三天，大概可以勉强行動，整個要復元，只怕要十天、半月之後了。」

斬情女突然低聲道：「郎中，你看出來沒有？」

狗肉郎中道：「看出來什麼？」

這時，高空雁和林成方、王榮，正在洞外研究拒敵之策。

他們假想敵人由四處攻來，然後，再決定如何應付。

三個人有說有笑，對身置絕地一事，一點也沒有放在心上。

望望洞外的高空雁，斬情女低聲接道：「你說，咱們應不應該守在這裏？」

狗肉郎中微笑道：「你的看法呢？」

斬情女道：「我覺得我們用不着守在這裏，此刻突圍回徐州去，機會大一些。」

狗肉郎中搖搖頭道：「丫頭，你錯了。」

斬情女不解的道：「怎麼！你也贊成守在這裏？」

狗肉郎中道：「守在這裏的機會，應該大一些，黑劍門中的副堂主和福壽堂主，都未勝過他，想想看，他們會放過他麼？」

斬情女道：「這個，我倒明白，他們一定會想法子殺了他？」

狗肉郎中道：「對，但他們只想到了他會帶咱們回徐州，却未想到咱們走的是相反方向，所以，這一路未設埋伏。」

斬情女道：「哦！可是郎中，咱們不能長住這裏啊！」

狗肉郎中道：「本來，咱們要回徐州和他們會合，對麼？」

斬情女道：「對，咱們幾個人，如何和黑劍門展開一場決戰。」

狗肉郎中道：「現在想個法子，使他們找來此地，有何不同？」

斬情女低聲道：「你是說，讓周鐵筆周大俠等找來這裏？」

狗肉郎中點點頭。

斬情女道：「是啊！我怎麼沒有想到這個地方。」

狗肉郎中道：「這些年來，周鐵筆和老叫化子，因用盡了心機，都查不出黑劍門的首腦是誰，但咱們在一日之間，却見到了兩三個重要首腦，以周鐵筆和老叫化子的能幹，見到了兩人之後，就不難找出黑劍門主是誰了。」

斬情女道：「嗯！可是郎中，這地方，咱們能守多久呢？」

狗肉郎中道：「這就難說了，也許兩三天，也許要十天八天才成。」

斬情女道：「咱們沒有法子守那麼久，第一，這裏沒有食物，第二，咱們人數太少，沒有法子休息。」

狗肉郎中沉吟一陣，道：「至少，這裏易守難攻，比那座茅舍好多了。」

斬情女道：「咱們總不能永遠守在這裏不動。」

狗肉郎中笑道：「丫頭，老叫化子和周鐵筆會找到這裏的。」

斬情女低聲道：「我擔心他們會被黑劍門中的人分頭截殺。」

狗肉郎中道：「這是一個很大的顧慮，但也是必然的情勢，不過周鐵筆和老叫化子，都是老江湖，他們也會想到這件事。」

斬情女道：「郎中，咱們能不能施出一點什麼，和他們連絡一下？」

狗肉郎中道：「放烟幕。」

斬情女道：「谷中有一片草樹，想法子把它點燃，反正咱們既在他們監視之下，那也用不着顧忌黑劍門了。」

狗肉郎中道：「這法子可以試試，不過，周鐵筆一定找到咱們，今晚不到，明天上午一定會來。」

斬情女道：「你怎麼會如此有信心？」

狗肉郎中道：「丫頭，你自覺很精明，也有着很豐富的江湖經驗，對麼？但你別忘了，老夫也是多年在江湖上走動的人，我對人的瞭解，會比你們深入。」

談話之間，高空雁、王榮、林成方等行回洞中。

高空雁臉上流露着一股奇異的微笑，似乎是胸中已有了對敵之策。

林成方、王榮神色間也都是一片平靜。

狗肉郎中不禁一皺眉頭，暗忖：這三個人，不知想到什麼高明辦法，好像已成竹在胸了，看起來倒是我變得最爲膽小了。

只見林成方對余化龍和邵文等一揮手，道：「兩位，咱們剛才和高兄研商，覺得不能太過勉强兩位。」

余化龍道：「怎麼說？」

林成方道：「兩位在黑劍門中的時日不短，必有一些好友，如果他們攻入此谷，兩位是否便於出手呢？」

余化龍道：「這個，這個……。」

林成方低聲道：「所以兩位還可以再作選擇，如是不便留下，可以立刻離去。」

余化龍沉吟了一陣，道：「在下脫離黑劍門，並非只是背叛，而是一種棄暗投明的選擇，諸位可以放心，不論來的什麼至親好友，除非他願意過來，否則在下就會全力赴戰。」

邵文道：「我也想通了，一個人生死也不算什麼大事，只要死得心安理得就好了。」

高空雁點點頭，道：「好，我們就是等兩位這般下決心，咱們人數少，必須要同心合力，佳妙配合，才能對付强敵。」

余化龍訝異的道：「怎麼！你已經胸有成竹了？」

高空雁道：「在下和林、王二兄，勘查過地理形勢之後，構想了一個拒敵辦法，希望兩位指敎一二。」

余化龍突然發覺這年輕人除了武功高强之外，他的樂觀、進取，面對着江湖上最殘酷、最强大的黑劍門，竟然能够坦然無懼。

那是一種眞正無懼、無畏，一種少有的大勇精神。

其實，林成方和王榮也有着相同的氣勢，那種不畏艱苦、不怕死亡的勇豪之氣，實非一個老走江湖、洞澈利害的人所能比擬。

這大概就是所謂銳氣，一種年輕人特有的銳氣。

余化龍也似是受到了一種感染，激發了豪壯之氣，哈哈一笑，道：「對，咱們要同心合力，以少勝多，以弱拒强。」

林成方笑一笑，道：「老前輩對黑劍門的事物，必極瞭解，咱們想出的辦法，如有不周之處，還望你多多指敎。」

余化龍道：「請說出來，大家參研、參研吧。」

林成方點點頭，說出了拒敵的安排。

果然，余化龍提出了很多修正的意見。

汲一些泉水，分食一些乾粮，高空雁勸請余化龍、林成方等坐息一下，以便使體能恢復，自己行到洞外。

這時，日落西山，天色逐漸的黑了下來。

斬情女緩步行了出來，低聲道：「高公子，你回去坐息一下吧，這裏由我來防守。」

高空雁回頭一笑，道：「易姑娘，你歇着，我練的是歸元氣功，只要給我片刻時間，就可以把累積的疲勞消除。」

斬情女哦了一聲，道：「高兄，小妹亦無倦意，就陪你在這裏聊聊如何？」

江湖歷練，使她變得比一般江湖人大膽了很多，想到的事，就直接的說了出來。

高空雁沉吟了一陣，道：「好，易姑娘如有什麼指敎，在下洗耳恭聽。」

斬情女搖搖頭，道：「指敎不敢當，小妹只是想問問高兄，一旦援手不至，咱們應該如何？」

話問出口，她也覺得這幾句話問得很多餘，但一時之間，却又想不出該說些什麼？

她是個很動人的女人，顚倒衆生，不知道有多少男人爲她陶醉，爲她傾心。

但高空雁却是個使女人動心的男人，他好像籠罩在一種茫茫雲霧中的彩虹，使女人忍不住興起探索的好奇之心。

高空雁回頭一笑，道：「姑娘，你一向豪氣干雲，怎麼現在會害怕起來？」

斬情女道：「誰說我害怕了？我只是替你們擔心。」

高空雁道：「爲我們擔心？」

斬情女道：「是，你和林兄，都是武林中的後起之秀，日後江湖的事情，還要仗憑兩位，至於我，那是早該死去了，那還會把生死之事放在心上？」

高空雁輕輕吁一口氣，道：「姑娘，不要這樣妄自菲薄，在下對姑娘，已經有了一些瞭解。」

斬情女微微一笑，道：「哦！你知道我是怎麼樣一個人？」

高空雁道：「我知道你是一個外面冷厲、內心熱情的人。」

斬情女道：「你是說，我外面像一團冰，內心有一團火。」

高空雁笑一笑，道：「姑娘，這解說也太過極端，我的意思是說，你所作所爲，並不是江湖上傳說的那麼壞。」

斬情女問道：「高兄，你知道無風不起浪麼？」

高空雁道：「易姑娘，我不懂，你爲什麼總不希望把自己說成好人？」

斬情女低聲道：「那是因爲我根本就不是好人！」

高空雁道：「至少，在下和姑娘相處這些時日中，我看到了姑娘的俠肝義膽。」

斬情女雙目盯注在高空雁臉上瞧了一陣，突然歎息一聲，轉身緩步向谷外行去。

高空雁吃了一驚，道：「易姑娘，你要到那裏去？」

斬情女道：「回徐州四海鏢局子。」

高空雁道：「幹什麼？」

斬情女道：「我們不能就這樣留在這裏等，我去找他們來。」

高空雁飛身一躍，攔住了斬情女，道：「你不能隨便走！」

斬情女道：「這話怎麼說？」

高空雁歎息一聲，道：「姑娘，你難道眞的不知你在我們心中的分量？」

斬情女道：「我……。」

高空雁接道：「我和林兄，說到你姑娘，沒有一個人不心存敬重。」

斬情女道：「你們敬重我，我更應該表現一下，不讓你們失望，對麼？」

高空雁道：「易姑娘，如若這件事一定要作，也不該由你去作……。」突然一伸手，拉住斬情女，隱入一座大石之後。

這一握很有力，斬情女感到有點微微地酸疼。

但她沒有運功抗拒，也不想運功抗拒。

直到大石後隱好身子，高空雁才放開了斬情女，低聲道：「易姑娘，很抱歉，我有沒有捏疼了你？」

斬情女搖搖頭，道：「不要緊，發生了什麼事？」

高空雁道：「可能是有人來了！」

斬情女凝神傾聽了一陣道：「沒有啊！」

高空雁道：「可能只是路過的人。」

忽然搖搖頭，道：「不是，是他們摸進來了。」

斬情女又凝神傾聽了一陣，仍然聽不到什麼？奇道：「我仍然聽不出來。」

高空雁道：「我練過地聽之術，耳朶特別的靈，我守在這裏，你去通知他們一聲。」

這位一向指揮別人的少女，此刻却溫柔得

如一頭小羔羊，點點頭，轉身而去。

她實在很美，而且帶着一股不屈的野性，一旦溫柔起來，那就有着一股特具的風情。

高空雁收斂一下心神，凝神聽去。

那是極度輕微的脚步聲，而且小心異常，走走停停。

石洞中有了反應，濃沉的夜色中，高空雁運起了天視之術。

只是借一點繁星之光，高空雁看到了數丈外的景物。

一切都依照着高空雁和林成方商量的計劃行事。

林成方快速的閃了出來，隱在洞口處一塊大石後面。

高空雁吸一口氣，舉步向前行去。

他身子輕飄，幾乎的懸空而起，脚下未發出一點聲息。

直行到林成方藏身的大石之後。

近丈之後，林成方才看出了那是高空雁。隱入石後，高空雁吁一口氣放鬆了身子。

林成方低聲道：「來了幾個人？」

高空雁道：「至少有三個以上。」

林成方點點頭，道：「來人的武功很高，是麼？」

高空雁道：「至少，他們的輕功很高。」

林成方點點頭，運足眼力向前望去。

高空雁道：「他們很謹愼，現在還在十丈之外。」

林成方心中明白，夜色中，十丈之外，自己是看不到的。

只聽高空雁低聲道：「他們來了。」

林成方點點頭，心中暗忖道：「他在劍上的造詣高過我，和師承稟賦有關，但內功一道，却是要時間才行，看他年紀，未必大過我，但內功却好像高過我很多。」

又過了片刻，林成方聽到了輕微的步履之聲。

三個人魚貫行了過來。

三個人都走的很小心，放輕脚步過來。

林成方右手握了一下劍柄，作勢戒備。

三條人影行到了石洞前丈許左右處，突然停了下來，一字排列。

居中一人，突然說道：「你們之中，那一個能够作主？出來答話。」

高空雁由一個大岩石後站起身子，道：「你是什麼人？」

居中人道：「老夫來自黑劍門……」

高空雁道：「這個，我們知道，重要的你在黑劍門中擔任何職。」

居中人道：「老夫職司和你無關，小娃兒，聽說你很狂傲。」

高空雁道：「我看，這件事不用談下去了，閣下還是說明你的來意，如何？」

居中人道：「除了我們三個人之外，後面還有上百多的人，這樣說得够明白了吧？」

林成方冷冷說道：「探道的？」

但見火光閃動，不遠處，突然亮起了幾枝火把。

高空雁冷笑一聲，道：「這也正是在下要說明的事。」

居中人道：「在下洗耳恭聽。」

高空雁道：「兵刃無眼，他們上來再多的人也一樣無法抗拒。」

居中人淡淡一笑，道：「黑劍門的人手很多，這一點不勞你費心。」

林成方道：「三位是打頭陣來的，可以先出手了。」

居中人突然一揚雙手。

十幾道寒芒，直飛過來。

高空雁長劍一揮，劍氣展佈，連林成方也忙了起來。

居中人打出來的暗器，盡爲劍氣震落。

奇怪的是，高空雁並未出手攻擊，擊落暗器之後，橫劍未動。

林成方奇怪的問道：「高兄，怎麼劍下留情？」

高空雁道：「唉！我在想，該不該殺了他們。」

林成方低聲道：「他們人手衆多，咱們要手下留情，這一仗只怕是很難打下去了。」

高空雁道：「林兄，你看那燃起的火把之後，最少有數十人之多，咱們是不是都要把他們殺掉？」

林成方道：「這個……」

高空雁道：「如若咱們殺死這三個人，後面的人是不是要全數殺死？」

林成方怔了一怔，道：「那是要大開殺戒了。」

高空雁道：「殺死了這些人，他們仍然有大批的後援人手，要殺了好多，才能阻止他們的攻勢呢！」

林成方道：「高兄的意思呢？」

高空雁道：「他們來了很多人，不管咱們殺了他們多多，他們仍然衝來，前仆後繼。」

林成方道：「不殺他們，難道要他們衝入石洞中。」

高空雁道：「我正在想，用什麼辦法把他們擋在這裏。」

林成方沉吟了一陣，道：「辦法是不錯，如果這裏有一道門就好了。」

高空雁道：「我們想到了他們很多的攻擊之法，就沒有想到這一點，他們用很多的人來攻，要咱們殺不勝殺。」

只聽一個聲音接道：「殺不得！」

林成方轉頭望去，只見余化龍緩步行了出來。

這時，三個人又突然向前攻來。

高空雁長劍揮動，把三個人又逼了回去。

余化龍道：「高少兄，林少兄，你們看出來了沒有？」

高空雁道：「看出來什麼了？」

余化龍道：「那些來人中的服色，有很多的不同。」

高空雁道：「黑劍門中的人，難道一定要穿一樣的衣服？」

余化龍道：「不一定，不過以老夫在江湖上的經驗而言，一眼間就可以分辨出他們不是這個組合中人。」

高空雁道：「不是這個組合中人，他們是那裏的人？」

余化龍道：「這就是可疑之處了。」

高空雁道：「你是說——」

余化龍道：「老朽不敢妄作論斷，不過他們很可能是受了某種控制而無法自主的人。」

高空雁道：「他們是受人爲方法控制？」

余化龍道：「不知他們用的什麼辦法？」

高空雁道：「會不會是藥物？」

斬情女接道：「是，有些藥物，可以使一個人暫時失去神智。」

這時，來人漸近，在火把照射問，已可以很清晰的看見他們的衣着。

就算是高空雁，也可以清晰的感覺到這是一羣烏合之衆。

年紀有老過六十以上的，胸前飄浮着花白長鬚。

也有十六、七歲的小童。

這些人用着不同的兵刃，遠看他們的行動，分兩路而來，似乎是行動之間很有規律。

但事實上他們腳步凌亂，各走各的。

（未完）

